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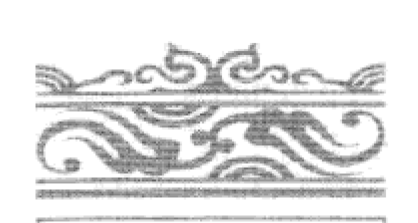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拾肆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野史》書影

野史目錄

《野史》書影

野史補遺

《野史補遺》書影

野史補遺、

南茶選在、

古今茶、許多名品、甌甌茗鼎、習習清風、辨陝水之[illegible]流、贈月團之三百、清產其上焉也、寰宇運闊、庶草[illegible]庶、今我南香、别出當初南茶、大臣已使人來大清學製茶法、學成、取規遞來、現廣南公司隆葩號製發[illegible]、滋味醇好、遠近馳名、若栽植之功、晒焙之法、知既眾刖武彛名巖、逐作天南貢、

孝女鐘記、

《野史補遺》書影

提要

[越] 阮文原 撰

《野史》及《野史補遺》，不題撰人。今知見抄本一種，藏于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1303，共329葉。該本分《野史》與《野史補遺》兩部分，連續編頁，但各有目録，今析爲二書，前後排列，而統在此提要中説明。《野史》本爲首篇文章的標題，抄寫者借爲書名。書中所録，或記奇聞异事，或録詩文序賦，内容駁雜，長短不一，不僅涉及歷史，還包括社會、文學、科學等諸多方面。

本書内容共有183篇獨立文章(《野史》167篇；《野史補遺》16篇)。主要爲散文，但亦有不少詩賦、奏表等其他文體。文章内容很豐富，根據其性質可大概劃分如下：

一、新聞類百餘篇，篇章較短，文辭簡捷，直接反映當時社會中有關時事的問題。如《再登曰平》述北圻農民大豐收；《哀彼無告》談近日河内城埔常有乞丐；《水哉水哉》因北圻水漲堤多潰處談耕稼之事；《百年盛會》描寫西曆九月二十二日法國人在河内舉行的燈光會；《禮闈春信》敘述今春壬辰科會試情況；《農願耕野》通報大臣議定出公銀五百元貸社民以助農耕；《遺像清高》講法國人用機

器移升河内鎮武觀銅像等。當時引起大衆關注的一些社會重要問題亦有談論，如《河防備覽》敘述北圻衙門官關於河堤撤毁還是繼續修築之爭論；《一片淨土》談河内環境修整；《紛絲可理》則論北圻治安；《蠲租説略》乃談租税蠲免等。不限于反映國内情況，如日本維新變法後的進步（《閲世多矣》），英吉利、新世界與麥西等國富商在非洲開掘運河（《手鑿天池》）等亦有所涉及。屬于刊登文章中亦有相當分量的提及新技術及新科學知識文章（約20篇），如《氣燈説》講静電現象；《管窺説略》講天文學研究；《電雷説》解釋雷霆現象；《百家寶藏》介紹治療咽喉、夜啼、痰濕、目痛等一些通常病症的十六藥方。

二、筆記類約30篇，提及内容亦非常豐富。《劍湖勝會》描寫河内還劍湖春節花燈會；《商政峒記》描寫廣南横蒲亨谷景象；《鬥牛風話》介紹海防塗山鬥牛風俗；《中禁賭弊》論賭博弊風之害；《大車欖欖》敘新築火車鐵路有感；《文壇旗鼓》論文運振興；《説鬼新聞》論鬼之有無以及怕鬼之由。還有如《佛國記聞》、《使西日程》、《煤山記異》。《玻城鐵塔記》、《磨國記聞》等描述一些國外事情。

三、詩文類：主要是選録介紹許多古今作家的創作。一般在每篇上均注明作者姓名或字號。《五言長城》收録綏理王詩16首；《西桴詩草》摘録竹堂范富庶往大法沙衣坡儒時所作詩集中4首；《嗣德聖德詩》收録綏理王恭遇嗣德皇帝五旬大慶節所作嗣德聖德賦詩；《雅頌元音》介紹從善王頌嗣德敦學賦。有時作家的作品分爲多次出現，如明命皇帝女賴德公主妙蓮梅庵阮貞慎的《妙蓮詩草》分别録在《梅庵詩集序》、《妙蓮詩草》（13首）及又《妙蓮詩草》（4首）。也有一篇中收録許多作家的作品，如《國朝詩抄》一文摘録阮德達《葫樣集》58首，雲麓阮思僩詩4首，荷亭詩3首，裴文禩詩12首，廣溪詩1首，望

津解元黄中鄧氏詩12首和阮桂秤《西楂詩草》23首。除詩賦外，此類亦收録其他多種文章，如《不老人畫像贊》，《皇太后四旬萬壽頌》，《重修興道王祠碑》，《南朝片石》，《國朝鄉科録序》，《新科文選序》，《北圻謝表》，《賀晉封表》，《鳳詔覃恩》，《帝王大孝》等。個别也有收録國外作者創作，如《楊柳依依》摘上海益聞日報詠柳詩八首和《獅鼠新詩》録西方博物先生作詩。

四、傳記類共45篇，包括多種題材。關於歷史人物傳有如《鴻德軼事》講黎聖尊親母光淑皇太后夢應故事；《長派侯發》表揚黎炯從亡留發守節；《野史補遺》講阮廌尋求明主黎利；又《野史補遺》則敘黎利，黎萊，黎石，黎善四兄弟起義以及劍湖事跡。説明哲學論説的故事有《異聞可記》、《樵夫笑士》、《兩神相訟》。善惡報應傳有《作善降祥》、《鹿仙遺傳》、《天道好全》、《蝹女傳》、《鬼臣其可欺》。動物傳和寓言傳有《君子之交》、《狸虎傳》、《烏貓傳》、《君子之交》、《古人説象》、《片言折獄》。奇事異聞和神怪傳有《粟壓鬼》、《虎伥》、《兩神相訟》、《金甌紀異》、《猩猩能言》。個别的亦録有國外故事，如《寰中異誌》搜集中國、法國傳記，《公直大夫傳》則爲從西文翻譯出來的傳記等。

從本書上述内容可以認爲這是一本搜集許多作者的雜文集，而主要部分是抄録刊登在越南北圻十九世紀末期報紙上文章，因爲文章中偶爾可見到「日報」、「公報」、「報局」或「登報」等語。甚至《文館小談》一篇還直接提及報社説：「日報本局茲期(壬辰閏六月也)已到五十號，已是週一年矣。」根據文中所提及的可以查究的新聞事件，則最早爲1891年辛卯科鄉試(《藝戰捷音》)國朝鄉科録序，1892年壬辰科會試(《禮闈春信》、《天門金榜》)，高春育《國朝鄉科録》書成，黄高啟於成泰四年(1892年)爲之題序(《國朝鄉科録序》)，最晚爲重修河内鎮武觀，法國人用機器移陞銅像一事(《遺像清高》)。而據欽此觀現

存的《真武觀石碑》上(漢喃研究院所藏拓片編號No. 229)刻有差北圻經略使延茂子黃高啟所撰銘文可知這次重修是從成泰五年(1893年)正月起築到十月告竣。

《野史》越語翻譯本於1968年在西貢首次出版。譯者胡得意僅收書中一些傳記並題《序》稱「視其文章及傳記則創作時間不太久,約在明命、嗣德等朝代而已」。根據上述的記載事件,文章的寫作年代顯然沒有那麼早。後來,《越南漢文小說總集》(世界出版社,河內,1997年)又收胡得意譯本中10篇和新選2篇傳記。臨江爲此次出版作介紹辭卻根據《手鑿天池》一篇中提及蘇伊士運河於庚午年開鑿完畢等細節從而認爲書中文章可在1930年以後創作。這點亦可說是誤會了。因爲實際上,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就於1859年4月25日起築,到1869年11月17日告竣。所以本書文章編寫年代可確定在成泰年間,自1891年至1983年的時間之內。

十九世紀末,越南以1883年阮朝與法國簽訂和約爲轉折,割分南圻一帶變爲法國屬地,北圻及中圻則成爲法國保護地。社會政治的變動對稱作儒學中心北圻影響甚巨,特別是從1888年故都昇隆成爲法國人管理的河內城以後,西方文化也隨後滾滾流入,不免引起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反應。通過本書大部分文章可以判斷作者是北圻深受儒教思想的開明知識分子,雖忠誠於舊傳統,但也熱情接受新文明。一面表揚仁、義、智、信等儒家基本道德準則,同時又贊頌華盛頓「以三尺劍號召豪傑開拓疆土。事定後即欲解兵柄歸田里,創爲推舉之法,不以爵位私其子孫。彼誠傑人哉」; 既崇拜天地、鬼神,同時又談論地球、日局。《異文可記》一篇所及「狐最畏狐」及「惟同類可畏」之類的意見就仿佛有達爾文進化論的痕跡。從《囚有良心》一篇所敘述四個囚犯跳河救活押解他們的溺水士兵的故事則聯想到法國作家維

克托・雨果的博愛人道主義精神。還有一系列文章如《火山辨》、《管窺説略》、《電雷説》、《轉電新聞》、《西醫妙術》等篇所談論自然科學技術有關問題乃是此前越南儒家從未提及的。顯然，這些新鮮東西都是從西方接受而來。

書中除了有注明作者姓名的一些詩文外，其餘文章都體現出一貫的思想，一致的風格和筆法，可能都出于一人之手。《花園常産》一篇中有提及作者本人的一句：「去日大臣委人親引夢石就園」。夢石乃爲楊琳之字。楊琳（1851—1920），山朗縣雲亭社（今河西省應和縣）人，嗣德三十一年戊寅恩科舉人，歷官懿安縣訓導、懷安縣知縣、北圻經略衙幫佐、興安省按察使、光録寺卿山西省布政使、北圻經略衙參知、工部尚書兼國史館總裁、太子少保平定富安等省總督等職。特别是他曾擔當越南北圻第一報社《大南同文日報》的主任。因此可以判斷此書大部分是他爲報章所作的文章。

十九世紀末越南的半殖民地化造成了社會各方面的强烈變革，文學也不例外。知識分子開始突破了儒學傳統而解放思想。固然，當時在北圻，國語文字尚未流行，他們依舊使用漢語文寫作，語文之間的差異當然會限制了他們的表達。即便如此，《野史》已然忠實反映了這個特殊歷史階段越南社會衆生態，同時通過書中的一些傳記，我們亦可以窺見後來二十世紀初期發展爲越南國語小説的雛形。

本次整理，因無他本可校，徑從抄本迻録。在整理過程中，黄寶華教授審讀了校樣。

目録

佚名◇撰

野史

任明華◎校點





野史目録



【校勘記】

〔一〕「藝圃生輝」，「藝」原作「芸」，爲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二〕「新科文選序」，「新」原作「鄉」，「文」原作「新」，據正文改。
〔三〕「畜馬蕃息」，「畜」原作「蓄」，據正文改。
〔四〕「紛絲可理」，「紛」原作「粉」，據正文改。
〔五〕「禮闈春信」，「闈」原作「圍」，據文意改，正文標題同，不注。
〔六〕「西桴詩草」，「詩」前原衍一「西」字，據正文删。
〔七〕自「金甌紀異」至「義倉瑣説」，據正文補。
〔八〕「文治精葩」，「治」原作「海」，據正文改。
〔九〕「茗苑卮言」，「卮」原作「危」，正文前標題同，據文意並改之。
〔一〇〕「龜卜傳」，據正文補。

〔一一〕「獅虎新詩」，「詩」原作「傳」，據正文改。
〔一二〕「今人説象傳」，「傳」據正文補。
〔一三〕「玻城鐵塔記」，原爲「巴城鐵插塔記」，據正文改。

野史

我國家星分軫翼，鼎祚貉甌。光孕之德，至於海隅；懷柔之恩，遠及喬岳。山川鬼神，何莫不寧，至三百年於兹矣。奉令繼統，緬念神庥，寧江以南，横江以北，諸天封神，蒙得敕拾千道。近日河内社民，相繼就督署堂，備儀迎回奉祀。鳳誥雲開，鸞輿肩接，蜺煙裊裊，龍傘垂垂。飄赤熾而墜丹紅，拂翠蕤而分彩雉。執貢秉路，戛玉敲金。供給者觀夾道而疾馳，觀聽者亦當衢而向術[一]。至喜神貺，感君恩，誠出於彜好而不可止之。編爲此，則凡流暢之春風所及，皆沾濡之雨露所周，思靈保而鳴鑰吹笙，悦靈來而絙琴交鼓：其歡欣鼓舞之情，嘗酌而同也。且越甸神靈，顯迹舊矣，其間鴻爪悠悠，鶴音渺渺，遠弗可考。其敬見於列傳，有澤龍中圻而龍爪授趙者，有奉王命而占地錫黎者，有出遊而海波息者，有卦殿而耳疾愈者，有白衣扇火者，有綾衣出峒者。自古靈聲，迴出殊布，况乎功隱而文，無徵不録。江山正氣，猶存天地之間；河岳效靈，默贊高清之會。將見和平疊錫，年穀屢豐，人樂鴻垣，歌興凫渚。凡神之福，皆君之賜也，焕乎偉哉！

【校勘記】

〔一〕「觀聽者亦當衢而向術」，「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風漏郡公

黎洪德年間，昇龍京城，有業白棓者，人呼爲「風漏郡公」，言其有德爲風無距而牢關也，蓋所稱妙手空空者類也。朝廷欲案其罪，弗獲果贜。

帝聞其俠，取黑業而富者，以予青衿；而家貧不中貲，妻子則暖布錐而甘藜藿。歲除夕，帝微服就之，哀告曰：「我貧士，設帳，歲暮而返，途逢暴客，資斧蕩然，一家無以取歲，西江不遠，乞饞餘波。」風漏曰：「子儀表不俗，必非獵食者。但近來如子者數十輩，吾無吝色。今囊磬矣，奈何〔二〕？」帝跪求不已。曰：「子姑止此，行爲子謀。」呼共杯酌，酒半，風漏曰：「實告子，我豈爲盜？以醫人之窮，然所取皆仁義之財，否則遺於路不拾也。子知有不義而取者乎？」帝曰：「某家。」「有是賈也，撫子母取什一之利，奚不爲焉。」又曰：「某家。」曰：「是耕而儲，不可。」曰：「此外匪夷所思。」良久曰：「得之矣。」詰之，曰：「有執金吾，主倉儲，盜國而富。彼盜以肥己，吾盜以濟人，其可哉？」帝曰：「賈乎？」曰：「某頃名符而實乏，某帑外滲而內空。吾良不妄。」入夜輒去，夜半而返，呼帝曰：「起之。」袖朱提五笏，

置側，曰：「以贈子。」曰：「君取如□己乎？」曰：「吾發其囊，黃白取若干，取足以贈君。加籥□有無吾覺也。」帝受之，感謝而去，潛埋之城下。

明日元旦，百官入賀。宣問金吾曰：「女家失盜乎？」對曰：「無之。」曰：「女囊黃白若干，其五則羽化矣。」特命中使引就城外取之，金吾失色。卒下廷議〔二〕，更案盜守自盜律。封盜者爲「風漏郡公」，御書金扁以予之，曰「盜賊化爲君子」。

元字雲雲史氏曰：風漏視世間所藏，無非儲之外府也，多取奚爲？帝欲案其罪，而卒案金吾。人奇己使帝不跪，就安知發囊爲盜，而腰金攖笏爲盜乎？夫取無道而富，以予有道而貧，的是俠士行徑，毋妨害也。謂之盜賊可乎？贈人以爲己之財，烏乎君子！然則何爲？必曰：「俠士知義而可。」

【校勘記】

〔一〕「奈何」，「奈」字稿中多作「柰」，今徑改正，下同不注。

〔二〕「卒下廷議」，「廷」原作「延」，據文意改。

鄉試

大清廣東省試，共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八人。是日八月十四日也天氣晴朗，朝旭暮霞，並生彩筆；輕雲靜練，暗起文心。比前科棘院中風雨，别一光景。含枚戰士無譁勇下筆者蠶食葉聲，遥想日落半山，當已文呈五色，不待三條燭盡也。

惠農通商

本夏司農告歉，入秋又不雨，民食難甚，農家藏得數斛粟，不啻貯得一斗金。諸商船外糴不止，飛龍抱之而去，則野鶴亢無糧，大臣禁不得運氣：惠農善政也。今秋禾漸熟，預卜年豐。魯有歲星，室無觀於懸罄；秦方鄰睦，江河凝於泛舟。大臣弛禁，均得買米，當知農家用使，一以粟爲嬰子之馬，歉宜藏，凶宜散。惠乎農者，必兼利乎商，而予之糴者，尤不可閉之糴。此因時施宜〔一〕，前後各有攸當，智者達時識務，冬裘夏葛之各得其宜，而非膠柱鼓琴之所可及也。

【校勘記】

〔一〕「此因時施宜」，「時」原作「辰」，爲越南避諱字，今改正。下徑改不注。

豐年喜兆

醴泉百丈，瑞也，而能足供萬人之飲乎？靈芝百莖，瑞也，而能充萬人之食乎？民生在勤，所寶惟穀，太平之世，非豐稔不爲庥。北圻年來饑荒，每煩上憲調劑，或移粟以濟饑，或以工而代賑。牧牛羊於野外，起鴻雁於澤中。雖米斛當尺絹之酬，幸無菜色；而豚蹄望篝車之報，猶有蓬心。逮今夏秋候，天有龍亢，田如龜坼，五祀卒珪，三農懸耒，人謂無歲。入秋又嗇雨，祝蜥蜴而不靈，病桔槔而不足，有粟無秋，有秋無稼，有稼無禾，人謂無歲。遲至於八月，天始大雨，連潤五日，於是遍入而耕，遍畝而稼，遍地而禾，或高或下，或遲或疾，或布新，或補舊，然猶疑節序之晚，人謂無歲。今九月矣，穿履田間，税駕郊外，吾見其如雲之羃羃然，吾見其如雪之需需然，吾見其如嶠圓之玉粒然，吾見其如扶桑之瓊脂然。黄而熟者，離離如黄金然；嫩而緑者，蒼蒼如翠玉然；高而早者，如傘張、如旗纛然；低而晚者，如珠含、如沙浣然。似天農后稷神，特委天孫下田間，織無價珍珠茵錦，遍贈耕夫饁婦。向之無歲者，轉而有年，而三疑者，合成一喜。或曰農家有俚語曰：「三月看苗，不如一朝看果。」此皆執常見而抱杞憂，而

不知豐年之兆，爲偶然也。

我今春郊祀天地，撫恩臣庶，天監厥德矣。懷柔有神，各晉封秩，神饗厥德矣。列大臣盡心提政，民亦悉力承行，官勤職而民心和矣。和氣所鍾，瑞氣攸應，豐年所由兆歟？是故皇雨之恩，天雨之粟，而年曰豐。不然，何以連月苦焦赦，而一陣滋百穀若是耶？神效厥靈，官效厥職，而歲曰有，不然，何以六月無大潦，八月無颶風若是耶？夫歲饑則盜賊並作，則盜賊煩興，雖有力者不能止，所謂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也。今則無患乎此，轉刀劍而操銍艾，出林隴而在原疇，樂乎熙熙哉！吾將濡翰磨崖，奉祝豐年一頌。

異聞可記

昔有狐，居某氏書樓數十年，能與人語，而終不見其形，賓客宴集，或風雲一席，亦出相酢酬。一日酒酙，宣觴政，約各言所畏，非理者罰，非所獨畏者亦罰。有言畏名士者，有云畏權貴者，有云畏喜諛者，有云畏過謙者，有云畏法禮周密者，有云畏减慎重微言不言。最後問狐，則曰：「畏狐。」衆譁笑曰：「人畏狐可也，君爲同類，何所畏？請浮大白。」狐哂曰：「天下惟同類可畏也。凡争産者，必同父之子；争寵者〔二〕，必同夫之妻；争利者，必同藝之價。勢近則將礙，相礙則相軋。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雞鶩；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豚。凡反間内應，亦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客皆稱其中理，獨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誠確，然此非君所獨畏，仍宜浮一大白。」

【校勘記】

〔一〕「爭寵者」，「者」字據上下句式補。



忠烈碑序

昔人云：「節非婦之幸，乃婦之不幸；烈非士之幸，亦士之不幸也。」誠哉是言。然而讀節婦之傳，滿紙香生；過烈士之祠，遍身毛竦。萬古凜冠紳，千秋肅俎豆，則又不幸中之大幸也。



士路弘開

今科試士數，除秀才蔭生例得入試外，河南合覆中核取中一千七百九十餘人，海陽、海防、東潮、荻林合取中九百四十七人，山西、永安、興化、宣光合中六百四十七人，北寧、太原、陸南合六百三十餘人，南定、太平合一千七百六十餘人，興安六百三十餘人，寧平四百五十餘人，又續核添取西二百五十餘人，南一百六十餘人，太平九十餘人，寧平七十餘人，河内一百，興安一百，前後不下八千人。又北寧舉人吴光灼，前經失脚，近已洗雪。其弟吴閒、吴炯，悉許預試。觀此則儒書望邑，魯邦已見重於春秋；秋目坦途，周制尚行於列國。而大臣振起，士林大開，以儲國用，於此可見。

夫士生於唐虞三代之後〔一〕，捨科目一路，則無以釋韋布而列士途；國家求才於唐虞三代之後，捨科目一路，亦無登俊良而成治道。其間舉於牛口屠釣，拔於管庫行伍，非常之選，間有其人。而國家之於科目，猶人之於五穀，固不能以熊掌魚翼，一時可口之味，而曰可廢常食也。是故漢之茂材孝廉，宋之明經進士，與元明大清之制藝詩賦，及我南丁李陳黎以來，其緯國經邦，麟閣鳳閣求人，則皆挾策操觚、

四書六籍中人也。

今亞歐寰海，試法不同，然皆亦科舉取士，譬猶漁者，網罟筌釣之不同，而欲得魴鯉則一而已。大臣體此，今科廣士途，他日補官，必先科目，豈以縉紳士夫，平日讀聖賢書，研求義理，幸而髭第芥春，操刀製錦，必不肯負心黄卷，貽笑青衿。爲士子，當尚體雅言，著力詩書，使丹桂青雲，騰騫不遠。爲資師者，當盡心陶淑，使鵝湖鹿洞，教澤胥彌。將見峨冠博帶，濟濟然，洋洋然。吾北圻千年文獻之邦，名騰桂海，斯文不甚幸歟？尤可喜者，吴炯兄弟，纔洗劍心，即登筆院，不以阿兄之故，使弟有向隅之泣，觀此則失脚宜早回。

【校勘記】

〔一〕「夫士生於唐虞三代之後」，「虞」原作「科」，據文意改。

逆黨回頭

治亂民如治亂繩，安之而不勝，徐之而不迫，將無結而不解也。中州寇盜，積爲蝟毛，數年以來，緣畝春堤，無處不立雲結陣，彼之敢爲亂也，亦豈其心之所欲哉？ 蚊子睫中，棲身豈易； 蝸牛角裏，血戰何堪！ 特以有事之初，誤爲唱義假名，喜於煽誘，或以鬬鄉之故，因有積嫌宿忿，報復爲心，如弦上之矢，偶爲所觸，一發不可復住，遂致池中弄甲，釜底偷生，至戰亦死，不戰亦死，所謂困獸猶鬥者是也。今有大憲董戎，恩上加威，勦逆黨相繼投降，而諸省皆少帖席矣。 然畋不焚林，漁不竭澤，大兵無驅魚驅雀，三舉則首鼠皆作丘狐，而飛鷹儘爲馴雉矣。

火船新製

海防江道公司，新製火輪舟，一名曰「助坡」。以坡名舟者，芳林省有坡市之通名。此舟主往上游，因地命名故也。舟式倣雲南火船，用力全在舵後，腹深而底淺，身輕而氣重。其轉輪也，轆轆然如車，其噴水也如龍，其揚沙也如雲，雖浮洲淺瀨，亦如奔星快馬，闖然而不可夭閼。至上游江道，險窄如此，不捷工完。初放水，列貴官咸赴視，夫亦以事出於一舟，雖小，而利關於天下者甚大。方其起辦，造意而畫之者若而人，量事而委之者若而人，彈巧而獻之者若而人，運財而給之者若而人，計工而役之者若而人，乃有挺而至者，彎而曲者，浮而高者，沉而下者，朴而彩者，堅而畝者，則不知所需者幾多日子，所費者幾多財料也。一旦引而寄之大澤之國，綠水漲鴨頭，青雲駕鰲背，吾不知水晶亦有曠而視之者歟？銀山湧歟？青銅磨歟？巨靈贔贔歟？豐隆端踏歟？雖曰江之患不及海，然吾見流而不見岸者有矣，吾見岸而不駛者有矣，吾見流不流岸不岸而舟不舟者有之矣。是則舟之放乎水也，其初離百工之手，凌乎萬頃之波，岸上人環而觀之，啼而送之，不譬客行萬里中，親友各言別；前路不可測，風雨氣騷屑；把

袂祝平安，心動情尤切。然天涯遠别，心動而祝福者，只一人。

此舟辭海噬赴山輒，福利之下，又不可得而限量也。《易》曰：作舟楫以利天下，取諸益。益之爲利大矣哉！行天則以星，行地則以車，行水則以舟，故利舟之濟乎下，猶福星之運乎上。今造物已爲人開一福星路，農耕而粟，不耕而金，藕爾爲舟，引石之針；桑織而絲，不織而貨，藕爾爲舟，傳驛之馬；商聚而財，聚而即來，藕爾爲舟，通遠之媒；賈利而市，市而即至，藕爾爲舟，射遠之矢。山有鉛與礦有錫，不以舟通，何異於石？炭有油與林有漆〔一〕，不以舟通，委爲棄物。是故貨不滯而物各利其用，地不阻而人各養其生。雖剡木爲舟，張席爲帆，折竹爲篙，鼓棹爲柮，凡有舟者，皆有益之具。况迅如雷，疾如新火〔二〕，輪舟之以坡名者，其爲益不更多乎？大臣以爲關大事體，有佩星之賞，况在下列，豈無祝言？祝曰：

坡舟兒兮爾海生，海爾生兮山爾名。天下大同與山海通，爲報消息與龍王宫。鯨不吼兮蛟屏藏，沉磧消兮風沙不揚。禁海之東兮洮沱江，爾長壽以利人兮，往來乎山海之間。

【校勘記】

〔一〕「炭有油而林有漆」，「漆」原作「膝」，據文意改。

〔二〕「疾如新火」，「如」原作「如如」，今删一衍字。

軍前試賦

嗣德壬戌年間，東匪蠢動，定安制府奉詔視師，屯扎海陽城外。有北士黎揚秋，被酒不戒於口，爲公列校所覺，密白之。公以爲姦細，命斬以徇。中丞潘公聞之，亟入轅門，呼刀下留人，入白制府曰：「黎秋何辜？」曰：「賊細也。」中丞曰：「伊省發冠軍，名下士也，烏得爲賊？乞賜明究，無俾含冤。」公命牽入，秋神色不變。公叱曰：「若士乎？」曰：「然。」曰：「女挂青，安得犯我軍律，將謂吾劍不利乎？」秋曰：「秋安敢犯公軍律，曩實杯酒狂談，品辨人物耳。公劇怒之，何局量之不能容物也？秋固可殺，但百世之下，公之劍猶利乎？」中丞曰：「書生逸口，唐突虎威，罪固可斬，猶望海量，曲賜矜全。」公曰：「女果名士，吾焚香三寸，試女以文，文成而佳，將貸女死。」秋乞題，公擲片紙下，則《首陽山詩》得「山」字；《望夫石賦》，闕萬古綱常孤立處，一般心事不言中。秋拔筆立成，脱草呈，公大嘉嘆賞，即命釋之，贈朱提一笏〔一〕。

其詩題有云：

十年勳業浮雲外，萬古綱常片石間〔二〕。

賦極佳，云：

何山斯燦？何石斯爛？如望夫形，屹立天半。只道天工鑄就，何有何無；或傳貞婦化來，是黄是膺？宛形象其依稀，紛氣象於千萬。

又：

陟彼砠矣，空望眇以何窮；何斯違斯，獨一鬱其誰語？

又：

年并忘年，無與雲而共暮；夜還繼夜，亦伴月以同孤。遥知匪石之心，不可轉也；料得如山之憶，有如是乎？太長不盡録。

雲史氏曰：孤酒狂談，的是書生習氣，苟非制府憐才，中丞急難，則舌劍不幾以自戕乎〔三〕！夫刀斧當前，已無生趣，而能滔滔泉湧，倚馬萬言，信非奇才不辦。惟帶輕薄態，卒至拓落無成子，世之輕薄子，當以秋爲鑑。

【校勘記】

〔一〕「贈朱提一笏」，「提」原作「堤」，據文意改。

〔二〕「萬古綱常片石間」，「綱」原作「剛」，據文意改。

〔三〕「則舌劍不幾以自戕乎」，「戕」原作「戕」，據文意改。

子女相配

南真縣貞正社，前黎時，俗甚儇薄。有某公初爲諸生，鄉中日以虐遇，言動皆疵，乃發憤攻劬，晨夕吚語不輟，衆侮曰：「窮措大，抵死不作繭，作鬧何爲？」公佯不聞，攻益苦，逾年遂成進士，尋至參政，衆復隸急而神奉之。一日休沐，椎牛速之俱來。酒半，公起曰：「某有疑遲，諸君決耳。古者配以偶，鄉無吾對也。子若女齒加長矣，欲以相匹，何如？善吾者入門而左。」衆慫恿之曰：「昔人類筆書肇，能他適乎？公謀是之。」俱入而左。左有堂，庭列武士，公尾之入，頤使之出巨櫝二，拱曰：「我有疑待決，勞動諸君，有薄酬無相卻也。」命啓之，則皆鞭梏也。衆錯愕相視，公戟手數曰：「昔吾也賤，若蠶食而虎遇之，今則言不善而莫予違也，禽心鬼臉，庸有甚乎？試嘗鞭梏於庭〔一〕。」則一擁而上〔二〕，盡梏而鞭之。仰而嘆曰：「豹落豺區，難與處矣。不釋將回乎？」遂盡族行，適京城之近邑家焉。是鄉至今百餘年，卒無顯者。

雲史氏曰：朝仇暮仆，覆雨翻雲，季世炎涼之情，可恨可惡。雖然水激之則可使過顙，前無衆侮，安知某公不以諸生終乎？更以鞭梏嘗之，能無已甚。卒之鐵樹不苗，确地無鱔，儇薄之鄉，彌爲可戒！

【校勘記】

〔一〕「試當鞭梏於庭」，「於」字原無據文意補。

〔二〕「則一擁而上」，「上」前原衍一「止」字，據文意删。

藝圃生輝

南定試場，考官進場，九霄星斗[一]，下典文衡，滿院桃李，喜逢春座，一路旌旗蔽日，車蓋連雲，冠服儀仗，一如太平故事。進場後，應選之士，東西繹絡而至，渭潢江上，舟車相接如縷，街衢中滿目青衿白紵，卜花燈，占斗夢，八千中無人不津津然梅花第一手，真儒林第一樂事也。全權輔政列位，並臨棘院；一時鄉月餘輝，垂耀襟佩[二]。黄花路上，向戰場中，定知墨雨增香，筆花生色。昔人謂於山見得嵩華之高，於水見得黄河之深，於人以得見黄太尉爲快，今日獲睹碩輔豐儀，名公謳諭，濟濟多士，雖未拔解，已如登大羅天上，拜羣仙而聽霓裳妙曲[三]。自設科以來，未有如此之異者。朱衣頭點，則取海名聞，孤然花樣不同，當勿頻傷旺燥，書窗過夏，中自有青雲後路也。

【校勘記】

〔一〕「九霄星斗」，「霄」原作「宵」，據文意改。

〔二〕「垂耀襟佩」，「佩」原作「佩」，據文意改。

〔三〕「拜羣仙而聽霓裳妙曲」，「霓裳」原乙作「裳霓」，據文意改。

言歸於好

天地有和氣，則春無愆陽，秋無淒風，冬無苦雨，日月寒暑順其序，而禽獸草木遂其生。國家有和氣，則士願立於朝，農願耕於野，賈願藏於市，旅願出於途，甲兵風火弭其災，而玉帛衣裳結其好。故是將相交歡，國家之福；講信修睦，是謂大同。我南國與法國通好已百年以來，情同膠膝，味不差池，翼軫山河，蒸蒸然薰成一片祥風和氣，邦家享泰，其此會歟？然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願列貴同心協力。晏平仲善交，我國庶乎有豸；范宣子在此，友邦寧嘆無鳩？將南北一蘭上香，東西一車轍，國家吾民，共享和平，可卜於此。

姊妹易兒〔一〕

前黎時永同某甲，家有二女，鄉太史阮公，微時竟娶其姊，妹則適漁户焉，連産三男，太史夫人則累産不育。其後二人俱有娠，家相近，同日而誕，俱男也。夫人遂與母謀，互抱而易焉。太史不知，漁夫婦亦殊夢夢。既而，太史擢第，十數年官於朝。其子漸長，不好紙筆，策之讀而逃焉，日事泅没，太史悶之，咎以失教。尋致政歸林下以勗之，夏楚頻加，而寘猶昔也。太史嘗陰念：「我累世詩書之家，不宜有此。」雖知苗碩，無可奈何。

一日太史病，歲旦祀祠堂，命之主鬯。太史夢見家堂中，數輩筌網而裸在上坐，公之先則衣裳庭外以立，弗歆。覺而疑夫人私通於漁者，逼詰之，夫人始述其由以告。公亟就漁者見之，長息皆泅没而漁，惟少者奇嶷有文士圓質則精，呼漁來曰〔二〕：「汝所卵吾兒〔三〕，吾翼女子矣。」漁夫婦愕然，公告之故，約以復易，漁者曰：「疇昔設悦，吾夫婦不易，誰子易之？噫！騂而騂固矣。不有犂而騂者乎？公言則然，不敢承命。」公聞於朝，漁堅執不移〔四〕，時其母已亡，無從質證，朝議不決。其後夫人老不再育，

姬妾亦無出者，文派遂泯。而漁之少者，拔髭拾芥，霞起雲蒸，後亦科宦蟬聯，與公家伍。

雲史氏曰：屢傷而易之，姊婦之貪狠甚焉〔五〕。鬼神何以怒之，遂以泯縉紳之裔？吁，可畏哉！夫公之子主邕，其筌網而裸者上坐，則漁之少者當璧，安知衣冠者，不歆格乎？曰貪狠婦其子，卒以易其先，噫可痛！

【校勘記】

〔一〕「姊妹易兒」，「姊」原作「姨」，今據文意改。

〔二〕「呼漁來曰」，「漁」原作「魚」，據上下文改。

〔三〕「汝所卵吾兒」，「汝所」二字原乙作「所汝」，據文意改。

〔四〕「漁堅執不移」，「堅」原作「築」字，據文意改。

〔五〕「姊婦之貪狠甚焉」，「姊」原作「妹」，據文意改。

試院電音

去晚電信，河南場試士九千人，取中入第二場，僅得二千半。大司農場較量粟子，所取官斛，已有數限。粟雖多，可一一登庫乎？況此中有糠粃未盡，粉腐相混，其先困於簸揚淘汰，宜乎衆矣！第一場制藝，孔孟精微，詩書蘊藉〔一〕，預選者已詞其略矣。兹第二場詩賦，又爲文士雕龍，詞人吐鳳之地，凌雲賦就逢知己，奪錦才高肯讓人？請爲諸君預賀。然而李程五色，須遇於陵；劉幾九字，即逢紅勒。則所儲二千，復揀過半矣。不才之吟，夜來之誚，先知者更何煩打眊耶？試看來歲登科客，多是年前被放人。彼謂一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盡白，不在孫山之内，則文章之内，字字皆疵，徒有激而云然耳！

【校勘記】

〔一〕「詩書蘊藉」，「藉」原作「籍」，據文意改。

哀彼無告

天地一滋培之雨露，而草木有枯枝；朝廷一惠愛之仁恩，而人類有困乏[一]。堯舜在上，世無窮民乎？文景殷富，路其無餓莩乎？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古人於物，猶有此等念頭，况人類中，有饑寒餓死，零落於道途草露間，能不目觸而心傷者？近日河内城庯，常有乞丐。嗟乎！人誰無鄉里親戚？彼見忍食他人嗟來之食，豈不忍食鄉里墳間唆餘之食乎？盍不狐首故鄉，彼鄉之人，猶爾肯穀，生孤不活，死尚不爲他鄉磷鬼也。觀宋人饑民閣繪，已覺流涕。鄉里中耆次，或有親戚之人，哀彼窮餓，啓爾天良，或掖而歸之，或粥而食之，而爲人上者，有芻牧之責，其使牛羊無凍餒！

【校勘記】

〔一〕「而人類有困乏」，「乏」字下原衍一「之」字，據文意删。

兩神相訟

有一人生行善，晚年衣食不給，窮困日甚，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惜無斂，我有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亦未可知。」三日後果蘇，曰：「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神者，司人間善惡賞罰之事，我求人引到，見此處宮殿巍峨，我進自除名姓，將平生修善不報之事，一一訴之，且責神無靈。神笑曰：『爾行善行惡，我所知。爾窮困屯蹇，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神？』曰：『婁王神。』因求李神送至，李神曰：『婁處莊嚴，非我處比。我正有事說與婁王，可隨行。』行至半途，見相隨有瀝血者，曰『積冤未報』；有嚼齒者，曰『屢試不第』；有衣裙藍縷者，曰『才高遇宕』；有曰『美婦拉醜男』，有曰『夫妻錯配』，紛紛向李神叫。某方知世間事不平者，尚有許大，如我窮困，固是事，氣爲之平。少頃，聞途中有婁王來，李神起迎，道交談，始而□語，繼而忿争，嘵嘵不可辨，再後兩神毆，李漸不勝。衆從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勝。李神怒云：『爾等從我上奏玉皇，聽候處分。』隨即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雲中有二仙女，相隨而來，手持金樽玉杯，傳旨曰：『玉皇管

三十六天事，無暇聽些些小訟。今賜二神酒一樽，共十杯，有能多飲者，便察事。』李大喜曰：『我量素佳。』飲至三杯，捧腹欲吐。妻飲至七杯，無醉也。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復命。』須臾下玉皇詔云：『理不勝數，自古皆然。觀此酒量，爾等便該分曉。安知世上凡一切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或得寵或受屈，或榮或辱，李王掌管三分，妻王掌管七分。妻王此等酒量，不免狂醉，把弄我三十六千世界。一風一雨，我尚不能主，况李王乎！畢竟李王能飲三杯，則人心天理，尚有三分，公道到萬古，延延不絕斷。某陽壽雖盡，而此中消息，不到人間曉喻一番，則以後告狀者愈多，姑開恩增壽一紀。』某聽畢復甦。」

【校勘記】

〔一〕「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陰」原作「陽」，據文意改。

虎倀

驩州山地多虎，居人苦之，黄昏輒閉户，所居環以密竹。某乙者雄於力，素易虎，挈家林居焉。日夕常有一虎，環其籬以伺，時攧尾籬以引物，乙操刀自衛，毋彼犯也，覼而常然，乙憤甚，更截其尾，虎咆哮徑去。乙知其必復也，徙其孥，獨守以俟。夜虎復來，繞壘颯颯有聲。乙守之嚴，不得入，黎明乃去。乙疲於捍衛〔一〕，次日閉户以寢，夢一人前曰：「起！起！吾倀也。今夜呼羣大至，君非敵也，可速遷。」乙曰：「若不附虎乎？」倀曰：「尾之不存，吾將安附？以是德君，故以相告耳。」乙覺，擇居前連抱樹而登，以瞻其異。入夜，虎果大至。乙暗數，可十餘虎，截尾者亦在焉，怒喊馳躍〔二〕，聲振拓落，家垣器皿，無一完者。乙屏息樹上，至日三竿，行人厚集，虎乃散。乙遂棄其墅而村居焉。

雲史氏曰：予按《博物志》云：人被虎食，乃爲倀魄，右左役虎。嗚呼！身爲虎食，魂又爲虎衛，愚哉倀！或曰倀愚於役，而晦於酸，虎於是乎易機械而坦陷阱，否則虎悍而倀智，山居將無類乎？此倀知幾報德，烏在其愚且晦焉？雄於力者，皆當截尾以救倀可也。

【校勘記】

〔一〕「乙疲於捍衛」，「捍」原作「悍」，據文意改。

〔二〕「怒喊馳躍」，「怒喊」原作「拏噭」，據文意改。



優待故老

三宣總統吴仲做，先朝耆碩，年近七旬，應以原銜致仕〔一〕，仍支總督半俸，按期由北寧倉昭領，以示優待至意。奉旨準。倦鳥知還，猶托上林之蔭；塗龜曳尾，仍涵靈沼之波。以知朝廷之惠養老臣，以勵新進也。且吴先生，科宦年齒，在北圻仕宦中，已據一席。扶國百年成白髮，還家雙袖有清風。今日故里黄冠，時有百錢入市，古希之年，不消慮乎尋常酒債也。閭里咨嗟，咸識聖恩之念舊；縉紳感悦，皆依厚福之有終。昔賢此語，先生以之。

【校勘記】

〔一〕「應以原銜致仕」，「銜」原作「銜」，據文意改。

蠲租說略

《書》曰：「萬民惟正之供。」如災傷則常賦不赦，姑恩惠則王府不充。夫赦，救災之具也。使年穀常豐，租稅常入，國用足而民豐財，太平上瑞，樂年熙熙，爲農民固無樂乎赦之名，而國家亦何樂乎屢赦之詔！惟平江、東潮、安博，兵革凶荒，準免。彼他處，一蟲一蠹，便指災傷；一風一雨，偶乖常候，紛紛請赦。愚哉求赦，欲輕而反覺重也。故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國家亦不爲營求赦而廢公稅。今而終後太平豐稔〔一〕，赦之一字，可勿復言。

【校勘記】

〔一〕「今而終後太平豐稔」，「今」下原衍一「而」字，據文意刪。

長派侯髮

北寧大卯社黎相諱侗，進士刑部侍郎黎允倜公之子也，以儒生中式，管左右侍衛兵。昭統元年，西山兵至，帝奔諒山，公率屬衛衆，封長派侯，奉跟太后元子以行。至高平，爲僞所逼，公麾衆力戰潰圍，遂奉慈駕靑宮，詣南寧上表乞援。清命孫士毅赴援，授公督兵。戊申克復龍城，頒公柱國上將軍劍印，尋改同平章事。己酉清兵潰，帝北行，公奉密旨，留募義勇以俟再援，久無聲息，乃與值允等如清。至廣西，聞從亡諸臣，已爲薙髮，分隸旗籍，與閣臣福康安抗辨不屈，安送入燕京，清帝誘令去髮，授以五品官。公以死抗，尋下獄十三年，威劫利誘，終不可屈。賦詩云：「自困重姦懷素節，命隨一髮表丹衷。」又：「大義千金重，微軀一葉輕。」清嘉慶帝立，嘉其忠，放出獄，頭髮衣服，聽其自便。公賦詩云：「擢髮難酬新雨露，回頭恐負舊山川。」

嘉隆三年，清許公奉出帝櫬回國，存髮以歸。寧陵後，常於本縣大同寺遊玩，終於家，欽恩恤及蔭其諸子。嗣德年間，敕祠祀之。御製詩以示褒獎云：

異域崎嶇乞援師，無爲上國亦多欺。獨能留髮歸桑梓，全節兼全父母遺。

雲史氏曰：萬里羈臣，以身抗死，更能感動秦廷，卒使數十年間，茫茫中朝，而散髮垂衣，惟公一人而已。彼明臣而甘薙者，能無愧死乎？烈哉黎公！當與稽血顔舌，張齒嚴頭，争榮簡籍。

藝戰捷音

辛卯科河南解額，取中共六十五名。河二十三，北十，南十，山三，海陽九，寧平二，太平七，興一。未唱名時，百花頭上早梅枝，未知更入誰人手。逮唱冠軍姓名，則鄧家之子，科宦蟬聯，久馳名藝圃，探得驪龍頷珠，當是的手，巨鰲所載，亦不自嫌頑名石也。尤可奇者，場中第三期，諸生納卷在三更之外者，均爲外限停閲。監察科道官，眼看東塗西抹中人，憶到槐花舊路，不負初盟，請主司量寬程限。諸憲會議□，場規嚴肅，不敢泛擬，聽外限卷中，武卒閉目，隨手取出一卷入閲，以觀福分。侍旁有一武士，目不識字，遵至於外限叢卷中，初拾取一卷，更有一卷牽連。上憲叱曰：「何故得二！」這士捨其在手者，取其連著者納。即送入提選者院，懸擘送閲，内外場均批，而前二期皆在平項。及唱名，乃第十六解鄧有赫也。鏖筆場中，一半是文章，一半是福分。看得此事，想到天上文星君遥爲人間典衡尺，特假手考官也。前文昌聖君下乩筆云：

天上主司有眼，單看心田；　人間文字無權，全憑陰德。

信然！出榜後，經略大臣加賞解元吉祥北緞，一扇題詩云：

翼軫千秋在〔一〕，文章萬古存。而今寰海外，共識六經言。
周雅歌鳴鹿，南池快躍鯤。青雲宜自畫，不負育材恩。

【校勘記】

〔一〕「翼軫千秋在」，「軫」原作「轇」，據文意改。



賓興盛典

河南試場放榜後，大臣讀詞曉曰：「試會初開，第一場期，衣冠盛會，得與文士墨人暢敘，牙齒覺有清香。文章美事，科目坦途，法國於學海藝林，最所雅重。諸君子窗螢讀十年餘，今日九霄萬里雲程，出一頭路，良朋喜賀。名臣事業，多出科舉中。諸君咀嚼六經，佩服古制，君親大義，臣子綱常，講之熟矣。他日得路，必能爲上爲下，盡力盡心，爲子爲臣，惟忠惟孝，方爲不忝科舉，無負陶造，願諸君心記。」

賢書增價

試場放榜後，主副考官，親引新舉人造謁全權大臣。旌旗鹵簿，衣服甚盛，諸新郎乘車以次第隨回，視草茅韋布時，適有出塵光景。其中青年少俊，看到皆譬如閨女初嫁人，施取傅粉，解學新妝〔一〕，仍帶有嬌羞半點。其有一二雪鬢霜髯，點著櫻桃，取杏一隊中梨花亦復不辨。見抵場官進曰：「場事告清，謹率新舉人起謁。忝差亦接辨，一接眉宇。且謝大臣維持文教，優重士林。」言訖，諸舉人郎羅拜如拜祖式，以表薄敬之意。大法曰：「感謝，且彌爲諸君一賀。知是孔聖遺訓，尤彌敬仰。儒教中所重者，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道明揭，萬古日月。學道有得，達而在上者，則皆民之父母，而民則皆吾赤子也。諸郎讀書登第，定是學道中人，所聞所行，必皆善行。茲有數部漢書，皆名編寶帙，賞給中高者三人，願著意搜覽，以爲春試進士之具。並加賞金鏢三面其書曰《四書味根》〔二〕、《四書敍定》、《玉壺冰》、《類賦》、《藝苑名言》〔三〕、《隨園詩話》、《文選集評》，共七部。」訓賞訖，謝出領賞。時歸置鄰侯架插中，當別懸牙籤，用志美事，對騷客未必不曰稽古力也〔四〕。時或風前月下，手閱瑶編，眼窺金鏢，一則錦心繡口，助我文章；一

則赤壁寸陰，不爲虚擲。文章到得定價時，更有如許增花補黯，可爲得解諸君賀，並爲過夏諸君賀勉。

【校勘記】

〔一〕「施取傅粉，解學新妝」，「施」原作「拖」，「妝」原作「莊」，據文意改。

〔二〕「其書曰《四書味根》」，「曰」原作「用」，據文意改。

〔三〕「《藝苑名言》」，「藝苑」原作「芸宛」，「藝」字見前注，「苑」據文意改。

〔四〕「對騷客未必不曰稽古力也」，「騷客」原乙作「客騷」，據文意改。

公器無濫

辛卯科舉有二傅者，兄弟聯登，外議諠騰，以傅家多儲墨香，帶有銅臭。至有惹名投書者，場官詞甚不平，欲題奏請先收舉人安服〔一〕，回紅京察核。經略衛商謂，人言或未然，未可攖搯〔二〕，不如先自察核一遭，如非實才，奏亦未晚。乃當堂列貴官前，正副考二傅而指其事，即命吏房具筆紙，飾二傅別席而坐，令更兵嚴禁止出入。遴商參一員，監察見肅列貴官，謂河安陳督部公出題。乃以顯《東郭先生傳》，得「生」字，編入題紙，分交二傅應核。二名遵命寫完，向案頭捧納，羣公會看。這二傅雖未爲詩場鼓吹，然平仄合律〔三〕，非濫竽竊吹者類〔四〕。始知向之浮言動説，皆眊躁者流，不過睹郭家金穴，轉笙璜舌耳。不然當衆目環矚，得失心生，藉非成鮮書，不黄目膻手，一枝玉管千鈞重〔五〕，雞頭者便露馬脚矣。大地抵獨池嫩花，見是早聞驟發，並蒂連枝，雖東風不着意吹嘘，而籬邊晚菊，江山落梅，未嘗不欲妒欲怒。誰知造化撩人，正在此處。昔王參言元文章才學，特以多積之故，公鄉避不敢譽薦，至於一爐杼州，始以爲賀。二傅多藏，何爲乎？傅之謗聲由此起也。雖然儒生落魄時，嘗恨孔方兄絶不爲友，爲二傅者，自

嘲當自解也。

【校勘記】

〔一〕「欲題奏請先收舉人安服」，「請」原作「清」，形近致訛，據文意改。

〔二〕「未可摟摺」，「摟」原作「縷」，據文意改。

〔三〕「然平仄合律」，「仄」原作「昃」，據文意改。

〔四〕「非濫竽竊吹者類」，「竽」原作「竿」，形近而訛，據文意改。

〔五〕「一枝玉管千鈞重」，「鈞」原作「鈎」，形近而訛，據文意改。



大臣謝表

大臣黄高啓頓首稽奉謹奏[一]，爲恭謝皇恩，仰祈睿監事，接禮部臣恭録，奉諭準臣蒙加轉輔政大臣，署武顯殿大學士，敍此。臣拜命之下，喜出所期，退而自省，時難事大，憂日積而日深；器小載盈，位愈高而愈懼。辭則違命而行若矯，受則速謗而心未安。二者之間，一無所擇。循牆欲走，覆餗惟虞，遂感激以難勝，祇兢惶而靡措。伏念臣才輕用重，望淺恩深，雖難艱險阻之備嘗，亦富貴功名之驟得。自臣董戎東下，奉節北邊，事則因人而成，功則於臣何有？十年風雨，隱憂偏遠於江湖；千里關山，宵旰尚懸於衮扆[二]。每思副九陛責成之意，敢復圖一身榮寵之謀？惟於人無間言，則在我可終事；苟克敦於信睦，竊不懼於賢勞。豈知信之太專，而寵之太重。以外官而拜内殿，以宰職而加藩臣，凡古人未經有之遭逢，獨愚臣此一生之希幸！且今聖明繼作，廟社尊安，左右王躬，則有二三大臣，夾輔王室，罔不遠近孚睞，臣區區一職，碌碌無長，而驂蹇驢於八駿之途[三]，插弱羽於五龍之駕。臣之初願，未至於斯。伏遇皇帝陛下，監成憲以興太平，用舊人以圖共政。惟期内治外治，咸孚於休；表臣衷臣，暨予

共濟。以臣疏逖，有愧負乘〔四〕。昔既聯五等之封，今復厠三台之位，恩積山海，報微涓埃。數得爲觀，感以極涕。臣惟有祇奉諭語，恪取約書，何以綏静封圻，何以宣揚德化，何以安鴻宅，何以絶狼煙？舉目山河，尚有高清之會；盟心天地，敢忘覆載之恩！臣下情以聞。

【校勘記】

〔一〕「大臣黄高啓頓首稽奉謹奏」，「首」字原無，據文意補。

〔二〕「宵旰尚懸於衮扆」，「宵」原作「霄」，據文意改。

〔三〕「而驂蹇驢於八駿之途」，「驢」字原無，據下文對句補。

〔四〕「有愧負乘」，「愧」原作「忟」，越南俗體，今改回。下同不注。

新科文選序

塲屋不論文，古人已有成語，况北圻久經兵火後，槐市論文，師儒倚席，當門負笈，硯墨封塵，時搜英選雋，采簡於秦，探玉於泥，安得臭味皆香，瑕疵盡泯？况三條刻盡，九字曾經，自非倚馬之才，未免塗鴉之迹。飲中山酒，雲禁厨離，可口聊爲佳耳。謹録三篇，公之同好，執斧伐山，但求嘉木，挈瓶起海，唯吸甘泉。録如左。

海闊千里〔一〕

大臣商議，官員十人獲咎，發流昆侖。究之伊等獲罪眚，天涯海溢，倫落堪悲；馬角烏頭，歸期何日？流波思其舊浦，落葉戀於本根。伊等回首故鄉，徒有向隅之泣，情屬可憐，請各釋回，呈機密審悉。鍾儀楚奏〔二〕，莊舄越吟，此十人當此離鄉懷土中，望行雲送飛雁，適接開釋音來，「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誦到此句，一時相顧，當亦破淚爲笑，感幸何如！可嘆者二中丞，黎機、吕春歲纔得赦令，

而前數日俱登鬼録。果爾則蘇長卿未聞返國之期，而陸士衡已先有嘆逝之賦。魂兮歸來些，無爲精衛銜石，海填不盡；更勞君一番，他生托化天地間，有幸有不幸。海外歸帆，爲八君喜者，更爲二君悲也。雖然造化待人，多留後福。吕子雖不生還，而其子吕桐熙，今科已登庠院。他日詩書清福，幹蠱用譽，安知非養明於晦，微盈於虧！

殺黨投降

北報舊寺僞提督，皆乞出首，仍乞假一月，殺他黨戴罪立功，後生獲正閭提斗。夫皆爲北渠黠，閭斗爲東渠黠。昔之狼狽相依，今則鷹鸇相鬥。今弋者彈射不勞，而勝者敗者，並收於虞人。臨風而呼，聲非加大，而聞之者甚速〔三〕；登高而指，手非加長，而見之者甚衆，因其勢而已。彼途窮力蹶，死路覓生門，勢必魚自吞魚，虎終介虎。昧者暗先機，敏者識先著，皆之舉此悔心萌而識機敏，如徒前非可洗，而後善可嘉。近來降首者多，爲背絶少。

劍湖勝會

大臣念自韜抵龍編，諸所建與南官同心。適值本國新春，乃於龍編還劍，大開勝會，請經略官及諸省貴官，臨流賞玩，所以敦結交情，永孚鄰好。會賓次，則月之三日夕。

是夕也，嫩月疏星，欲隱欲見，一湖中雲光水色，蒼茫隱約，風軟如錦，波平似練。環湖四面，個個燈珠旗尉珠尉間，五色燈光，懸綫連綴，圍繞一湖。遠而望之，三五里内無數星光，爍閃倒飛下垂。又如斗

沿波心一帶，玉壺機別成星宿海矣。湖中圓嶠寶塔層樓之處，上下皆竹光燈，點點綴綴。又有炮樹時時飛紅布焰，每炮一聲，火氣從下噴上，聲到半空間，復發一大聲，衆小聲雜沓相繼，從空中落下五色火光，觀者眩目，似疑紅日出海中三神峯，又疑水晶宫裏突出一火山火樹矣。

圓崎下四面皆湖水，湖水四面皆燈舟。每舟一葉，衆花結爲坐蓬，而舟中露板，則以椰子葉包裹。舟上所插燈檠，皆剪紙造成麟鳳、魚蝦、百禽獸麟介之狀。每一舟花蓬中，坐一蓬紅雪歌姬，或著緑衣紅帶，或紅衣緑帶，或遠或近，或左或右，嬌艷宜人。又有長板大舟，上載長龍，或用繡緞垂絲，下懸彩燈，蜿蜒而舞。鼓枻數千人，皆著五色短衣，鳴鑼擊鼓，且呼且棹，炮聲淅淅不絶，響音樂曲，水中樓上，互相響答。

沿岸諸樓館屋宇，皆懸五色玻璃燈。路上行人車馬，觀者如堵。時見水邊岸際，燃火燈助光，或深紅或嫩紫，乍明乍滅。又有火氣燈運機器輪光於上，每氣燈一照，輒有一條光瑩如匹練横空，宿鳥驚飛，無一不辨。湖中寺者塔者，舟者人者，花者葉者，魚龍百戲者，紅雪美人者，湖之上爲雕甍，爲畫棟，爲層樓，爲疊閣，爲燈珠旗樹，爲古廟長橋，從氣燈中所見，隱然如白玉世界，清光逼人。其餘奇巧，不可勝紀。

【校勘記】

〔一〕「海闊千里」，「闊」原作「潤」，據目録改。

〔二〕「鍾儀楚奏」，「鍾」原作「鐘」，據文意改。

〔三〕「而聞之者甚速」，「聞」原作「詞」，據《荀子》改。

畜馬蕃息

《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秦政富强之業，亦先汧渭之間，而况騋牝三千。風傳衛野，毛色十六；頌著魯垌，事計源長。謀非淺近，馬政之有關國家重事，古人何常刻置？大臣深思富强大業，以諸省路新築皆廣大，若乏車輪馬迹，無以濟人，是猶開田而憚播穀，結網而嚴求魚，九軌之途，更以長王孫之草，計大事者所不爲也。

輔成君德

輔政府臣奏，竊惟人君澄心養德，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深宮勤勵，亦須有時出入安舒，樂睹賢大夫，以怡精神而增志量。臣等嘗參之泰西，宏博持論皆然，固自然之理同也。茲謹奉講筵務之暇，晴和之時，御駕遊覽，一二月一次，日内回鑾。每次命駕，内閣檢常進書籍以隨〔一〕，臣等與輔導日講。侍衛諸臣，分番侍從，候奉詢問書旨，並訪民情吏治、土俗田土諸事，奉與野園水竹森秀，請由所司終潔，因舊基建小茅亭，以爲御舟遊憩之所。其儀衛簡約，奉御應需，照例隨候，餘諸部衙，均準在署辦公，庶無曠事。如此遊豫以時，問學日進，君德清明，紹隆鴻業，臣等不勝翹望。

【校勘記】

〔一〕「内閣檢常進書籍以隨」，「籍」原作「藉」，據文意改。

河海利源

齊管子筦監筴，以盡海山之利，齊富十倍。今日寰球風會，商路大開，機巧之器日生，江海之利日廣，好事者欲續陶朱、猗頓諸書，恐亦筆不能盡。



紛絲可理

天有暴風迅雷，始知晴雲朗月，好景爲難； 地有峻板危橋，方知坦路平衢，擇人不淺。究始末，較分數，出言者如執衡，欲軒輊等而不能也。北圻自辛卯以前，寇似蝟毛，事如絲縷，諸省無處不用兵，無日不軍報，大羣掠屯堡，小羣掠鄉邑〔一〕。鎗炮之聲，不絶於耳； 烽火之氣，不絶於目。豺狼接迹，鴻雁嗷聲，國家頻歲軍興，了無虚日。旁觀者幾謂北圻如沸水之鼎，一下手便防指爛，幾幾乎縮水不動矣。雖水之沸然，水之自沸耳。戢水者不加其薪，殺勢沃之以冷，火退而沸自止耳。今諸水渠，亦各一心歸順，邊境已稍稍寧帖。以今較前，如久雨中已漸出一晴雲光景，耕耘布野，商旅盈途，丕庥哉，廟社之靈、江山之福也矣！ 若夫釜底之灰，猶慮再吹以火； 野燒之草，尚防餘孽更生。雖十分安枕，當一念卧薪，關塞極天，望消氛氣，山河全幅，佇見高清，則又在當局者之心思經緯中耳。

【校勘記】

〔一〕「小羣掠鄉邑」，「小」原作「大」，據上句文意改。



取善不遺

經略大臣爲通咨事，且日報之設，所以通國體而達民情，非只文墨一事而已。近來兩國章條，中外大政，均籙登報，覽者嘗一臠[一]，當識全鼎之味。猶念稗經野史，故老猶傳，墨士文才，名編不少，下及閭閻問俗，里巷謳歌。擊壤歌衢，皆表光天之治；吹豳飲蜡，即爲王者之風。須廣見聞，乃公記氣，故《風俗通》、《輿地志》，並紀鴻編；《貨殖傳》[二]、《遊俠篇》，不遺馬史。日報猶作，史其可闕乎？祈通咨文外，餘轄内如有異聞異見，或舊迹，或新編，或俚語，或野史，及民間孝子慈孫、義夫節婦、名儒義士，凡卓行高風，可勵磨俗，均呈本衙，轉交印局墨行采取，庶使昆玉無遺，淵珠並採，毋曰文館筆乾，願資摘可也。

【校勘記】

〔一〕「覽者嘗一臠」,「嘗」原作「常」,據文意改。

〔二〕「貨殖傳」,「貨殖」原作「值貨」,據《史記》改。

大孝尊親

諭大德必得其名，尊親之謂達孝，惟能應乎經義，斯乃叶於神人。上以承烈祖之庥，下以副萬民之望，率斯彝典，古後同符。欽惟皇考惠皇帝陛下，質稟純粹，學躋光明，方養政於儲宫，知神器之有托，郊壇登璧，克享天心，禁省黄扉，日親機務。洎玉几導揚之際，欽瑶編歷數之傳，乃遜大義而弗居，將啓後人而有待。肆予小子，藉祖宗在天之靈〔一〕，受此丕基，宿夜兢慄之深，惟我皇考，至德難名，思以發揚崇鴻，祇承祖訓。乃者王公羣臣，博求氣籍，遠求漢宣帝，而以本朝前典爲法，咨後僉同，合辭奏上。朕詳披覽，諒爲有當，經頒諭施行。

【校勘記】

〔一〕「藉祖宗在天之靈」，「宗」原作「尊」，爲越南避諱字，今改爲正字，下同不注。

樵夫笑士

諸儒聚某氏書樓中，談天下事，下令曰：「毋苟言取忤，毋勦言取訾，毋曲言取疑，各設一喻，燭理無遺。」有一生曰：「治天下如養百穀，深其耕，易其耨，去其蟊賊，耡其稂莠，則百穀長矣。」一生曰：「治天下如樹木，培其土而溉其水，獲其葉而滋其根，風不撞之，雨不撼之，優而渥之，蔭而庇之，拱把矣。」一生曰：「治天下如良工治屋，曲者爲樑，直者爲柱，小者爲榱，大者爲桷，取不遺材，用不廢具，則大厦成矣。」最後一生曰：「治天下如弭禽，以雉弭則雉來，以雀媒則雀集，所好者鷹鳩，則鳳凰去矣。」諸生執理，争半日不屈。

有一人木衣草履，風簑雨笠，忽而至，睨而視曰：「諸君左甚，所言者皆斲輪舊迹、太倉陳米也。吾謂治天下，如樵夫負薪。」諸生争相叱罵曰：「棖哉！棖哉！爾自問胸中讀得幾卷書，眼中看幾許事，赤而脚與白而面者衡乎？」此人曰：「吾樵者也，書理不及諸生，請以樵事論天下。吾居山中，去山一刻，又近市，業樵者厚利，邑人争趨事吾。昔從鄉朝負一擔，夕負一擔，取無多而用足，身不勞而心逸。

一日，室人交譎曰：『君何不多於人？』予亦病夫三尺之軀〔一〕，猶是碌碌輩也。天方卓午，盛暑爍石，邑之樵者，谷眠而樹息焉，吾乃奮過前，無樹不□，無木不剪，倏忽之間，已成兩擔，負兩肩而歸焉。初負覺不甚重，且喜足破家人之惑。行數十步，身稍疲，額稍汗，脚稍重。又隨數步，則左肩欲折，而左擔已摧去矣。又行數十步，則右肩亦不堪哉！右擔并去，而吾亦卧不起矣。於是邑人之逸而健者，撞遇焉，負之以歸。吾匍匐路旁，詰早到家，則向晚，室人厨中已無煙矣。里人争笑，吾始知治天下事，有不通樵事如僕者，其不爲自誤也幾希！且夫權以稱物，物勝權則衡殆；鏡以鑑形，形過鏡則照窮。不獨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海，而其匯注百川也，不敢過量。故是三伏滿而隆冬盛，必止其泄〔二〕……」

【校勘記】

〔一〕「予亦病夫三尺之軀」，「軀」前原衍一「驅」字，據文意删。

〔二〕下面或有缺頁。

春有慫陽〔一〕

……寰近社民，及山西、海陽皆然。醫者用藥，惟達無柴物之味。柴芍少加貝母、麥冬，潤肺消痰之品，率皆奏效。蓋由肝木太旺，因風則摇，又外爲寒邪所襲，病由湊理，不及臟腑，故雖症深藥淺，亦可取效。外間婦女，又有相傳，初染此病之家，先將青蒿帚三枚，燒於門外，否則一人病，一家中俱病。有鄙其俚語不信者，有信用偶中者，有以爲怪異事不經見者，然查藥性諸書，青蒿稟天地之氛氣以生，能除去陽中復熱散風寒。凡身中鬼氣接引外邪，尤爲對病之藥。時珍曰：「《月令通纂》言：『伏月庚日，採青蒿懸門外，可辟邪氣。』觀此，則俚語中，亦有真見。大抵病由外作者，可用外治法。如人偶有頭鼻塞症，焚蒼朮一枚，納煙鼻孔；又加煮荆芥湯，乘熱而勳薰之，覆被取汗，皆取捷效。則焚青蒿以除鬼驅風，自是常理，何足爲異！不可以俚言爲笑。雖然病在表者，從表治，若陽氣内耗，陰氣外乘，傷及臟腑者，非湯藥不爲功，又不可以青蒿爲解也。更有一説者，風生病，濕亦生病；寒生病，熱亦生病。居處不常，飲食無節，方書所謂五濕、六邪、六淫，皆是也。常見城庯都會及村居僻狹之處，穢草盈途，敗洳塞

路，及諸房屋門竈之外，多者積穢不埽。天雨一下，蒸然鬱氣。又見人家所居，多喜近水，雖欲便於汲綆，苟免擡擔之勞，而廢井洿池，常多濕氣。且草木之實，有酸而寒者，有辛而熱者，未到黄熟時，生拍來不可食。諸人家兒，每以生果爲啖，壯而好酸者，亦强吞焉。生冷辛熱之味，積之於中；濕毒穢積之氣，襲之於外，病欲不生，得乎？故西人治病，一以戒冷食，避穢濕爲主。今凡未發病之家，先將灑埽庭宇，浣濯衣服，每日數次，一一净潔，以防穢氣；高其基堂，以防濕氣；戒其生食，以防冷氣；病無召則不來矣。其西方諸養生家，多以石灰塗其門牆，亦可治病。按石灰味辛氣温，能除惡氣毒氣，藥書看在石部，用而塗之，亦與青蒿同意。佛家以元旦節，石灰畫作弓形於門内，云以射鬼除邪，事雖荒誕，然今城市猶有此俗。佛家醫家，一以治生爲主，自不嫌參看而互用之。况治病當於未病之先，若病至而後求醫，是猶寇至而後用兵，渴至而後掘井，爲計不亦晚乎？未病須防有病，有病須求去病，不可專以藥爲解也。」

【校勘記】

〔一〕上有缺頁，標題據目録補。

我亦有丹

去年大臣以民多被狂犬毒咬，事雖小而關人命甚大，不得不爲之調理。嘉定省醫院，有曾治此方，屢經效驗。已謁民間何係患此，即向使堂許搭火船就醫治，庶免貽患。且思向來被此患者，百人得十活。其幸而得活者，由此犬已咬經多人，其毒已泄，所以被前犬吠者，口毒甚深，被後吠者，其毒咬淺，而幸免耳。邇來此患，苦無良方，被咬坐而坐斃。凡被咬者，一月内大登顛症。

近在玻璃，有博物進士醫員者，專心尋藥以救，不知幾年以來，而此病猶未盡除也。其後心計云：「病痛大暨人畜亦然，試醫而觀之。」乃取狂犬死之箸骨腦，植與他犬皆死。醫又以新死犬之箸腦植之，患甚速而深。以經死十四日之肝腦植之，則没發。醫乃取狂犬經十四個日，久則毒淺，孤咬自是無妨。既而攜一無病之犬來，即取經死十四日之箸腦，注毒刺於皮膚以植之。中又取經死十三個日，狂犬箸腦如前刺入，凡十三個日。最後，試取新死一個日之箸腦刺入。雖那狂犬新死(一)，其毒甚重，而既經受毒之犬，卻自無妨。乃取一狂犬，與經刺毒之犬同牢，則雖被咬而其毒無發。觀此犬已經刺毒，如小兒痘

然，已經準再試亦無發。又牽已刺毒之犬二十頭，未植之犬二十頭，與諸狂犬同牢不被咬者該十四頭，乃檢來則二十頭，雖被咬，無妨，其死皆未經賴刺毒之犬也。又取既刺毒之二十犬，與未刺之三十犬，將新一個之狂犬死之涎沫，盡塗之，則未刺者死，既刺者無妨。再以兔類驗，知此科亦不錯。此方法已七年於兹，特未傳。

適有九歲兒被咬深而重，凡手股傷算無計，人人眼睹，謂此兒幾無生理。兒父母聞玻璃有醫翁，即往得活。嗣後凡被此患，即飭向嘉定醫治，無取償錢，只十五日内奏功。這法甚良，無少差錯。凡被患者，不可遲二十日外。即呈上憲明白，即爲醫人給抵嘉定醫舍，及病痊再來北圻，仍又料給回貫。初時被咬者，必須委人先行吮血，以洩其毒氣。假使這毒血誤吞入腹中，亦無害，所以吮血均無别礙。倘滲入諸經絡方毒，吮後取一鐵片燒紅置之吮處針上炙。

大抵狂犬，亦無難辨，犬口常見舌開口出，許多涎沫，且涎與血相混雜。起則直截不顧，如遇木石等物，無不混吠。遇畜産，或行人，亦然。肢足亦瘦痺敗壞，雖聞輕聲，亦隨聲放吠，的是狂犬。昔衛子木答子羽曰：「狂狗之瘈無不噬。」

【校勘記】

〔一〕「雖那狂犬新死」，「犬」字原無，據文意補。

禮闈春信

今春壬辰會試，南北倣三百員。第一、第二期，均奉御題。宸章五色，開雲霧於赤城； 墨戰三軍，走波濤於碧海。遥想上林春色，紅杏半開，多少紅粉佳人，待得郎君一看。但仙花譜中，未肯許人間先識破深花文字也。

人子止孝

權芳林省按使郭圭，丁有母喪，請回館終制，以全孝道。夫郎官遵漢制，土俗有華風，始知禮義大防，忠孝天性，根於人口。郭氏有綱常本領，便是經籍儒流〔一〕，他芳林轉成衣冠禮樂之域。古語云：「人生何必讀萬卷書，能忠孝便爲學問。」信然！

【校勘記】

〔一〕「便是經籍儒流」，「籍」原作「藉」，據文意改。

勇於赴敵

山西省有舊正總名沛，劫掠，此次同衛正總抗拒陣獲，誠可嘉也。常人語云：「官劍遠，賊劍近。」纔有此念〔一〕，便生縮畏；有縮畏，便生養敵。民勢日弱，賊勢日强，非賊能自强，怯弱養也。涓涓之水壅，其初能成河乎？袖手而慄，彼必肆吻而食之。苟立脚不過，一磚一瓦之擲，彼且自救之不暇，尚能搏噬人乎？强弱之勢，由人而已。若正總，亦鉛中一鐵塊。

【校勘記】

〔一〕「纔有此念」，「纔」原作「讒」，據文意改。

農乃登麥

水農民力田水道，關民生大利病。《周禮・地官》之目，諸溝渠畎會之山林陂澤之間，皆有官掌之。壅者宜疏，焦者宜注，否則沃壤膏區，不爲薪鑪火釜，則爲蟹宅魚淵。天地自然之利，無窮之寶，寸金寸土，更有一芥一針，塊然去置無用之物，民生其得裕乎？大臣因看火車條路，兼觀人間利病，照見青池地轄盛烈潭，以下一帶，堤内同田淤水，只見白浪蔽空，難望黃雲終畝，雖小供漁家之利，而盈百室實千箱，牛隴之間，已無豚蹄之祭矣。究所由來，堤潰沙培日厚，内邊金牛江，亦多壅塞，至舊水無從消洩，日久淤積，遂成瀦淵。乃因舊道鑿一小渠，又穿堤砌一竇口，純用磚瓦，使内淤之水，從竇口達渠，以通於大河，且便民間迎水放水，咸資灌溉之利。自既開渠下竇，水若滿卮，農竟長畝，纔一月間，水殺過一西尺。昔之穢草荒萊，浮萍水藻，今之我茨我粱我黍我稷也；昔之雁渚梟汀蛇淵，今之我田我疇我疆我理也；昔之罩人網子，蟹婦蝦兒，今之乃主乃伯乃亞乃旅也；昔之輕舟小艇，沉筍浮粱，今之或耕或穫或芸或耔也[一]；昔之廢地，今肥田也。故是施惠於民，亦須親履其地。足迹所不及，眼界所不週，

徒紙上虛談經濟，所謂山人語冰，海人語炭，畢竟目所不睹也。

【校勘記】

〔一〕「今之或耕或穫或芸或耔也」，「穫」原作「獲」，據文意改。



帝王大孝

皇諭昔明王以孝治天下，慶喜奉慈，因親教孝，禮至隆，典至鉅也。欽惟皇母，德閫流芳，坤儀表式，越在青宫。相我皇考，惟德之行，實基化始，顧兹藐質，撫育備至，期於有成。上憑廟社之靈，光紹丕基，遺大投艱，嚴恭寅畏，惟賴慈訓，日月就將，庶幾克承前烈。乃奉至心冲挹，未晉鴻名。昨尊人府集宗典禮，合辭籲請，加殊徽號，奉金寶加上皇母，號曰「皇太后」，以慰予一人華榮奉之虔，壽奉裕垂萬年邦家之慶。

再登曰平

人生所寶者五穀，國家上瑞惟豐年。北圻數年來，頻歲饑荒，民生果遂，盗賊滋熾，獄訟頻興，皆凶年之爲病也。自大臣固堤，河不爲災，歲則大狀。今年夏禾，農乃登麥。初造下嫁，有早有晚，有淤有燥，入春晴多雨少，入夏陰雨連注，寒氣逼人。卜雞骨，視豚蹄，幾疑農候愆常。寢簞農夫，不復有孤魚之夢。逮秋獲近期，一望田間，處處黄雲遍畝，向或早或晚，或淤或燥，今則如茨如梁，如坻如京，歌盈室咏篤車，大有之詳。太史又再書於策，太和可樂，大稔呈祥，吾民將殺肥牡以慶豐年，吹豳籥以樂田祖。荷戈帶劍，皆返而負棘攜耡，盗賊其不作矣！雀角鼠牙，自相安於鴻垣雁宅，囹圄其空虚矣！

賀晉封表

北圻臣等，稽首上言。茲仰見本朝盛典，長樂徽稱，上表一人歡奉之虔，下慰萬姓尊親之願。臣等謹奉表賀者： 伏以唐開帝瑞，龍呈赤水之文； 漢奉母儀，螭鑄黃金之璽。邦家緬慶，臣庶歐歌，竊惟聖人之時者行聖人之事，爲天下之母者極天下之隆。故尊尊之義列於經，而賢賢之文垂於册。伏惟皇太后，至元合德，京室嗣音。昔在文王，明夷顯聖人之德； 時惟大姒，南國傳王化之基。遂開燕巽之閣，誕育神明之胄。肆今祀夏，實本生枝，乾乃統天，位既居於太始； 坤稱乎母，尊宜並於域中。斟酌隨時，折衷惟聖。欽惟皇帝，光承九廟，孝奉三宮，謂周家衍螽麟子之傳，后妃德也。宋朝享高曹母后之福，社稷賴之。虔奉徽章，仰崇榮號，協情文而悉舉，賁典册以增光。四世增光，篤生神孫，應河岳半千之運會。介福受於王母，普流寰四外之聽聞。臣等識限封疆〔一〕，夢懸宮闕，五百里侯，五百里甸，共戴慈雲； 八千歲春，八千歲秋，長依佛日。臣等謹奉表稱賀以聞。

【校勘記】

〔一〕「臣等識限封疆」，「疆」原作「彊」，據文意改。



天門金榜

禮部來電，今科殿試二甲進士第一名尚賢，户部參知阮顧之子，有天才，七歲時，屬對無不應口立就。諸縉紳先生，嘗以經傳正文成語試對，如「見賢而思齊焉」，即應云「將聖又多能也」；「作者七人矣」，應云「見其二子焉」。有以長句索難，如「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一〕」，應云「叟自千里而來將利吾國」。觀書一目數行，衆以神童目之。未及弱冠拔解，前乙酉經入殿試，近成進士，以事復止。今又登蟾折桂，獨恨姮娥酷愛少年，卻不以第一高枝贈君耳！

【校勘記】

〔一〕「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三」原作「二」，據《論語》改。

鳳詔覃恩

承天興運，皇帝詔曰：「朕惟人君之德，莫先於孝。粤昔紹庥當念，盛典推崇，瑞盎瑶宫，慶流寰海。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鉅典也。奉我皇太后，順巽性成，慈愛之至，塗山基化，京室徽音，欲歡事兩宫，不違朝文，尤可紹述。我皇考以勗予冲人，利施邦家，焕乎美哉！朕幸賴廟社之靈，承艱大之業，上承慈訓，日與親藩大臣、師士百執事，圖惟治理。厘念立愛惟親，發揚懿德，合辭籲請，中外攸同。乃奉至心彌懷謙抑，崇名久虚，羣情顒望。兹親率百工文武，欽奉金寶恭上皇太后尊號，迓兹慶祉，保我元元。恃弘愷悌之恩，用恢尊親之願。」

緣雲新製

新世界有一處名花生尊，有商人住此，製成焦粉精藝。其法將芭蕉食果，擣捽乾，切成粉，色黄，味甘而美。諸博物人試驗，謂此粉介可補人五臟，較與剛柔米粉及稻麥麵等類稍勝。其在海門，現在立廠專造蕉粉發兑，西方諸國，買者甚衆。芭蕉果，向來供盤餘小品，不盡嚼去亦勿惜。今新世界製成粉，與五穀等，食既宜人，久之味亦不變。西方用麋屑作食餅，好美十分，蕉粉亦得五六。乃知此方技巧，非徒玩好器具，又能以果代穀。裁植，補稼穡之所不足，亦神農功臣也。

野史

花園常産

河内裁植公園，奇花常森，筆墨描寫有不能盡。古人謂好山太半不知名，於花亦然。不有親到其地，徒憑紙上，何異看山陰畫，便談此中山水佳趣？名山能不笑人耳食乎！去日大臣委人親引夢石就園，始看一遍，姚黄魏紫，樊口蠻腰，無數奇奇怪怪，令人目前應接不暇，其中别國常産甚多。其最切於民間日用，可以養生資利，則有二類。一名阿蘆筆，屬穀菜類，出新世界安司島所。葉如鬱金，莖似樊蘭，入地根生，若甘藷芋子之類，可以代穀，生食煨食皆可。擣碎成粉，色甚螢白，酷似本國黄粉、葛根二粉，宜造餅及煮食物。饑時嘗粉一匙，便是半飽。食後輕快易消，不嫌脹滿。其植法，宜乾土下植，每本相去一西尺，逮叢生入地成根，每隔地五寸一根。初植，四旁皆耘土作隴，如植芋藷。每年臘月、正月，雨前下植，至十月、十一月，掘地採食。若造粉，將根洗净，切片擣碎，取屑，將入水瓶中，二十四時，俟水澄去滓而出之，再以薄布或紗袋篩之，一遍曬乾成粉。若未瑩白，再篩曬如前。又一名阿巴歌，屬草類，乃東方丕烈海島所産。其根葉皮色，與本國芭蕉不甚相别。植法與植芭蕉一般，凡北圻何處可植芭蕉

者,皆可植此物。此物其質柔脆,而皮腹甚堅,削皮外作繩甚堅,投入水中不朽。若削之極細,可穿針縫衣。倘雜他綫,可織成毛布。取皮法,其樹已得十八個月,生花方可取。要近地面,仍須緩取遮獲,勿犯女樹。每一削皮,從樹表到下根部,看中軟者,取爲繩。其餘切用者,不可枚舉。昔衛文公務材勸農,數年間致殷富,有心者知。

北圻謝表

武探花草

北圻臣謹奉奏，爲恭謝皇恩，仰祈睿鑑事，茲恭遇晉封大禮慶成，欽奉覃恩，臣等拜領之下，喜懼交集，謹奉表謝。伏以天昌孝治，瑞氣滿於瑶池；帝有恩言，渥澤流於桂海。受茲介福，有孚惠心。竊惟坤道承天，實生萬物；皇疇斂福，用賜庶民。大禮以時而舉行，至仁自近而旁及。茲者薰風送爽，寶婺澄輝，衆母極天下之尊，天子行家人之禮。情文並至，一孝通於神明；慶澤遍行，百姓戴如父母。東薄象禁，南連嵬潰，北極衛常，西接瀘傘，慈雲遍覆，草木仰其餘輝；湛露均霑，江山煥其新色。無有遠近，莫不尊親。茲者伏遇，體元長人，正位凝命，尊居南面，只奉本朝，大禮行於四年，遠紹我朝之故典；敷藎十有二事，式敷下土之歡心。致使遐方，均蒙實惠。臣等惟有揚休命，效愚衷，日升月恒，願長迓尊社無疆之福；雲行雨施，尚永佩乾坤丕冒之恩。

囚有良心

去日貴兵解囚，偶失足落水，囚人四丁，相下水覓，頃間掖得溺兵出，逾時乃生。所執炮尚沉水底，囚等再入水撈出炮來。夫兵既不葬魚腹，炮亦不投龍宫，時間完璧歸趙，甚屬可獎。乃釋四囚，俾不没善。

雲史氏曰〔一〕：諸囚視此，其入罪以害人，其出罪以救人，皆如是木架鐵鎖、山積囹圄中矣。然自此釋囚爲之本，則他囚將率歸善。穢鼠三易，其腸可食，主人仙藥也。

【校勘記】

〔一〕「雲史氏曰」，「雲」字原無，據本書以上各篇文例補。

文館小談

日披本局茲期壬辰閏六月也，已到五十號，已是週一年矣。區區筆墨間，中書君頭上已幾告禿。自知畫形畫影，說夢說鈴，作者雖苦心，而楊子覆瓿文，觀者未必能解頤。聞者倘不洗耳，斯亦幸耳。獨念本局之設，大臣以資廣見聞，通達政體。事屬公報，凡一政一令，一言一語，必以登報，必由貴府它栽，惟上是承。而非執筆者敢揚眉吐舌，自逞談鋒，軒輊人妍醜人於西施面上〔一〕，固索痕瘢也。若夫國家隆賞，官吏新除，芳名必以傳遠，則有功知勸；官吏千罣，贓吏被黜，實事一以紀書，則有過知懲。降匪歸順，必書失脚，知所出路；凶人犯辟，無徵不録，則逆知所悔心。捐逋知惠政，宥罪知仁心，論囿知資生，談商知利路，凡此皆爲民一片隱衷，必欲家喻户曉。草報自以菽粟常味，惟日不足，雖腕脱不知倦也。看者當知無一事爲虛談，無一張不切務。去年大臣揭文，所謂報者四民兼利，諒非虛談。襲腋成裘，引針以瓦，掇拾餖飣中，惟期不誤原意，少供文人談麈，本局特依樣繡鴛鴦耳。上海局人，亦文章因果。惟過來人，乃能道來路。知我者幸倘以瑕疵見短，亦復何辭？嘗於女人處，得嘲織女一句云：「七襄錦字將何用？只爲人間作報章。」觀此不覺噴飯。

【校勘記】

〔一〕「軒輊人妍醜人於西施面上」，「醜」原作「媿」，據文意改。



名公詩草

我南詩文，自前黎以後，代有作者，至本朝文治蜎興，詩家爭相鼓吹，以鳴國家之盛。其中名公巨卿，著作有刪帙行世者，有抄落未付梓者，文館之暇，因録胸中所記，纔得數首，附之報章。然天地間有數文字，觀者讀此數首，當比之明珠瑩玉，可樂玩而不可多得。所謂聽儀鳳之簫管[一]，惟恐曲終；對仙客之棋枰，惟憂路盡。於詩亦然。

《里和道中》立齋先生：

山根一徑穿，海岸衆峯連。亂石能跳水，孤帆欲上天。
分爭都往事，跋涉自衰年。回首瀘江北，秋風萬樹煙。

《過瀘江》：

長江已覺一茫茫，二十年前此戰場。國老南來頭已白，孽雛北竄口猶黃。
星分天地空秋色，血戰山河半夕陽。復際明時身卻病，煙波回首憶家鄉。



《過横山》：

寧郡名存故疊荒，西峯憑弔立危岡。山形盡逐寒流去，幾個山禽語夕陽！

《前題》參知李藕船先生詩：

營中公子今何在？血戰關河局已更。剩有山巖留石壘，空餘海岸築沙城。

孤忠激起濤頭白，夙恨含深草色青。經畫一番何用百，古今設險貴無形。

《閨怨》念山親公。限韻溪西雞齊啼。篇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雙兩半等字：

雙雙兩槳蕩前溪，百丈遊絲九陌西。千里音書空憶雁，半春情緒倦聞雞。

七襄錦字裁難寄，六幅珠簾捲未齊。二十四橋三五夜，一聲尺八萬行啼。

《咏項羽》：

奮臂暗鳴歷八週〔一〕，烏江一劍伯圖休。虚隨漢祖争秦鹿，贏得韓生笑楚猴。

烈女香魂爲君盡，老臣良策共誰謀？穀城山下遺殘冢，暮雨殘風幾度秋。

《壽某翁八十》前吏部雲麓先生翁，中年納妓，晚歲投禪，攜妓同居松林山寺：

參破空王數十年，散花天女共安禪。白頭猶是同林鳥，丹闕應成探萬仙。

石洞春寒猿獻果，松林日落象耕田。青山唱罷歸謀酒，曾否紅衫理舊弦？

《山居即事》：

西來清淺筆頭溪，石角藤梢路欲迷。日落幾家雞犬静，山深三月鷓鴣啼。

客來餉菜頻招酒，睡起尋花獨杖藜。翻笑山蠻好身手，腰弓無事逐麏麂。

《五十自賦》協辦大學士珠江公行軍時作：

愁鬢三千餘丈白，驚心四十九年非。恩深似海酬難稱，事大如天願屢違。

去燕無家依客地，征鴻有約帶春歸。老來幾得身長健，又此風塵挂戰衣。

《山城寄友》月湖副府：

五嫁人間醜阿婆，雞皮無術奈儂何。西江風月新知少，北里鶯花舊夢多。

欲博郎憐偷故影，生憎春到屢停梭。多情獨有楊公子，不厭墻東氣滿過。

【校勘記】

〔一〕「所謂聽儀鳳之簫管」，「簫」原作「蕭」，據文意改。

〔二〕「奮臂暗嗚歷八週」，「嗚」原作「鳴」，據文意改。

三龜鑿道

河内應和府儀禄社見呈，月初三四日，連雨水漲，巡堤者見新潰堤，有黿三頭，舉力穿破堤脚。役者率夫從岸上以尖頭丈雜磚瓦放斃，得一浮於水面，取之，其大圍天。初八日，再見黿穿舊處，水勢奔躍。時天晴霽無風，而波濤湧起，堤從水下陰破，前樹渠栅不摇而拔，放如浮萍，潰至三丈。揣其語意，似歸之波神，命水族作怪言。古書言黿有力，善攻岸，名「豬龍」，或呼爲「河伯從事」。昔人築堤防有黿患，投鐵犀以鎮水怪，則黿能攻堤，亦是一説，雖然異事，不可抛。古有六鰲負山，不妨以三黿鑿道附説，以供好事耳食。

藤州義舉

大臣以今藤渚荻林，烽煙頓静，鳥息飛塵，魚安沸水，追念舊時，將士戮力戎行，當雪脛冰鬚，風餐露宿，或臨陣而捐軀〔一〕，或見危而致命：是皆爲國死事，與子同仇。挺寒歲之孤松，表疾風之勁草。今日獨享其安，前功愈不可没。寒風蕭瑟，陰雨凄涼，獨立平原，弔古戰場。緲緲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荒叢落日，古隴斜雲，風縮毛禽，野空羣獸。聽鼙聲兮古戍，撫遺劍兮思君。乃謀立碑祠祀之，義哉斯舉！自古封疆死事之臣，以身報國，雖馬革有所不避，然不有表之者。當恐陵谷遷變，草木埋没，亦同歸溟漠君而已。今祠之碑之，名存則身存，功在則人在，九原有知，當亦感幸。大臣此舉，尤可嘉也。始知之地間有生者，皆五倫五常中人，則皆五典五禮中人，不以山川封域限，有如今日興安此義廟，雖黄蕉丹荔，獨闕春秋，而瞻謁往來，足勵氣節，拘曲不可執杞人之見而改易。

【校勘記】

〔一〕「或臨陣而捐軀」，「軀」原作「駈」，據文意改。



文人清賞

畫水山之形，觀者莫不談佳。然須是到洞天，方知勝景。敘羣芳之品，讀者雖云識趣，但必力裁花地，始悟真機。如河內花園，本館詳言之。近日騷人墨客，諸冠紳，争造其地。歸後嘖嘖稱趣，奇香異品，袖裏買回。如青池原尹阮君慕萊，翰林編修阮君菊農，典籍裴君元敷，鳳羽老先生，丁君子寬，並其侄茂材，皆慕花園真味，有買羣花香草各一百本者，有喜花盧筆粉每各一二斤者，祠林騷雅，尚爾留連，況閭閻草野，計日切於資生，用常患於不足，此焉有豐本裕財之道，不妨轉相報告，加心栽植，以廣利業。聞鐘聲而嫌聒耳，羡路坦而畏徒行，所謂告之諄諄，聽之藐藐，則不足道也。今且再舉人間切需之物，以備觀覽。

顆名歌高喈，樹皮有毛，葉長而叢生，果似苦瓜，黃熟時採回，杵碎曬乾，細篩成粉，蒸飴糖混入攪之，俟粘軟作方塊，又以刀割爲片，西人呼「蒻姑來」，即南話所云「片餅」，合西茶水，或南茶水，和飲甚佳。又煮酒甚甘美，西名爲「歌高酒」。此物泰西人最所切用，植之可得厚利。植法宜乾燥土，相去三四尺間

相芭蕉，借緣陽相護，旁以芋豆錯雜，俾樹根常涼氣。每西一畝，植得四百株。得核後，選美者留栽，次者作餅。採核後五日猶可用，二十日則生芽。入地，三日生。初栽暫聚一處，不計月，俟稍大，移植疏行。三年生果，可採核食。

一西麵，西名蒻都，有五類。一類味甘美如嫩蜀麥，一類蕙可爲箒，一類實大如白米，一類穗頭尖而赤，一類核色渾黑。五者惟箒類獨佳勝，兼多利事，非惟濟人，亦可養蕃畜。莖葉俱長，與蜀麥相類。每生一穗〔一〕，不知幾萬實，色黃而圓細。熟時取回，略加輕杵，去皮殼，子白如米，擣碎曬乾作粉，煎煮爲麵。若作南麵，供饌殽尤佳，食用最宜人。植法如食麻菽然，凡膏潤地可植，滿四個月生。

一蜀麥，西名眉揭，有三類：一實黃，一實白，一大如馬齒，均甘美，較南產麥氣較倍，植法亦略相類。一西黃粱〔二〕，西名眉喈阿昌，類食味，與南產黃粱相類，但莖葉較大，叢生多穗，煮食甚時宜。其莖本截上一半，可以畜馬；下截留植，再生。一犀呼桱，名稱異而大，略與薏苡相類，可備食料，新芽煮羹。仍先未生花實時，莖葉可蓄馬。每三月一剪，剪存根又太茂。植法宜濕不宜燥，纔入地便生如春草，不勞灌溉，而得倍利。

一西煙葉，共二十二類，前報已略敘，就中有圓者，有大者，有長者，有小者。大者捲葉爲雞距，小者細切爲藥紙卷食，氣味比南北輕淡。植法宜耘土極細，取核植之。核小納土，宜防蟻食。三日生芽，十二日折分兩葉，再移植盆中，俟稍高長，再將盆內換植隴陌。陌土宜細軟，每行相去約八寸，每根相去約五六寸。若已折生六葉，須去莖尖，俾根氣上充，則枝葉速長。穫至三月〔三〕，葉黃而脂潤者，採回陰乾用。

至若百花類第一好者，西名㦸牙，花樣與錦帳花相類〔四〕，有五色。一名多離阿花，産似芍藥花，亦五色，南人總名之曰西方菊者，此類也。一向陽葵，花極圓大，徑至八寸，比南産黄葵花更勝。就花中總計有四百，花産類中，有名花，猶人類中，有西施鳳嬙，千古美人，誰不憐之？獨惜無銅壺金屋以貯之耳。彼美人兮，西掉蘭橈兮重洋，紛窈窕兮宮妝。懷余情兮信芳，幸邂逅遇兮瀟湘。彼美人兮，吾將把臂而登之中堂。因附數語，俾愛花如命者，同此香癖。

【校勘記】

〔一〕「每生一穗」，此句下原衍有「每一生一穗」句，今删之。
〔二〕「一西黄粱」，「粱」原作「粱」，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三〕「穫至三月」，「穫」原作「獲」，據文意改。
〔四〕「花樣與錦帳花相類」，「帳」原作「悵」，據文意改。

百年盛會

西九月二十二日，值大法盛節，是夜與前一夜，選勝行樂，張燈放炮，鳴笳擊鼓，車壘馬迹，喧塞衢街，燭影燈光，上下樓宇，河内城庯中，成「金吾不禁夜」矣。前夜七點，大臣大設宴，邀我經略貴官及列位大臣宴會。庭前花草，有樹皆燈，無枝不艷，有紅者白者，有二三色相合成者，有五色相間雜者，有彎彎如圭月，有團團如圓月者，有垂垂如瓜果，尖尖如菱子者，如盾樣，如蜂腰，如梅花六瓣〔一〕，疏疏密密，晻晻靄靄，雖西京九龍五鳳，芙蓉連藕，極繪彩之妙者，未有臻斯花豔者。

席間，大臣舉杯祝曰：「今夕是國家前日一新盛會，願各凛守新創成規，世世長如今日，且祝國家長享盛治，無疆惟休。北圻保護地方，並臻利樂平和之福。」席罷，各就統使府，幾坐彩棚，觀花子炮樹，每發從地面飛上半空，轟發一聲，或斷或續，或三四五六聲，或五六大聲齊發。發則衆小聲絡絡相繼，紅焰布散，紛紛而下，爲霞光，爲電影，爲紅日出海，爲衆星附天，爲綴金散玉，爲門葉分花。最奇妙者，有時突出一大火塊，飛升數十丈間，摇曳不散〔二〕。初則深紅似火榴，珠色圓大如斗，繼如淡黃，又繼而嫩

白，又繼而淡翠，約一刻許，乃散。散則轟轟然一聲，衆光連綴如珠網，四散而下。炮樹下燃出西字，如大聯字體，兩邊字明紀年月日，中間横字，志節日之始由，久則衆字樣畢變爲大小菊花樣，乃盡散。其機巧皆我南人所未經目者。有云：此燈炮，大臣自日本還帶來，費至數千元者。十點，貴兵行列部曲，吹笳鼓樂，每特連珠炬一枚，且行且鼓，由大臣門外，巡繞庯面入城中。樂聲人聲，月光火光，行相送互相答，到處觀者如堵。

【校勘記】

〔一〕「如梅花六瓣」，「瓣」原作「辨」，據文意改。

〔二〕「摇曳不散」，「曳」原作「拽」，據文意改。

鬥牛風說

從前北圻諸地方，每至八月初十日，依期風雨大作，俗呼「鬥牛風」。其說不知起於何代，沿襲已久。查所由來，相傳謂濱海外塗山八社處甚靈，有海神廟甚靈。每年是日賽祭，先期社民畜牛二頭，仍各別一處，常日不以牧野，不與他牛狎，令其性悍，以甘蔗生蒭啖之，厚其食，逸其體，澤其毛，鋭其角。牛性喜融，慣見一牴角而止，常則力鬥。祭之日，廟前樹大圈棚，放其所畜兩牛，彼性養既悍體健，見異見怪，則酣然鬥。然方鬥時，啖如虎，攫如獅，搏如豹，衆不敢近。少間力盡，則一勝一負，一生一死，死者出以犒衆，生者烹而焚之，以登祭。既祭，海上大風颯至，一天陰晦，萬竅怒號，草飛木拔，檣傾屋倒，商旅行人，以是日閉户不出。民間有謡語云：

> 大船小駛去西東，戒爾匆匆行役中。記得歸期君信否？八月十日鬥牛風。

今鬥牛因事久廢，風信或作或止，或先或後，而細念仍不出是日期左右。民間每見樹沙飛揺，輒相告曰：「鬥牛風至矣。」豈其說之鑿，抑其神之靈，其事之驗歟？嘗見古書有「石尤」者，渡海而溺，憤化歸雲，爲風以止行客，俗呼爲「石尤風」。凡海船出洋遇風，必以石尤爲禱。雲麓先生《燕軺詩》所謂「呼童把酒酬石尤」，即其事也。鬥牛之說，豈亦石尤者之類歟？

適觀厰成

河内雲湖邑，有新製火柴莊，一初開商，而所需材料器藝，一一整備，誠一大局，製法經驗甚捷。五六月來鳩工告竣，大設喜席，遍請兩國貴官列位，咸赴會。此莊屋宇鱗比，機器蟬聯，繩綴珠串，門外掛旗。莊内有倉舍，有宿房，有客館。開席時，列官車馬雲集。督造此莊者，博物西員，親引列貴遍觀工作諸所。爾時莊中役者工者，預先整後，到看時，親手一運，諸機並作，一轉瞬間，若切木，若作片，若黏紙，若點藥，爲柴爲包，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無不從機器中應手立就。續續連連，簇簇轆轆，製法始末，一覽便遍，列席者無不一一嘆賞。那時鏢上鐘已六點，聞有吹機聲，罷役，管理乃將新製火柴，贈遍每員各一盒，曰：「尋常試用。」聊以爲志之。

管窺説略

天之文也，日月星辰；　地之文也，山岳河海。　人生其間，上究天文，下窮地理，以博學爲儒者事。東方與泰西諸國，所學所好，大抵略同。　雖然在地，舟可得而通，梯航可得而至，足迹可得而遍，目力可得而窮。　若夫在天者，鴻濛一氣，茫茫然數千萬仞之表，日月之遲速，星辰之次舍，五行之盈縮，風雷霜露之磅礴變見，吾足不得而升，吾目不得而睹。　惟看形考理〔一〕，説幻談玄，不免借上古諸書，以實證其説。　常攷古書，自虞舜歷象日月星辰，造物珠璣玉衡以齊七政。　儒者謂在天之文，以齊七政，不可得而見；　在器之天，猶可得而窺。　其後有周髀固天之説，有渾天儀之製，及鐘儀銅漏，管窺集之。　文志諸書，旁及諸國列史，皆欲測天象，然而説理多屬荒唐，辨惑每生聚訟，鮮有實知真見者。　雖世聰明才智，常不乏人，但欲窮世間事，猶恐目之有所掩，況欲窮天上事，不幾暗室無燈乎？

在昔初有人類，每見日月，輒爲驚怪，或疑東出無西没，朝升不夕降，及慣見之常，始知天工之巧，然亦不知何由致然也。　有一常高升木表，以窺月象，及星辰之轉運，欲深測天工。　何以爲此巧妙？　迨日啓運會，日生技巧，設爲高臺大塔，直衝霄漢；　又常登臨其上，以窺測天象，畫爲天文閣，但形爲筆縛，

卻似山水閣一般，尚猶簡略。

數百年前，又有一博學先生，精於天象，始製千里鏡筒，以仰窺月象，臨筒一看，若移鬼光宛然近裏，五行天象，一一可數。未有鏡筒之先，月中黑影，或指爲樹桂，或指爲蟾影，言又人殊。迨看此鏡，始知月中影，若有噴火山，山上平頂，若有深潭巨浸，如窩口狀，火從口中噴出，影象依然，與地下山岳，有科銳，有火烈者迥別。究之儒書，謂月受日光以生，月中黑影，山河大地。儒書說理，與此似近。疑噴火者，日光所射也。但此鏡筒，窺得真細，較爲的見，非如模臆可比。自後造筒者多有，能知月影稍近。

大清康熙皇帝，聰明出類，尤深於天文之學。其時清文士，亦多淹博，能精究天象。由有大富蘭沙諸監牧老爺，來往燕京，通曉天文氣機，增廣其術，所製造機器，今在燕京猶有存焉。以此天文之說，知者日衆，但較之泰西諸人，尚不及耳。今在蘭沙玻璃城，有博物諸員、善學諸員者，經會後，立一大氣機。其機器橫西三尺，重西九千西斤，鏡面厚西四寸，自古來未見有爲此機器。前此千里鏡筒，窺觀月影，雖能移月在近，猶隔倣千里。此機器既大而巧，想近移月影，特一二西尺，而後製此機器，恐難底行，但追念前事，決有可行之理。他時製就，將起而行之，俾人人看鏡，便如身到廣寒宮裏，所謂神遊月殿，乃非虛語，亦不練藥飛升也。此得玻璃城來信。

【校勘記】

〔一〕「惟看形考理」，「考」原作「孜」，當爲「攷」之形訛，今改正。下同不注。

野史補遺

近閲《皇越春秋》，載黎太祖兄弟四人，長曰黎來，次曰黎利，少曰黎石，季曰黎善。利者，太祖御名也。太祖生時，有一朵紅雲，擁覆其上，經三日不散，及長，氣度豁如，寡言語，多學術，五經諸史，獨觀大略，一覽便記。黎石勇力過人，兼有謀略。黎善姙時，其母夢一大星如串珠，墜於腹上，覺而誕，二歲能言，十五歲博通墳典，諳嫻韜略，時人呼爲小神童。父母擇配，不娶，好觀山川林藪，人民城市，江溪河海，道里遠近，無不盡記。後遊三帶州，娶陳太監李自成女，生子欽，通貫經史，天文地理，父子齊名。

當世胡氏之亂，明兵送陳天平歸國以嗣陳祚。胡漢倉恐天平得位，髮怨必報，惶恐不知所出。右侍講段發，言於漢倉曰：「若幣聘黎家兄弟四人，得一可以安天下。」漢倉大喜，遣中官枚士齎詔書往聘。使未至，太祖兄弟，方在學堂講論文籍，忽見青鳥自東飛來，集於庭樹，噪三四聲而去，善曰：「青鳥傳音，信息甚大。」太祖曰：「有何音信？」善曰：「吾心術驗漢倉必遣使徵我矣。」太祖曰：「何日得來？」善曰：「今日。」石曰：「徵者何幹？」善曰：「天平將兵回國，彼恐禍及，求助必有人薦舉矣。然我屬屈節，是助

桀爲虐。」石曰：「使至，使人推出便了。」太祖曰：「不可。我是村民，彼爲國主，若出不遜，則彼有辭可執矣。不如善遇。」三語竟，有報使至，出門迎，校士奉詔置於案上，拱手言曰：「朝廷聞大賢之名，廷中虛左，使某專致意於先生。願早登車，毋負主上殷勤之意。」太祖曰：「臣本下賤，有何智略？重煩中使，冒瀆朝廷，某不敢奉詔。」仕再三勸解，堅辭不出。後兄弟起兵藍山，奇謀異計，多出黎利手畫。

一日，善行軍至碧湖，見一片白氣衝天，知有寶劍在，欲回索劍，然常日已行軍，理不復返，囂然而往。太祖留營，遇稱廟諱日，動思平日酷好鱒魚，令軍士四索不獲。石曰：「碧湖多舊畜。」太祖曰：「正合吾意。」命舟漁張網放下，不一時，魴鯉擲上盈舟，鱒更不得。太祖曰：「何得獨無？」喚黎石曰：「叔三舟，我一舟。」撐出湖中，羅網放去，往來數十次，網不見動。太祖曰：「魚何怪怪不睹何物？」再放網，悉見網中摇動，執紐牽去，覺加重，力牽而上，過來，了不見一物，惟一段古木而已。太祖曰：「魚脱矣，可惜可惜！」拾擲去，再放下。石曰：「魚吾網魚已罹矣，必是巨大。」自牽上舟，別無他物，只是舊物一片鐵耳，亦將擲去。兄弟打網三回四次，所得惟舊木古鐵各一段，捨舟而歸。細認之，則一是劍柄，舊孔猶存；一是劍舌，尾末不腐。兩相插入，全然不動，退之不出，遂留帳中。黎善外歸，遥望湖中，白氣已失所在；至營見火光滿室，近而視之，乃是一劍。驚問小卒，此物何從得來。對曰：「二將軍前日求湖魚，偶然得此。」善暗喜神劍已歸家兄矣。太祖得劍後，所向風靡，竟得天下。

既定鼎昇龍，城外湖有一大黿出水，衆驚異，以兵臨之不去，射之不中。太祖揮以神劍亦不效，怒而放，黿銜劍入水，賜名「還劍湖」。此事國史不載，野史搜求逸事，多有補所未備，況我越帝王事迹，千古下數典者，不可有籍談忘祖之誚，因并錄登報，供掌故者之博求考典云。

手鑿天池

世間無難事，亦無易事。如皆易也，一羽何以不能舉？一枝何以不能折？一針何以不能穿？一芥何以不能拾？手雖長而心自縮故也。如皆難也，媧后何以能補天？祖龍何以能鞭石，夸父何以能逐日？愚公何以能移山？腑既大而心亦專故也。以心主之，以腑決之，以智將之，以力赴之，無險不夷，無傾不平，無屈不直，無遠不屆。世間許多難事，竟成做個易事。謝以天地安排，鬼神設險，人力不足與争者，皆柔肝軟腑者之腐論，豈所謂以人成天，以理勝數，有曠觀拔見之一副慧眼乎？

自瀛寰運啓，西歐所製，一皆絶機，所行一皆大力量，開物成務以還，所未經見之事，而造化不能主其權，海山不能擅其險。有如海程向前東西往來船舶，必經阿非利加州之大浪山，轉往海道遲艱，風濤險惡，屢遭不測。後麥西人於西爾士，旱路設爲火車，陸道兩頭，海舟到此起陸，過稽城，有爲水所阻，各以火輪船接運。較與船遶阿非利加州，計程減一月餘，已覺多便。然東來由地中海至阿勒腔，起陸過稽城，底歐歇汎口，西來由赤海至歐歇，起陸過稽城，抵阿勒汎口，再各插船，兩番起落勞頓，嗣德十六年。

使部潘范列大臣，奉充如西，均由此路。《瀛寰志略》謂此處恨不用刀斷截者，指此處也。

於西三十年前，大富國日程坊長，有名咳黎揲者，會與英吉利新世界麥西國諸富商，合本開濬。自歐歇經逋車乙，以達於地中海，長一億六萬一千一萬百二十四西尺，深十五尺，廣自三十尺至五十尺不等。中有三四處，廣至二三里許。初開港，用大濬機六七十具，事畚者日常二三萬人，畜駱駝以挑土，建瓦屋以居民。夫製鐵器筒，埋地下引甘水，以備常食。港之兩岸，砌石堤，及取黄泥蚌殼類，以鎮壓沙流，防其塌墜。有電氣以報來船，有木牌以志里數遠近。起庚申至庚午，經十一年成，計銀費至億萬兆。

夫以島嶼間，縈回紆曲，至險至惡之地，怒濤洶浪，不知其幾千里。而一旦鑿爲通途，古今來開山濬海，至難至大之事，驚目袖手，不知其幾千人也。而片言倡爲定議，雖巨靈擘山，夸娥負岳，五丁之開蜀道，六鰲之潰海潮，當亦避此强力手段。且以三五商人合股，所能辦得千萬人千百年所不能辦之事，况以一國全力，將何事不成，何難不濟？古人云：「做大事者，腑大如斗。」不知黎揲胸中，如何吞得海中許多島嶼。或有謂天地間桑滄定局，或千年一變，或百年一變。今何非利加州島，桑田斥鹵，附仰纔二十年間，豈造化亦有偷入處，抑到此運會，亦又是天地間一大開鑿？蒼蒼者，其或假手於人歟？

鐘呂詩聲

從善王《倉山詩集》。王諱綿審〔一〕，自號倉山，亦號白毫子，聖祖仁皇帝第十子。王博學宏藻，腹裏有千箱萬卷，筆下皆宮錦鮫珠，冠世詩名，傳遍南北。賈石堂云：「古今人才，曹子建得八斗，倉山公不可以斗斛量。」誠非虛語。茲録名作，公之同好云。

毫子歌並序

余眉間有一毫，長可及口而白，因自號白毫子。按《李太白集》，有《白毫子歌》，嚴滄浪以爲八公，或又謂當代逸人，皆不足深辨。酒酣耳熱之際，命筆作歌：

白毫子本淮南小山，今不死，不然亦是第十尊者、半托遮迦，長眉而白老頭陀，苦修歷劫得佛道，托生偶入天王家。能飲一石，讀書五車，不能制禮作樂佐天子，黼黻文治揚國華；又不能伏劍效一戰，汯力吴會開荒遐。雕蟲小技豈足數？卻好懷鉛握槧、穿穴百氏爲吟哦。乃知前身是清

浄，非故立異肆豪奢。尋詩行蹤不一處〔二〕，或在山中松石、與夫水上之煙波。緇流田父可相狎，路旁識者皆嘆嗟。當其興發不暇懶，詞源萬斛流滂葩。顛墨淋漓恣揮灑，快似癢倩鳥爪爬。潘江陸海入其腹，狂詞吐出紛無涯。雷霆泰山不聞見，直與萬古元氣相追摩。剔幽斷險百怪見，腕底五岳高嵯峨。平生丘壑有夙契，恨不青鞋布韈、鏟迹逾嵩華。渴飲甘露，餓餐青霞，無所役於世務，隨造物以婆娑。八公相邀御風去，醉弄明月舞傞傞。灑酒青山叫李白，起公爲我再奮健筆爲長歌！

題美人書軸八體

釣魚二體

一片春愁水不如，石牀小坐曉妝餘。欲知夫婿情多少，釣取吴江比目魚。

又：

養花天氣晝陰陰，閑上苔磯坐竹林。試把釣絲測湖水，緑波争似妾情深。

插花二體

夢境分明似可猜，玉瓶轉盼暗愁催。若爲化作無情物，一任春寒落又開。

又：

插得名花三兩枝，深深相對坐爲癡。含情笑向雙鬟問，一片清香知是誰？

觀書二體

芭蕉樹底坐徘徊，湘浦豐神畫不來。解把文章娱白傅，絶勝樊素小蠻才。

又：

遺芳絶調舊研摩，待月迎風未足多。欲擘芭蕉題恨字，世間誰是寶連波？

撲蝶二體

梧桐片畔曉陰涼，鳴佩相將出洞房。解爲化工惜名器，野蛾豈合採花郎？

又：

淡妝明秀自然嬌，桐下分明大小喬。總與羣芳獲香粉，莫須此日是花朝。

橘枝詞・同諸君公戲

五月青青九月黄，幾重風雨幾重霜。甘心剖自情人手，要識儂家徹骨香〔三〕。

翰林諸公見過，喜而命篇，同用「居」字

蓬蒿半畝足窩廬，誰信門停長者車？野飯不堪賡有酒，鋏歌應怒食無魚。
鳴鳩乳燕三春莫，小簞疏簾一卷書。太史明朝上封事，德星曾否照幽居？

竹醉

清風迎入故人來，寓宅猶應次第裁。荀犢斸歸食值日，籜龍酣卧不驚雷。
七賢談劇交傾榼，六逸歌餘共撥醅。莫怪此君偏好飲，向來葉葉在春杯。

雲懶

簾捲東風曳曉鬟，氤氳猶自掩柴關。揭來神女甘同夢，留住高人不出山。
幽石戀盟閑未紀，暮禽作伴倦知還。料應漫□非無用，也解爲霖□世間。

【校勘記】

〔一〕「王諱綿審」，「審」原作「它」，爲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二〕「尋詩行蹤不一處」，「行」原作「跻」，徑改。

〔三〕「要識儂家徹骨香」，「徹」原作「撤」，據文意改。

農願耕野

大臣議定，級阿處一帶民居，久經殘破，牛牢田器，一皆掃盡，不免田卒汙萊，應給公銀五百元，分各社民貸。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之告饑，國何獨富？器之不備，田何以耕？北圻遭兵燹之後，室有懸磬，野有呼庚，有荒萊致嘆，有懸耒興嗟，邊民者尤甚。其嗷嗷然望澤於長上，不啻如饑兒之求乳母，渴後之覓甘泉。苟有所施，銖錙之惠，重若千鈞〔一〕。故處涸之魚，願求升斗之水，豈必挽東海之波，以潤枯鮒乎？令此護定，他日級阿一帶，爾宅爾田，我牛我羊，服先疇，盈百室，食麥者思其田，頌仁佩德爲何如？然而赤地多矣，吾願其布爲旱天之雲！

【校勘記】

〔一〕「重若千鈞」，「鈞」原作「釣」，據文意改。

褒表節婦

屬南定省上元縣高總易使社，節婦阮氏奏，年七十一矣。方笄之歲，適其邑人黄功朔。十八歲，育一男，命名諒。兒甫三歲，良人見背，阮氏時方二十歲，有艾色，既終夫喪，邑之豪右，争通媒求娶，阮守節不動。總之居仁邑，有書史陳必均者，以聘來。阮之故夫親兄黄功儼，哀其早寡，强之嫁，阮截髮誓不改節。儼迫甚，乃懸頸自縊。幸有族人范仁者，見而憐之，大唤一聲，邑人齊來救活。夫家義之，不復奪志，衆亦不敢挽。阮孀居養子，艱貞一節，白髮無瑕。今其子諒，及其孫貞，皆以軍功賞文階八品。曾孫遶膝，四代同堂。阮老尚康健，傳聞鄰里，皆稱節義之報。

去年列憲奉究例定，節婦何係寡居自二十歲以下，不論有子無子；或二十一歲，或二十五歲，不論有子無子，而能守節五十五歲以外，事狀頗有出色，如投江懸頸，亟欲捨生，幸爲親戚救免；與夫斷臂剔目，甘自殘毁，不爲豪强所汙等人，鄉鄰稱其爲烈節者，優項賞銀三十兩，南紗二疋，匾額一面，官爲建坊。夫烈女不事二夫，阮氏鐵石一心，松柏孤操，巾幗中之烈丈夫也。紅日遠照，香匾生色，凱風之婦，觀此能無愧容？

寰中異志

廣東報蘇垣小市橋張姓，娶婦數年不孕，忽然有娠，喜溢眉宇。逮分娩，連舉五雄，有類周靈王之生而有鬚者，有類黑王相公者，有類面盧杞者，驚動鄰右，奔往睨視，相傳爲怪物。張以孿生五子不祥〔一〕，棄之野。此一異也。又閱武永峯《如西使程》，言玻璃城大醫院，所藏諸國古來異物，有嬰子兩頭，有男子陰陽並具；及新世界有一男形，年二十歲，而身長只一南尺。此二異也。我國嗣德年間，有兒名筶者，年纔二歲，一夜忽暴長如十二歲兒，有鬚鬢，健食，能事鏘錨。省以事聞，聖敕所在以時存問。又一異也。

夫人生同氣，天地之氣，不知類中如何有此怪異狀。木無兩本，人無兩頭，其常理也。一陰一陽，一晝一夜，男類從陽，女類從陰，判然不相混也。有駢拇者，有枝指者，有附贅懸疣者，有籧除戚施者，此類猶以爲罕。若兒兼兩頭，人具陰陽，與夫孕生五子，古來絶不聞見者。而浮屠氏有千手佛，衆以神事之；老子生而頭白，世以仙名之。四産雙生，瑞傳周士，一胞百卵，祚啓龍甌，其不之怪者，陷所見也。

猶並頭之菊，並蒂之蓮，見之者則以爲瑞；而兩頭之蛇，三足之鱉，得之者反以妖；其爲見怪者，少所見也。惟西方醫學，以格物致知爲事，一見一聞，一奇一怪，一形一體，一臓一腑，悉以藏之醫院。藥有不效，則剖劈以視其玄微；身不及知，則考驗以留之後學。宜乎術無不精，理無不貫，非徒學諧志怪，僅托寓言，謾錄傳奇，只資談柄而已。

鶴翅翔雲

近得協揆太子少保，領清化總督荷亭阮公來札，言鶴城盤阿山多勝，黎景統皇帝及黎文臣吴午峯，登臨其上，有碑銘詩記刻石。荷亭公鎮鶴，重修宇館，增刻詩文，祈登報章，公之同好。荷亭公今世名人，風流文墨，在禁閣時，已歸詞林一鳳，觀此一副妙墨，從遊之次，恍若假鶴翩翻雲，直飄然飛入荷花十丈香風中也。荷札：

鶴城之北，十里有盤阿山，羣峯挺秀，二水回環，風月一巢，煙霞萬狀。黎朝君臣，均有詩勒石。黎末吴午峯，時仕爲清廉察使，常遊其地。山之觀瀾巢、迎薫坐、煮茗窩、仙井、錦屏諸勝，皆所標題，又作爲銘記。《十景詩》，如《慶鵬列障》、《梁馬雙帆》、《石磊浴河》、《嶺龜出水》、《古渡旗亭》、《遠岑煙樹》、《孤村茅舍》、《隔岸禪林》、《山下魚磯》、《沙中牧浦》，一時與諸文人唱和，傳爲雅事。吴公去後，無人繼之，百餘年游筇罕至。

年前輔導大臣裴協揆大人，避地來清，追訪古迹，登臨題詩。忝承乏清撫，相攜遊山，作重九之

會，然所知者，亦只觀欄巢一處，餘諸勝迹及銘勒詩文，皆湮没於莓苔榛莽間，雖土人弗知也。近年忝督，公暇重遊，因謀與土人重爲修理。芟蕪穢，披奥鬱，奇境畢露，銘勒粲然；又於山麓建方亭，環以花木，爲遊覽停宿之所。增刻諸賢詩於崖石，近日大臣來函敍及，即忝重遊拙句也。夫山爲陵谷，碑作柱礎，其變遷也何常。忝於斯山亦籍以挹前賢之流風，洗宦中之俗狀，若云自喜其名，則烏乎敢？爰飭抄諸詩文，寄上吟壇，析轉呈諸大人雅鑑，或可備采萏報章，俾人人知揚州名勝，不僅徐式壺公，而午峯之文采風流可傳者，不獨二青三青已也。詩文抄左。清化總督荷亭阮述。

《觀欄巢銘》

清華王氣，佳哉鬱葱！錦山秀水，鬱葱所鍾。馬梁之間，盤阿更好。巖石腰隙，又小又巧。匪架而高，天然一巢。萬象吾前，無點畫勞。芳草浮洲，夕陽古渡。孤村遠岑，隱約煙雨。峭壁巑岏[一]，名流回環。濤翻斷石，潮障危灘。高帆上下，漁舟往還。居士求閒，時觀其瀾。自有天地，便有山水。尋幽覽勝，何獨居士？居士好奇，表而出之。過此以往，亦非所知。居士者誰？姓名在碑。

《御製題盤山》黎景統皇帝也

三折流邊聳石堤，盤根萬里壯坤倪。每將仁義行王政，未識林泉有隱棲。散步上峯看日浴，横舟中止聽猿啼[二]。傍人莫訝題詩數，文運如今正聚奎。

又：《登此山題》裴文禩

日暮風寒孤雁飛，青山緑水思依依。班師有詔從天下，垂老無家此地歸。

滄海霧腥愁極目，鼎湖雲斷涕沾衣。觀瀾居士今何在？且伴巢邊拂釣磯。

又：《重遊此山題》清化督郡荷亭

何年吟嘯水雲隈？廉使風流未易才。朝市幾更巢自在，江山如昨我重來。

迎薰坐掃巖花落，煮茗泉流石井開。役役世途人亦倦，不妨拄杖滌浮埃〔三〕。

【校勘記】

〔一〕「峭壁巑岏」，「壁」下原衍一「峭」字，據文意删。

〔二〕「横舟中止聽猿啼」，「猿」原作「噥」，據文意改。

〔三〕「不妨拄杖滌浮埃」，「拄」原作「柱」，據文意改。

野史補遺

黎太祖功臣阮廌者，阮飛卿之子，上福蕊溪人也。天資穎異，壬禽遁乙，無所不通，舉陳末進士。胡氏之亂，廌逃不出，陰求天下豪傑。有日至弘化縣，天將暮，欲尋館投宿，見一簇草寮，問來自寓，有老嫗從内出，言曰：「此間經亂之後，山君作祟〔一〕，行客往來，多受其害，公且尋別處，老不敢借。」廌望日已西沉，無路可出，曰：「願居此，妖某自當之。」嫗卻不得，遂納。至三更，聞門外多人細語，一人曰：「屋中有個男子，吾入搏而噉之。」一人曰：「不可，此開國功臣，上天有命，若死，上帝誅僇〔二〕。」廌拔劍潛出門外，皆走散，惟一女子，斂容獨坐道左，廌問：「何等兒女，夤夜在此〔三〕？」女曰：「妾崇山神女，昨回朝，上帝聞西曹列籍言，南邦黎利爲王，阮廌爲輔。故見羣妖欲害相公，特來救解。」言訖不見。

明日，行至乂安千仞山，即太祖所居之處，然亦不知黎利爲誰。居此經六七月，會有父老叩門，乞來求投控黎公。廌從父老間入，躲面偷目，見其人有天日之表，會有父老曰〔四〕：「受命之主也。」遂避匿於寨邊。待日夕，太祖退回密室，躡其後，至則太祖直入，相門籥鎖了，徘徊四遶，見屋角有隙，攀自入，見太祖在

帳中列太乙。廌静坐室奥，俟卦完，開帳門直入。太祖驚異，拔劍欲斬，俯伏叩曰：「請明公寬宥，容臣一語。臣陳朝進士某郡某名姓，久厭明亂，聞明公長者，特來相投，但無由上達，故昧死唐突，偷得明公算法稍差，願爲一解。」太祖下榻延之俱坐，命廌覆算，將十二宫位次列定，一一不差。太祖大悦，比先主之得諸葛。

後諸將勸太祖起兵，即帝位，太祖不聽。廌以蜂蜜將各古樹題曰「黎利爲君，阮廌爲輔〔五〕」，令蟲蟻聚食，字畫俱現。士卒見之，傳言天書降〔六〕，聲入城中。太祖不信，嘗夜出遊，見二人相對言曰：「國有王矣。」二人問爲誰，曰：「黎利。」一人曰：「天下定矣。」太祖多忌，聞言拔劍斬之，則化爲二寢石，遂回，見樹間依然此八字，自思曰：「天使也。」事遂決。觀此所載，雖事荒然，此時抑有此事，不可謂野史盡爲誣也，正史但究大義，餘所不載，并録備正。

【校勘記】

〔一〕「山君作祟」，「祟」原作「崇」，據文意改。

〔二〕「上帝誅僇」，「僇」原作「保」，其字不詳，據文意并字形改。

〔三〕「夤夜在此」，「夤」原作「寅」，據文意改。

〔四〕「會有父老曰」，此句上原衍有「經六七月」四字，係前文重出，據文意删。

〔五〕「廌以蜂蜜將各古樹題曰『黎利爲君，阮廌爲輔』」，「蜜」原作「密」，據文意改。

〔六〕「傳言天書降」，「書」原作「下」，據文意改。

鐘呂詩聲

綏理王《葦野詩集》。王諱綿寘，自號葦野老人〔一〕，聖祖仁皇帝第十一子也，學問淵博，讀遍五車書，爲詩直得唐人三昧，與兄皇第十子從善公倉山齊名，時人爲之語曰：「詩到從綏失盛唐。」故《倉山》、《葦野》二集，並行於世，遠及清池，傳布稱嘆。王福禄壽考，今以懿親輔政，朝廷倚以爲重云。集中多佳作，不能畢録，姑摘一二首登報，俾聽羣霓裳，不必盡曲，已知天上元音，非人間所易得。

明静三兄、倉山十兄，見招遊賞，病不果起，示詩索和，次韻奉答云：

十載令原涕淚餘，菰蘆花裏閉門居。幾經銅狄摩沙後，孤負梁園宴會初。

落落蕭蕭吹鬢影，殘燈草草等身書。莫論詩筆頹唐甚，心事年來百不如。

雲懶

舒遲野態自依依，遥想衡江卧白衣。神女臺荒殘夢斷，長卿賦罷倦遊歸。
西簾抱日情空在，南畝爲霖力已微。與爾半間分水竹，不堪持贈出嚴扉。

竹醉

班筍參差插曉煙，此君三斗始朝天。風枝催喚提壺鳥，春饗分來挂杖錢。
蘇晉禪應參玉版，淇園人未悔賓筵。從耽麴孽皆高士，豈獨林中伴七賢？

春閨怨

妾家長干里〔二〕，籃槳秦淮渡〔三〕。日莫采蓮歸，逢郎石橋路。
郎情渺渺江水平，妾心澄澄江月明。十五豐姿媚春柳，十六嫁作君家婦。
花前月下鎮相隨，歡笑何曾解别離。蓮沼有花皆並蒂，河洲無鳥不雙飛。
年來作客向宛洛，千里雙魚長寂寞。他鄉誰道不如歸〔四〕？年少空嗟估客樂。
深閨愁燕〔五〕，雙飛飛上樓。

自題小影

是何意態獨蘧蘧，與我周旋定勝予。病後休文腰帶減，閒中潘岳鬢毛疏。
窮愁書卷千秋在，笑傲滄州十歲餘。莫問廬山真面目，已從泡影悟空虛。

過忍堂

别來花鳥恧湖山，過盡東風不解顔。遠道愁縈芳草外，空齋夢斷夜燈間。
琴樽等輩能相憶，圖史男兒未肯閒。敢謂揮毫飛墨雨，久逋詩債早應還。

其二

風景依然見小山，八公高會列駝顔。詩稱正始黄初上，畫倣南唐北宋間。
笑話情來渾忘禮，登臨忙處更知閒。沙村竹徑休相送，遮莫宵深伴月還。

【校勘記】

〔一〕「自號葦野老人」，「葦」原作「韋」，據前改。

〔二〕「妄家長千里」，「千」原作「千」，據文意改。

〔三〕「籃槳秦淮渡」，「籃」原作「藍」，「淮」原作「准」，俱據文意改。
〔四〕「他鄉誰道不如歸」，「道」原作「導」，據文意改。
〔五〕「深閨愁燕」，此句當闕一字。



鴻德軼事

我越前黎聖宗淳皇帝，文德武功，光垂萬古，觀《雞窗野史》所載，其生有異焉。帝之母，微時儕居龍城國子監之西南，湖水遶舍，古樹葱鬱，陰陽以爲有真天子氣。母常以親故，侍奉宮中妃嬪間，太宗説而幸之〔一〕，遂有娠，應期育一男，日角龍顔，狀貌瑰偉。長而穎異，高明好學，百家諸子之書，靡不通貫，尤長於詩文。仁尊聞之，召見，封平原君。及宜民亂廢，羣臣迎立爲帝，尊母爲光淑皇太后，即故居建殿立寺，以徽文村爲湯浴地，今永順縣徽文殿毓慶寺，其遺迹也。

初，太后懷娠，夢至上帝所，上帝傳命仙童下世，主安南國事，以玉女配之。仙童逡巡，不即奉旨。上帝怒，擲介圭傷其額。仙童叩謝，請賚良弼。上帝指仙班中人一人爲輔，其人頓首固辭，上帝蹴其肩不許辭。夢覺生帝，其間圭痕在焉。太后平居，常述其夢以語帝，帝亦以此自負其志。

帝既登極，正宮未建。太后以夢兆果符，而累次物色，未遇前所建玉女者，悒悒不樂。一日，宮中選勝，召諸女優，御前奏梨園法。班中有一女，姿容絶代，生而口啞不能言，以有貌，亦隨隸教坊。侍宴樂

作，女隅坐按拍，見帝侍太后輦到，甫升御，女忽執拍而歌，餘音遶梁，彷彿鈞天逸調。太后與帝怪問之，乃上福蕊溪人濟文侯阮廌之族女也。舉止閒雅，洵是姜姬第一流人，花貌雪膚參差，是夢中所見者。太后因命帝納之，册之長樂太后。

光順四年丁未科，試貢士，傳臚日，狀元梁公世榮入見，兩肩微側不正，上驚異，命謁太后。回憶舊夢宛然，兩宫大悦，授翰林侍講，預騷壇二十八宿，比申、杜諸公，勳業尤爲烏奕。

噫，異哉！九閶一夢，天啓文明，德克協於乾坤，歌載賚夫喜起，夢可憑也，誰得而疑之？觀夫永巷脱簪，雞鳴玉佩，長樂后何愧於《關雎》！梁相公密陪帷幄，典司誥命，幾二十年，博學洪才，名且聞於中國，龍雲慶會，豈曰偶然！彼電繞開太古之屯蒙，天妹基二南之風化，傳巖肖象，渭水飛熊，靈貺肇甄，寧復有加於此？《詩》云：「受命既固，帝至厥配。」又云：「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合千古之詩章，紀百年之佳事，史稱鴻德之治，尤爲極盛，氣數相傳，其亦天之純佑有黎也歟！世或相傳聖宗爲漢武帝後身，當時騷壇諸臣，則東方朔、司馬相如再世者，此則傅會之説，未敢深信。

【校勘記】

〔一〕「太宗説而幸之」，「宗」原作「尊」，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下同不注。

保嬰良法

痘乃胎元餘毒，應氣而生，氣和則輕，氣乖則重。人無痘者，百無一二；痘而傷者，十常五六。人家養兒，有過江越海之譬，言至危險也。今西方有牛漿植法，貴官有此仁心，爲兒父母者，盍亦襁褓其子，以從牛醫兒來耶？間常見閨閣兒女，有患痘面瘢者，有議婚姻者，每減聲價，憶《南穉小談》一則，并錄以資一涎。

某翁媼家富於貲，男女五六人，各已婚嫁。其最少女，甚姣好，嫁同邑某婿，伉儷頗篤。數月，女痘發甚㦓，醫治百計，幸獲無恙。出房日，則紅顏不住，惟蓮錢點點間瞻梅花耳，突骨痴皮，大非本來面目，婿厭惡之，對鏡則知詬誶，日甚一日，女慚分心，若無容歸，翁媼亦相與嘆息而已。鄰人或語之曰：「媼翁何苦也？聞之有錢仙可買，翁獨不能買仙乎？夫男子血性，非色則財，財爲重則色爲輕，瑜多而瑕掩，盍用憒還法耶？蓮鎮錢者田一高，梅花粟一車，足矣。」翁媼如其言，呼婿如數償之。婿拱手曰：「唯唯！」計所得者，田數十畝，粟數十園也。

家中女子，私相比較，甚不能平，以分産不均，訟之官。官詰之，得其情，笑而秉筆制云：「一者一分，十指難齊。彼厚獲産，還受醜妻。索瑕贖禍律，義不可稽。乃翁處斷，情義無睽，聽各休奈。這事著爲婿事，例訟乃已。」好事者記之，戲爲《麻面子婚嫁詞》，今猶傳之。《富家詞》云：

我家有女面如麻，我田百畝粟千車。雖則如麻如我何？呼婿來歸歸我家。

《貧婿娶婦詞》云：

娶婦我娶醜面婦，婦面愈醜我愈富。人道蜂窩是妒祖，我也堅忍不怕妒。

申禁賭弊

夫賭之爲弊也，其名不一，樗蒲統寶，色子番攤，花字之三十六宮，紙牌之百二十葉。楊衢柳陌，争操母子之權，兩黨風摇，小立幺磨之隊。蹉跎歲月，縻費精神，有由然矣。

若乃兩葉束成，四錢變幻，分奇偶，定陰陽，或闔或開，一攤一展，圈白灰於花席。中外排雁鶩之行；張紅彩於鏡燈，左右燦魚龍之影。叠肩粉黛，陪笑臉而貫金；連臂綺紈，托牀頭而佈馬。鉢中間響，揺戛瓊笙；坐裏傳聲，琅鏘屋瓦。是以豪花公子，紈袴少年，披服唱門，鳴鞭酒肆，偶放賞春之步，試登設賭之場。既辟易夫千人，爰躊躇而四顧。亦有操觚閒暇，觸景徘徊，自謂達觀，不計瓦金之注；傳神阿堵，頽成汗漫之遊。甚者鹺賈懋遷，帆商來往，帶犢佩牛之漢，貿絲抱布之蚩，意奢想其餘□，直願償其千百。

其始也，長思短算，趾高氣揚，已入彀中。人斯風下，傾囊相付，自矜得心應手之雄；抵掌而談，時作附背扼吭之見。酌酒杯而預賀，誰能奪我先疇？吟俚曲而暢懷，定可買余餘勇。

其既也，一呼已北，萬水俱東，空中咄咄之書，暗裏喃喃之咀。青蚨過眼，何術招來？赤心薰心，無符壓倒〔一〕。對勒奴而屏氣，身後鋒芒；哀券限之需期，望中城府。竊父兄之金玉，而填無底之溪；質妻子之衣裳，未贖如絲之命。因而廣行稱貸，盡曲經書，面目覺憎，聲名大損。農商者本多虧折，貧賤者日就孤窮。興言及此，誠足悲矣！

尤可恨者，山郭千家，水村萬落，凡棍徒之無賴，聚田畝之愚民，結托春閒，周還酒後，假錢實鉢，公然表裏爲姦；虛契巧文，輒爾上下其手。八口之饑寒靠著，半夜魚亡；百年之香火憑依，一朝烏有。遂致萑苻匿迹，桃李援街，頻驚吠犬之鄉，終入哀鴻之網。窮而爲□，端起無因。豈以小民無知，狡商冒利，刁徒誘扇，拐騙邀延，喧壎闤闠之間，壟斷閭閻之下？伏狐起兎，人不值於一文；喝雉呼盧，每擲至於百萬。當途者視爲鄙事，豪俠者競爲風流。江河推移，曷其有極？今申明禁條，俾愚蒙無爲博鬼所惑，顧不偉歟！

【校勘記】

〔一〕「無符壓倒」，「符」原作「苻」，形近而訛，據文意改。

河出火龍

河城失火，連及百餘屋。甫中履化，難問張華；廩上笠乘，若逢瞽瞍。夫火能養人，亦能禍人，一有不謹，虐焰滋焉，其勢不可嚮邇也。鼎膏莫戒，旅巢告凶，往往不咎於無備，而專諉於鬼神。有謂舊有火神廟，神面赤必有火災，用幣禱乃止；或當火發時，於神前連擊鼓三通，移舁神像親救火，旗竿上必有回雲，火爲之熄，靈應稔著。今廟廢不享，神怒之矣。

吁！厝火積薪，賈生爲之太息；反風滅火，劉琨以爲偶然乎？況天道遠，人道邇，圭鑽無靈，子産所以卻裨竈也。居中等屋，作道旁舍，燕居枕席，人情大抵皆然。不知秋冬氣燥，竹老筍枯，引線甚於硫黄，放響烈於爆竹，到此焦爛爲上客何益！不偷幕燕之安，寧致池魚之及？苟瓦其屋，磚其墻，鐵其柱，石其砌，火何自而失？黔廬赭垣，雖爲失火者悲，而棄舊謀新，亦應爲失火者賀。家焚增壽，俚語可稽。從此蔀屋易爲雕梁[一]，蓬盧轉爲畫棟，安知炎炎者之不爲赤運乎？此回禄之相也，其毋曰焦土可憐。

【校勘記】

〔一〕「從此蔀屋易爲雕梁」，「梁」原作「荒」，據文意改。



打毬祝壽

探花丁流金，海陽鎮青林安逸人，世以武事起家。其父事威穆帝，管都力士。金穎悟能文，少年登進士第，而騎射綽有父風。時前黎承平，士夫鮮能跨馬〔一〕，金嘗謂同列曰：「吾輩以一枝管城子，自負揚風扢雅，名士風流。一旦風驗有故，一詩其能退虜乎？」於是進見之暇，專習武藝，凡拳鬥鎗棒諸奇藝，靡不殫究。嘗於馬上撒數百錢於地，再馳過垂手拾之，不遺一文，其心靈手快，類如此。

端午節，上於御江乘龍舟，觀競渡，輕帆截浦，急將争標。百官襲故事，各獻詩爲賀。金獨辭不能詩，自願毬，如毬數以祝壽。上欣然許之。金乃左手刺船，以右一足踏毬，躍而起者八九十，水上雁飛，空中花落，雖宜僚弄丸，黨英傳彈，不足方其技也。旁觀者無不喝采。上命緩打，賜之御酒。金飲畢，復打。上笑曰：「卿可謂神乎技矣！古之蹴踘狀元，何以加之？然卿以打毬壽朕，人生不過百年，算如卿球數，朕將爲彭祖耶？技止矣。卿其勿煩。」金乃拜手進曰：「臣遭際明時，不能揚鞭横槊，爲國家建奇功萬里外，手足疏懶，髀肉横生，不得不效薄技以贏股肱。正欲萬轉千回，以祝聖壽於無疆也。」上

壯之曰：「卿相門才子，文士知兵，雖曹景尊、斛律知，不得專美於前矣。」賞以大斗，金拜謝而歸。

是時都力士三人，並有才名，金父爲之長，莫登庸名在第三。上嘗夢神人語之曰：「一日三都得天。」覺而疑之，以金父勇力絶倫，且有金爲之虎子，或疑夢符，屢欲加之以重罪，金父更以憂死。其都力士之第二名者，亦及難死。時莫庸名在第三，上竟弗知之也。金以父遭疑忌，因他出，遂逃變姓名入占城，不知所終。

按堪輿家言，安逸村郭外，土阜有羣兒鬥球狀，金亦神童應世者，故善打毬，時人呼爲毬進士焉。今伊村每歲值佳節，士女聚集打毬爲戲，一方傳爲絶藝云。夫金以官家子，登金門，上玉堂，兼此異才，事業宜其炯如也。況當威穆之朝，袖中蜂蠆，牀下虎眠，一時感觸文章，當亦不少，何寥寥千載，僅以獻毬一事傳耶？黎鼎高才，飯羹有贊，武有勳閥，交趺成功，前輩倜儻風流，固難以一事概其成功平生也。嗟乎！天地一轉球耳！泛論世事如打球脚，尚思古人，能無慨然？

【校勘記】

〔一〕「士夫鮮能跨馬」，「鮮」原作「解」，據文意改。

射鷺章程

大臣申明約令，凡射鷺人，聽得領官給炮碑，往各轄采取鷺白羽備用，文館因賦以記之。其詞云：

相彼鳥矣，於水之涯。厥名屬玉，亦號帶絲。女揚風於屢舞，官進頌於于飛。柳絮池塘，公子風前之彩；梨花庭院，佳人雪裏之姿。而况毵毵頂髮，濯濯尖毫。檜邑素冠，假羽儀而炫麗；江東白帽，因素□而清高。價不數於續貂，入座有江湖之思；華殆同於聚鴉，臨流生歌嘯之豪。也非鳳舉鴻冥，弋人爭慕；若是鳧飛雁集，彈射何勞？然而寄情障海，栖迹荒岑，萑苻之澤，蘆荻之林。魚莊蟹舍此間，波深浪惡；鳥道羊腸而外，風散霜侵。將目送而手揮，誰是導吾先路？即心靈而目快，難言詭遇獲禽。

若夫使君灘上，太守磯頭，風雪天王之地，清平郊野之秋。一行上青天，擬還□而矯翼；兩邊分碧石，欲亂下而凝眸。白蘋紅蓼千秋村，乍過似招儔匹。禹廟蘭亭十里，相逢多在汀洲。則宜孤我鷺弦，暢予雕手，漠漠水田，青青堤柳，發無虛一，正牧子之來時，中必疊雙，及漁翁之歸後。談笑

指揮之頃，皆樂土而樂郊； 回盤冬夏之容，信如攜而如取。翎翮灑平蕪之外，占葉三驅； 毛羽歸樊籠之中，功先衆藕。

彼夫雞冠赤練，鷊冠紅纓，真陸離而光怪，遜孤潔之閒情。不曰白乎，有色何曾假借？ 施其章矣，出羣只在分明。朱門富貴之懷，自供首飾； 緣藕清香之夢〔一〕，端信前生。托貴物於貴人，敢愛一毛之拔？ 博懋功於懋賞，徒誇萬鎰之榮。

【校勘記】

〔一〕「緣藕清香之夢」，「藕」原作「藕」，越南俗體，今改回。下同不注。

梅庵詩集序

太師顧命良臣、勤政大學士、綏盛郡公張廣溪先生撰。從來閨秀，詩可傳者，求之士夫家千萬中，或有一二，已爲美談，况自天家帝系，深宫嬌養，乃能留心大雅，出入風騷，屬意措辭，直欲分唐人之席，更不希罕者乎！太主梅庵，字叔卿，皇十子倉山公之胞妹也。長姊月亭仲卿，少妹蕙圃季卿，少時曾奉母命，同學詩於倉山公。定省之暇，芸窗於雪案，函文薰陶，兄娣中而儼師弟也。

倉山公與予素有雅交，予又叨一日之長，公門退食，乘暇過從，相與談文論詩，都忘其挾貴挾長之迹，因得諸主所習之業。間嘗邀予點正，予亦歡然從之，不揣僭筆，謬加月旦。風調才步，天分居多，雖初睹一斑，未窺全豹，而靈心慧舌，吐屬清妍，已預知爲班謝一流人，非學步效顰之可與同年語也。厥後倉山公見聞日廣，造詣益深，進迹兩漢三唐之學，騷壇樹幟〔一〕，號令一新。其《松雲社集》，荆枝棣蕚，人各自雄；偏師長城，人各相對。而三卿之名，遂大噪於江右。余聞之，其從前賞鑑之不差也。

迨余年逾曰老，解組歸田，倉山、葦野二公，暨同會諸公，設祖水亭，爲余作餞。時有拙園公枉顧，坐

無雜賓。屬首夏幾望之前一夕，月光瑩徹，水色澄明，簾泊四垂，松竹交蔭，覺蓬壺境界，去人不遠。既而香輿簇擁，諸賢主乘月前來，自認門生。斂袵致辭，大有殷勤惜别之意。梅庵賢主，復飛書道慕，并將所作詩集，徵序於余。余以四十餘年仕宦，遭際希奇，無過之者，兹緣野歸閒，長安日遠，得此佳製，足以資長玩，破岑寂，遂受之而不辭，第恐筆硯久荒，未易狀疏影暗香之妙耳。

溯觀炎邦，開闢千百年來，其間閨秀詩，前有范藍瑛、近有胡春香二人而已，此外寥寥無聞焉。今倉山公爲海内詩家大匠，黄主梅庵，復與柳絮香茗争勝負，而月亭、蕙圃，亦連鑣並轡，翱翔於藝林詞苑之間。是何山川鍾秀，不限裙釵，獨萃帝王家之一門，能不令人一唱而三嘆！爰將原集評閲，其使事天成，發思泉湧，有高出藍香之上，即援筆而序之，用志聖代希逢，真聖代絶無僅有之香奩中韻事也。嗣德十六年，歲在癸亥秋中，新儒堂廣溪叟謹書。

【校勘記】

〔一〕「騷壇樹幟」，「幟」原作「熾」，形近而訛，據文意改。

火燎山原

山省十二月十九日夜，火燒十九屋，夫歲云暮矣，忽兆焚如。喪資既嘆於鳥巢，胠篋更觀於狼野。未燦元宵之燈市，先燃除歲之薪盆。回祿厄人，有如是者，安得朱鳶之壤，伏象之墟。屋角鴟蹲，鎮八人之妖夢；樓頭鴛合，静十里之纖塵。燕不至於驚飛，鼠何愁於出面。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户更新。柳州賀失火書，可當蘇東坡宜春帖子矣。

猩猩能言

宣興山中，有獸名野女，猿形人面，意態柔捷，作人聲如小兒。人得之，教以言，殊了了，或畜之以供戲笑，固世所謂猩猩云。

龍編，古帝都，四民雜居，俗尚僭靡，彼此酬接，争以門面相高，商賈家尤甚。人人喜與富貴人交，或官樣人到其家，奉如神明，委買物件，咄嗟可辦。坐從見客過街衢間，招入看貨，手口不刻置，俊而俏者曰大郎，雄而碩者曰爺爺，婦孺麗飾者曰娘娘，視衣服爲高下，不辨其人爲某氏某職某封。芙匣茶杯，邀延若素識，令人不能振袂而起者。

國初設北城總鎮衙，十三宣吏部兵刑皆屬焉。時重武職，諸將弁皆南直人，羣家其間，姬妾皆學東京人行止，畫眉修面，工媚於悦，唯唯喏喏，盡態極妍〔一〕，金環手鐲，琅琅然一出，婢妾如雲。某家販買雜貨，不曰十奇全室，則曰二鏢夫人。主人出所以售巧，稍騰其價，亦依值償之，毫無折閲。街坊商賈家，視此輩爲奇貨，或運貨至其家而後乃值。吴綾蜀錦，蘇杭器皿，無有滯者。

忽一日，見藍輿抬一夫人至，左右垂簾，金花彩鳳，耀人眉目〔二〕。僕從十餘人，皆赤紕衣，金絲緣其領，鐶輿緆視侍，目聽而眉語。有伶俐似紀綱僕而有名色者，隔簾細禀。簾内分付，不甚可曉，只聽得「饒他」與「好好」數聲耳。僕向主人曰：「夫人偶冒風霜，不便下輿見客，欲買繡緞與緆紗，廣洋玩好，各數十事，好將來出貨。」主人傾箱筒未數數，則遍貨庯取以足之。僕斜揭朱簾，請夫人看，一一曰好。主人開價銀，不下數十百兩。僕曰：「夫人是新莅領官箔室，營去總鎮街十三間，南向，即是要錢要銀，請來搬取無妨也。」主人曰：「諾。」於是挾繡緞者，帶緆紗者，攜玩好者，皆夫人家人紛輪前後，風擁而去。主人尾之。城門邏兵，想是貴人，不敢詰。

至一所，短牆横亘，中門不開，中數屋，茅瓦相間，似長奇官營者。輿人停諸夫人下，一僕叱曰：「夫人要睡，且勿譁。以交叉木擱輿，徐俟其醒。汝輩守此，主人且在門旁茶店小歇伺候，我數人將貨見領軍，給價照還。」遂赴營。久之，外間婢僕相語：「管幹不諳事，至主人久等。」乃一一馳入，所存惟藍輿與主人耳。過數刻，不見一人出，主人怪愕，舉其簾，有一猩猩衣人婦服，見人聲色變，聲音嚶嚶。問之，疊作「饒他」、「好好」數語，刺刺不休。攔入，乃是空營，後門可通來往，知是拐人設局以攫貨者。兀然哈然，乃雇人攜藍輿而歸，大怒且慙，但撲猩猩數十下，大罵拐騙無良而已。

雲史氏曰：妖狐工媚〔三〕，猕子善承，攝物自厚，遭羅網以焚身，固其所也。猩猩何求之有哉？徒以一石之醪，五兩之屐，終於茜血染衣，已可哀矣。更嘵嘵然畜頭人鳴，何爲者耶？亦不能彈唇鼓舌，向人一辨是非，徒博輿中數刻穩睡，爲騙人餌，一何愚也！世無黄伯，誰其出爾樊籠！《記》云：「不離禽獸。」信哉！雖然，三十六街，一日間拐騙百出，能無常問猩猩？

【校勘記】

〔一〕「盡態極妍」，「妍」原作「研」，據文意改。

〔二〕「耀人耳目」，「人」原作「入」，據文意改。

〔三〕「妖狐工媚」，「狐」原作「蝂」，據文意改。



勸孝有書

盛國公，聖祖仁皇帝之子也，嗜學博聞，輯百家傳記，著《勸孝》一百八章問世，又嘗親製別章一顆，刻云：

立身教子一經完，不重金籯與玉山。生平淡泊喜寧静，葺書小補天地間。

其黜葩崇實之學，有如此者。謹録《孝史·自序》一篇，以見一斑云：

在昔判定玄黄，乾坤稱爲父母，人類生而孝道著矣。是以明君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等地察。至於孩提知能，孝尤易見。直從天命中來，洵性善也。及長而習染，則求繼善成性，終全人道者幾希。賴有聖賢，修天爵，著《孝經》，溯自中華，及我南國，孝人不少，而此書未多。良田從心記憶，述成《孝史略詮》，兼著贊語，引十三經證之，以驗古人言行印合，以遂今日揚善懷仁。乃敍帝王皇后皇親公主，孔門儒雅，年尊德劭，韜潛仕進，婦女孩童，爲部一十，爲人一百有八名，成一章。是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有嘉肴不食，不知其味；有至道不學，不至其善。故後覺欲效先覺，

所爲至德要道，班班在史，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原非虛語清談，與月露煙花者比，各當講學，體驗力行，必可復全性善也。倘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或舊史補遺，或新聞續志，加光斯册，是待高賢且厚，慰往哲潛馨，感發世人善念，馴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亂禍不作，有如《孝經》之稱，以資國家之盛，綿傳宜慶是書，幸小補云。

其死也哀

太平公使威難，歐洲博學人也，早應律科進士，補伊科教授，凡學狀師者，皆來受讀。全權奔深知使君心欲南邦爲國家興利，授以使職。二年來，十二月五日，歸葬於河内。白馬素車，醉矣龍宫之宴；寒冰落日，淒然馬鬣之封。遠近聞之，或臨水而悲哀，或托流而憑弔。使君與經略官相知深，葬日，經略官親就撰文致誄。其詞云：

粤自風會開闢，四海混同，和議以成，邦好日篤。本差得與貴官幣書相問，信睦相敦，所交接皆好底人物，而可惜者貴官也。使官以聰明之性，負磊落之氣，以律科進士補官。凡益國利民之事，加心籌擬，士民無不敬之。方謂吉人天相，享兹永年，計事興工，以益官吏。孰意時運，使官更以此日懷沙作遠遊耶！聞者莫不咨嗟，況本差與使官，有贈紵之情，同舟之誼。當此大别，何以爲情耶！且夫氣數有限，而聲問無窮，以使官所到，皆有益利。身雖没而名留，命雖短而譽永。湖海壯心，回首良不負矣。自珥河一帶，至於禁海，皆使君足迹所經，而餘波所及也。今而後風雨之夜，霜

月之夕，煙波縹渺中，使君其戴白帽、騎駿馬、乘風跨浪而來乎？ 形影已逝，魂魄不散，其無憾於浮生矣。 他日籌謀樓上，竟以一人感舊之懷，爰述數言以答，而列貴官墓前。

辭云： 威君威君，的的好人，而何至此沉淪耶？ 我輩相知，能不歔欷？ 憶君中律科進士，授學教職，方期大有成就。 今君溘逝，胡君之壽，僅啬以五十一歲耶？ 想君自昔初生，至今大別，始終莅事好幹，措所學於所行。 天假以年，不日回國，必蒙重賞。 且君生平正直，好行善事，自西自南，無不相憐恤也。 官民敬重如父母，然君之没也，若君若民，均以爲失其親。 統使偶以採薪，不能執紼，心中憫惻何如！ 本職恭代致挽，惟願天相貴人，魂魄來歸，永安斯土。 渭江一帶，長係相思。 長相思兮無已期，我輩於君涕漣洏。 才智如君後者誰？ 情之所感豈吾私！

其死也哀

天子萬年 文館等祝壽

日出東南，歲維癸巳成泰五年歲次，揆度事端，已回陽氣，奉我皇上御歷萬年之初五也。九天閶闔，萬國衣冠，履正舉中，大春秋之一統；講信修睦，會海宇之三同。聽視維新，孝慈備福，慈裕康壽太太皇太后陛下、肇端王□太皇太后皇后殿下，表正宮闈，媲似興周，馬鄧佐漢，明德上追千古。內而文武兩班，賡明良喜起三歌，續天保九如之雅。在南直圻諸省，望闕祝慶。在外北圻經略，率全圻列闔，具摺請安。咫尺不違，庭香拜獻，瞻天仰聖，欣幸爲何如耶！丕庥哉！天享一德，帝賜遐齡，春惠無私，頌歌曷已〔一〕。臣等職叨秉筆，念切依光，記桃熟於瑤池，羡梅開於東閣，盤銘九字：日新日新又日日新。嵩祝三聲：萬歲萬歲而萬萬歲。

【校勘記】

〔一〕「頌歌曷已」，「頌」原作「訟」，據文意改。



樞府謝恩

臣阮仲合稽首頓首，爲恭謝皇恩，仰祈睿鑑事，厶年月日。奉諭許臣充政府，晉封永忠子，用彰異眖，奉敕使持節宣封，湛恩汪濊，□札焜煌，拜命之下，交集忻懼。伏念臣猥以迂疏，謬叨鈞軸，功薄寵厚，才微遇隆，當懲毖之方殷，賴親賢之夾輔，而愧無司馬光至誠之積，徒效忠武侯庶務之勤，跼蹐自持，矜惶靡措。

竊嘗披求前志，思昔名賢，文足以贊嘉謨，武足以宣遠略。折衝樽俎，神化丹青，體國端朝，出藩入衛，進思必告之道，退有正直之風。五教以倫，正直是敍。凡古人樹之以爲訓，皆微臣願學而未能。祗以籍海憑瀾，附雲宅曜，景飛龍於復旦，策老馬於長途。曾蔑效於絲毫，乃濫塵於省録。念政府樞機之重，念昔年疆場之勞。協恭方勉於百僚，考績更先於四岳。

偶逢慶典，普沛鴻恩，擬漢家恩澤之封，表周社土茅之賜。班從穀璧，亮工望切於有邦；地近枌鄉，錫履榮兼於晝錦。殆非始願，弗獲終辭。此豈以聰睿之資，躬安和之美，恢宏治道，紹述隆基。時乃

日新，彌凛淵冰之戒；人惟求舊，屢思簪履之遺。致使庸常，被蒙名數。臣情惟有靖共爾位，祗服訓辭，仰君德之清明，展愚臣之薄效。矢素心於夙夜，少贊昌時；指舊約之溪山，幸從微尚。殷勤之願，天日若臨；撫念高深，如言可喻。

野史

鹿仙遺傳

鹿仙翁者，高平人，名字失考，性至孝。母病，醫者言非鹿乳不能療，翁覓無所得，入山中，號泣三日，忽見一黄冠道人來。翁拜之，備言所求，道人曰：「鹿見人挺而起，乳豈易得。欲取之，非身化爲鹿不可。」翁曰：「但願母病愈，身化爲鹿何妨？」道人乃開囊，取一鹿皮與之，且囑曰：「汝入鹿勿作人言，但呦呦然鳴，呼羣相歡可也。汝名已登鹿籍，後日當從我遊，切記勿忘！」翁乃著鹿皮衣，混入羣鹿，取乳而歸，奉母藥，母病果愈。及母老終，翁送葬盡禮，棄家徑去，不知所之。其子遍尋數日不見，疑其死矣。

一日，子入山樵採，逢一鹿，人立而語曰：「我汝父也，今已化形歸山，念子父之情，特來告汝。一資生計，歸理家事，勿以我異物爲慮事。」乃以頭觸木折一角，與其子，曰：「取此角，繫長繩，去起曳山林間，角所挂處，其地可居，且獲美婦。」子取角歸，依言曳之。至一處，角挂不去，因營宅居焉。地膏腴，栽植穀草，果獲厚利。每日耕作晚回，取明旦再往，常見町畦整潔，若有人爲之糞治者，怪愕不知所以，

伏叢莽中伺之。至暮見一女人，從雲邊冉冉而下，脱兩羽翮置隴頭古樹窖中。乘間而入，取翮而歸，藏之粟囷，復往於田，女見之大驚，如失左右手。羽翮不在，不能奮飛，遂攜與同歸爲夫婦，伉儷甚篤。詰婦所自來，則笑而不言。

數年生一兒，夫婦珍愛之。婦出外操作，夫在家撫兒，取粟囷藏翮，穿兩臂作蝴蝶舞，翻翩去地二三尺，與兒爲戲笑，日以爲常。及夫他出，妻抱兒，兒每指囷泣不已，若有索者。尋之，見兩翮焉。遂飼兒飽，置之大銅窩中，穿翮飛去。夫歸，見兒仰天且指且哭，知其取翮去矣，惆悵者久之。

夜不能寐，篝燈坐，聞窗外蹀躞聲，視之，婦當軒立，謂其夫曰：「妾鶴女也，君家翁爲鹿洞仙主，命妾下塵助君經紀。今年緣盡當去，欲邀君一往見爲别也。」乃同乘羽輪，飄然至洞。翁方踞坐牀上，羣鹿環視者十數。夫婦前拜，歷敍寒暄，并相致别爲意。翁不能言，但頫首頷之數耳。乃指鹿乳甌，命飲之。飲畢，翁揮之去。夫婦將抵家，聞雞鳴聲，婦急推夫下輪，天既明矣，立庭中，四望寂無所見，入門，則兒已長成，田園風景，大非前夕。問之，兒言去日距今三十年矣。細述顛末，兒始知之。從此治生益勤，家業夙裕，累世興旺，人以爲孝行之報。今高平省有仙村，其田人猶呼爲鹿田云。

符節府謝恩

恭值晉封大禮，昔大臣欽蒙加封先代，小春之月，芝誥天來，於節府行焚禮黄，恭述世德，對揚王休，流惠雨於龍編，望片雲於鴻嶺，其欣感爲何如耶！ 恭謝皇恩事，兹伏蒙恩加贈臣父黄資善大夫禮部尚書，母裴氏正二品夫人，拜領之下，忻懼交并者，竊念臣自釋褐登朝，臨戎伏鉞，時方多難，義不顧私，十有六年於今，備嘗艱難苦險，九十九峯之外，悵望家山。

本年奉表歸朝，驅車過里，顧瞻桑梓，一拜松楸，青草茫茫，白雲片片，遺言猶在，嗟罔極之難酬；靈爽所憑，撫若堂而增感。蒿莪啜涕，原隰駪征，時復思惟，不勝戀慕！ 何幸宸衷曲軫，寵眷優加，錫之衮葩，賁於宿草。伏念遭逢聖世，歇歷宦途，一病投閒，故園終老。菊花三徑，空留清白之風； 芝檢雙函，疊荷□藩之渥。人皆謂積善之隆其報，臣但知申命之出於天。奉今廟算所加，戎塵稍静，臣既邀貺，倍切愚衷。方將葺先人之敝廬，揚天子之休命。告諸筵几，勤諸鼎彝，以示子孫，長記雨露流根之澤；且使閭里，共知朝廷勸孝之經。豈惟微臣獨受其賜，將自今日永孚於休。

伏遇皇帝，體中庸之九經，斂皇範之五福。以南面而躬定省之禮，至德所感，通於神明；謂北圻實係襟要之區，大局所關，重其委寄。肆因行慶，特此推恩，臣惟有頂戴鴻慈，佩服忠教，庶幾夙夜，求乎君臣父子之間，苟利國家，亦曰南北東西惟命。臣不一聞。

野史

西桴詩草

廣南竹堂范公富庶，字教之。蒙翼宗英皇帝，簡知恩遇榮升協佐大學士，領海總督，充商政大臣。外洋事務，最所諳熟。此詩集，蓋本派往大法沙衣坡儒時所作也。

過歌多非山

赤道纔分輒，南風斗覺涼。歌多山下過，日影漸加長。

登阿巔山城

滔滔巨浸風波惡，見島蓬角舟意差樂。雪山赤海道路長，況有墟津倒須泊。
平沙萬里茫茫然，餘沙東抱如弓弦。一水分流涯爲澳，有山臨澳名阿巔。
阿巔山卑石頑劣，排沙枕海勢孤絶。山但枯谷無陰泉，天但晴雲無雨雪。



四時蒸鬱熱如炊，氓生其間黑且羸。鬢髮赤睛狀獰惡，人誤到此手刃之。
地荒境險者若此，英人城市將何恃？大法伴使向人言，使君搜奇請戾止。
驅車登坂十里餘，遵海沿麓紛回紆。石屑治途平似砥，輪蹄宛轉忘崎嶇。
巖蹲水嚙□無路，崖畔斜暉照深罅。圭圓矢直繫線通，個中車行稍相睹。
忽然洞開里數平，英人因之爲山城。砌臺蓬石環嶂守，隸城長住之千兵。
西關一路當山腹，望之更覺□人目。霄深不辨斧鑿痕，微見隙光露一掬。
潛行里半方出來，當門嚴守如木崖。別有居煙千百户，山園一面臨海涯。
駝驢搭貨當舟艋，汲水氈囊出山井。三年一雨飲全城，待澤但憑千尺綆。
用力已非人所思，英人居之初不疑。東方商埠西方貨，往來海泊資火機。
築場儲炭爲巧術，海路平分十餘日。阿坡雖險然地均，諸國資焉□自殖。
古云爲國自有疆，未聞萬里通舟航。天下熙壤自來往，刀錐休問誰家郎。

自樞揭津乘火車往稽城

東溟潴一水，地勢控三州。海曲回車遠，塵寰御氣遊。回人祠壒古，灊水井廬稠。
亭午渾忘熱，乘涼且上樓。

登亞腔逞梨行臺

歷遍層臺碧海堧，涼風沙浦捲□煙。歸來一簇名花贈，猶是腔城一月天。

金甌紀異

清化皆山也，廣化府城之西，添馬江之右，山勢崔嵬，兩邊排立，爲鶻落者，爲馬騾者，青翠萬狀，令人應接不暇。其最秀而峭，則爲金甌山，中一峯巨石凸起，圓而中空，如高壜五尺許，徑三尺半，壜口有石，如覆笠形，厚一尺。環而運之，格格有聲；揭而開之，中自有鍵鎖。數十人力，中不能舉。側目睨蓋下，丹黄掩映，夜常隱隱有金氣，直射牛斗間。俗傳上帝貯金巨萬，許人間爲育子錢，命山神守之，以約何人一夫一婦，生十男子，無一夭札者，上觀壜，則壜中丹處，盡成黄金；以手揭蓋，其中自出，可以取其金歸。不然，雖蜀山五丁之勇，亦無著處。

黎中興間，鄭王嘗幸其山，以事異之。適傍邑有民家夫婦生十子者，王即令衛士引其母子上山，到石壜處取金，以驗應否。衛士遵令，教十子舉石蓋，蓋上九隅均拓，獨一隅粘着不動，攤轉久之，不移一分，相對嗟訝而退，回具白其不驗。王以爲山鬼無靈，金精大吝，大怒，將赭其山。時有諫者乃止，因厚遺十子，遣歸。

月餘，邑中人有告前開壜者，惟九人同胞，其一則螟蛉也。始知山不欺人，人自欺耳。以壜似甌，因名其邑爲金甌，紀之以詩，有曰：「化工寶藏原無盡，不許人間九子開。」迨後西山兵過，聞其異，命工鑿壜取金。斤斧纔加，火光迭出，聲如霹靂，衆大駭而散。至今水痕裂出一綫，水流四時不竭焉。

雲史氏曰〔一〕：山出器車，岳興寶藏，造化固留不盡之藏，以表太平之瑞。則夫藏燦燦於窖中，夏荆三品，待詵詵於膝下，周姒十男。安可謂其是理無是事哉！徒以富且多男，人間罕有，封人之祝，但屬虛辭，而不知韓桐寶桂，簪笏滿牀，日享萬錢，日享千駟。古人且祿厚以待厚福之家，況夫一母十男，天寧不以奇物待之乎？丁旺財豐，世間通貴，於法國例獨隆焉。例定一室得七男者，國家擇一人俊秀，俾入學場，一切支需，官爲之給，免其償值，固多男厚賞之意也。書中有金屋，全家食天祿。山中有金壜，人家須十男。福祿相逢，天人一理而已。

【校勘記】

〔一〕「雲史氏曰」，「雲史氏」原作「異氏史」，據本書以下各篇文例改。

喜溢衡門

大臣以原領太原布政武輝烜、原領文江縣知縣屈惟誼，前經獲咎，邇來安常講學，士子日進。又已年老，情屬可軫，録奉開復。夫武屈二人，科榜出身，退回幾三十載，抱甕灌園之樂，久賦閒居；希棋連璧之班，幾勞夢想。忽天恩之下逮，出人意之所期。春滿寒山，雨蘇焦草，想其齎書到邑，捧敕升堂，絳帳談餘，對朋徒而生色；蓬門開後，見父老而怡顔。仰九重念舊之恩，體宰臣憐才之意，則其奬誘後進，勵策餘年，尤思以報國恩於萬一。固不容以勾漏煙霞〔一〕，浙江風水〔二〕，別占一閒趣也。

【校勘記】

〔一〕「固不容以勾漏煙霞」，「勾」原作「岣」，據文意改。

〔二〕「浙江風水」，「浙」原作「淅」，據文意改。

妙蓮詩草

皇二十五女賴德公主，號梅庵著。

春水

瀲灩連天碧色浮，曾沾紅袖暗香留。漁郎夢阻桃花岸，騷客魂銷杜若洲。
六代斜陽留舊恨〔一〕，東風南浦漾新愁。板橋楊柳當年事，説與佳人記得否〔二〕？

題湓浦琵琶圖

明月潯陽江上船，青衫紅袖宛當年。傷心秋士逢搖落，不獨琵琶事可憐。

懷梅

林塘昨夜朔風吹，小閣清寒獨坐遲。笛裏關山愁舊曲，水邊籬落認前期。



霜南雪北無芳訊，月地雲階有夢思。欲把新詞遠相贈，美人宛在水之湄。

和倉山先生《無非新樹避暑十首》記六

又：

碧欄紅檻婉轉嬌，花間載酒月中簫。南風不會幽人意，偷出吟聲到石橋。

又：

佩玉鳴鑾習俗除，不妨晦迹混樵漁。半庭松菊三間屋，恰稱先生五柳居。

又：

半沼殘霞欲暮天，四山海鳥隔花傳。石牀移就北窗下，朗誦《南華》第一篇。

又：

一壺天地迥紅塵，枕石臨流日涉頻。六月何曾知溽暑？芰荷香裏住佳人。

又：

盡日思量萬卷中，銷閒無事注魚蟲。入窗上色上衣緑，隔户花枝照日紅。

又：

嫩涼天氣捲蝦鬚，載酒探奇盡魯儒。珠履兩行橋上過，隔花人影藕花扶。

以《懷梅》詩挽家兄，就正於廣溪先生。因待復，家兄有過許諾，家兄即命和答

水村歲晏孰花余，無那巡簷倦繡餘。詎意雕蟲蒙記憶，敢希咏絮問何如！

詩評重得鍾常侍，家學由來三秘書。從此壽陽添好話，梅妝新樣倍當初。

秋日感懷寄仲卿季卿

年來愁病每相兼，暮景離情覺轉添。摇落九秋悲宋玉，荒蕪三徑笑陶潛。
漸疏俗客書頻讀，欠別詩朋□懶拈。比似黄花憐瘦影，西風幾度不拘簾。

延青館次家侄士倫韻

敢云禮法里閭尊，數畝桑麻二小園。春水桃花青雀舫，秋風擷蕊白蘋村。
桐陰嫁樹晴移榻，月下抽琴夜掩門。老我優游聊卒歲，前塵影事忽重論。

恭謝恩賜御製詩云

琅函啓籙炳薇垣，寵耀維屏及沁園。扢雅揚風隆聖作，經天緯地大王言。
賡颺漢殿休聲遠，忠厚周家至意敦。袐籍薰陶□被化，一家層疊沐恩君。

【校勘記】

〔一〕「六代斜陽留舊恨」，「斜」原作「斜」，形近而訛，據文意改。

〔二〕「説與佳人記得否」，「否」原作「丕」，據文意改。

野史

他山之石

竹頭木屑，將門貯之；牛溲馬渤，醫囊藏之。以至賤惡之物，而卒歸於大用，天地間誠無棄物矣。自格致之學不講，五行且不能盡其性，俗儒閉户高談，孜孜借性命道德爲事，吁，可笑矣！

我國北圻地面多山，山多產石，岑嶺磊砢，不一其狀；青黄碧綠，不一其色。上自瀘洮，下而珠潤，懸崖峭壁〔一〕，沿江爲岸，鑿而取之，舟楫可以接濟，爲橋者不待鞭之神也，爲槨不必寫之勞也。而往往委棄不顧，徒作烏獸之窟宅，神仙之樓閣，豈不大可惜哉！夫禀陽之剛，立地之骨，造化原與人以補缺陷。世界而自開闢以來，無有過而問者，得非見聞不廣，欲取之而無其術耶？觀山西之石室，海陽之東潮，間有石工開鑿，用力甚勞，需費甚鉅，終日矻矻而無所多得。是以人皆以爲末藝，莫肯研究其法。通都大邑，自安於卑隰湫溢，不見一拳之利。

歐洲人有機棓者，世操是業，其居心也專，其用術也精。十年前，偕其兄弟數人〔二〕，至里仁鍵溪諸山，開鑿石場，槌石日以千萬榭；環近社民，男婦來雇役者，日以百計藉給工銀，爲資生計，其利及斯民

也博矣。是山也，巖巖日削；是石也，源源其來。用之不竭，取之不盡，以天然之塊磊，易無盡之泉□，至今家爲素封焉。其法登山相勢，視其痕紋綻裂之處，加斧削焉。穿孔深丈餘，注藥設綫，以巨木塞其口，爲此者數十處。至期藥發，則山崩石裂，拋擲所及，至數十畝，砰訇之聲，聞百餘里。衆工解之，有若汎簪畫圖塗，無勞箸骨之嘆，有得心應手之妙。批隙導欵，庖丁之技〔三〕，不迨此之神也。使無藥法以引之，而徒用手力以破之，雖千夫操槌斧，萬馬牽索繩，亦未如之何也已〔四〕。以一家之業，濟諸少之用。其精而珞之者，爲几案以供坐賞，爲碑碣以備記載。其粗而碌碌者，大則甃諸河津，而波浪不能衝激；小則填諸道路，而霖潦不至泥濘。其利益難更僕數矣。

且南鴻貉以前，穴處巢居，宮室制度，無可考也。文明既開，漸有制作，而簡儉相循。凡城池樓祠，宮宇寺塔，以及橋梁閘巷，家屋門户，凡有砌造，只用燒磚，不出數十年，雨撼風撞，苔侵蘚食，隨壞隨補，屢費人工，而終不能傳之久遠。始知土質鬆，人工湊合，不若石者天之所生，地之所成，其堅剛不可磨滅之氣，與天山岳並壽，有非智巧出於人爲所能及也。嘗考清國有峨眉山，有夏禹碑，至今三千餘年猶存，登山者思明德焉。天竺高蠻諸國寺觀佛像，多以石造，皆千年古物，世代歷歷可考。我南李朝之柱石寺、隊山石碑，陳朝之即墨法基，潤胡之安孫故城，或七八百年，或四五百年，名迹古器，依然無所損壞。石之用也，不曰堅乎？

有志之士，誠能學泰西之學，從事於石，窮年而攻之，盡山而取之，千巖萬嶺，眼前自有一大生涯也。周官攻石之工，與攻金石玉之工，並列於《考工記》。古聖人不以粗惡尋常之物視石也。列子太平之瑞，品列木波；堯夫經世之書，用同水土。石之重也，理有固然，忽不察焉，其何異於千金之寶，委於中衢

乎！今而知物有憑依之異，久必能言；人如嗜好之專，逢當下拜。其母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

【校勘記】

〔一〕「懸崖峭壁」，「壁」原作「璧」，據文意改。

〔二〕「偕其兄弟數人」，「偕」原作「階」，據文意改。

〔三〕「庖丁之技」，「技」原作「妓」，據文意改。

〔四〕「亦未如之何也已」，「未」原作「末」，據文意改，下文同。

老圃生香

大臣聲請鴻臚寺卿進士杜發升侍郎，原直學士進士三元阮勸升參知。夫二先生，少壯登朝，敭丕中外。自賦歸來，養恬退，十年林下，久安舊隱之閒，五尺天高，幾入鈞韶之夢。兹桑榆景暮，杖屨怡閒，方心事之粗酬，忽鴻恩之下逮。璽書到隴，紫誥齊門，童叟歡迎，覺□□遭逢之有幸；閭閻感嘆，知聖朝故舊之不遺。君恩而高厚長存，尚冀餘年之可答；宦海而波濤既岸，共知厚福之有終。《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其先生其以之。

有益於己

大臣以壽昌縣武石村戊午科舉人阮有德，自得雋後，不樂仕進，自安講肆，弟子信從，廉退之風，誠爲可獎，奏請拔授院御，以勸來者。欽奉翰林加恩賞授翰林院著作，欽遵。阮孝廉少敦實學，長掇危科，色養慈圍，樂誘後進，咏蘭陔而賦菁莪，三十年於兹矣。四方之士，假館造廬，日益以衆。潘岳板輿之樂，蕙可爲茴；康成通德之稱，槐堪成市。近又邑於青池賀泰裴休别墅，風月偷閒；孫又值治經，淵源獨得。兹而奬勵官籍榮沾，想書到衡門，歡迎重拜，慈親悦焉，朋徒賀焉。他日酌春酒，捧壽杯，被品服，作班舞，比諸毛君捧檄，穎叔遺羹者，仰又過之。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阮孝廉有焉。又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换，先生之謂。

弦歌新韻

興化省請設學衔，遵將進士阮珪充補，其月俸如中州。夫興化地接十六州，林莽極目，詩禮之響，幾爲空谷足音。且有新插士數頗多，據所請亦係爲振儒風起見。況進士初登佛録，夙具星胸，經師人師，堪爲比江山生色。將見刀劍之俗，盡轉爲弦歌。百舍重蹠，共喜荒年有穀；千里負笈，莫云瘠地無金。塞外文壇，山中書院，竹城文運，其津津焉日上者乎。昔漢置五經博士，今日設五省廣文，儒教之中，夫豈小補？觀聽之下，其可不争自濯磨，俾有成就，以供國家之用也耶！

妙蓮詩草

成泰辛卯三年，復舉行郊祀大禮，喜志。和先朝宮嬪阮貞德揚輝原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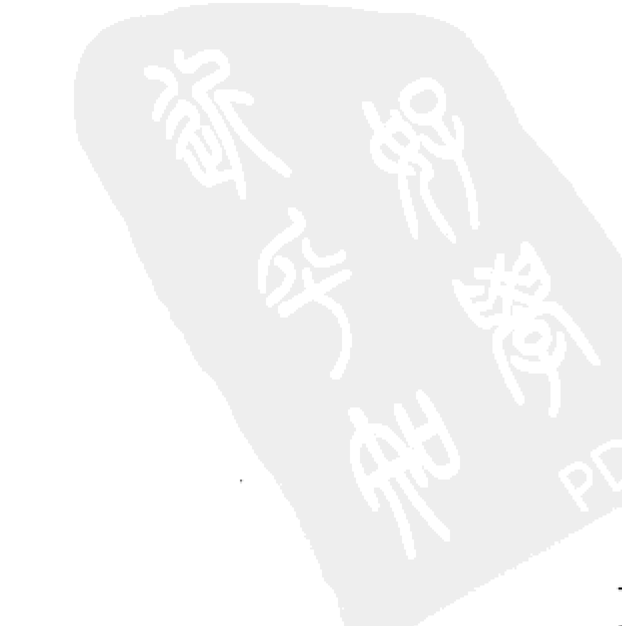
重光單閼歲初移，薦璧明煙復自玆。一疏紅圖開後聖，千秋盛典奉前規。
重瞻化日良臣贊，再挽淳風文母思。錫祉從今歌肆靖，年年佇看太平儀。

第一輔政郡王兄，題拙集詩一首，奉步原韻呈

大筆標題重玉臺，梅芬生色一枝梅。尋常家學常希謝，莫擬唐山奏雅才。

金江先生，應徵赴闕，書此爲賀

龍飛乾運啓，鳳曆泰階臻。舜日臨黄道，卿雲護紫宸。



柳迎歸旆曉，花候到京春。弼亮推裴度，訏謨伏富辰。
去帆剛夾歲，來日恰盈旬。垂象三臺列，朝烜四輔均。
崇階休命始，華秩寵光新。敬慎修天爵，謙冲秉國鈞。
文章周柱史，禮樂漢儒臣。秀德傳阿素，芳蹤接渭濱。
長期魚水契，永作肱股親。願頌無疆福，千秋盛業根。

太宰菊亭裴先生惠紫白黄三品菊，詩以謝之

樽前寂寞度重陽，三徑迎風黄葉弄。東籬雨歇秋煙重，瘦影寒香偏入夢〔一〕。
揭來霞綺爛窗前，紫白黄花色色鮮。英葉經看洵異品，靈根應自蓬萊仙。
蓬萊仙翁午橋客，贊化調元理邦國。盡移桃李倚雲栽，閒採白精和露植。
殷勤數本貽長生，帶露中涵淡素情。佳色夕供吟興爽，泠香□浸道心清。
華予歲晏添佳友，青玉明珠報何有？擬將花汁釀仙方，緑野堂前合爲壽。

【校勘記】

〔一〕「瘦影寒香偏入夢」，此句前原衍本篇首句七字，據文意删。

春雨如膏

太平之世，十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雨調和，萬物暢茂。去冬繁霜殺草，芙藤萎落，柳葉焦黄，處處禾秧大損。大臣爲民以食爲天，而使民命制乎天，非上人子民之意也。節飭給窮民，牛耕田器，又以青黄未接，懸磬可憐，出銀許貸。大臣德扇如風，恩潤如雨，與民爲生至矣。然耡借無憂，而耝田偶析，土膸難發，而懸耒興嗟，則望雲之情，到此尤爲苦切。入春以來，天色明霽，氣候晴明，田家以此時祈穀立苗，得此二時候，想亦不必占雞骨矣。第朝夕注望，猶欠波臣一勺水矣。忽然一陣雨下如注，田間水盈寸，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所謂草木之仰膏雨，得時者宜無不長矣。四時最好是三月，風調雨順之氣，常如四月，惟夏五月其獲。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未必非此雨爲之兆也。

行所無事

江河之有推移，不盡觀於天數。乾坤之缺齧，正當補以人功。然必審其勢，度其時，庶民不重困，而事可兼成，若强爲之，則非智者。北寧之塞江，原爲利民起見，然未遽奏功。且今起築新堤，以捍珥河之水，使不入德江。而兩役並行，衆力難辦，曷若擇其急者先行之。且姑停辦，以專堤政，則以潢江之力，轉而築堤，則堤可固。又以築堤之力，移而填江，則江可塞。一時暫息，而兩利兼收。北方之兵民，其可永寧矣。

救荒小□

富國之道，莫先足民，而足民之方，莫先於盡地力。古論王政〔一〕，必曰：「無曠土，無遊民。」田卒汙萊，詩人嘆之，地廣大荒，君子病之，誠以天地自然之利，而委之無用，甚可惜也！況當兵燹之餘，凶荒之後，閭閻窮乏，府藏空虛，開墾一事，其可視爲菽粟常談，而不講乎！

本朝列聖，留意民天，典農有官，營田有使，所以榮勞來勸相者，不遺餘力。自有事以來，人多飄流，地乃蓁莽。今戎塵稍帖，民氣漸蘇，荒穢之區，正當以墾，則人力既盡，地利不遺，原隰雲蒸，溝渠繡錯，不出十年之內，而閭閻可以無鵠面之嘆，而國家可以補魚鱗之册。荒之當墾，其利如此。則用手足之力，借府庫之財，因天地之利，裕身家之計，有心者何憚而不爲哉！亦在豪强之善爲糾集，官司之力爲勸導耳。《詩》不云乎「攸介攸止，蒸我髦士」？《易》不云乎「木上有井水，君子以勞民勸相」？請各三服斯言。

【校勘記】

〔一〕「古論王政」，「古」下原衍一「古」字，今刪。



文壇旗鼓

文有運焉，如火也，一時暫晦而復明；文有脉焉，如水也，終古常留而不息。當其盛衰之際，主持之者有天焉。□繫涵濡，弦誦相聞，紱冕斯萃，自疆場繹騷，青衿輟業，長鎗大劍之間，毛錐子無以自見，牛耳之盟，橐鞬之會，幾爲空谷足音矣。奉今作興文治，鼓舞人才，廣設科途，增多解額，大臣亦篤意右文，加惠士林，其爲吾道計，可謂厚矣。海宇混同，俊髦登選，挽文河而洗甲，開經庫以韜戈，此其時也。

今大臣上體崇文之至意，外廣好文之盛心，公暇特以文字爲念，每月出題懸賞，固儼然騷壇將令也。古人之言曰：「作文如用兵。」故較芸謂之文戰，固其以紙爲城，以硯爲池，以筆墨爲刀槊，而揮之以心旌，導之以氣馬，意貴精而妙，詞貴簡而勁，而牽冗煩溺。詭僻粗野諸病必戒。磨練既熟，然後按部就班，指揮爲意，六韜變化，八陣縱横，豈徒萬人敵哉？方行天下可矣！此登壇秘訣，亦操觚長技也〔一〕。

【校勘記】

〔一〕「亦操觚長技也」，「觚」原作「瓠」，據文意改。



義倉瑣說

和風甘雨，可必於天乎？不可也。碧浪黃雲，可必於歲乎？不可也。夏斂冬徵，國課可或欠乎？不可也。朝饔夕餐，民介可偶缺乎？不可也。此積貯之議所由起也。而晁錯所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其意固可倣也。魏李悝之平糴、漢耿壽昌之常平法皆善矣〔一〕，而莫善於隋長孫平義倉之制。歲之豐也，以民間之粟貯之民間；歲之凶也，即以民間之粟散之民間。斂散得宜，豐凶有備，誠千古良法也。閭閻之下，遵而行之每畝取一升貯之，多有成效。始由捐納，以漸而積；繼則糴貨，以倍而收。不十年間，驟致鉅萬，其利不可勝言矣。

且閣匱於豐，積多於少，事之當然，理之必至也。不觀之水乎？涓涓者一勺耳，注之不已，遂成江河。不觀之土乎？茫茫一撮耳，覆之不已，遂成山岳乎。積穀何以異是？又不觀之禦寒乎？衣當早授也，若大寒而後下機，則已晚矣〔二〕。又不觀之救渴者乎？水當預貯也，若臨渴而後掘井，則無及矣。防饑何以異是？義倉之議，斷斷乎其所當復矣。

或曰：「國家有糴貨之恩，上憲有寬恤之念，其爲吾民計至矣，義倉可無設。」不知水旱常數，堯湯不免；而博施濟衆，唐虞猶病。若不先行糴貯，則凶歉時延領望澤，雖光明心燭，遍照無遺，而膏澤之下沾，必待情之上達。僻遠之地，呼籲之聲，其能一一入耳乎！雖覆載胞與爲量，豈能人人而賑之乎？户户而給之乎？與其移民移粟，動費籌難，曷若乃積乃倉，自爲接濟乎？義倉斷必復矣。

【校勘記】

〔一〕「魏李悝之平糴、漢耿壽昌之常平法皆善矣」，「悝」原作「恒」，「糴」原作「糶」，「耿」原作「眇」，皆據《漢書·食貨志》改。

〔二〕「則已晚矣」，「晚」原作「挽」，據文意改。

河防備覽

事有關民生大利病，而行之既久者，當隨其勢以補救之，若因循與僥倖，皆非計之得也。北圻之有河堤非一日矣，議之者非一人矣，然數千百年，不聞有拔而去之者，豈其見有不及哉？勢當然耳。夫治水猶治盜也。月前大衙以《河堤應休應築論》命題，論者紛紛不一，間有一二略可取耳。夫治水猶治盜也。撤其壁壘，使之縱掠鄉村，而曰盜將自散，可乎？治水猶治病也。去其藥餌，使之傳染腑臟，而曰病將自退焉，可乎？今言去堤以殺水勢者，何以異是哉？若夫言築堤者，當思如何營辦，方爲有裨。亦猶治盜者，或近攻或遠攻，所當詳也。治病者，或本治或標治，所當熟也。若徒泛然曰築而已，亦何足取哉！

百家寶藏

治咽喉方

取蘿狢矧椿之，取水而含，即愈。

又：

失脚身體四肢痛者，炒煮而飲，神效。

治蟲廣方

取茇誑與藝雜春之，而拈之，即愈。

治癰疽方

或自頭至頸一氣者，取蘿葱似芙葉、蘿青軒，雜春，以芭蕉葉嫩者封此粘之。



治腹痛瀉者方

取蘿榅㬱妙炒煮而飲，即效。

治夜啼方

男則取蟬蜕七件，去首煮而飲之。女則九件，如前。若始生而未啼，其法如前，但蟬去身。

治怪疾者方

多以蒜治之。

治婦人產其子已出，而胶未出者方

即取蘿狂蝂炒黄，煮而飲，胶即從小便出。

治攔方

以芙葉擦之，一方取覆地塗之。

治婦當經月而入房，受病，不利小便者方

取蘿檴其果似果充者炒黃煮飲，即效。

治癩多如黃粱〔一〕方

即以活石塗之，神效。

欲痘稀者方

於立春春分日，或立秋秋分等日，取惡雞五爪也卵，取土龍頸郎者，置卵中飯汁。飯熟後，去龍，食此卵一二次少稀，三四次最稀。

又：買鯑魚，烹後洗凈，取裴葉納入此魚腹，燔炙之。熱時則食其肉，存骨與首，即收入腹中。此葉將埋於卧牀上，或常來往門者，則亦稀。但近痘時方用。

又：一方，於初生時落臍後，取此臍置瓦中，又一瓦覆上火爐，燒存性成炭，後出散末，和入藥服之，亦稀。其藥方録左。

治黑牢方

以旨酒和成鑛似畺似蕓塗之，或取芭蕉果未熟者，以其汁塗，或昌蠬汁亦效。

治打痛方

取染指甲葉與漫濟根人能取葉執雞，二味炒黄煮飲。

治痰濕方

取寄生寄在何木亦可炒黄，覆地加生老薑三片〔二〕，煮飲即愈。

治目痛方

取菊襖花數個，與鹽入堝〔三〕，覆以芭葉煮而薰之，一二次即效。

治感風入裏方

人見即溺入口，即愈，已驗數人。且此方兼治百病。

【校勘記】

〔一〕「多如黄粱」，「粱」原作「梁」，據文意改。

〔二〕「覆地加生老薑三片」，「薑」原作「畺」，據文意改。

〔三〕「取菊襖花數個，與鹽入堝」，「數個與鹽」四字原乙作「與鹽數個」，據文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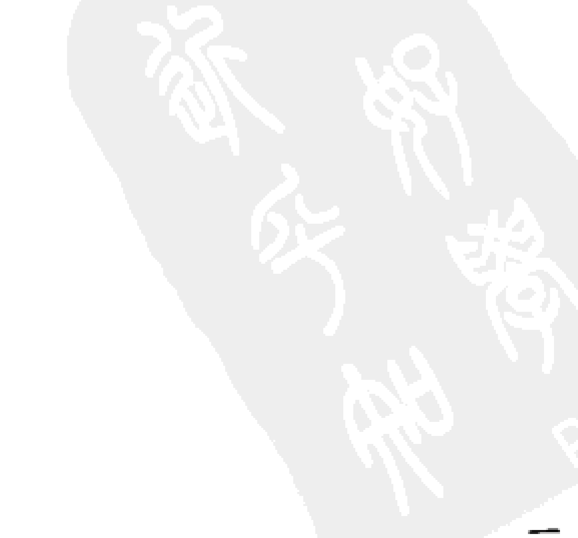


母氏聖善

我國儒通第一名士，聞北國阮達亦第一名士，乃桴海親來相試其才，儒通才猶減一等〔一〕。阮達母問其原由，知其家貧，乃密將家貲三萬，親來儒通本貫，作瓦屋，置田產，密藏寸箋在通家內而還，亦不以事言與子阮達，佯怒放儒通回。回則見宮室壯麗，愕然不知所以。尋見寸箋，看始知阮達尊慈所惠賜，不勝感激。後中狀元，領總督，未及來報，而阮達尊慈已死，家又極貧，尤加風病，特天設爲此境，以試儒通報德何如耳。豈此母而有此遇？阮達桴海來訪儒通，則已爲總督。儒通供養服藥，親之如兄，盡心竭力，而病猶未痊，夜夢神告曰：「以人血三鉢，飲之即愈。」覺乃命妻將錢百貫，市買圖物，買盡始得還。密將三男取血飲之，病即愈。達問何藥，通以實告。達曰：「寧一人死，不猶愈於三人乎？」通曰：「子死復產，友死不復有，何傷乎？」後三子復蘇生。厚待阮達三萬貫錢，將回業學。後又中狀元。

【校勘記】

〔一〕「儒通才猶減一等」，「儒通」原作「阮達」，據後文意改。



陰騭滿面

蘇珍祖，文江縣春球人也，賣壽堂爲業。適遇疫年，多給貧人，不問錢之有無。後至竭其原錢，又盡賣家産不足，又借貸造壽堂給人。後人不許貸，乃構一間在河旁居之。夜夢神造家告曰：「賜汝一吉穴。見家犬在何處，依其首尾而將骨葬之。」後孫蘇珍舉進士。



尊師重道

安石父延師教子，子昏蒙，師以荊鞭撲之，誤死。師懼以席覆之，乃逃。途中適遇石父，惶恐以實告。石父曰：「子死又生他子，何患乎？姑還飲酒，僕母敢一毫介意！」酒半局，石復生，轉作通明，問之，曰：「有一老翁，將石腸入江湖濯後，復置腸入石，即生。」後中進士，榮歸日，先拜荊叢，時人爲之語：「荊公下馬拜荊叢。」

鬼神其可欺

阮秩廢學，賣牛爲業，常至諱日。柳杏公主諱日，先養一牛，肥，賣之不取息錢，行之有年。公主告之應試，扶之中舉人。至殿試曳白，皇帝夢見公主曰：「臣失禾，仰望憐之。」帝斷曰：「『失禾』即『秩』字。此人必有陰功不少。」乃取中進士。

【校勘記】

〔一〕「賣牛爲業」，「賣」原作「買」，據文意改。

安貧樂善

有人告上帝曰：「彼三世爲惡而均富，臣三世爲善而均貧，何故？」夢神人曰：「賜汝劍還，斬人始富。」覺取劍回，坐路間。一日遇老人不斬，賜食。一日遇孕婦，又賜食。告神曰：「民甘受貧，不忍斬人。」後神許金甌大富。

樂善至死不變

翁榜眼敦之父母，已至七旬，始得一男，乳母抱上閣，失手墜地死。此次兒母遠行，其兒父即取錢一貫，賜乳母令逃去，且告以路。其兒母回，亦無悔恨，一聽於命而已。後母見園旁有神童讀書，母戲曰：「何爲而苦若此，歸我，我養之。」後母外七旬，乃受胎。至臨盆時，父見有人衣冠俊偉，請入爲子。父遂之，固請。父曰：「居幾年？」伊人請居三十年，舉狀元，不聽。又請居五十年，舉榜眼，父乃許之。母乃生，即榜眼敦翁也。

陰德日衰

吴時仕，青威人，生一子纔六歲，聞一知十，人號爲神童。後其子死，父亦死。有一府官夢見神童車蓋張行，而父被繫獄，乃問神童何故早死，神童曰：「我有天神降下，特借此門而入耳。」第此家陰德日衰，故去。

作善降祥

公論社有老婆賣水爲業〔一〕，多救貧人之渴。一日大風雨，遇老翁在鉢場避雨住此，惟有一小牀，二人同卧相通，不覺老翁暴死，而老婆六十受胎。後生一男，中進士。

【校勘記】

〔一〕「公論社有老婆賣水爲業」，「賣」原作「買」，據文意改。



天道好全

嗣德十二年，河内有婦人惡其婿，乃置毒於羹，賜人之介。婿不知有毒，見羹美味，讓夫。夫食之即死，夫母告官，官即將此婚與二象殺之。二象皆不殺，不意夫母就此叱婚，而二象即來殺其夫母。報應何其速耶！固天即心也。

安静塢，有嫡殺妾、妾殺嫡之惡。又：刺錦庯，有婦人立心毒其夫。夫知之，即出此婦。婦再娶刺錦人，生得一男。有一人來買圖物，做二百貫，謂從之取錢。其男從至廓，買人毒之，此男即死，是未害人而已先受大害。吾人豈可起一惡念哉！

商政峒記

有一峒在廣安横蒲縣，介於亨山、瓠子島之間，本名亨谷。年前海匪叫聚，每官軍進勦，輒失所在，固此谷爲之藪也。其地一帶石山，延亘數十里，東南瀕水，有一石峒，長二千八百西尺。穿過山腹，置南之西北，達於光亨社分。峒口廣僅三四丈，前有巨石如屏風狀，外望之不可見。石之左右，各有徑，潮落岸浮，潮漲峒塞，均不可入。惟潮上適二三尺，可以小艇沿石徑。秉燭而入，漸開廣，自三四丈至六七丈，水深自一丈至三四丈。其上穹窿，高自一丈至數十丈。溜石下垂，有如佛手柑者，有如蓮花朵者，有如蓬葉帶雨者，有如扇雨摇風者，有蜿蜒如遊龍者〔一〕，有縈回如飛鳶者〔二〕。兩壁石有如虎蹲者〔三〕，如牛馬羣飲者，如觀音趺坐者〔四〕，如彌勒偃卧者，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又有三四高處，而平坦可安頓佛像者，有可於施牀榻爲遊人憩息之所者。谷中屈曲如蛇行，旁谷側出甚多，可容小舟。其間深邃幽悄，尚未窮也。商政官巡海，見而異之，尋徑而入，則寇兵盜糧堆積谷中，乃揚帆而出之。此峒所以商政名也。

【校勘記】

〔一〕「有蜿蜒如遊龍者」，「蜿」前原衍一「如」字，據文意删。「蜒」原作「蜓」，據文意改。「龍」下原衍「賞」字，據文意删。

〔二〕「有縈回如飛鳶者」，「縈」原作「鶑」，據文意改。

〔三〕「兩壁石有如虎蹲者」，「壁」原作「璧」，據文意改。

〔四〕「如觀音趺坐者」，「趺」原作「跌」，據文意改。

南土是保

我南國乂靜上遊，沿山一帶，與暹國接壤，以東西滄江爲界，《一統志》所載封域截然。中間邊吏疏防，遂爲暹人越占。朝廷積年籌擬，未有其機。大法國大臣，千方籌擬，俱取還。美哉，大臣之用心者！其大有保造於我南人乎！昔者常許復宇，鄆灌歸田，魯人以爲美談，況今日乎！謹綴韻語，以志曰：

於皇列聖，龍興南極。土宇有截，九鼎斯勒。我皇受之，規恢社稷。大國敦信，庶明勵翼。文軌混同，疆場整飭。顧思上游，西夾暹國，瀾滄一帶，天限南北。邊防偶疏，遊西潛匿。始猶鼠竊，繼乃蠶食。我國多故，內治是亟。道在安之，未遑正域。維大國疵之，曰無容他逼。憲節臨邊，風雲改色。彼狡而智，強辭抵飾。惟大臣圖之，曰是不可以不實。考我地志，辨他簧惑。算之以鞭，籌之以臆。鎮邊樓上，坐安反側。乂靜置使，險要是塞。牢阿屯兵，道里如織。相時而動，其欲匪疏。乃自柴棍，震以聲息。一簇不忘，二城既克。既克二城，屏藩以植。破竹之勢，指日可即。匪曰争之，惟

計斯得；匪曰威之，惟理斯直。土地之室，封守之則。公法斯在，誰敢不承？望闍遥遥，灣流湜湜。碑碣宛然，舊壥如栻。區而畫之，大臣之力；惠而懷之，我皇之德。趙有完璧，遼無割幅。南國之紀，時萬時億。

國朝鄉科録序

三代之下，取士必由於科目，而科目之所得，莫盛於鄉舉。我越陳黎以前，記載闕如，文獻無徵，考古者惜之。國朝道化醲鬱，人文蔚興，太祖高皇帝大定天下，首建鄉科，列聖相承，益加審慎，賢書所上，多爲名臣，得人之盛，卓然可録。吾郡范君少遊，嘗編而集之，自嘉隆丁卯科，訖嗣德庚午科止，其餘固未暇及也。今山牧高君視事之暇，留心故典，乃旁搜博訪，而增補之，比前録加詳焉。觀是編也，考其世閥，而知所以積文；閲其事狀，而知所以立品；觀累朝試法之申定，而知國家待士之隆；觀近日科途之廣收，而知海宇同文之盛。其爲激昂扶植，非小補也。且天下之弊有二：學者徇虚名而不孚實學，仕者務躁進而不循正途。是二者皆爲科目之病。釐正士習，澄敘官方，今日之務，莫急於此。予方思所以革其弊焉，因敘是編而并及之。

遺像清高

能舉天下之重者，必有力人也；能舉天下之至大重者，必合衆人之力也。乃有不假人力，而應手呈功，則其巧有足矣。河内北城，有鎮武觀，奉玄天大帝銅像，黑色，握慧劍踏龜蛇，面浪泊湖，重六千六百斤，高九尺零，黎至和年間所鑄也，我國人崇奉之久矣。法貴國人往來瞻矚，亦以爲勝景焉。兹大臣公暇商定重修，以神像未甚高聳〔一〕，欲移上數級，以壯觀望。方衆聚而謀之，僉曰：「像質環大，非數百人之力，不能舉也。」法國督工黎鋕者，有運機法，曰：「是不難。三寸之表，八人之手，數點鐘可告成也。」乃以鐵表樹其四旁，以木片横夾之，八人隨機運轉，靈氣浡浡而上，二點鐘神像比前已高三尺零矣。觀者如堵，莫不嘖嘖然曰：「巧哉！」

以數百人之事，而董之以一人，成之以一人，可謂有十倍人之智矣。且機器之學，其有益於用，不可殫述。由此推之，則山可移也，海可倒也，天下事雖至重大，至難鉅，可運之掌上而有餘矣。又聞其初鑄之日，像者就神座處，鑄成乃立寺觀。自是迄今，百有餘年，鮮有能舉之者，力不足也。今一旦而舉之，

使仰之彌高，瞻者起敬，則其工力宏鉅，技藝精巧，規謨宏遠，古今人同不同可知也。而後神座益尊，靈光四顧，熏陶香火〔二〕，與風會而俱新，其永爲吾濃珥間一巨鎮乎！

【校勘記】

〔一〕「以神像未甚高聳」，「聳」原作「聳」，當爲「聳」之形訛，今改正。

〔二〕「熏陶香火」，「熏陶」原作「焄熏」，據文意改。

雅頌元音

粵惟我皇祖翼宗英皇帝，御極三十六年，聖德隆盛，文治敷賁，諸臣多以詞學受寵遇。而從善、綏理二王，花萼聯輝，宸眷特至。嗣德七年，天子視學行禮，命講《尚書·大禹謨》、《中庸·天下之達道五》等章，奉見聖學明闡。從善王賦《視學頌》以獻云：

於鑠我皇，作君作師。柔謙剛決，參乾兩離。莫知匪生，莫行匪安。不敢自聖，爲君實難。學乃化先，道乃政本。曰屈予一人，以率四遠。大昕鼓徵，學徒畢至。百辟卿士，賜坐陪位。乃陳經書，乃延保傅。降心堂陛，棲神竹素。探微窮賾，采幽洞玄。洙泗衍派，日星麗天。溯源鄭孔，折中程朱。皇言是訓，衆解或拘。堯舜心傳，精一執中。德以行道，無往不通。明明列祖，克踐斯言。我皇不忘，思繼厥序。緝熙光明，匪學曷由？日就月將，胡考之休。在昔東京，有臣曰䔲，說經作頌，維成有光。下臣愚頑，忝充清列。澡澄芳潤，親炙聖哲。敢希賢藩，文媲楊史。親睹隆儀，不可以已。熇坳鞠脅，泚筆久音。青莪之樂，式告青衿。

嗣德聖德詩

嗣德三十一年秋八月，恭遇五旬萬壽大慶節，中外臣民，結樓棚祝嘏，御製正樓扁曰「所其無疆」。奉見宸光冲挹，帝王比隆。其時綏理王賦《嗣德聖德詩》以獻，音韻鏗鏘，詞氣肅穆，所謂一片和平雅頌聲：

皇帝御宇，受天眷命；運際重熙，執中勤政。皇帝聖政，憲章文武；勵精圖治，不遑寧處；内寧外安，登三咸王。皇帝孝德，愉聲怡色；問安侍饍，晨昏不忒；教加四海，是效是則；於萬斯年，承歡無極。皇帝敦睦，以親九族；不億其麗，高爵厚禄。皇帝好學，遜敏念典；周孔淵源，止於至善。皇帝睿藻，風和日暎；詩正而葩，文以載道。皇帝洞鑑，明目達聰；懲姦表善，一秉大公。皇帝教思，不倦孜孜；民生於三，二曰君師；内聖外王，一以兼之。皇帝謙抑，貞吉心得；聖不自聖，每求弼直。皇帝神武，止戈舞羽；不大聲色，怙冒辛土。皇帝闓澤，念茲蔀屋；優養耆年，不侮煢獨；栽成輔相，萬物並育。皇帝慈祥，合於天壤；嗟彼嚚昏，或離於網；爰書

三宥，敍恤凄惘。皇帝致治，乾坤交泰； 兆民賴之，九有無外。皇帝萬壽，大椿並茂； 如天之高，地之博厚； 維天爲大，穆清玄默。星辰之遠，算數千億； 仰之彌高，豈可窺測。璿璣律吕，羲和是職。況托肺腑，扈從侍側； 攝二等府，藩臣綿賓。作爲此詩，以繼頌聲。

大車檻

事有出於一人之籌辨，而能使千萬人享其利焉；有出於一時之圖維，而能使數千萬人受其賜焉。攬權而行者，不自言其功；蒙業而安者，不能名其美。而偶有一人焉，從旁寓目，不覺津津然道之矣。北圻自經亂後，榛莽叢於野，戈甲橫於路，苟如有噢而咻之，撫而柔之，則顧瞻周道者，且將裹足不前矣。

今起築火車新路，近有一人，常中路而遍觀，則山高水清，一望千里。昔之荊與梗者，今則禾與麥矣；昔之刀而劍者，今則牛與犢矣。蕩蕩亨衢，往來如織，以今視昔，氣象迥不侔矣。於是悠然而思，快然而悟，乃嘖嘖然而稱嘆曰：「異哉，昔日之日，何落寞也！今日之日，何坦蕩也！彼執迷者，誰引之就導也？彼漂流者，何扶之向路也？轉移之功，何神速也！嗟彼行人，何不深長思也！」語既畢，乃遵道而行，飄然兩袖風清。

順安竹枝

國朝列聖，定鼎春京，順安汛其巨障也。道化濡涵，靈氣斯萃，人煙風物，蔚然名都。清和節候，時奉鑾駕臨幸； 鈞天奏雅[一]，至今猶可夢想。偶憶《倉山詩集》内，有《順安竹枝》，腔調渾圓，情態曲盡，朗誦一遍，若恍於香江明月中，倚孤蓬，操南音，裊裊可聽，録之以當卧遊。

蛋家爲屋海爲門，鼊鼅鼊鼉并一村。買香夜祝龍王廟，聲聲只願去河豚。

魚簾蟹笣遍長安，一棹夷猶盡日閑。水利無租衣食足，有舟數隻屋三間。

不要錢多不要官，風平浪帖自家安。嫁兒要作酒家婦，無酒無魚不算歡。

野犂田多税更多，杍坊帛厚倦抛梭。不如短布單衣便，與郎刺船輕風波。

儂家情性如浪花，千層萬疊東西涯。儂心直似旗竿柱，隨雨隨風不肯斜[二]。

黄海臺前水渺茫，白沙堆擁如山崗。憑將此海□沙去，終始儂心不負郎。

家在郃陽祠下居，朝朝慣見海中珠。縱郎把作珠孃喚，東奥珠孃比得無？

年年四月南漕來，北漕輸倉且未回。小艇隨郎買椰子，就中取醉莫深杯。
輕舟小小似瓜皮，無論江湄與海湄。信口高歌理雙槳，一聲聲似竹枝詞。
翠華每夜閲戰船，鄉中設案望沙邊。長願官家千萬壽，歲賜儂郎拜賀錢。

【校勘記】

〔一〕「鈞天奏雅」，「鈞」原作「鈞」，據文意改。

〔二〕「隨雨隨風不肯斜」，「斜」原作「斜」，據文意改。

一片淨地〔一〕

魚遊於沼，樂其清也，污波則掉尾而逝矣；鳥止於邱，美其蔭也，蔚穢則矯翼而去矣。人爲萬物之靈，其情得無類是乎？今夫兩間一浮區也，萬古一灰劫也。塵埃野馬，一息相吹，人生其間，特以有輕清之氣，鼓動而流暢。若居處不潔，以致濁穢之氣，感而觸焉，陰陽從而干之，寒暑因而盪之，蒸而成沴，鬱而成蟲，氣滯則病，氣逆則斃。自古聖人爲吾民計，而爲之宮室焉，爲之道塗焉，爲之溝渠焉。灑掃庭户歌於《詩》，糞除道路載於《周禮》，開通溝瀆記於《月令》，豈好辨哉！王政之所急也。

今河内城庯，特以修理爲急，屋之茅者瓦之，而祝融回禄，無所投虐焰；渠之塞者通之，而雨師河伯，無由逞其淫威；道路之狹而穢者，廣直而净之，車馳馬驟，清風徐來，黄塵不得以污人衣矣。闤闠之中，布泉出於筩，魚肉列於俎，均不須用護風旛矣。行者居者，商者旅者，莫不釋煩祛熱，撲去面上數萬斛塵，而共入清凉世界中，其爲利民，豈不大哉！

【校勘記】

〔一〕「一片淨地」，「淨」原作「埩」，據目録改。



水哉水哉

梁所以防魚，魚大而梁不止，將盡梁而魚之歟？閘所以畜虎，虎猛而閘不能制，將出閘而去之歟？抑修而緝之歟？堤所以衛水，水溢而堤不能捍，將剷堤而削之歟？抑因而培之歟？今年癸運，於行爲水，與己火相尅，勢必奔潰四出，數之必然。據見報諸省多潰處，亦有不潰處，而水及者，害如之。嗟乎，水之爲吾民害者，何其烈耶！

方其堤之築也，江上一寸土，吾民數斗汗也；及其堤之潰也，田中一尺水，吾民萬户飯也。登高而視，昏墊之形，不忍視也；呼癸之聲，不忍聞也。可幸者，秋禾未稼，善後之計，可籌也。不日水勢降殺，秋田續稼，雖失之東隅，收於桑榆，吾民當體此意。淬乃鈎耡，洗乃耜耒，俟潦落隨殺隨秧，未必晚田非厚穫也〔一〕。若夫目前之害，天數也，君其問諸水津。

【校勘記】

〔一〕「未必晚田非厚穫也」，「穫」原作「獲」，據文意改。



財神論

昔人云：「有才而無用，與無才同。」「才」與「財」通，有財而不用，則與無財者，亦何以異哉！金生於水，銀生於山，智者鑿而出之，熔而化之，以利民用。古之行其義爲泉，其文曰通寶，取其流通而無滯也。近日之銀行，其形爲雞振羽，明其如籠中物也。錢不能言，神或憑焉，封而閉之，必有冥譴。

常見鉅富之家，擁貲數萬，爲坎於地，埋而藏之，掘之惟恐其不深〔一〕，掩之惟恐其不密，所以天地之儲英，既出於土，復納於土，其毋乃非天地之心乎？聲息一漏於梁上君子，從而瞰之。吾見其掘之愈深，而開之愈速；掩之愈密，而取之愈便矣。即使無意外之虞，而黄白道人，尚上清童子，亦將著五色衣，翻翻而羽化，終不肯受其禁錮也。

昔有人瘞其銀於牀下，而卧其上，久之有物焉，夜推牀而起曰：「我輩在此，爲君所壓，甚不快，行且别矣。」詰旦而視之，空如也。

西方有一人焉，富而吝，藏其金銀於牆壁中，以時檢而玩之。有窮漢者，無所資以爲生，將自縊焉，

釘其繩於壁，金錢踴出，袖之歸，販賣致富。既而藏者悟其失，愕然駭異，坐而泣之，淚如雨下。旁人詰之曰：「子之藏金，將何爲者？」曰：「吾以悦吾目也。」旁人莞爾而笑曰〔二〕：「子無泣也，取石數片而藏之，時復玩焉，亦何以異乎？」由此而觀，富者之積，乃貧者之資也。古語云：「有錢可使鬼。」俗語云：「有錢可買蓬萊仙。」以使鬼買仙之物，而閉置於幽室中，孔方兄自當有絶交書矣，守錢虜更迷而不遇，何哉？

或曰：「埋而藏之，既不可，則將擲而去之乎？」曰：「因錢者不智，逐錢者不仁。善用錢，客以待之，聽其往來焉可矣。」今夫水，導之則日流；今夫木，植之則日生，金錢亦然。知所以導之，則流而不窮；知所以植之，則生而不息矣。西方諺語云：「今日一錢，明日一錢，一一相生，斯千斯萬。」物理然也。且所貴乎，操之天下之利權者，以其能天下之大事，修理賑濟，皆用財之權也。若徒擁虛器，以干神怒，曷若散而布之，操其左券，以取償於造物乎？要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有才者貢於王庭，有財者貯於王府，理勢然也。若以三品之珍，萬物之貨，而深藏不市焉，猶夫以濟經之藴，閎通之器，而長往於深山密林中，畢竟與草木俱腐，夫誰知之！

【校勘記】

〔一〕「掘之惟恐其不深」，「掘」原作「握」，據文意改。

〔二〕「旁人莞爾而笑曰」，「莞」原作「筦」，據文意改。

文治精葩

《鄉科録》，賢書所上，多爲名臣，得人之盛，卓然可録。是録也，《千佛經》也，《丹桂譜》也。披覽焉，其人有以節烈稱者，道德表者，功業彪炳者〔一〕，但論文章一事，亦各臻其妙，固聰明才智，磨練於場屋中，到得青錢入選時，已是九轉丹成後，故發之筆墨，皆有精彩，於潤色鴻業，鳴盛廟堂，誠不朽之大事也。姑録。

廣溪張先生詩集

九日陪皇公登御屏山賞節

節物登高事可稽，攀崖傍石手同攜。佩萸百執詩身健，望闕三呼祝壽齊。

出海徐觀初日上，憑空俯視衆山低。會中皇子皆詩伯，有景令人不厭題。

陪坐止善堂，聞鶯，奉和原韻

二月春深柳色青，喬林鶯轉一聲聲。似將心裹不平事，飛出枝頭將向鳴。
湖上使人空悒怏[一]，曲中求友最分明。可憐世鮮知音客，依倚東君訴舊情。

咏五色鸚鵡 進士贈禮部尚書何巽甫元草

剪拂情深解不開，能言獨信世憐才。一毛應爲文章惜，五色難分錦繡才。
吴水無情芳水緑，秦樓有夢暮雲回。可能珠樹飛棲穩，讀過多心幾萬回。

副榜芳亭先生詩録

東閣上層，半夜檢詩作

最深嚴處復高清，霜鬢藍袍夜獨驚。天上星辰低有影，人間雞犬寂無聲。
硃封捧出龍光動，蓬竹分來鶴焰平。劉向當年成宛委[二]，石渠不愧校書名。

順安夜景和韻

如睹蓬萊海上洲，風雲長爲扈臣遊。波澄海内三更月，火宿帷宫萬葉舟。

如此夜何深擊節，共誰王處獨臨流？星郎起我殷勤意，握手中宵望斗牛。

進士范義溪先生詩録禁直兵曉記

午闕鐘聲散曉霜〔四〕，彤彤燎影動晨光。三秋露逼金扉冷，獨坐人聽玉漏長。
侍寢遥傳温室語，司衣正襲御爐香。憂勤廟略慚無補，簪筆衣陪粉署郎。

和友人遊西湖見寄

坐憶西湖二月天，春風載酒緑楊邊。重來飛劍知何日，一別關山又隔年。
舞樹合彤蘇小柳，掉房應□慧□蓮。故人静識離思意，點綴湖山入錦箋。

【校勘記】

〔一〕「功業彪炳者」，「彪」原作「婋」，據文意改。

〔二〕「湖上使人空悒怏」，「悒怏」原作「挹快」，據文意改。

〔三〕「劉向當年成宛委」，「委」字原不清，據文意改。

〔四〕「午闕鐘聲散曉霜」，「鐘」原作「鍾」，據文意改。

星象辨

「星搖者，民勞也。」説出《漢志》，後人附會，訖無異辭，而不知其誤實甚。夫《漢志》之言，本於《皇範》「庶民惟星」之語，而不知《皇範》所言，特言其分位相似耳，非以民屬之星耳。如專以民屬之星，則一部《星經》〔一〕，皆當作細民看也，何復有帝星、相星、輔星、后妃星，各等名目乎？然則星之有搖焉，何也？曰：「氣搖之也。」視搖之也，星本不搖也，與民固不相關也。

西方詩曰：「天地間一氣之所積也。」其氣自下而上，有清氣，有濁氣，有冷氣，有熱氣，層層相接，如積薪然。就中氣之輕者喜浮而上，氣之重者喜沉而下，一浮一沉，升降相薄，於是有搖動之勢。人在氣中，仰視天象，適當其際，則謂之有搖焉耳。其氣之近天者多寒，其近地者多熱，固近地者有重濁之氣，以承天日之光，蒸而出之，故多熱；若其近天則無物以承之，天日之光，直垂而下，故多寒。五六月間，熱氣尤甚，人行田野間，方日午時〔二〕，有似煙氣之所蒸也，非煙亦非霧也。故見人之所見星搖者，多

在此等月，若秋冬則不之見也。

水性洞下，火性炎上，其氣平均，則光影直行，無有欹側，一有不平，便有欹側。燈之光也，有蔽之者，則乍明乍滅；星之光也，有薄之者，則若隱若現，其理然也。譬如月在水中，當其波平浪帖，所見皆圓；一有微瀾浮動，則月光蕩矣，此水之蕩而非月之蕩也。於蒸氣中瞻星，而謂星之摇，何異於波浪看月，而謂月之散乎？若如人以鏡照物，若鏡面平坦，則物皆渾成；倘鏡面傾側，或有點污，則物亦爲之變遷。此鏡之不平，非物之不平也。於蒸氣中瞻星，而謂星之摇，何異於側鏡中照物，而謂物之不平乎？

且人之目精有限，視之久則不能無眩焉。試於夜間而觀星，做一更許，則所見之星無不摇，况乎天地與由來不將關也。天之與地相關者，潮汐之應月，江山之出雲是已；天之與人相關者，形氣之化生，善惡之報應是已。若夫日月星辰之垂象，猶人之有耳目手足，一動一静，一屈一伸，於天本無與也。日月星辰，一出一没，一隱一見，於人更何異哉！

若云「某星見主某事」，自古及今，多主其説。不知地球之内，有許多國，一國之内，有許多鄉邑，一年三百六十有五日，其間或此國有事而他國無事，此鄉無事而他鄉有事，或今日有事而明日無事，從而附會之，雖或偶中，亦猶市上買卜者之所言耳，非其實也。年前茶巴國火烽噴出，紅焰燭天，不知者謂天氣黄赤，主某事，競相傳告，聞之可爲噴飯。今人以星摇爲言，亦此類也。且燭理不精，立言無當，非徒井蛙自狹，將至流毒無窮。如謂某星主兵事，屬某方，則大兵興矣。大則賊逆，小則攘竊。如謂某星主某事，則天反教人爲某事耶？古來賊逆攘竊之徒，皆從其數耳。夫凶惡之人，

何地無之？一聞斯言，遂生異志，星之應與否，猶未可知，而人心之自揺，已將肇夫變故矣。故此説宜明辨也。

嘗因是而求之古人所論星象，多有可辨者。《漢書》云：天文星皆有州國分野，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三〕，虚、危，青州，室、壁，荆州〔四〕，奎、婁，徐州，昴、畢，冀州，參、觜，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荆州。夫以東西南北四方之二十八宿，而中國之數州當之。試考之今日五大州地圖，則此數州者，不及十分之一，不知此數州之外，將屬何星耶？豈數州有星分，而他國獨無耶？將諸國之天，各有此二十八宿，以分屬國中之地耶，抑或某星屬某州，又屬某國耶？

《星經》曰：「帝座星安，人主祥，變則災；御女星明，妃后吉，暗則凶；四輔星大，大臣慶，小則免；三公星高，天下安，亡則危。」夫五州之内，爰止萬國，一國之中，皆有帝后公卿，不知天上所謂帝座、御女、四輔、三公者，其數有幾耶？將每國各有此等星，以占其休咎耶，抑天上只有此等星，聽諸國一例占之，凶則俱凶，吉則俱吉耶？

又其最謬者，謂蕭何爲昴星〔五〕，韓信爲武曲星，東方朔爲歲星，李太白爲長庚星。夫以人生爲星之下降，則當盡人是星也。何獨此數星人者屬星耶？星之數多矣，何獨此數星獨有塵世想耶？此數人既生後，將天上無此數星耶？此數人既没之後，此數星者又何處下落耶？又若嚴陵與光武卧，而客星見；陳實與荀淑會，而德星會；諸葛而大星隕，則天上衆星，固日瞰人間之所行，而表爲之表著耶？一二人之談論燕飲，衆衆亦落樂赴□耶？諸葛之聖，不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而何諸聖□無星隕，而獨爲諸葛隕耶？善乎詩人之言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六〕；

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明其虚而無實也。如必以星摇爲民勞，是殆欲以箕簸揚，北斗挹酒漿也。

憶昔某公以宰爲業，後因録致顯位，嘗北使，適值北旱，國人設壇，請公禳之。公登壇口言喃喃，請衆星下降，或云塞星，或云深星，或云轎星，或云睦星，或云俚星。既而雨適至，聞者莫不嘆服曰：「某公精於天文星學，所請之星，皆書所不載。」夫「塞」、「深」、「轎」、「睦」、「俚」，屠宰中野語也，附之《星經》，後人當亦費分統矣。

或曰：「子之辨也，其理勝也。古之爲此言，非不知其强也，特欲借此立説，以驚夫人君之於民者，當有以體恤之耳。必如此言，無乃天變不足畏之説乎？」曰：「不然。」吾謂星不與民相關也，豈謂君之與民，不將關哉！人君以一身爲萬民之主，自當心存仁愛，時時而復輯之，不必稽之星象，而後閔其勞也。《皇範》之曰「王省厥歲」，謂一歲之内，皆王所當省也，未嘗曰「王省惟星」也。

【校勘記】

〔一〕「則一部《星經》」，「星經」原作「經星」，據後文改。

〔二〕「方日午時」，「日」原作「曰」，據文意改。「時」原作「辰」，越南避諱字，見前注。

〔三〕「斗牛女揚州」，「揚」原作「楊」，據文意改。

〔四〕「室壁荆州」，「壁」原作「璧」，據星宿名改。

〔五〕「謂蕭何爲昴星」，「蕭」原作「簫」，據《史記》改。

〔六〕「不可以簸揚」，「簸」原作「簸」，今改正。下同不注。



日局說

野史

天高地下，古往今來，兩間一大局也。其中積氣所生，千形萬狀，爲日爲月，爲星雲，爲風雨，爲霜露，爲山川，爲海河，爲人物，爲草木，鴻蒙之内，化化生生，有莫知其然者而然者。有璣衡肇創，而言天文者，代代有之。持論間或有不同，究之亦各執所見，歷世既久，異説滋多，遂有以日爲金烏，以月爲蟾蜍，以星爲白榆。雖語屬荒唐，而無折中者，誠以目力所不及，足迹所不到，而或借物命名。彼蒼蒼者未嘗起而與之争辨，則不妨姑存其説，以資談柄耳。

嗟乎！宇宙至廣，而開闢以漸，人生有涯，而神氣不窮。上古之民，椎魯相安；中古之民，淳漓相雜；今日之民，則巧技百倍矣。天之所生者，不能以古今而强同，則安知所謂天者，不以古今而有異乎？談天之口，愈出而愈奇，雖或異於古之所云，不得以後起疑之也。泰西精於堪輿之學，皆由於探索而得，非徒臆度爲言。

近有所謂日局之説，亦新聞也。其言曰：「人在地球上，去天甚遠，浸假而化其左右臂，以爲兩翼，

御風而行，乘氣而遊，一如火車之行於陸路，火船之行於江海。天地所有之物，一一看破，則見其間有空虛無物之處，亦有物與物相聚而一韋者。此一韋之在天中，譬如禾秧之投於地，或有或無，不同其處；或遠或近，不一其度，固有不可得而盡述者。」西方之人，總之謂爲日局。以此輩相爲維繫，而日則居其首也。

就局中論之，赫赫煌煌，旁燭無疆者，日也；纍纍歷歷，如珠串而棋布者，七星也；若沉若浮，渾渾而圓轉者，地球也；若盈若缺，皎皎而流光者，月也。月隨地球而行，地球隨日而行，七星之行，亦隨日。日之爲此局之首，而亦有所隨焉，最高處一大星也。此星與此局相去甚遠，人所不知，故或以爲日，只在一處，未嘗運動，而其實非也。

即此局中，其間亦相遠隔地球一環，通計共四十兆西尺，橫計共二十兆西尺。人所知也，日之大當一兆三萬地球之數。若自地球至日，其間甚遠。欲知其數者，須以地球層纍而上如撒錢然，約一萬二千地球之數。則至其處，試以火車行程計之，火車之行，一時刻五萬西尺，自地球上起行，無一刻停止，做三百五十年至日處。若夫日之光影，其行其□，若約□壺八□，可至地上，其何□近於地上者。此日局者，光影發出，亦三年可至於地。倘有何星，人行至此星處而親入日局，但見其些小一點而已，不有環球，亦不似在地面時所見之大。即以千里鏡照之，亦然。若於此時而回視地球，則無所見矣。凡人置身高處，則目下所見，無非小者，其勢然也。

日之旁有諸小星，號曰七星。當初所見，只有六星，以月合之，故謂之七。然月從地球，則不謂之星。近日西方初尋得二星，亦遠甚，合前六星計之，則爲八星。此八星或大於地，或與地齊，西方謂之行

星〔一〕。此外尋得之數尚多，但皆小耳。若當夜静而有隕落者，此等小星無名，環繞日旁，與地球氣相薄〔二〕，則發爲光彩。有直流於地面者，可尋得之；有横過地球者，既過則不見矣。行星之外，則有定星者，以其位在而不易也。

合而言之，以地球與八星較，則地乃其小者；以八星與日較，則八星亦小；以日與最高處一星較，則日亦小；週天而觀之，此則一大星，亦其小者也。夫以地球一環，數千萬年以來，聖賢人物，羣而處焉，其間治亂興衰，不知其幾經變局矣。而視之曰局中，乃其最小者，不知日局之外，何如也。

【校勘記】

〔一〕「西方謂之行星」，「西」原作「而」，據文意改。

〔二〕「與地球氣相薄」，「薄」原作「簿」，據文意改。

地球論

今試問於人曰：「地體圓耶方耶？」必曰：「方。」又問：「形大耶小耶？」必曰：「大。」又問：「地氣動耶静耶？」必曰：「静。」又問：「地勢平耶側耶？」必曰：「平。」而孰知其皆不然，圓而非方，小而非大，動而非静，側而非平，知此者可與論地球矣。

何以言圓？地球之説，始於泰西。謂之球者，以球之體圓也。天地間非至圓者，不能以活動而久存。日月衆星皆圓，非惟地也。地體若柑子然，兩極稍凹，中央稍突，凸若非圓也。然自心中度之，則此凹凸之處，不過三百分之一，故人於遠處望之，常見其圓。至若地球之上，間有山岳高峙，似屬欠圓，而究之則無損也。天下之高山，莫若雪山，其山在天竺國，而計其高，未得一萬西尺；彼凸凹之處，深至二萬西尺，猶於地無損也，況雪山乎！其他山可知也。

何以言地之小？古書云：「地在其中，日月星環於外。」然而非也，地則環之耳。地於此衆物中差大於月也，視日星則其最小者。何以知之？地之四周，僅得四十兆西尺，其地之經道，計得十兆尺零。

由此而觀，不知地之小，安能爲衆物之主，而使衆物環繞乎？　且月去地遠，日去地尤遠，衆星去地又甚遠。　如果繞地而測一日十二時，須每時行得幾萬里方可，必其不然也。　然則地之不靜可知矣。

或曰：「吾在地上，常見安穩而不動也。　仰視日月，東升西降，固不如地靜也。」曰：「不然。」坐子於車，車行子不行也。　車之輪轉，舟之駛流〔一〕，未嘗耳子不之見耳。　當其道路平坦，波浪靜平之際，子於車舟，但見屋舍顛倒，草木奔走，而不知舟車之勢然也。　人在地上，覩日月星何以異是。　然則地之不平可知也。　凡物之靜者，始無傾側，若動焉則側矣。　地之轉也，看來自有側勢，非是平如轉九子。　初轉時本平，至盡力時不免微側，若地則常常側非平也。

且地之轉有二，其道有五。　自其轉而言之，一曰日周，一曰歲周。　日周者，本身之周而復始也；　歲週者，環於日外之周而復始也。　晝夜運動，隨轉隨行，凡三百六十五日，方能繞日一遭，故有四季之分，寒暑之別也。　自其道言之，曰寒、温、熱。　熱道一段，寒道、温道各二段。　寒道亦曰冷帶，其地天氣常寒，水冰冷，晝夜相懸，有六月爲晝，六月爲夜者。　熱道亦謂之熱帶，其地熱氣，冬不甚寒，日夜有長短，少有不齊。　至温帶，天氣温和，日夜平分矣。　晝夜寒熱，其不齊者，由其行與赤道有遠近耳。

地道寒熱之不同，而考之其道〔二〕，均有人居畜産，雖多寡厚薄，微有差殊，而無荒漠之説處，何也？而吾於是嘆夫化工之巧也。　水之於海，清濁鹹淡，不一其性，而流以通之；　人於地也，寒温燥濕，不一其性，而風以疏之。　今夫風蓬蓬然而起，飄飄然而行，千萬里之外，無不透徹。　居熱道者，有涼風以暢之；　居寒道者，有薰風以噢之，各適其體，各安其居。　故夫人人之在地球上，其氣本相通也，其性本相似也，其嗜欲本不甚相遠也。　凡此者，天實爲之也；　而舟車之引路，其後焉耳。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吾不知其所以然，玆且就地球上之所有者而言之。地球之面，有高低廣狹，分爲水陸山原。古時地體漸涼，外面遂凹凸之形〔三〕，凹處爲洋海，凸處爲山原，雖江河有推移，江山有變改，而其形勢常自如此。大約計之，海得四分之三，陸得四分之一也。自赤道至北極，地分多；自赤道至南極，海分多。南極一邊多州，北極一邊多島。正南北極之處，亦有陸地，但氣寒甚，水終歲常冷，艱於人民用，皆啖生物，而無火化。其餘陸地分爲五大洲，曰歐羅巴，曰亞細亞，曰阿非離歌此三大洲地相連，人生已久，曰阿迷離歌即新世界也，其地四五百年來，始尋得之，曰奧多離阿諸島之屬。大平海者，以赤道計之，歐羅洲去之遠不相觸，亞細亞則與之相近，其最近之處，距赤道纔二度許。阿非離歌、阿迷離歌二洲，均在赤道之兩邊，而北邊之地，較多於南邊。澳多離阿洲土，當初想亦相連，以其亞細亞之南也。

嘗取地球圖而觀之，有青白黃赤色，青者海分也，淡青者其淺處也，深青者其最深之處也，或至五六千西尺也。餘各色以陸分也，白者其平原也，視海面不相高也，黃則高於白，赤又高於黃。若禹餘色，則最高者，亦至數千西尺也。尺幅之内，纔如掌大，而囊括寰海，瞭然盡在目前，吾於知夫造化之巧爲排設也。二極之地，南北相對，五洲之地，東西相對焉。水之深也，土之高也，亦有上下相對之勢焉，而惟造物無相對也，對之其惟人之神聖乎？

且地各有脊，每山州各有一山條爲脊，如新世界一條，自北而南；亞洲一條，自東北而西南；諸洲或有一二條，三四條者。夫造物之生山也，非徒以飾地之觀，堅地之骨，所以載冰雪水石之各處，猶夫人君者之發政令也。有山而後有地，山之埃塵，歲之凝積，變爲泥土，可以耕植。藉非山也〔四〕，地不日以削乎？有山而後有川，風之載雲也，山則噏之，結而爲水，落而爲雨，江河溪澗，皆於是而發源。藉非

山也，川不日以涸乎？有山而後有人物，人物之生依於地，而潤於水，皆山爲之也。且而風力之吹蕩，水勢之衝激，皆藉以遮蔽之。使無山，人物其能以生乎？故天下之至高，乃天下之倚托也，靜鎮也，而不可少有搖動也。造物之巧，不益見乎！

【校勘記】

〔一〕「舟之駛流」，「駛」原作「舦」，據文意改。

〔二〕「而考之其道」，「考」原作「孜」，當爲「攷」之形訛，今改正。

〔三〕「外面遂凹凸之形」，「外」原衍一「漸」字，據文意刪。

〔四〕「藉非山也」，「非」原作「如」，據下文改。

不老老人畫像贊〔一〕

歲月如流梭，人生如金石，過隙之駒，不可縶也；到海之水，不復回。少壯幾時，古今同嘆，冥冥中若有主之者。近閱大法天文書，有一老人，憑空而立，其面則黝然而黑也，其鬚眉則星星而白也，左手執青龍刀，右手執一大環，兩翼插於腰間，清風拂其襟袖，雲煙□於足下，星月隨而左右。問其名，曰：「此時神也。」問所□之年，則盤古猶其晚輩也。手中一大環，即地球也，□焉催而轉也。所執之刀，蓋以驅逐世人，要歸三尺土而後已也。人生於世，如木葉之以時落，而木根尚存，人以時去，而歲月無盡。水之流也，莫能挽之；露之□也，莫能返之。儒者之言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佛□之言曰：「一切衆生，一皆如夢幻泡影。」西方所見略同。此借像而言，令人易曉也。

又曰：「此即火星也。」泰西於天地間，所有之物，當初皆以神名之。水星者順和商賈之神也，金星交結婚姻之神也，土星者主兵之神也，海王主海之神也，木星者諸神之王也，火星則時神是也。其爲神也，先天而生，後天而老，催地而地不得停，驅人而人不能住，雖至劫灰變易，桑海推移，神固依然在也。

余曰：「是亦可謂之不老老人也。」

贊曰：壯哉老人，老而不老。天地並生，今古在抱。駕風鞭霆，步月乘雲；陰陽爲馬，山河爲輪。紅塵局中，蟻聚烏散。公俯而視，掀髯一朵。願公停足，無急以趨；願公放手，無疾其驅。我視公鬚，浩如霜雪。祝公之壽，不知歲月。

【校勘記】

〔一〕「不老老人畫像贊」，「老人」原乙作「人老」，據目録改。

國朝詩草[一]

國朝詩皆出諸名公手草續抄。

寄阮叔恂 范竹堂先生

荒山聞已理田車，歲晏空中貯寄書。海内故交今有幾，隴頭新稼近何如？
投林倦鳥閑棲止，欲雨停雲□卷舒。他日尋君秋稔咏，修功猶憶論河渠。

對鏡

旅途那覺雪霜侵，攬照俄驚歲月深。少壯幾時休□影，分明如面詎欺心。
移來璧月身相證，簪向菱花思不禁。作鑑工夫憑拂拭，免教塵垢上衣襟。



幸謙宮曉泛應制 阮雲麓先生作

晴旭微風引畫檣，江城雨過轉清涼。倚空樓閣遥迎蹕，夾岸松篁近向陽。
宸慮每先憂野草，詩情不獨在濠梁。應知金夜謙山月，又照秋雲萬朧黄。

思賢懷古應制

鴻德樓船騁望中，江山想像出英雄。千年龍虎扶興運，半夜艅艎紀戰功。
地勢盡回雙闕外，天威猶障百川東。祇今防海紆宸慮，得士無忘繼大風。

夜直遇雨有懷卻寄

幾暇南垣閲是東，校讎院裏一燈紅。輕寒欲作三□雨，清夢初回五夜風。
此處高吟聽玉漏，何人孤艇一金蓬？兔園明月乘涼約，可憶滄波碧藕中。

獻題歌院

檀板金樽興未消，春來惆悵是東橋。海棠雨裏添嬌淚，楊柳風前學舞腰。
不繫舟堪閒度曲，無情月自照吹簫〔二〕。他年若擬修佳史，花國誰先大小喬？

劍湖紀遊

蘭橈未歇夕陽斜〔三〕，是愛湖光是愛花。臨水數枝渾入畫，倚山孤閣似浮家。
竹陰兩岸摇晴月，燈影千門帶落霞。雨罷回車堪悵望，清風無力載琵琶。

和御製黄菊詩 輔導裴先生草

碎盡商金剪作花，御袍織就貢仙家。由來正色名天下，不斷寒香殿歲華。
瘦影上簾星欲曙，繁英臨砌日初斜。遥知瓊苑懷芳夢，并到幽蘭水一涯。

恭和御製清明節

寶殿平分玉盞幽，鼎湖望渺夢悠悠。江山地氣多毓秀，風雨天心并助愁。
帝孝感孚餘卅載，聖恩滲漉忽千秋。松峯萬木蕭蕭裏，縹渺衣冠想出遊。

岳洲守風 使燕時作

青草茫茫接洞庭，君山數點不分明。岳洲風雨連宵泊，楚澤波濤盡日鳴。
地遠江湖添有夢，天寒鳴鷹□無聲。高樓擬借仙人笛，吹散寒煙放棹行〔四〕。

留别京中僚友尚書阮荷庭先生草佚時作

瓊島雲開北極天，蘇門春樹散寒煙。不辭持節萬餘里，空愧誦詩三百篇。
東閣香攜梧雨後，南關秋到菊花前。團團鄉月勞相照，望裏清光又隔年。

萬壽慶節前一夜宿長慶府

冠佩來朝拜闕廷，鈞韶清夢客中醒。連山障霧開桐柱，千里卿雲繞玉屏。
官署紅燈星數點，譙樓嚴鼓夜重扃。恰逢此地稱長慶，險濟前途藉寵靈。

三清峒在諒山西北

奇秘難勝造物圖，更從絶塞擘靈區。石趺倚壁分蓮界，鐘乳懸巖滴玉壺。
峒幻雲遮門不見，谷深燭盡路還迂。窟中聞有驪龍睡，不識何人探得珠。

啓關

北户晴煙萬嶺開〔五〕，南端紅日曜雙臺。層城炮逐軍□影，故國雲隨使節來。
入境民情忙應接，忘家臣分□徘徊。預期隔歲春風早，馬首回瞻塞上梅。

至日

去歲渭城逢至日，征驂恰逐一陽回。如今緹室葭灰動，卻泛星槎桂海來。
夜半斗杓纏北極，天邊風物□南臺。憑誰寄問梅崗樹，曾否衝寒數點開？

廣西恭發回摺

嶺外冬殘歲漸暄，駪征猶未上華原。江湖遠地遲消息，禁御鈞天繞夢魂。
邊徼盡關人主念，難勞何待小臣言。一封驛騎重山外，渺渺庭香達九閽。

登岳陽樓

水光山色半消沉，唐宋詩文自昔今。吴越乾坤空眼界，江湖廊廟此胸襟。
黄陵遠樹遞湘浦，青草歸帆捲夕陰。鼓瑟不聞吹笛渺，懷人無限託清吟。

永年縣恭遇慶節

啓望貞符協永年，朱維南極朗雲天。無疆歷服千秋紀，靡及臣心五夜懸。
八月星槎遲漢上，三聲嵩祝□山前。遥知益地歸圖繪，不獨蟠桃獻壽筵。

九日汝墳途中作

秋風忽忽負佳期，行盡山椒又水湄。客地謾尋彭澤酒，閨人應誦《汝墳》詩。愁中霜雪添雙鬢，分外茱萸憶一枝。來歲故園能税駕，淡懷好説菊花知。

【校勘記】

〔一〕「國朝詩草」，標題原無，據目録補。

〔二〕「無情月自照吹簫」，「簫」原作「蕭」，據文意改。

〔三〕「蘭橈未歇夕陽斜」，「斜」原作「斜」，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四〕「吹散寒煙放棹行」，「棹」原作「掉」，據文意改。

〔五〕「北户晴煙萬嶺開」，「晴」原作「睛」，據文意改。

君子之交

野鼠與庯鼠交，一日相遇於子午谷，人立而言志。野鼠自稱爲野社君，庯鼠自稱爲城主簿。社君曰：「僕生長村鄙，未嘗一足權要之門，子從都下來，其蹊徑當已熟悉，可爲我舉似乎？」主簿曰：「大抵如吾曹窟穴耳，不可盡塞，其晝伏而夜動，見利而將鬥，則夫人之所恥，猶之吾輩也。」社君曰：「君子之居樂乎？」主簿曰：「樂殊甚。吾之所處，重垣複屋；吾之所食，太羹粱肉，倉庫有餘積矣，鼎俎有餘味矣。」社君曰：「然則君子，亦有畏乎？」曰：「有李家貓陰而狡，張家犬深而刻。穿墉之釁，起於齒牙；下石之機，伏於陷穽，夫惡得而不畏也！」社君曰：「敢問藏身之智。」曰：「憑於社，倚於器，不鬥勇，不矜技。」社君曰：「善哉！我之樂不如子，而無子之畏也。托乎蓬蓽之下，遊乎藪澤之中，渴焉吾飲於河，饑焉吾食於□，褐衣而黄冠，草行而露宿，一飽之後，跳躍自適。以視子之樂，勞逸無乃異乎？吾輩在天地間，如太倉稊米，即使上壽，可三百歲，究亦同歸腐壞。畏人之志，易若遨遊田野，行止得以自由乎？」主簿曰：「子之言是已。僕之所處則然也。非不願易其腸，與公房爲之外遊。斗米折腰，已

成習慣。彼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也，吾亦與化往來而已。」於是二子相視而笑，爲莫逆友。

取《易》占之，得《艮》之《噬嗑》，社君乃邀主簿至其家。下草榻，拂塵甑，脱粟以爲飯，冷漿以爲酒，田螺簦蟹，以充鼎實。社君拱而立，再三敦請。主簿感其盛意，而食之不下嚥，乃起而言曰：「向者子譏我之勞，今吾亦笑子之逸矣。我輩生塵埃中，俗緣未浄，不能高飛仙宅，遠處神邱，尚當握筆鬚，服浣布，出入臺閣，享受人間之樂。何苦竄身巖穴，以殘杯冷炙，送了一生乎？」因爲社君勸駕，與之偕行。

日既夕，抵城門，門已閉，有竇焉，二子磬折而入。至則層樓危閣，朱簾畫棟，車馬喧闐，僕衆甚都，堂上燈光炯炯然。適有賓筵，纔來撤去，酒漿羅列，殽核堆積。主簿乃延社君入，置之上座曰：「此吾東道主人所設之席，專候我輩來也。」拍案而叫，諸客麕至，俱喜躍，敍契闊。有稱殿前録事者，有稱馳道都尉者，有爲南宮書佐及司文府史者，分賓主坐定，行酒令，各翻杯倒飲。前兩足舉肉，牙嚼之，掀鬚搖尾，啾啾然語意甚得。方伸縮間，未及遍嘗諸味，俄聞履聲橐橐然〔一〕，主人來也。主簿起，伏於牀下，衆客走散。社君跼蹐不自安，尾之去。

又聞聲從屋梁下，如獅吼然。其物突至，黄白其體，五色班駁，搖牙舞爪，張目四顧，閃然如電光。主簿急語社君曰：「所畏至矣，吾避之。吾有三窟，無憂也。」社君大驚，即跟跟然越竇而出，顧覓舊徑，户已扃矣。跳梁逾檻，幾蹈者屢，吼聲漸遠，猶將對作股栗狀。社君顧謝主簿曰：「一餐之惠，今日幾不免。幸脱矣，請從此辭，吾不耐嚇。」主簿曰：「嘉賓枉顧，實爲空谷足音。方圖繼夜，少敍衷曲〔二〕，何遽以一眚告絶乎？抑吾輩處此，其可畏者，數數然也，卒無恙，何子之獨無肝者？」社君曰：「不然。子安於城市，我安於草野。子不能從我，我亦不能從子，各適所適耳。子尚努力加餐〔三〕，無狎於所畏，

毋謾於所藏，無忘於所勞，以長享子之樂。若夫泥塗之辱，吾自安之，吾君侯無爲吾戚戚也〔四〕。我去矣。」乃逡巡下階，一揖爲别，賦《碩鼠》焉。主簿送之於都門外，爲之賦《相鼠》焉。

【校勘記】

〔一〕「俄聞履聲橐橐然」，前「橐」字原作「蠹」，據文意改。

〔二〕「少敍衷曲」，「衷」原作「衺」，據文意改。

〔三〕「子尚努力加餐」，「努」原作「弩」，據文意改。

〔四〕「吾君侯無爲我戚戚也」，「侯」原作「候」，據文意改。

雷電説

大凡天下之物，其赫赫然示人以可畏之形者，未嘗無可避之勢，可制之理。惟明知其所好惡而預防之，則不受其禍矣。雷電之奮擊也，好在高處，或高而尖鋭者，或高而浸濕者，皆其所好。又好諸鐵器，故農夫耕當攜鈎耡，而遂爲所擊，此見雷電之好鐵。又見雨際，衆人隱於野高樹，遂爲所打，此見雷之好高也。而雷乃奮，亦好風。風之所至，雷隨之而行。故當雷電際，在家者不宜開門，恐風招雷入；行路者不宜疾走，恐風生而雷從也。而雷亦好聲，凡雷鳴之時，切勿撞鐘放炮。當鐘炮之聲〔一〕，均能動氣，恐氣動而雷亦下降也。而金銅等物，亦能吸雷；硝磺等物，亦能引雷。雷鳴時，所當藏匿。若語雷所深惡，則玻璃與絹帛是也。

且雷霆所擊之處，其遠皆有可知也。大凡光影之行甚速，猶人之智能直達也。雷鳴時，先有電以引之，電光較速，則雷較遲。譬如炮之與彈〔二〕，炮彈子先及於人身，而後炮始至於人耳。故爲彈所斃之人，不聞炮聲；爲雷所擊之人，不聞雷聲。以月爲程，以年爲度，則雷落處可以數計。假如初見電光，

即聞雷聲，則知其擊在近處；若見電光後，倣時刻一分許，始聞雷聲，則知所去之處，約遠四百尺；若遲至一忽，始聞其雷聲，則知所擊處，相距不知幾千里矣。由此而觀，凡患雷者，多是高處，若低處則無患矣。

【校勘記】

〔一〕「當鐘炮之聲」，「炮」原作「駁」，當爲「礮」之形訛，今據後文改正。下同不注。

〔二〕「譬如炮之與彈」，「彈」原作「磾」，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順安汛竹枝十首

綏理王應制草

順安城上晚風和，片片蒲帆取次過。一面臨江三面海，今宵何處月明多？

御營羽衛雁行排，水灑飛塵净六街。扈蹕從公聯鶴駕，停輿十五丈標牌。

天妃祠畔白沙墩，天妃祠外海城門。無恙布帆千里客，香花先爲賽雞豚。

椰林樹樹緑陰垂〔一〕，停午遊人未肯疲。更醉樹頭新酒熟，海濱聊看弄潮兒。

蝦菜魚鯖十倍收，居人醉飽客人留。乘凉夜步邵伯廟，指點珠光射斗牛。

少府金錢渥澤深，懽騰術士樂居民。蓬門不見催租吏，茅舍争迎貰酒人。

魚鱗浪蹙水冥冥，魚尾霞分落晚汀。恰似米家圖畫處，雲邊一抹遠山青。

琉璃萬頃鏡新磨，擢女擢舟歌擢歌。問郎欲渡須侵早，日上三竿風浪多。

老圃老農臣不如，浮家泛宅喜相於。笠簷簑袂煙波外，更謝江鄉有老魚。
陰晴風雨各相宜，魚米醬鹽價儘卑。忽訝今朝傳紙貴，從臣應制賦新詩。

附〔一〕：

無題 葦野詩草

弱柳千條弄晚風，採蓮舟在畫橋東。分明扇底如山隔，誰信花間有路通？
暮雨自歸江草碧，斷霞空對水樓紅。可憐孤館詩裁夜，憔悴潘郎鬢似蓬。

泛地靈溪有懷因寄友

夕陽鳧雁滿汀洲，白露爲霜老素秋。鈎艇魚邊隨意去，吟蟬竹裏送來愁。
黃花時節懷高士，明月溪山憶舊遊。最是他鄉搖落候，憐君何處獨登樓？

遊葦野示東基叔

病起經旬獨閉門，興來今日謾開樽。朋儕談燕憐離索，山水襟期重要言。
漸少囂塵初出郭，無多花柳自成村。棋闌不覺歸帆晚，江上疏鐘暮雨昏。

秋日雜感

乾坤秋氣莽秋林，病冒崚嶒感慨深。歲莫懷人雙短鬢，山河弔古一沿襟。
樽中竹葉大無賴，籬下草蟲多苦吟。徙倚江皋亭子上，斷煙斜雨晚沉沉。

奉呈倉山十兄

睢園綠竹上青霄，不數南塘第五橋。稱子雲邊看劑藥，侍兒花底教吹簫。
關山經學無前輩，薄海詩名冠本朝。長願白頭隨杖屨，會摩銅狄共招邀。

與姬輩移居妙明寮

旛影珠光入化城，鐘魚寂寂道心清。窮愁阿壁天難問，微笑拈花佛有情。
一榻暫爲方外客，雙鬟同事古先生。山門小徑經過熱，曉月和風作送迎。

同慎明兄登東南城樓作葦野詩草

丹鳳城南百尺樓，憑風高露肅清秋。銷闇退食嚴魚鑰，禁籞宵衣進翠裘。
天抱五雲迴象卦，地盤千障壯神州。登臨端賴羣公賦，詎敢題詩在上頭！

和倉山兄彤雲觀落成，因題壁示姬輩之作

纔盡春蠶未死心，區區花事補秋深。眉痕許借如椽筆，手迹還留賦茗吟。
辟惡清香凝燕寢，遊仙新曲續鸞琴。與君往往輸先著，猶抱梅妻卧曉陰。

過東仲留宿感作

蘆花楓葉滿江城，况我逢秋别緒縈。三徑相過還此日，一燈契闊若爲情。
中宵風雨空魂夢，春草池塘更死生。莫更重論十年事，杜陵愁病久吞聲。

閒　居

風湍沙檻即滄浪，三面雲山護草堂。開卷古人憐我晚，循垓子舍覺春長。
花觚茗碗愁何在〔三〕？竹枕藤牀懶不妨。往往冥搜詩律細，名心未信已全忘。

舟中春日寄仲恭

十幅蒲紈弓樣齊，蘭舟誰共板橋西？刺桐花老人相憶，苦竹叢深鳥自啼。
公事歸來尋白社，小姑居處隔青溪。博山香斷蓬窗夜，漠漠湘雲壓夢低。

寄題倉山舟中

夫子風流晚更文，紅燈緑酒思紛紛。劉家二妹皆高致，白傅雙鬟定絶倫。

島峙星辰低畫舸，海天雲氣繞羅裙。津亭有客支孤枕，一夜濤聲獨自聞。

【校勘記】

〔一〕「椰林樹樹緑陰垂」，「緑」原作「録」，據文意改。

〔二〕「附」，此字原無，據文意補。

〔三〕「花觚茗碗愁何在」，「觚」原作「舩」，據文意改。

海内奇人合傳

近日本洋人，有一童生，年十二歲，志氣超羣，不費一錢，能遍遊天下。前由舊金山火船載之抵港，船主不收其水脚，旁人更以行纏贈之，不特費用無需，抑且私囊且飽。當其到檀香山及日本時，國人政府皆召而見之，深加賞識。抵港後，西人士女，咸以一睹爲快。現住大酒店，擬在港遊歷後，即附輪往暹羅，取道印度，而入亞非利加，過歐洲至德國省親，德母國也。然後返美國，閉户著書，將所歷各處人情風土，筆而載之，以廣見聞，資省覽。

丹國有女子者，幼負鬚眉氣，不以巾幗自居，及長而壯，意彌雄，以女子身不能厠戎爲恨，乃改男裝[一]，投效軍營。當普、丹兩國交綏時，身在行間，征袍血染，嗣因炮炸傷及鼻梁，猶來英雄多阻。厥後往金山美利濱埠，仍隸兵籍，充馬隊前鋒。性幽雅，幹事維勤，尤喜料量中饋，爲營管所悦，嘗嘉獎焉。數年後變志爲農，以耕鑿自食其力，荷耡爲傭，亦得主人歡。其出也披星戴月，其處几潔窗明。人見其行道遲遲，皆以其徵逐交遊，正復爾爾。且聞其屢述從前年事，并以鼻傷示之，莫不美其忠義薄雲。初

不疑爲雄而雌也，及病没殮埋，始識其爲女流。香港報館兩録，而以甘羅、木蘭擬之。女子名左贊，男子童生，名姓則記者昏矣。

逸史氏曰：天下未嘗無異人也。美爲華盛頓自立之國，始其國轄於英，盛頓以三尺劍，號召豪傑，開拓疆土。事定後，即欲解兵柄，歸田里，創爲推舉之法，不以爵位私其子孫，彼誠人傑哉！流風迄今，而六尺童子，恍然有萬里志，則大國可知矣。行塵所至，聲名鵲起，而急於省親，且拳拳以著述爲千載計，其自命果何等耶！足迹遍區宇，而晨昏之戀，常在庭闈，限界括寰瀛，而經世之業，早期不朽，此豈凡人所能辨者！説者以一錢不費，爲生艷艷，抑何其淺示天下士也！以彼縱横四海，上下百世之概，豈屑屑焉計蠅頭小利，爲囊橐謀充飽哉！適館授餐，臨程贈佩，懿好之良，實可紀耳。左氏何其多詞人也，邱明顯於《春秋》，説者稱爲素王之功臣，觀其文詞雄博，天下鮮有其儷。豈知千載之下，九州之外，乃有人焉，美而艷，髮短心長，爲贊臣者，不更偉歟？素臣若在，當以爲作佳傳矣。且吾尤有異於左氏者，夫戰勇氣也，女陽物而晦時，外彊中乾，聞敵而退，不汝瑕疵也。束胸以見使者，而蒙馬以虎皮，盛飾以入，戎服以出，自房觀非夫也哉！取螯弧以先登，以與君相周旋，一鼓不能作氣，而碧血殷其朱輪，命可知矣。改乘轅而北之，人盡夫也。鳳凰於飛，和鳴鏘鏘，速營菟裘，吾將老焉，無愧心矣。馬首是瞻，欲勇者賈余餘勇，無乃不可乎？懷與安實敗名，心苟無瑕，何憂乎無家？三軍眼目在吾旗鼓，天下多美婦人，非吾耦也，君取節焉可也。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思深哉！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是穮是蓘，惟力是視，可無爲寡君羞矣。出不避難，處不避污，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憤器與名，以克終其世，就木焉，然後知其死所，美哉淵乎！上美爲元，中美爲黃，下美則裳，如農之有畔也。完其守備，何城如

之？其爲人也多矣。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朽，四德具矣，死且不朽。人心之不同如面焉，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吾於左氏而有惑矣。世之變，意獨獨行與勢變移，推其心至於没世，而未嘗求人知者，而人竟不能知之者，驪黄牡牝，往往以皮相失之，左氏未足異也。童生姓名不詳，亦是闕典，然彼其之子，豈必以名傳哉！顧吾未知所造何。

【校勘記】

〔一〕「乃改男裝」，「改」下原衍一「南」字，據文意删。

野史

引而伸之

古今來珍奇之品，往往晦迹於泥塗中，非有大眼力，不能拔而出之，熔而成之，君子所以貴於拔沙揀金也。沙泥，天下之賤者也；金銀，天下之至貴者也。金與土同價，古人之奢想者也，虛語耳。而孰知今日乃有土與金同質者，不更異歟！近閲香港礬精一事，由化學家攷究所得〔一〕，觀於此而知物理之無窮也，習見之自限也，天下之賤者皆有可貴也。西人格致之學，非徒托空，如朱子《格物篇》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故一物有一物之理，不格之無以窮其源，不推之無以會其通，觸物旁通，在乎人之穎悟，而專其力焉而已矣。」

至精礬一物，古昔未聞有是名，化學師得之於尋常泥土中，堪稱奇妙。泥土一物，何國蔑有，是則物之多者，莫如泥土；物之賤者，亦莫如泥土，而謂於泥土中，可得此珍貴之物，人誰信之？以化學傾汰之泥土，十分可得礬精一分，熔鍊出之，其色如銀，其堅如鐵，以之製物，其質柔韌，可密縷而爲極細之絲。若以製器，與銀無異，且能不爲銹所蝕，日久亦不朽壞，誠珍品也。先是電機鍊得礬精一磅，須費三

百元，而此物之價，較貴物尤昂，其獲利豈淺鮮哉！可知世人狃於習俗，不諳化學，將天下可珍可貴之物，漠然置之，不思甚矣！

【校勘記】

〔一〕「由化學家考究所得」，「考」原作「孜」，今改正。下同不注。

轉電新聞

今夫電之爲利博矣，寄信書，傳音聲，運重力，點燈火，皆可用之。其爲電也有二。係是兩物所生，出顧甚力，不甚猛，如但用之寄信傳聲，則電自足充用。若欲以之運重力[一]，點燈火，皆可用之者，須借一猛力以轉之，方可及遠。向來均用火器轉，其費滋甚，電學思以代之。而廬生沽羅公，以爲電無猛力，不能遠行，而以火則費甚。兹山有澗泉，海有波濤，皆其力之猛，而無所用者，以之轉電，則行能及遠，而費亦可省矣。當時舉行於伊國之思陵城，取一澗水猛力以轉電，放出庯面、點燈，水力甚雄，電勢甚速，古者未有轉電如此之猛者，廬公其殆此法之祖乎？夫水之爲物也，日吸之，雲載之，山凝之，海納之，源源其來，終古不竭。日也，山也，雲也，海也，固長在也，則水之猛力，亦長在焉。則以世間無用之物，做天下有益之事，留後世不窮之利，其妙思泉湧，而靈樞電轉，間有非尋常意計所能及也。

【校勘記】

〔一〕「若欲以之運重力」，「以」下原衍一「以」字，今刪。



茗苑卮言

人生地球上，皆以飲食爲衛生之具，而天地亦爲之生出各等動植之物，以供人取用。雖疆域不同，風氣有别，而其性情嗜欲，非甚相遠也。間嘗通考諸國人所常取湯飲之類，略有三等：一爲葉類，中國茶也；一爲子類，如加非等是也；一爲子漿類，如可可等是也。加非亦謂之歌批，考歌批産處，原在阿比西尼亞南鄙。此處地面多石，其樹爲野生者。有傳語云：古時亞剌伯國内，有牧羊者，日出放羊於野，晚則麾之以歸。每見羊食於某處，時至夜常不眠，反踴躍難束，因想意必食某處花草樹葉所致。遂細瞻察視羊食，因取食之，及歸來則精神煥發，永夜不疲，且覺身體暢快，遂遍語儕輩，均嘗試之。乃知此樹之實，能代酒用，其樹即歌批也。

土人多用歌非子，炒而炮飲之，或炒焦磨粉，泡以沸水，而湯飲之，非徒養身，實兼益智，體倦者飲之而暢適，思悶者飲之而奮發，非心亂者飲之而清安，神昏者飲之而快活，且能治石淋之症，療酒狂之病，解鴉牙之醉，醫書謂大益之藥，非空言也。

其植茶期，自西正月至三月爲佳。其植土，須廣耕作熟，如糞其田，則取已腐之舊土，細而耘之，畫地每行横約一尺，俾易鍤鏟拔草下核；不宜過深，以黑腐之粉土與灰相雜，徐掩俾芽早萌；又取禾稿覆，俾不爲暑透。或一月後，已生芽，須輕輕鍤鏟，已得一二小葉，應疏而再植，則凡諸腐草，當盡掃取掩培其根，使常静潤。若茶根無有何樹可蔽，當先暫植芭蕉，爲茶遮暑計。茶樹已高，則芭蕉可以拔去。至三四年，茶果已生，宜削高梢放幹者。果已成熟，則可隨取採。當先採何果？肉已深黑，可先採。初採時，投入磨盤，既乃取寘諸席上，曬乾去脱殼，取其核，以大竹箕拂之，又取小簸揚之，俾全者碎者，一一分别，則碎者先用，全者後用，此其大略也。

客知月乎

仰觀天象，星文羅列，有隨地球而環照者，月也。月從地球行，如弟子從師然，自古以來皆然。其從頗不甚相遠，故凝眸而視，則見月上光點發見，譬如螢火。月裹稍高，其形在内，或謂玉兔，謂丹桂，謂山河影，臆度説不必深辨，惟有食有缺，此人所常見而駭異，今但以理而略言之。

月與地球，其有關係者，乃是球上物若球中人，固無與也，月能縮海水而爲潮汐也。月之與地勢，雖相隔，而氣則相通。地之猛力，能使月隨之而往來；月之猛力，能使地中之水，隨之而升降，是二者皆非人力也。觀此則蝕缺，何預人事，而月亦何嘗有蝕缺哉？特光明體，偶有所蔽，自人視之，則有蝕缺耳。月與地球，皆藉太陽之光以爲光〔一〕，當日入時，凡在日間所見地上諸物，俱不能見。有星月光，方能曉得。然光雖不見，而其本然體，未嘗泯滅，理固然也。

觀於地而月可知矣。晦時不見月，而謂月之缺尖，猶之暗夜不見物之消化也。有是理哉。凡物原出於光者，則隨所指之處，必有光芒，不然則晦，本無兩邊皆光明，非一之理。月之行也，每一月内，

環球一遍；每一日内，月身旋轉一周。故月内十五個日，一邊光一邊缺，人在地球上，仰觀月光，見其半得日光則光，其半爲日掩則缺，撤窮到底，則又盡缺，由一光一晦爲之也。譬之人家燈影，無何物攔阻，則自在光明；若有物遮蔽，則一條障了。假如地球面前，一邊得日光照灼，一邊無光，則晦爲所掩者，必至於不可見。每一月之内，月在地球之後，月也、日也、地也，三者偶相值焉，則爲所蝕，有失一二分者，有全失者。且食不遊時，由月無久在一處，縱久亦不過二點鐘而已。球背暗影甚長，其形尖，横數之與球面相等，其長則倍之。至百八分外，月每相與地球相隔，如遠隔，則在球上横面之二十八分，驗此便知月值地球掩晦之理。且月行升降不一，故月蝕有多寡不同。其光影有時若隱若現者，譬之人間送别之際，主人留住，行客揚鞭，遥望征途，中時現烏帽出，復後没，由路有高低，爲之掩蔽，所以然也。

世人少所見而多所怪，每當夜深，仰視明月，見其忽而剥削，忽而藏匿，輒以非常視之。或見月幕中有朦朧中赤暗之形，尤深駭愕，於是擊鼓鳴鑼，互相喧救。昔土耳人，有以弓矢從事者，中西諸國，自古皆然，固以爲非常之事，而不知其有一之期。天文家推算，謂日蝕有常度，蝕之既，其光如舊，亦有常行，萬無差錯。大率一年之内，多者不過二次，十八年之間，約共二十九次，蝕期常在十五日。且各國所見不同，有見全蝕者，有見小蝕者，有不見其蝕者，皆因就地球影而然也。要之月爲地所掩，至有晦蝕，猶日爲雲所蔽，至有陰霾。此理之常，何足怪？

【校勘記】

〔一〕「皆藉太陽之光以爲光」，「藉」原作「籍」，據文意改。

氣燈説

甚矣燈之爲用，不可少於天下矣！ 時而向晦，君子思明，使在家無燈，則暗室無光； 行路無燈，則行人難進。 此點燈以照人行，古君子曾列於衆善之目。 有如氣燈者，誠爲天然至妙也。 且此燈不從火裏出，每自氣中生明者，常明而焚如之兆，絶無怖畏，不誠可喜哉！ 然燈何由而作乎？ 由於電氣也。 電氣何由而見得乎？ 以其知之而行之有四也。 一是以兩氣相摩，二是知暑與火焰均有氣，三是以兩物相交而相擊，四是以兩物相鄰而相近，此四者均有電氣在内。 那時以一輕物，置於其旁，則或自徑入，或自遠去。 所以然者，類有二焉，一陰一陽之謂也。 陰陽之氣相均，則以陽召陰，以陰召陽，自兩相走入； 若偏陰偏陽，兩不相感，則又相遠去。 此輕物外置，有時而乍去，有時而乍來，來往不停，不可不知也。 今人欲知其氣如何哉，以一切物而詳驗之。 假如取一片羽，緒摩入一片玻璃，或與硫磺琥珀，互相摩盪，既摩之後，又取一鳥羽，一細紙，一禾藁，置之，相隔雖一二寸，亦相來往。 借依此法行於暗處，亦發光芒少許，與氣燈之影射相似。 試置於人面，則附著不離，有若蜘蛛絲觸一般。 由此而觀，天地間有自然之氣，人世有自然之利，而非學之博見之精，則不能施之於用也。 觀氣燈之妙，則知西人之見識，非人所能及。

日有食之

泰西之學，頗爲精確，考之天象，有云：「某日食。」嘗因是而推測之，日在天中，無有推轉，地球則環日而行，月又環球而行，計自地球至日面，遠約一萬五千二百萬西尺；自地球至月面，遠約三十四萬西尺。有時月行過地球，適與日相值，則日爲所掩，故謂之日蝕。所以然，由月影一規，遮直日面，至地球爲所暗蔽。然地球亦非盡暗也，月行到處，便爲所掩，隨轉隨行，行過復明，非全球内皆見日食也。譬之圈中，右邊有一樹，其上懸燈；左邊有一樹，置椰子於其上；中有一樹，置柑子於其上。右邊燈柱常光，照左邊之椰子樹，偶然柑子樹植立中際，則右之鏡光，爲柑子影蔽，左邊椰樹自不見有光見。但柑子小而椰子大，故不至全爲所掩。宇宙一大團也，日影一大燈也，地球一椰子也，月形一柑子也，喜觀天者，可以近取譬矣。

且月行與球近，則所掩多；若與球遠，則所掩較少。亦猶置柑子於椰子之前，近置則多暗，遠置則少暗。所以日食有三様：一是月近地球，盡蔽日光；二是月遠地球，猶見日光；三是所掩有偏全，多

寡之不同。由此而觀，則日食自有常度，本是常事，行纏次舍，偶相符合，按圖而攷，其故可知也。而世不知者，以爲有關於人事，伐鼓鳴鑼，互相喧救，事殊無補。日何常食，爲月所掩，故人不能見耳，而何救？且日月去地甚遠，縱使坎坎伐鼓，豈能聲聞於天？使日居月諸，庶幾不忒食乎？〔一〕知此則日月一盈一虧，皆有常數，猶人一飲一啄，皆有前定，毋庸怪異也。

【校勘記】

〔一〕「庶幾不忒食乎」，「忒」原作「式」，據文意改。

五言長城

綏理親王，詩境逼真盛唐。本館前經摘七言律，以公諸同好，情景並到，風格獨高，非徒字句工，亦其性靈之至也。

陪遊三兄東池園林

花柳王春月，樓臺帝子居。晴山迎秀蒨，煙水俯空虛。
魯衛羣公表，間平大雅餘。淹留親授簡，摛揆愧應徐。

過東仲弟湖亭

新涼生白袷，還此掉孤舟。有酒君能醉，無言我欲愁。
茶煙梧閣曉，琴韻竹窗秋。落莫濠梁意，誰憐憶舊遊？



酬慎明兄

歲月更如此，乾坤輿未孤。煙巒開罨畫，春鳥轉流珠。
翰墨忘藏拙，邱園敢自誣？揭來重把臂，覓句步平蕪。

又

禄米供餐饍，家園奉板輿。當尊春夜月，插架古人書。
世事慚無補，生涯樂有餘。封緘聊寄輿，於汝意何如？

贈侄碧藕

昔見初摩頂，今來已晚髭。喜看渠漸長，不覺我將衰。
池草成千古，庭蘭剩一枝。蔡邕書卷在，心可或堪期。

金龍夜發，懷同遊二三子，兼寄慎明主人惟善弟

薄莫移輕舸，金風遞早涼。白蘋江渚月，紅樹野橋霜。
佳賞如今日，同遊各異鄉。懷君不能寐，獨夜起彷徨。



過默甫

久矣過從懶，悠哉月歲除。烏聲新霽後，梅萼小寒初。
微子留清賞，同誰話索居？聯牀風雨夜，高興復何如！

病起南湖懷舊遊

煙景半蕭條，西風立晚潮。柳歌全覆艇，竹密不分橋。
别久書難信，秋來渴未消。長憐湖上酒，佳日幾招邀。

夏夜東仲、仲恭見過

蠶舍條桑後，田家曬麥初。中年耽野趣，清夜似仙居。
竹葉春醅在，芹香晚飯餘。過從僅二仲，消渴慰相如。

東亭

瀟灑江村事，停橈夕照初。片雲神女廟，叢竹野人居。
藜杖疏星下，菱歌落月餘。同心二三子，於此定何如？



承流途中承流，站名

控轡凌晨發，霞光照碧岑。山圍平野小，溪入曲灘深。
蟬響隨沿路，樵聲認隔林。悠然巖壑趣，品茗坐榕陰。

江上示阮文選

梁園人散後，雙槳此相逢。野色臨風斷，江煙帶雨濃。
山寒偏入畫，花老故爲容。落莫楓橋客，長聽夜半鐘。

題山人壁

返照下林谷，煙霞半嶺明。柴門圍竹色，石徑入松聲。
留客茅齋宿，烹茶井水清。對斯有餘契，因識古人情。

禪房睡起

遶榻茶煙白，幽窗午夢回。鐘殘山鳥下，僧定野棠開。
浮世傷華屋，空門問劫灰。夕陽孤塔下，誰弔惠休來？



貪妒合傳

古有兩人，一家於妒津之上，一居於貪泉之側，習於所見，遂以妒與貪名焉。每見人之富且貴也，輒目光炯炯然欲動〔一〕，或思毀而傷之，或思攘而奪之，皆不自知其不善。

一日，聯袂而行，途遇一道士，道士纔接眉宇，便知爲名利人。與之偕行一時許，至三岐路，道士目送之曰：「二子行矣，僕且別往。顧僕羽衣者流，頗曉黃白之術，每有所求，輒能如願。今欲以惠二子，請與之約，言者如其言以贈之，不言者倍之，尚各反己自觀，毋相瞞也。」於是二人者，左顧右盼，各奢望而面面相覷，不肯輕露唇齒，從旁觀之，幾謂不争之君子，毋苟於言也。道士故促之，而弗能忍，遂至反目相詆訾。妒者爲貪者所罵，怒形於色，乃疾言曰：「唉！彼欲我先言，而我未有以言。道士神人也，請爲我作法，先去其目一。」貪者獨默然無所言，既而妒者之眸子突出其一，貪者則兩目俱喪明，而道士不知所知之矣。兩人狼狽而返。

逸史氏曰：天下亦惟貪者必妒，亦惟妒者必貪，貪生妒，妒生貪，貪妒相生，流毒不已，而其根在目。彼

兩人者，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道士其神乎，燭姦慧鏡，在其胸中，決明奇方，出於意表。一日別便刮目相待，亦惡作劇哉！貪之病，尤深於妒，倍酬之宜矣。雖然，道士者，亦不宜日持其術，以往來人間也，不然吾恐瞽者多矣。

【校勘記】

〔一〕「輒目光炯炯然欲動」，「炯炯」原作「烔烔」，據文意改。

楊柳依依

近閲上海《益聞日報》，内録《咏柳八首》，風致駘蕩[一]，恰與題稱。古有五柳先生，作者亦當以八柳名之矣。《和四聲咏柳八首》，鐵沙天水氏求是草。

柳影

晴天送客正依依，煙散枝頭照影稀。好是日斜風撩亂，棲鶯誤向隔溪飛。

柳黛

凝莊風裏易疏慵，嫩色空教着雨濃。陌路已無人識面，螺痕輕點爲誰容？

柳眼

陌上送人人未知，持開青眼露豐姿。春風也有相思淚，卻在長亭過雨時。

柳腰

日日章臺舞翠枝，豐神學到小蠻時。逢迎本是腰枝軟，況復春風著意吹。

柳眉

露出相思寸寸心，樓臺一帶鑽成陰。蛾彎不是人間艷，惟有東皇識淺深。

柳眠

客散長亭與短亭，晚來罷送欲垂青。低頭眠去扶難起，除卻春風喚不醒。

柳絮

綠樹枝頭映日開，輕輕飛出點蒼苔。顛狂終是無情物，一著東風去不回。

柳絲

客行日日送芳津，萬脈風絲拂岸塵。若把萍蹤牽得住，三春不復有離人。

【校勘記】

〔一〕「風致駘蕩」，「駘」原作「貽」，據文意改。

龜卜傳

清江使者與商距子，居相近，晨夕來往，意甚相得。一日，風雨驟至，室宇俱壞，乃相與卜居於江之左。臨行，使者以《易》筮之，得《未濟》之《噬嗑》，其占曰：「艮其背，利涉大川。厥尊噬膚，濡其尾，無咎也。」行至江畔，無舟可濟，商距子喟然曰：「大河之水，清且漣漪，徒有百足而不能馳。滔滔者皆是，余將疇依？」使者曰：「足下可無慮矣。物各有所短，足下之不能馳河，猶僕之不能避網也。顧僕習於水，背頗善負，足下能勉爲蛇行，僕請效鰲戴焉。」乃負之而行。至中流，商距子之食指動，乃潛噬使者背，其聲戛戛然，甚於鑽刺〔一〕，使者漸弗能勝，顧問：「此何聲也？」商距子曰：「僕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今試鑽之，看其能堅耐與否耳！君其行乎，無相猜焉！」使者默然良久自念曰：「彼專自謂深而狡，貪而酷者也。居並室屋，義並骨肉，方謂習坎有孚，於食有福，兒乃觀我朵頤，其欲逐逐，我以背爲足，彼顧以爲手足口腹。虺蜴之類，信非我族；惡而長之，是謂不淑；噬臍之悔，殆不可復。吾寧曳尾於塗中，而葬彼於江魚之腹，今而後，庶莫予毒也已。」於是俛首而逝，商距子遂泛泛然爲波矣。

逸史氏曰：善惡之不同類也久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商距子，蜈蚣之別名，見《埤雅》。

【校勘記】

〔一〕「甚於鑽刺」，「鑽」原作「鎖」，據文意改，下一處同。



狸虎傳

野狸與山虎善。一日，野狸入山覓食，眼迷目眩，不覺足墜於山阱，進退維谷，不知所出，譬若遊魚入網，自甘俎上而已。忽聞地上有足音，乃起聲而問曰：「客何人者？」既而知是虎，思以計下之，以爲援引之地。乃歡然曰：「君今有何事，且將何所之乎？」虎顧而言曰：「吾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君何爲乎？」阱中狸詐答曰：「而獨不聞有其事乎？天且墜矣，人人皆言之，其期在明日之日。」虎猛然驚曰：「異哉，劫運一至此耶！人之爲言，其信然耶？其未必然耶？」狸答曰：「噫，信矣！人言其必然矣，僕故以此爲狡兔窟也。誠恐事勢一至，不能高飛遠走，枉將性命爲彼蒼所壓倒，則悔無及矣。吾與君有舊，義不容恝，故特以所聞相布，不然生各有分，各自爲謀，何待饒舌爲也？」虎聞之，曰：「已矣乎，事有如此異也！阱之中以爲宫，願與子而爲從；阱之下以爲舍，願與子而相隨。」狸曰：「事既如此，惟君意下，不佞非敢强也。」

虎乃匍匐而下，將與談論，虎問狸曰：「此間樂乎？」曰：「可以藏身，可以遠禍，雖非樂所，亦深

足幸也。」虎曰：「吾聞太虛之中，一氣所積，古有憂天崩而廢寢食者，世以爲笑，今乃一旦至此，僕誠未解其故，人之言無乃或誑女者，抑子亦有異聞乎？」狸曰：「吾聞人言，天傾於西北，古之時乃有鍊五色石以補之者。又聞天上有九重天，層層相接，夫以其體有所不平，而積之者綦重，歷年多爲日久，能無損壞憂乎？伊古以來，乾坤未免有缺陷處，賴聖賢補救周全，以有今日，不然墜久矣。」虎曰：「吾不知天墜之日，山岳其能不崩乎？日月其能無傷乎？寰宇之內，人若物其能有以自全乎？又不知天墜之後，有能推而挽之乎？有能扶而引之乎？吾與子且靜以俟之而已。」虎乃縮身蹲伏。

狸忽作怪，從而抵之觸之，玩而弄之，虎恚曰：「止止，勿復爾，吾不耐戲，否否，將擲爾於地，使天壓。」狸心知虎可欺，乃張目相視，故作悍態以激之，曰：「微子擲我，我將擲子，且子何能擲我，徒以空言瞞我。」爲虎怒甚，咆哮大吼，爰爪狸之足，推而置諸地上，曰：「爾驁悍不聽吾言，維天壓之，匪我之不仁。」於是狸得出阱，乃告獵者尾虎之所在而捕之。

逸史氏曰：虎與狸，類也。虎大而狸小，虎卒斃於狸，何哉？狸黠而虎愚也。黠者苟免，愚者罹殃，世故然也。雖然，虎猶可矜，若狸則誠可惡也。大凡患難之際，幸有力者爲之解脱，宜感而德之，思所以酬之。乃始摇尾乞憐，旋即反面相戕〔一〕，狼子野心，狙詐一至於是！或曰：「狸之智，或有可取，其失也不仁。」當其既出於地，且能回顧阱中，語虎曰：「多謝挽推之力，僕請從此逝矣！向者之言，出於余口，天未嘗墜，人亦無所言也。子速出，無爲獵者所得。」如此則保身之義，忠告之道，兩得之矣。而惜乎其不能也，所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要之，狸也惡得智，駕空言以動其聽，逞雄談以實其詐，巧弄態以售其計，以是云智，則天下多智者矣。虎亦未仁。方爲狸所戲弄時，無性命憂，盍且少忍須臾，乃必欲以狸

之所言者，使狸受之，遂至爲狸所賣。氣有不平，禍亦自取。惟夫然，故曰類也。

【校勘記】

〔一〕「旋即反面相戕」，「戕」原作「戕」，據文意改。

野史

烏貓傳

烏衣子，生有墨，肢體純黑，而腥臭不可逼近，其聲粗以厲，聞者掩耳，而以爲不祥，而烏衣子不自知也。每自謂有王謝家風，以爲氣體芳潔，而聲音嘹喨，天下莫已若也。階下燕雀，又從而譽之，輒曉曉得意自鳴。嘗羣聚間，衆謂子宜別羽族之長，烏衣子曰：「有其說乎？」曰：「九苞之鳳，其彩也駁；五德之雞，其色也雜；雉之白也，其傷於潔；鶯之黃也，而傷於穢；求其一色純正，孰與子美？河洲之鳩，其聲和而細；九皋之鶴，其聲清而沉。嗷嗷於中澤者，其聲哀而不平；喈喈於旭旦者，其聲樂而無節。求其一鳴驚人，孰與子美？」烏衣子欣然受之。於是街巷間，競傳烏子之美，人亦莫知其雌雄。

一日，往行山中，饑腸雷鳴，左右睨視，無一可口者。忽風從谷中來，奇芳撲鼻，顧而覓之，見一腐鼠，烏衣子喜不自勝，急以喙承之，擇高樹而止焉。心口相語，幸一飽之有時。方將細嚼而徐味之[一]，不厭也。適白老過其下，見而垂涎，有屠門大嚼之興，知烏衣子之好諛也[二]，遂以甘言啖之曰：「烏公烏公，人言公美，僕耳之久矣。今幸接羽儀，實爲快睹，美哉美哉！烏公之子，體雖松林之妙墨，山中之

純膝，不足以喻也。月落天霜，四無燈火，置公於寒山寺中，雖有智者，莫能測其知。美哉烏公！何以獨是之美也！」烏衣子頷之而不言，白老曰：「雖然，僕有疑焉。人言公之聲音尤美，鏘鏘乎如洪鐘，戛戛乎如鳴球，飄飄乎如驟風，涓涓乎如流泉，可以協之樂府，可以播之筌篌〔三〕，幕下以之覘君聲，臺中以之警佞頭，顧僕未之聞也，烏得而信之？願洗里耳佇聆妙響，幸勿噤焉，不勝企仰！」烏衣子聞之，啞啞然失笑，乃展翮舒嘴，仰天而叫，口中腐鼠，不覺墜下，白老攫之以去，而烏衣子猶烏烏然不休。

逸史氏曰：甚哉，自知之難矣！烏衣子天下之至惡也，而以美自居，內念一蔽，旁觀者從而眩之，既而同羣所愚，遂爲異類所弄，竟至以終日搜求之力，而頃刻間化爲烏有。曾不足以供老饕，矜之爲害，一至此哉！若夫巧爲窺伺，善爲逢迎，以陰圖口腹之計，則固密口者流之故智也，何怪焉！嗟乎！一腐鼠耳，而之二物者，皆欲其得之。一則既得之而患失，一則未得之而患得之；得之者之所欣，則失之者之所戚也。嗜好洵獨異哉〔四〕！

【校勘記】

〔一〕「方將細嚼而徐味之」，「嚼」原作「嚼」，據文意改。

〔二〕「知烏衣子之好諛也」，「諛」原作「㬰」，據文意改。

〔三〕「可以播之筌篌」，「篌」原作「篌」，徑改正。

〔四〕「嗜好洵獨異哉」，「洵」原作「詢」，據文意改。

皇太后四旬萬壽頌

臣聞明王之治天下，莫先於孝；皇天之佑有德，必得其壽。然而家廷之樂，帝王鮮有能兼。是以頌禱之文，宮壼亦爲罕見。固未有東朝日麗，兩間鐘藹吉之祥；南極星明，四海仰慈孝之福，如今日者也。奉我大南皇帝，尊臨寶位，光紹鴻圖，當屯造之多難，仰坤元之厚載，篤繼述之念，而啓迪無間於庭闈；親宵旰之勞，而定省靡疏於旦夕。天鑑厥德，邦孚於休；鄰好日敦，朝政無缺。萬方清晏，中天澄寶婺之輝；九陛怡愉，内苑貢蟠桃之瑞。

仰惟皇太后，博厚配地，安貞承天。昔文王養晦於明夷，京室之徽音弗替；自代邸有光於夏啓，後宮之謙德彌尊，四方咸奉爲母儀，萬壽特膺夫天眷。龍樓問寢，知年而恭紀四旬；鳳闕揚休，計節而剛逢七月。尊親之念，中外攸同，而懿旨下頒，淵衷遠覽。酌時宜而省節，享不尚夫多儀；因祭祀以敷釐，恩特弘於錫類。且當朝廷多事之日，外而邊籌，内而國計，在聖心所軫慮，皆慈念所必周焉。故迄茲邦家有慶之年，上得天眷，下得民和，豈帝德之有孚，亦祥慈之默感。從此穹□協吉，宇宙垂休，玉燭常

和，金甌鞏固，景仰三朝德化，並稱高曹向孟之賢；會看千歲春秋，永爲社稷山河之福。煥乎韙矣！猗歟休哉！謹頌曰：

周有太姙，文所以聖；宋有宣仁，元祐稱盛。天祚皇南，世有休命，宫壼流徽，廟堂襲慶。惟我太后之德，幽閒貞静，歡奉兩宫，啓佑明聖；惟我皇上之孝，洞屬致敬，道存繼述，禮躬定省。惟德格天，天眷兹彰，瑶池歲月，春色舒長；惟孝順親，親心允康，長樂侍奉，聖歡逾常。

成泰六年，七月初吉，四衮祺凝，千秋届節，桂海無波，婺影澄徹；玉屏插天，仙境朗揭。百僻鄉士，歡呼就列；恭除方物，稽顙天闕。帝曰有旨，朕弗敢違，繁文務省，惟時之宜。帝曰有旨，時庸展親，凡我王公，及諸妃嬪，朕其嘉賚之，慈惠惟均。帝曰有惠，爾臣工，爾有勞績，朕則褒崇之；爾有過眚，朕則優崇之。帝曰有旨，惟爾諸臣，視朕赤子，孝順節義，爾爲朕旌異之；鰥寡窮疾，爾爲朕厚施之。尺札之須，與春俱行。萬歲之呼，羣山有聲。天家樂事，不可勝紀！

衆母之母，天子其子。班爛之舞，衮衣煌煌；甘旨之奉，玉液瓊漿。百姓歐歌，普爲樂章；宇宙泰和，合歸仙方。由今而後，歲集其祥，寰宇寧謐，福履綏將。春輝所燭，日月重光；慈雲所覆，風和雨涼。惟我皇太后之德，與年俱引；惟我皇上之孝，與日俱進；惟我皇太之壽，乾坤永鎮；惟我皇上之壽，山岳此峻。疏逖小臣，職在兹文，鈞韶夢繞，舞蹈情殷。嵩呼有願，芹獻無因，謹抒下悃，用紀新聞。

觀象繫辭

初玻大人，行至範鐵地方，方民攀轅陳叫曰：「本處産象甚多，穀粟樹木，皆爲其所剥壞〔一〕。夜夜叫聚，居者不得安枕。直天造草昧也，公用射之無不利。」玻大人乃召西員名沽離尼，以炮彈從事。

天時將暮，率南三人各持炮，又命土人導引，抵麓門，月淡星稀，泉流涓涓〔二〕，人言象每夜來吸水，察兩岸果有象迹，乃徐行過泉澗〔三〕，聞有聲震然如木折狀。行少住，遥見有突如其來，來者聳然而高〔四〕，黧然而黑，近之如一長牙牡象也。取炮一發，中其足，象走而號，聲甚烈。追之不得其路，乃徑入，見其地極空闊，樹木蓊蔚，四旁均是青茅草，有虎蹲而伏，導人促出其不意，虎茫迫走而出，咆哮峻厲，人爲之股栗，走入大叫云：「虎、虎！」羣象聞之，亦號吼四起，山谷皆響。一時人聲、虎聲、象聲、山聲樹聲，喑喑嗚嗚〔五〕，如雷灌耳。玻大人再於象走發一炮聲，仍據前路覓，乃聞有動聲，乃住足以觀，有五象羣走，内牝象三，小象一，并前象被炮傷者。又射之，再中其足，三牝象相率而牽，且行且走。及明日，乃向前處遍覓，見牡象行痕，只有前兩足，其後兩足，有牽曳之迹，血淋漓滿路，而不至其處。

後日再行，沿舊徑抵林端，過向日遇虎處，時已暮，聞象聲四起，徐行覓之，坡大人潛至其處，見一牝象前往甚大，長約五西尺八十分，横約一西尺二十分從之大跟者，不知其數。乃連發四炮，牝象倒，向前路而走若飛。坡大人烈力追射，中後足，一象遂徐行。坡大人乃側立道左（六），射中首乃卧伏。坡大人逼至，尋其耳竅射。沽離在後，繼發中腹。象銜起以鼻相拒，坡大人卻行，且射中鼻，沽離連發中首，象傷甚而斃。乃派入鄉取刀斧斫之，其首甚重，八人挽之不得，乃以牢車載之。至範鐵，所食其鼻，其首浸於河，倣一月半，皮肉盡脱，取骨以製器。其四足則去骨，乾其皮，納以木筒，以爲花瓶。

坡大人云：「此象真一羣之長也。向者牡象兩足已傷，借無他象牽行，亦同入牢車矣。彼象一獸類耳，牡者被傷，牝者牽挽，所謂患難相扶持也。昔聞人言，凡象老且死，先覓一死所死之，凡羣象各牽木葉覆其身以相弔，真有義獸也。而猶以爲未信，今觀三象相牽之狀，知人言之不虚矣。」

客有艷其事，爲之賦《義象行》：

有象有象龐而聳，雄據一方自高拱，百獸見之不敢動。忽然火箭横空來，山林四望皆塵灰，雲中矯首空徊徘。欲去無歸勢將蹩，嗚呼孰爲手與足？嗚呼孰爲骨與肉？豈無骨肉已乖離，豈無手足莫扶持？難乎艱哉危乎危！有象爲之背以負，有象爲之足以走，有象爲之翼以附。悠然一去萬山中，深林密樹渺無蹤，首兮尾兮長相從。云何乃有類出是，其羣耶抑其匹，居然一旦膏斧櫍，嗚呼義智且仁，尚毋再出殃吾民，殃吾民，災其身。

【校勘記】

〔一〕「皆爲其所剥壞」，「壞」原作「壊」，據文意改。

〔二〕「泉流涓涓」，「涓涓」原作「唀唀」，據文意改。

〔三〕「乃徐行過泉澗」，「徐」原作「除」，據文意改。

〔四〕「來者聳然而高」，「聳」原作「聳」，據文意改。

〔五〕「喑喑嗚嗚」，前一「嗚」字原作「鳴」，據文意改。

〔六〕「坡大人乃側立道左」，「大」字原缺，從前文補，下二處「坡大人」皆如此，並改不注。

皇華四章〔一〕

【校勘記】

〔一〕本篇無正文内容。



阮桂秤使詩〔一〕

皇上遣使修好於大法國，大臣阮桂秤充選。春風載途，使星渡海。邦交鉅典，喜信睦之相敦；域外奇觀，務詢咨之克廣。歸舟中當有《續海國圖》、《補寰瀛録》與《紀行詩》俱載而來矣。

舟中恭讀《實録》命師牧百多禄事

星月皓茫茫，經旬涉大洋。濤聲與夜雨，窗影借雲光。
補闕慚當軸，修辭慎出疆。難艱前烈在，展讀倍悽惶。

紅海

赤道東南一水通，南風勢挾日威烘。火龍矯首金光送，海風雲容一樣紅。



長歌行

地如圜球天如蓋，滄海茫茫元氣會。環毬萬國何紛綸，水志山經雜荒怪。
鑿空當年博望君，何况高談九洲外。大局如今混沌開，北洋南極窮縈迴。
電綫孤横沉海底，氣機噴薄鳴春雷。嗅水尋地靡不到，埠頭燈表高崔嵬。
閉關自守信非策，諸子學步胡爲哉？君不見巨濤如山海水西，欲叩真宰無端倪。
安得斷鰲立四極，均一萬彙無嶺巇。兩間舍生各攸遂，醇風再挽歌皋鷺。
先王遺典燦然在，精金美玉寧瑕疵？沉吟坐久忽起立，仰視北斗中天立。

【校勘記】

〔一〕「阮桂秤使詩」，原無標題，據目録補。

閱世多矣

日本國自維新變法以來，上而朝廷典章，下而閭里技藝，率皆步武西法，國勢蒸蒸日上，遂成富疆。其民間竟有以壽聞者，有五世同堂，一門壽考者，其人行年一百三十三歲，其妻一百三十五歲，子若女俱一百餘歲，媳八十二歲，孫三人，皆七十，曾孫以下，大衍之數以上者，指不勝屈。總計一家之年，幾幾不減二千歲矣。噫何盛哉！豈對馬、長崎諸名山磅礴之氣〔一〕，合鍾於一門耶？聞其人乃業磁者，一家之内，衣鉢相承，所製器傳流人間，不知幾億萬計，當亦與時俱新，不規規於古制者。

【校勘記】

〔一〕「長崎諸名山磅礴之氣」，「礴」原作「磚」，據文意改。

聞香俱化

天下惟花爲最香，蘭香於春，蓮香於夏，菊也香於秋，梅也香於冬。有清香，有艷香，有奇香，有遠香，固天地菁英之氣〔一〕，所獨鍾焉者也〔二〕。然不獨花香，近花者亦香。紉蘭以爲佩，結蕙以爲帶，抗高情以賞菊，洗塵心以友梅，苟余情之信芳，斯不覺其俱化矣。此君子所以貴於入芝蘭之室也。

西方有博雅先生者，以暇日遊花園，見一塊土如人形，俯而拾之，其香撲鼻，詫而問之曰：「異哉！黝黑其形也，泥塗其土也，重活其質也，而苾苾芬芬，有馨德焉，豈其性然耶？」土人曰：「僕非生而香也，然亦不知其所以香也。謂之性則非性也，而謂之非性則未始非性也。豈僕與百花居，亦有年矣，羣芳競秀，旦夕相與，雨露爲之溉灌，風月爲之吹噓，故不自知其然，所以然而然也？」博雅先生喟然良久〔三〕，曰：「天下無不可化之質也，視其所處耳。彼一塊之土，與花居猶有香焉，而況於人乎？與賢者居，愚可醫也；與善者居，惡可移也。」既乃戲語土人曰：「雖然，爾之擇術，亦殊不精耳。吾聞世有所謂銅臭者，牆宇高且麗焉；有所謂宦味者，城府深且密焉。爾不是之與處，而顧與花居焉，香則香

矣，其毋乃淡而無味乎？」士人曰：「不然。利路廣者其機禍深，世味濃者其天責漓，僕誠不能以一朝居也，故以花爲友焉，性然也。」

【校勘記】

〔一〕「所獨鍾焉者也」，「鍾」原作「鐘」，據文意改。

〔二〕「博雅先生喟然良久」，「博雅」原作「雅博」，從前文改。

病院題辭曰

院以病名，病者之所居也，而若是其巍巍，其渠渠，廣大其牆宇，軒豁其庭除，層樓複屋，屹如奥如，俯臨大江，宛如畫圖。吁！土築可謂勞矣，營牆可謂費矣！而不謂其勞且費矣，疴癢相關，胞與一視，於此見法國仁厚意也。且夫民之生，國之脈也；民之病，國之戚也。民之病非一端，歲時之不正也，病在疫癘；年穀之不豐也，病在饑寒；生理之不給也，病在户口之凋耗；兵事之不息也，病在烽火之傷殘。有國者，於其病之日，而深思所以弭病之術；於其有病之時，而急求所以濟物之端，則民其有瘳而賴以安。

我皇上以父母之量，惠斯民；法國以兄弟之好，泛愛同人。海禁嚴矣，河堤修矣，田野闢矣，兵甲休矣，凡吾人致病之由，皆已調劑而噢咻之矣。而斿於養病之事，獨且爲之謀焉。所以飲會而藥石之者，一何周也。今而後，風雨其順和，閭閻其帖泰，水旱不爲之災，疾疫不爲之害，俾夫斯世斯民，其樂於春臺壽域，而無有以病入院内焉。則兩國之福，萬家之慶，而太平景象可徐繪也。或曰：「然則院之設，無乃虛乎？」曰：「以遊覽焉，以休憩焉。」

野史

西醫妙術

天地之間，不能無缺齧處，所賴有補救之者，則無不周旋也。花木有接法，人知之矣。人可接乎？曰：「可。」肉有缺，接之以肉；皮有缺，接之以皮；物皆然。其法由泰西醫師得之。假如人之肢體，或故傷，或毒誤，致肉血有虧損斷落，不拘鮮腐，即取其肉接入缺處，隨鼻耳指足而敷之，數刻之後，亦生肌如舊，此法奇矣。玆更有尤奇者，即使牽延至數日之外，其肉已腐矣，而猶能接之，使有生理。

嘗試以一鼠斷其尾二三寸，置於密室中，經七八日後，猶可接。但以之接入原處，或不相粘，或以接於他處，如面目，或肩背，則甚易易。試取已斷之鼠尾，刷其尖皮少許，觀鼠身體何處應接者，稍刷深下，即以這尾接之，便連串成自然。六個月後，肌理充滿，可長至五六寸。世有好奇者，曾以鼠尾接於鼠鼻，望之不啻若象然。或以鼠足接之，亦相連如一，渾無痕迹。及鼠肥大，則此足肥大。此接肉之法甚妙，有然也。西方諸醫先生，曾推原其故，取以醫傷者，今肌理連接如舊，名曰接皮法。其法取被傷者之皮，或他皮皆可。如傷迹稍大，則取諸皮，小片分置於傷口，與新置諸皮，各相聯合，日益滋長。若傷迹稍小，則置一片皮，亦可完矣。此豈非獨創之智，而善補之功哉！廣而推之，則以人接人，想無不可。

國朝詩抄

《葫樣集》南山養叟可奄主人阮先生，諱德達，嗣德六年癸丑科探花及第，著述甚富，詩見此〔一〕。

泛宅集古以下

江湖新草笠童槐，萬里狎漁翁杜甫。鼓枻乘清渚張説，移篷卧晚風鄭城。
煙生全補瞑藍仁，日落半江紅賈尊。客至全沽酒詩林，花村問牧童韻林。

春晚泛溪

帆得樵風送孟浩然，遥遥泛夕暉蘇頲。引來涼習習琳琅詩，隔斷雨霏霏戴聯奎。
獨鶴凌雲去劉珊，雙鳧出浪飛何遜。閒尋舟泊處張籍，花竹映山扉韻林。

溪竹

野竹交臨浦庾肩吾，相看興不孤聶晉光。乘流玩迴轉謝靈運，輟棹且躊躕岑參。
白日隱餘照楊慎，清風消半途蘇軾。黃昏時已近周仁，鳥宿更相呼韻林。

溪邊夕眺

風生翠竹裏張正見，吹散雨如麻韻林。水際含天色梁元帝，雲開見日華毛奇齡。
殘紅眠石磴張綸，宿雁聚圓沙杜甫。一點前村火嚴惟，黃茅覆酒家屠隆。

登大石巖

沿溪又隔嶺喻鳧，涼意滿輕衫韻林。野水臨秋迴劉養晦，風聲入耳嚴虞庭□。
四圍同瀋沱紀曉嵐，一片聳巉巖聶晉光。南望鐘鳴處于良史，濃陰鬱桂杉□敦允。

溪船晚泊

平沙渡頭歇孟浩然，葭菼暮依依崔峒。林影與殘雨王翰，池光晦晚暉王褒。
孤舟依岸靜詩林，獨鳥背人飛劉長卿。漁父時相引闕名，乘槎下釣磯周明帝。

晨釣〔一〕

獨把琅玕去沈景福，涼飈吹我衣貢奎。潛鱗波裏躍虞世南，寒葉月中飛衛葉。
隱士應高枕劉禹錫，郊原獨掩扉朱子。看簑故無恙方岳，垂釣坐苔磯韻林。

江閣曉

一閣納萬象黃山民，高吟月墜空童槐。魚龍回夜水杜甫，草木動天風劉松。
沙落新痕長吾德沛，山明遠色同褚亮。此中多逸興李白，舉白屬飛鴻王世懋。

泛江夕返

天外青無際顧錫慶，孤舟泛日斜杜甫。浦樓低晚照王勃，巖樹落高花何遜。
夜久潮侵岸常建，江空月上沙謝績。店翁新酒熟戴復古，香到白鷗家路德。

江樓秋晴

聽罷樓頭雨聶晉光，憑欄凝睇勞林逋。髮隨秋葉落高啓，心折夜風高虞集。
小艇橫前渡胡堂，寒潮漲古濠韻林。望中猶未了顧錫慶，霜集下晴皋古詩。

早出

蛩鳴深巷靜岑安卿，簾月度斜輝蕭子範〔三〕。寒樹鳥初動劉禹錫，鄰家漁未歸劉長卿。

清風仍集習琳琅詩，曉露復霏霏沈約詩。寂寞逢村酒張喬，相邀白竹扉歐陽修。

立秋夜

是夜秋相見陳昂，重聞蟋蟀聲高敏。江湖原好在章雷，歲月已徂征劉基。

遠道書難寄苾如椿，寒窗夢不成蘇軾。勳庸思樹立杜甫，莫待鬢霜生黄璞。

立秋後一夜

前庭一葉下敬恬，冷簟客醒初〔四〕聶晉光。此夜臨清景庚肩吾，中宵步綺疏杜甫。

授衣寒漸至興德，迎扇暑先除司空曙。默覺心多愜紀曉嵐，風吹几案書歸子慕。

六月晦日暮

返照千山赤劉基，回光擁北樓沈景福。高齋常見野杜甫，清眺喜逢秋夏侯楚。

沽酒童相對黄璞，題詩語更遒蘇軾。未能忘壯志張元幹，長嘯拂吴鈎章表。

初秋二首

坐覺新涼好沈本，庭前昨夜風薛瑄。秋聲連蟋蟀何景明，疏雨滴梧桐孟浩然。

僻巷憐家少張謂，荒園野氣通韋應物。寥寥心悟永江淹，三徑冷香中王十朋。

一色橫蒼翠聶晉光，殘陽樹杪收歐陽修。栖禽去杳杳張謂，輕葉下悠悠薛能。

夾氣來深院吾定恒，新寒上故裘華察。臨軒方獨坐貢奎，竹窗夜鳴秋李白。

初秋夜懷人

不堪砧杵動許渾，起視夜何其黃谷。白露沾人袂常建〔六〕，涼風生樹枝劉基〔七〕。

耐寒頻喚酒聶光，排悶抑裁詩杜甫。落月前宵夢顧元熙，何由見所思謝眺。

初秋書懷

又看秋光到聶光，圓窗鑑早曦李遠。翔禽遙出没陳達，雜樹鬱參差吴均。

百事未能做李漁，多愁只自知張籍。偶然逢所適紀曉嵐，步屐向東籬杜甫。

小樓題悶

薄暮埃塵靜陸倕，升高孤遠昨宋孝武。林聲寒動葉蕭穎士，山色淡生秋黃庚〔八〕。

草露亦多溫杜甫，白露空自幽李頎。畫欄人停處聶晉光，清風半西樓崔湜。

初秋晚晴

一葉初飛日沈鵬，芊綿動遠情李益。風枝落螢點劉基，衰樹斂蟬聲江淹。
院靜聞疏雨何景明，樓孤屬晚晴杜甫。姮娥應有約高謂，迢遞向人明徐元卿。

初秋待月

西北秋風至江淹，衡池起澁瀾穆寂。綠陰留竹屋顧德，涼意浸花欄路德。
鸛鶴追飛靜杜甫，桐梧返照寒李頎。前村月初白王彝，側卧捲簾看韓偓〔五〕。

初秋夜坐

短榻孤燈裏何杲卿，飛簾乍叩扉劉孝綽。山煙紛漠漠謝脁，竹露夕微微杜甫。
明月松間照王維，疏螢簟上飛梁簡。此中多□曠黃榮光，竟夕眺清輝聶晉光。

初秋不寢

鐵板一聲笛黃璞，秋風已疏然杜甫。殘雲收翠嶺唐太宗，明月滿前川楊炯。
壯氣曾難抑黃璞，沈機懶彊牽元稹。蕭疏涼露裏紀曉嵐，危坐看香煙蘇軾。

初秋曉起

日照窗前竹陽休之，簷聲鐵馬殘童槐。中園思偃仰謝玄暉，永晝足桓盤路德。杖履身猶健詩林，茶瓜興未闌詩林。行藏吾敢必章表，獨抱寸心丹琳琅詩。

蓮潭步月

小池殘暑退沈佺期，清興屬涼初孟浩然。草静多翻燕司空曙，荷香欲醉魚黄庚。天容和縹緲裴達，雲影望舒徐聶晉光。無恙銀蟾共施澐，前山有故居温庭筠。

初春晚眺寺旁居咏

斜陽紅盡處黄庚，一抹有無間韻林。荇亂新魚戲丘遲，巢喧乳燕還方仲荀。庭花昏自斂梅堯臣，流水意安閒韓琦。相對蒲團坐詩林，松門風爲開蘇軾。

高閣

飛閣青霞裏褚朝陽〔九〕，因高思不逆曹崧。憑欄紅日早蘇軾，倚杖白雲低詩林。酒熟憑花勸白居易，詩成拂石題韻林。幽林芳意在張九齡，谷鳥作春啼宋之問。

寺園小齋

若問家何處詩林，壺中別有天韻林。攄懷塵俗外唐太，縱意白雲邊梁簡文。
松竹閒僧老李嘉祐，香花古佛緣徐晉容。一燈傳歲月戎昱〔一〇〕，瀟灑共安禪杜甫。

初夏夜坐待僧歸

懷人當此夕盧綸，徙倚對珠林沈佺期。雲靜天無翳琳琅詩，月斜山半陰孔德紹。
古壇青草合張喬，空院落花深張祜。一徑入寒竹儲光羲，微風誤足音顧元熙。

看《黃庭經》偶興

乾坤一草亭杜甫，時對喚鵝經黃谷。識字頭先白虞集，逢人眼不青童槐。
聽泉常永日葉夢得，飲水自修齡蘇軾。立在月明裏聶夷中，巖風助掃庭詩韻。

涼軒夏夜

境靜風開户葉吟，清秋似已經琳琅詩。林煙橫積素李白，石壁斷空聲杜甫。
絶壑開花界嚴維，迴溪抱竹庭詩韻。清閒一覺睡白居易，初月落雲汀李羣玉。

葺小軒成，適近重九

落葉隔山川李建勳，窗風一室幽朱弁。柴荆已就理周權，藥債未能酬李白。
日月苦行邁徐天倪，江山且滯流黄滔。疏籬黄菊酒鄭鋸，冷淡過清秋鄭谷。

山房秋夜

側陣移鴻影唐太，參差落景遒唐越王貞〔一一〕。轉添愁伴客杜甫，翻覺夜成秋李白。
山月寒彌静李行言，明河回不流謝榛。清風定何物蘇軾，夢裏故飂飂路德。

夜起懷家

古殿青燈冷詩林，鄰雞尚未鳴賈島。白雲高士夢錢玉探，紅豆一名相思子故鄉情高啓。
蘿幌棲蟬影王勃，長松響梵聲王維。披衣坐惆帳劉孝綽，天入小窗明孔武仲。

既望

簷際羣列峯張九齡，樓臺碧落通崔國輔。夜堂鳴竹雨詩林，虚唄引松風張説。
霜落熊升樹梅堯臣，天晴鶴下空李之彤。招涼憑闌坐琳琅詩，已見日曈曈賈房璋。

池竹

修竹映岩垂張正見，葳蕤帶曲池陳賀循〔一二〕。清風爲我起杜甫，勁節幸君知李嶠〔一三〕。

葱翠梢雲質虞世南，嬋娟冰雪姿蘇轍。數竿留夜月詩林，尚想鳳棲時藍仁。

《廣溪詩集》廣溪張先生詩

春江曲

昨夜雨水夜，春江微浪生。妾心有所感，沼岸自爲行。

長街曲

相郎才與貌，何得故隱名。應非甲辰歲，與妾同年生。

讀曲

愛郎不郎拒，郎每好作賊。諸事任郎爲，此事任不得。

村閨

村閨小兒女，生來未識情。聞人道秋至，相與禁愁生。

別姊

對酒心先醉，銜杯未忍傾。今晨向姊別，明日逐人行。
正北風初動，高秋月漸生。臨岐腸已斷，豈待聽猿聲。

搗衣

遠徼悲秋至，深閨空復情。寒砧一拂拭，古月同淒清。
寂寞百愁集，丁東雙杵鳴。傳聞邊海戍，春暮復南征。

新月

隱約碧雲際，清靈一點光。斜窺山色寂，微照草心涼。
獵獵度鳴雁，澄澄飛暗霜。所思在何處？獨夜起徬徨。



送故人還里

秋思隔愁容，含情送子歸。可憐相送處，江樹遠依依。
天海看如接，帆檣望已微〔一四〕。無因生羽翰，曉向故園飛。

寄河内阮伯方

夜來歌向徂，獨坐擁香爐。細學煎茶法，閒描採菊圖。
鐘聲花下永，花影月中孤。寄語雲邊雁，湖西憶我無？

駐節善政峒東阮副使纘夫

戰地逢新歲，黃塵染白鬚。高從上游處，遠與故人俱。
滿目羣蠻聳，連天篠蕩敷。勦平今復字，經畫仗皇謨。

回程抵壽梅驛柬纘夫

行到壽梅驛，回看良政山。故人尚戎馬，來往此山間。
依依雲樹色，情況兩相關。何日殘逋犯，鐃歌送凱旋。



中秋題山寄興宣阮制府

別來曾幾日，忽忽已中秋。此地多佳勝，知君何處遊。
張燈傳舊俗，賞月集名謳。嘆息美人盡，憑誰唱莫愁？

留東同舟諸公

微波回掃急，小雨一簾明。便道一相別，回頭感慨生。
君親雙家念，去駐兩關情。多謝同舟意，春風送一程。

諸公索以漁艇詩，偶得呈正

大地江湖闊，輕舟一葉閒。去來無定所，去在水雲間。
泛泛隨潮上，盈盈載月還。滄浪吾有味，此外不相關。

題美人畫頁四首·其一觀書

寂靜蕉窗午影遲，輕妝淡抹總相宜。
徐伸玉指披書看，看是風詩是雅詩？



其二插花

微露纖纖向玉除，一瓶春艷表春餘。
雙雙笑指梅花下，細較神情動可爲。

其三撲蝶

緩步桐陰試鳳鞋，翩翩彩蝶繞金釵。
輕輕撲去還驚睇，方便教他倒入懷。

其四垂釣

一派湘流繞曲塘，風和雲静竹陰涼。英皇當日閒無事，倚石拋絲引興長。

好去二首

好去湖西學採蓮，輕輕駕上木蘭船。纔過法雨山邊寺，一片塵心半入禪。

又：

水流細細月娟娟，半在高樓半在船。今夕分明非是夢，曙光斜照隙窗前。



讀前後《紅樓夢》有感

珠宫合是有前緣，歷盡窮愁夢始圓。千古有情人試看，最矜嚴處最相憐。

卓文君

蛾眉自足動人歆，况是才高又解音。立個蜀中奇女子，白頭不向故夫吟。

過五險灘有懷伏波將軍二首雲麓阮生先生以下

萬艘喧豗下急湍，當年曳足已驚看。丈夫馬革身何惜，明主珠車辨亦難。

銅柱并隨陵谷變，石麟猶立水雲寒。憂危自古君臣際，豈獨操舟五險灘！

又：

將軍祠廟大灘前，何必雲臺畫像傳。他日少遊御欵段，當年浪泊嘆飛鳶。

空聞極界標銅柱，不見中流起鐵船。我亦買湖游未倦，桂林最愛好山川。

謁湯陰岳武穆王祠敬題

漫把杭京作汴京，十年竟自壞長城。中原豪傑英雄淚，當日君臣父子情。

湖上跨驢無舊友，軍前叩馬有狂生。祇今河朔瞻祠廟，萬壑松風怒未平。

過漳河有懷魏武帝

西陵歌吹散煙雲，漳水荒涼七十墳。豈有孝廉能萬乘？可憐香履亦三分。
世家本出曹常侍，墓表誰稱漢將軍？不到侯王身不死，建安七子竟遺君。

《荷亭詩草》[一五]

謁馬伏波祠二首 荷亭阮先生草

松風謖謖石粦粦，顧眄依然廟貌真。遇晚豈終田牧計，生平不數井蛙人。
丈夫志壯應忘老，兒女才高卻累身。勝敗何常名義在，千秋香火比南鄰。

原注：徵女王在本國亦列顯祀

東都四七萃英材，甲馬何人嶺表來？轉憶有車乘下澤，不妨無像列雲臺。
鐵船灣外煙波渺，銅柱天邊日月開。使將折衝今昔事，危灘好爲鎮驚瀰。

長沙謁賈太傅祠

天教絳灌作生憎，合得三閭死後朋。漢代治安無下策，楚江祠賦有中興。
寒林春霽新祠麗，甃石苔封舊井澄。一謫長沙非不幸，千秋俎豆遍湘蒸。

過五險灘謁伏波將軍廟珠江裴文禩詩

萬山秀氣傾天下，五險靈聲特地尊。裹革丈夫多慷慨，知兵女子故頻煩。
雲臺寂寞神猶在，銅柱推移廟獨存。最是驚危纔隙際，艱難此水未須論。

衡山舟次望衡岳

羅列岡巒一萬重，嵯峨七十二南峯。星辰是處通呼吸，柴望當年凜肅雍。
神禹遺碑丹石老，鄴侯舊隱白雲封。紫陽不到衡州恨，我亦山靈惜未逢。

登岳陽樓

巴陵城上夕陽秋，天下奇觀第一樓。雲外平蕪三楚合，春來晴色九江浮。
乾坤萬里闕中坐，唐宋千年作後遊。帝子仙人何處在？洞庭湖水自悠悠。

渡黃河

波濤滚滚水茫茫，帆挂輕風度夕陽。星宿海源通一脈，朔南何地劃中央。
千年泥積空滎澤，萬里雲開見太行。浮世憂深頭髮白，問君何日不流黃？

直隸省城

一渠流水過橋清，四野茫茫似砥平。日夜東南浮大海，河山朔漠控長城。
皇虞此地分幽冀，石晉何年割薊瀛？三月飛花春正滿，喜看香火接神京。

別秋

竹邊殘雨柳邊霞，萬里秋歸客去賒。返景碧峯生紫草，寒林綠樹遍紅花。
情深風月爲朋友，夢隔關山又歲華。流水閒雲一樽酒，再來應是送回槎。

七月初三日出京宿長新店

細雨無塵出馬輕，涼風吹雁共南征。恰逢三月初三夜，纔出京華第一程。
鄉國幾重移到夢，江山太半舊爲情。最憐秋色清如洗，又送歸人萬里行。

新晴晚眺

江風知我祛寒眠，吹散初冬積雪天。飛鳥孤村黄葉外，斜陽遠浦白鷗邊。
平沙浮石留殘濕，古渡輕帆帶暝煙。清絶衡湘新霽後，忽來詩境壓歸船。

夜過三才山荷亭阮先生草，以下。三才山屬諒山省

朝發桄榔城，千山尚瘴霧。纔到三才峯，下稷日已暮。
磷火出深菁，狼煙警前路。人言綠林賊，此地每馳騖。
土民避賊去，圈栅無可住。館吏促我行，官兵爲我護。
驅車上崔嵬，傾側近容步。茅荻風蕭蕭，文嵐滴如露。
咫尺不相見，人聲在煙樹。山盡復有山，泉水亂奔注。
淺深夜莫辨，頃刻四五度。火燭光漸微，風鶴忽驚怖。
我心雖鎮靜，行者幾失措。嗟嗟我僕夫，奔走太艱苦。
饑寒并已忘，顛仆亦無怒。况我銜命人，臨事敢回顧？
惟憑國家福，默賴神明祚。履險失巖崖，遊魂靖冤狐。
既無意外虞，豈至迂途誤。瞬息過雙山，逢迎已無數。
圍城駐旌節，山水饒清趣。中夜開樽酒，僚朋慶歡晤。
回憶旅程中，耿耿不能寤。經年萬里行，似此猶幾度。
介石矢寸心，微吟託毫素。



望衡岳和杜少陵韻

岳爲四方鎮，比之四國王。況此祝融君，火德宅離方〔一六〕。
呴嘍碑字古，寶露泉流香。舜禹不復作，往績猶未忘。
遺來訪回雁，九轉逾熊湘。七十有二峯，繚繞舟楫旁。
天柱兩聳拔，紫微山名殊軒昂。芙蓉更疏秀，雲深不可望。
如何借健翮，萬仞一周翔。曉霞山名擁瑞氣，朝日山名吸清霜。
茫茫視塵海，獨立最高崗。窮搜朱陵洞，揖上紫虛堂。
奇書發委宛，金簡紛靑皇。千秋衡霍南，永闡文明祥。

滎澤夜行

薄暝渡黄河，宵征向滎澤。遥望敖山西，新月已藏魄。
深林路不辨，村舍遠人迹。螢火叢間飛，敗葉霜前積。
淒淒秋氣悲，寒風戰蘆荻，跋涉過迴溪〔一七〕，逶遲覓天陌。
數里闃人聲，燈光出林隙。停輿一小憩，四顧天寥闊。
念彼安居人，莞簟肆歡適。何爲塵路中，深秋尚行役？
王事恐靡盬，如負未能釋。連朝河朔風，貪夜荒山驛。

明日照鬢毛，更添幾莖白！

泛洞庭

孤舟三日岳陽樓，坐祝風伯誅石尤。候綄夜半風倏轉，平明解纜同千艘。
十艘發炮鳴鑼鼓，愓息波神不敢怒。乘風直放湖中流，回首巴陵失煙浦。
蒼茫四望水粘粘，布帆如蝶交翩翩。漫空宿霧漸披豁，朝日躍出蛟龍淵。
一片君山看□□，忽遠忽近船窗前。風聲水聲震篷底，挾我若置山之顛。
鏗轟似舞龍宮樂，淒切若訴湘妃弦。九疑鬱鬱蒼梧遠，磊石轟轟寒濤邊。
岳家軍壘亦殘缺，戰氣消作愁雲煙。英雄兒女俱千古，彼剩竹枝此黃土。
胸吞雲夢未爲豪，井底拘拘焉足數！臨流憑弔空復情，飄飄靈氣若送行。
盤空瞥見神鴉舞，掠浪并失飛鳧輕。赤沙青草纔咫尺，沙没草黃煙寞寞。
不勝物候敢流連，且喜扶摇生羽翮。三朝不去無須愁，一日三百凌滄洲。
斜陽遠浦湧初月，舉楫更凝瀟湘浮。瀟湘美人思悠悠，紅蘅碧杜春將稠。
七十二峯青未了，臨流拱揖迎歸舟。

讀越史應製 廣溪張先生草

我越自鴻厖，首稱涇陽王，係出帝宜後，建國此炎疆。相傳十八世，事迹多渺茫，金精與水精，記載

屬荒唐。安陽本蜀人，起兵并文郎，恃神不設備，國勢隨以亡。趙武乘秦亂，絶道定擾攘，英雄撫全越，自帝雄一方。傳祚只四世，内亂不勝防，版籍入於漢，空嗟黍離傷。徵王是女流，崛起空可長。沿至三國秋，士燮實循良。教民以禮義，聖學日益彰。中原既喪亂，宰制多乖張。前後李南帝，立國如朝霜。趙越有異術，溺愛自罹殃。隋唐復内屬，南北混一場。枚憑前後帝，禍亂日相望。馴至十二君，割據相争彊。民心無所屬，日夜徒皇皇。懿惟丁部領，才略由天挺，掃平十二君，花閭還定鼎，啓運雖不長，淹有南交土。黎桓乘内亂，竊國志以逞。土木役繁興，深圖莫之省，再傳遭簒奪，黎祚遂不永。李氏應圖讖，得國趙宋並，建都大羅城，規謨自弘迥。太宗嗣業初，三王懷不靖。勇哉奉曉劍，血濺武德頸。一麾平内難，四伐清邊警。神人屢見迹，獨此迷難醒。聖宗善繼承，海内獲寧静。仁宗守成主，盛德光炳炳，如何幽嫡母，令人發哀哽！神英高惠間，休祥雜災眚。幾人如憲誠，輔幼懷忠鯁？朝政日隳弛，盗賊羣作梗。昭皇一稺女，私意狎嬖幸。國無喬木臣，頹綱莫能整。以國輕與人，終教李祚淪。陳烜得天下，前古所未聞。帝王固有命，守度真賊臣。所賴繼體後，聖仁兩賢君。修文固民志，奮武摧元軍。親王熵王後，鹹藤建崇勳。英宗勤制治，文物換一新。明宗耽翰墨，邪正殊不分。因循至憲裕，政令日乖紛。藝宗平内難，反政端紫宸。信寵外家胡，堅冰成禍因。睿宗勤遠略，愎諫殃及身。廢順若贅旒，姦臣據要津。少帝方襁褓，赤嘴遂遺陳。大虞屬閏位，新都蹈後塵。負乘致寇至，更爲明所泯。定簡重光帝，才略非濟屯。聽讒殺名將，亡喪當誰嗔？究更李陳世，沿襲崇佛神。墻茨不可道，陳家尤瀆倫。嗚呼亂已極，何日使回醇！國統入於明，將逾二十春。藍山初起義，慨然有大志。百戰平明軍，十年踐帝位。創業立宏謨，撫有安南地。忌刻誅有功，寧能免貽後？太尊幼踐祚，威權能自致。勳舊多不終，女色還爲

累。仁宗又冲齡，母后垂簾治。䙾變生蕭牆，宜民竊神器。黎丁諸大臣，討逆争奮臂。厲德廢爲侯，淳皇八承嗣。英才大施爲，品節規謨備。勵精致太平，咸稱洪德始。申杜諸詞臣，騷壇樹赤幟，幾暇相更酬，天南傳韻事。睿宗守成業，海内陶安遂。欽皇未幾年，威穆日沈醉。淫暴取滅亡，鴆毒將安避！豬王亦非正，迹同鬼王比。覆轍蹈前車，都城幾失墜。陀王復昏暗，權姦萌僭擬。恭帝本常才，人心已攜二。莫氏乘此時，遂將黎祚移。□有我肇祖，哀牢樹義旗，擁立裕皇帝，首建中興基。我皇繼世立，與莫相撑持。峻皇亦帝胄，入繼自旁支。權臣執國命，釁啓䙾隨之。相傳十一世，政出鄭家兒。凶狡藏䙾心，置君如弈棋。中間雖小康，王室固已卑。□獄及内庭，弑逆無不爲。罪惡浮操懿，驕肆方周伊。世道至此極，義士斯爲誰？歷年幾四百，國絶良可悲！周知天意在，一統有所歸。

《四十八孝詩畫》

望津解元黄中鄧氏，著《四十八孝詩畫》，以爲家訓，爰摘十二首云。

孝感動天

象是毛蟲鳥羽蟲，都君一孝動蒼穹。先教微物來相助，歷數當年已在躬。

戲彩娱親

堂前作跌舞班餘，學作孩兒慰起居。七十老翁猶道少，雙親喜氣溢門閭。

爲母埋兒

貧家供母爲兒牽，愛母埋兒甚可憐。地下黄金天上賜，翻教骨肉兩周全。

懷橘遺親

客中懷橘報劬勞，童子知能異老饕。莫是背萱多義訓，六年前已誦莪蒿。

乳姑不怠

堂上朝朝櫛洗升，乳姑不粒壽年增。殷勤勸囑彌留際，孫婦當如祖奉曾。

棄官尋母

五十年來孺慕深，急辭榮禄誓相尋。同州一見歡無極，吹棘風清慰母心。

投江覓父

投爪起水自從容，一出波濤色尚濃。邑廟千秋傳孝女，長江滚滚月溶溶。

護兄感母

兄將被撻弟先啼，母使兄妻弟使妻。酖酒欣然親去飲，母心從此醒昏迷。

不違酒約

酒杯有量與無涯，義訓當□敢自乖？逾限忘親纔數語，醉鄉不覺醒同儕。

受杖感親

夏楚年年驗骨箸，淚隨笞下雨紛紛。初來不泣今何泣，母力從今減數分。

代父從征

偶因代父苦征徭，十載邊城聽夜刁。孝烈將軍留姓字，閨中安得霍嫖姚。

母病不乳

母病如何肯暫抛，適因母病子心怓。半齡孝感垂甘露，帝爲旌門煥草茅。

《西槎詩草》

金江桂玶阮著。《法國玻璃城雜咏》，凡三十五首，注《瀛寰志略》。法國城塞納，歐羅巴都會之盛，推爲第一。阮使見其蕃庶鉅麗，隨所遊歷，乃以截句記之。西以三廿日，即西南二月春首，使於西，四月七日至，當春氣漸温和。

其一

歌羅立國振雄圖，千有餘年富麗區。使節正逢春氣暖，停車端合賦名都。

其二

城闕參差倚碧宵，銀流一帶水迢迢。幾多遊賞漁豪氣，夜夜燈光廿四橋。

注：遵河自東南城市中，轉流自西南出，深廣清漣，所塞納兩岸，層樓架鉄橋廿四，夜燈通紅增勝概。

其三

四望車塵滚地紅，遊人絡繹九衢中。煩襟擬借清涼散，百道飛泉瀉遠空。

注：城中諸衢閙，各穿池，中立銅表，環以人物狀，水從表尖噴上高數尺，又有機吐水，如百道瀑布交飛，當熱時望之，爽心目。

其四

複閣層樓遠接連，夕陽車馬尚喧闐。忽疑星斗空中落，萬盞燈花不夜天。

注：入夜，諸處燃電氣燈，兩邊樓閣，亦皆燃燈，道路縱橫，燈光互照，若星斗然。

其五

六七層樓疊粉牆，堂基缺地又分房。祇緣繁聚成人滿，生計營營廣蓋藏。

注：城中列廛建樓至六七層，下缺地爲房，一二重至三重者，由人滿不能容，地又極廣，故營室重疊如此。

其六

殊方動植集珍奇，燠館涼臺位置宜。合是洞天三十六，九秋搖落未曾知。

注：丹加多棋離麻貲翁園，繹言別國，動植諸物服水土，在城西北門外，萃東西門外，諸物珍禽獸草木，其不耐寒者，爲燠室以温之，常如春氣，有玻璃廠數連，中引清渠，植南方草木，如陸機狀，清秀如花，葉無黃落。

其七

印度西來氣候分，奇花異草漫繽紛。御鶯風雪凝寒裏，獨立青青見此君。

注：丹耶翁園中，有竹八九叢，青翠可愛，自印度西來，至是乃見之。

其八

城西葱蔚見林塘，晻愛山光萬木蒼。湖外更開馳馬埒，欲將校獵擬長揚。

注：唆沱哺嚧如園，哺嚧如省名，以之名園，是爲玻璃城大園林，山光樹色蒼翠，林外爲鬥馬場二所。

其九

巍然巨宅户西東，人湧潮音萬貨同。怪底陸離光不定，移來海市大都中。

注：離城三大户，芃麻尺公司爲第一，重樓複閣，萬貨山積，無所不有。司事執役，凡四千二百餘人，用電燈亦數千盞，每日來市者，趾相屬，堂户常滿，人聲如潮湧，其中錦綺珍奇，光怪奪目。

其十

先後名人史並垂，半空屹立勢離奇。鴟夷端合黄金鑄，千載摩娑繫遠思。

注：通街處處，立先代名人像臺，高十數尺，或於塔尖，或樓端立之，像銅鑄之，亦多用美石爲之雕刻。

十一

十萬方行志氣殊，兵端四起動寰區。嵯峨石闕窮雕鏤，如見當年戰陣圖。

注：武功坊在城中西北，初法國王拿破侖第一，於壹千捌百肆年即位，英敏雄武，連年構兵，欲以力勝天下。

十二

白石巖巖棟宇崇，靈光傳是舊王宫。遺規還是千人庇，想見當年國力雄。

注：前王宫在蓮河北岸，名巴黎推江，譯言王宫，自壹千八百七十二年，立共和政治監國，别營臺館以爲公所，聽國人陳貨物其中，遊觀往來，不禁，固以人民偕樂也。

十三

周回廣囿列堂皇，異獸珍禽自遠方。更歷層樓窮異狀，竦人毛骨費平章。

注：耶提巴陵園，在城中西南，詳言園廣數百畝，樹木森秀，集珍奇禽獸草木，多不知名。又建層樓，列人物諸骨，以網綫串之，各國皆備，均有標題。有挖得於地中不知幾千人骸，粘於石，并取出者，考究者，言各國土人類有不同，厥初生人，亦與今人大異，其哲理有如此。

十四

千章緑樹蔭交垂，細草如茵帶碧漪。盡人遊人渾不斷，輕風斜拂駐鞭絲。

注：臚侵哺園，臚侵，人名，以之名園，草樹青翠，遊者益衆。

十五

城林一簇别東邱，水繞花環石徑幽。滿眼車塵繁麗地，忽經清夢到羅浮。

注：唆陀員阡女園，伊園是省名，以之名也。水木幽雅，中有小山石徑盤桓，殊有林壑之致。

十六

圖像殊難起古人，豈知能事更通神。直窮光影無形外，猶恐心情寫未真。

注：麻偕臚侵院，譯言圖像，謂陳石像及諸圖畫，窮神盡相，波影風聲，幾疑置身其間，像或作赤身者，以寫神情爲妙。

十七

門榜標題重報功，巍然高宇勢穹窿〔一八〕。丹青四望森圖畫，外史難通讀未窮。

注：冰犀翁院，譯言功烈，造以美石，四壁丹青爛然，寫古以來有功人者，事迹如本傳，惜譯難通，不能盡讀。

十八

長街輻輳八方同，大隧縈回又四方。通轆轆車聲來遠，珠光的歷訝諺宫。

注：街衢之下爲隧道，四通八達，大者高廣幾丈餘，可容車船，多置鐵筒引水，及接電氣，其又爲溝以洩沙水，車行其中，兩邊電氣燈光，如星斗閃爍，真奇觀也。

十九

大院分儲武庫兵，極心推究日彌精。製從歷古多奇詭，欲辨和弓總莫名。

注：阿絲餘嗜院，譯言藏古器械，延回數十間，藏鍪甲兵仗，并列小兵器，製甚奇詭，莫能名，各標題世代以資考〔一九〕。

二十

臨街歌舞起崇堂，金碧交輝萬燭光。第一登場紅粉隊，廣寒宫□□霓裳。

注：蘆碑耶蘇歌館，基廣一萬二千正方尺，選美石興造，歷年始成，爲玻璃城第一高樓。七層穹隆宏大，金碧輝煌，擬於王宫。貴監國延使部觀劇，伶人粉裝歌曲並佳，齣中有女樂一隊，魚貫爲旋風舞，尤奇妙。

二十一

表海雄風重養兵，廣求鍼石術尤精。何爲醫國恢長策，五土山河息戰聲。

注：養病院，名榮多旗耶初，譯言屬武官養病所，在蓮河之北，廣可五十畝，中起堂宇，凡官兵有病就療治，名醫集其中。别爲醫室，列人之骸骨臟腑，以驗受傷之處。又養微蟲之在人身者，以辨得病之由，一切醫術無不曲盡。院外爲園圃，廣栽花木，列以凳椅，爲病者憩息之所。視諸養病堂，倍覺增光。

二十二

比屋深防火燭虞，水龍勢似捲雲趨。若教事事勤先戒，安作歌歐浹九區。

注：火局多筆詞丹鋪貲咗，在蓮河左岸，起樓五層。火夫常戒救火諸器，百般靈巧，無不備具，樓後爲火夫練習之所。屬邑内火發，一聞電報，應手主辦，頃刻已至，無少遲難。城中建邑二十，各有救火大局，此一也。

二十三

層層直上織蛛絲，鐵氣凌空塔勢奇。未信神仙張果老，胸中别自具鑪錘。

注：鐵塔最高，計三百西尺，在蓮河南岸。西曆壹千捌百捌拾玖年，鬥巧會，法國埃番所造。具鐵條層架而上，視之如蛛網不可辨，精心經營，遂成巨觀。

【校勘記】

〔一〕「南山養叟可奄主人阮先生，諱德達，嗣德六年癸丑科探花及第，著述甚富，詩見此」，此段文字原在「國朝詩抄」下，下接大字「葫樣集」三字，據文意移此。「此」字原無，據文意補。

〔二〕「晨釣」，「釣」原作「鈞」，據文意改，詩中一處同。

〔三〕「蕭子範」，「蕭」原作「簫」，據《梁書》改。

〔四〕「冷篁客初醒」，「篁」原作「簧」，據文意改。

〔五〕「韓偓」，「偓」原作「屋」，據《全唐詩》改。

〔六〕「白露沾人袂常建」，「沾」原作「沿」，「建」原作「見」，據《全唐詩》改。

〔七〕「劉基」，原文無此二字，據《列朝詩集》補。

〔八〕「黄庚」，「庚」原作「賡」，據《元詩別裁集》改。

〔九〕「褚朝陽」，「陽」原作「天」，據《全唐詩》改。

〔一〇〕「戎昱」，「昱」原作「笠」，據《全唐詩》改。

〔一一〕「參差落景遒唐越王貞」，「遒」原作「遵」，「唐」原作「隋」，「貞」原作「偵」，據《全唐詩》改。

〔一二〕「陳賀循」，「賀」原作「下」，據《藝文類聚》改。

〔一三〕「李嶠」，「嶠」原作「矯」，據《全唐詩》改。

〔一四〕「帆檣望已微」，「檣」原作「牆」，據文意改。

〔一五〕「《荷亭詩草》」標題原無，據目録補。

〔一六〕「火德宅離方」，「德」原作「㤫」，越南俗體，今改回。下同不注。

〔一七〕「跋涉過回溪」，「涉」原作「䟌」，據文意改。

〔一八〕「巍然高宇勢穹窿」，「窿」原作「隆」，據文意改。

〔一九〕「各標題世代以資考」，「世」前原衍一「世」字，據文意删。



獅鼠新詩

西方諸博物先生，多以詩名，每托寄興，即景命辭，就中亦有音節可誦。近有作鼠詩，頗關世教，錄於左。其詩曰：

有鼠有鼠行於野，野行乃與獅子遇。獅也狰獰雄且武，鼠也隱避無處所。獅也張牙舞爪將攫吞，鼠也人立俯首扼且言：「曰王實惟百獸尊，么麽小數何足論！王其爲我開生門，生生世世無敢忘王恩。」獅子聞之意少解，縱鼠使去不之害。他日獅子行山中，獵網四張攫其躬，咆哮棖觸無所容，疇昔之威不能雄。回頭忽見司城子，儔侶相叫皆麇至，有若臨難義不避，有若赴險勇不忌。曰「王胡爲乃至此，吾輩爲王助一臂。」獅子聞之喜且悲，曰「子君子，吾乃今知之，顧此羅網密如絲，公等無力將安施？」鼠子聞之躍且奮，吾輩口中有利刃。乃或穴之，乃或吃之，乃或咬而割之，乃或斷而絶之，須臾網漏不復密，羣鼠懽然尾獅出。獅也還其山，鼠也叩謝歸田間。嗟嗟威不可傷，當思所防；恩不可忘，當思所償。有施有報不容已，物類無知顧如此。獅也仁，鼠也義，世之不仁不義愧二字。

重修興道王祠碑

大王，我國絶巔人物也，其祠在萬安社

越昔玉弩驚張之際，金甌震動之秋，天必爲之挺生人豪，翊扶世運，俾之展非常之抱負，立不世之勳名，存則竹帛銘其功，没則香火延其祀，雖至於朝市變易，陵谷推移，而聞其英風，尚凛有生氣，此今日所以有重修之舉也。

王姓陳，字國峻，生應神，係出天潢，文武優其全才，忠孝篤於至性。當夫東阿撫運，北虜萌心，因伐宋之餘威，假征占之詭計，建旗東步，浮橋北江，指淮水以投鞭，謂泰山之壓卵，羽檄告急，乘輿播遷，王乃慷慨誓師，間關徇國，圍棋觀變。父子之兵，撫枕交頤，不爲兒女之態，一戰而矢恒懽於萬劫，再戰而檻烏兒於白藤，遂使詩咏拎胡，墨書殺韃，石馬兩回之社稷，鍾簴不移；貉龍萬里之輿圖，天書不改。觀其撫掌而檄將領，義氣可以薄雲；屈指而籌邊疆，世事燎如觀火。宜乎偉績獨創，威聲遠聞，外邦稱爲大王，天子擬以尚父也哉。

且夫勢可爲而不爲，豪傑以留餘地；事難處而善處，賢哲所以全令名。王之在陳也，以維城之親，

當專閫之寄，衆人之所以屬目，諸將莫不傾心。使假父命以爲辭，謂幼君之宜攝，或負扆而當國，或改國而稱王，十道將軍，殿前侍衛，君自此其所也。君自爲之，乃境當危疑，而鎮之以安閒；位極尊貴，而持之以謙挹。加刃以數逆子，去鋍以扈孱王，門户無植黨之和，廟社有調和之福。此所以掀天揭地，獨爲千古之偉人；出鬼入神，不失兩間之正氣也。

臣遭時致位，奉命董戎，深惟局事之不同，幸賴廟謨而僅濟；間嘗泛藤江以東下，循蘂山而北征；訪風景之崇阿，肅清高之遺像。九原難□，無由重訂夫兵書；四境未平，尚欲乞靈於匣劍。慨夫棟宇就落，俎豆無光，特命鳩工，用表鴻烈，河山此地，厥惟廢興顯晦之有時，今昔何人，想見輕重安危之所係，爰紀於石，以視不忘。

南朝片石

天佑皇南，世有佐命，翼運之臣，感會風雲，奮其勇略，以計安邊圉，坐鎮廟堂，勳名炳彪，暮遇優渥，至於没世而流芳無歇。即景異時，殊猶令人欽想而企慕之弗置。惟我世祖高皇帝，中興之日，時則有左軍黎公其人，公事列傳載之詳矣。其受知也最早，其立功也最多，其得寵也最厚，其得禍也最奇。嗣德元年，先皇帝以閣臣之請，特賜洗雪，則心迹有以自明，而後人無所容議[一]。路義責□北而黑□就柙。其將病也，如藍土人踞□示異，操觚野老叩門求脱。其既没也，井泉血湧，而雄雞石卵。尤足異者，公墓在嘉定，明命十六年，城下每天陰夜，有鬼哭聲，或人馬嘈雜聲。自蒙皇恩追訂爰書，石志既藏，封築無禁，而其聲遂止。夫怪誕之事，縉縉不得道，然而名臣應岳運，山岳爲之效靈，至誠感幽，鬼神因而來告，故其理之不誣者。莫敖之鬼，餒無所歸；伯有爲厲，祀之即止。傳策所載，夫豈無徵？雖然，此皆未足以爲異也。

其最異者，自經事後，南圻六省，已爲讓地久矣。而法國特念公功，不廢其祀，且從而表揚之，鐵石

其墓，香火其祠，居者爲之奉事，行者爲之敬避。噫！此豈權術智力所能與哉！非其靈氣浩然，何以至此？於此以見本朝得人之盛，與夫公之精英顯赫，皆可見矣。蘇大臣請製碑文，以示不朽，後觀將有感於斯文。文云：

事有不相關而情爲之注焉者，懿好之自然也；境有不及知而神爲之格焉者，正氣之浩然也。

臣於左軍黎公事有感焉。

歲甲午之春，法國官回國，臣送之行，駐於嘉定。夫嘉定爲本朝興龍之地，自屬法國三十餘年，舟車所至，風會一新，街塗廣闊，厚肆日異，欲尋舊迹，幾於不可辨識。而公之廟貌，巋然獨存，棟宇嚴莊，香火苾鬱，其墓則鐵四周，行者避路，質之居民，曰：「法國敬公而别表之。」噫異哉！公之勳名彪炳，事狀顯赫，皆在六洲開拓之始，迄今歲月已遼，江河有異，而風猶在俎豆不祧，於此見大法仁厚之意。故於其有功者，雖隔世異事，猶想慕而崇重之也。

公字文悦，其先廣義人，徙定祥，年十七，慨然有旗鼓竹帛志，從我世祖皇帝於嘉定，戰功甚偉。大定後，膺茅土，擁節鉞，處置暹臘，經略清人，兩平惡蠻，一誅僧渠，所至無不攝服。而前後再鎮嘉定，始終幾二十年，其遺愛尤深以久。公既没，精英之所蟠結，江山與爲阿護，每天陰夜静，於墓上或聞人馬聲，人皆敬而遠之，謂其祠曰：「公之廟。」謂其墓曰：「公之陵。」相與尸祝而享祀之弗替。古今來英雄豪傑，生當風雨草昧之際，奮其智勇，立得功業，存則榮其名身，没則壽其名。即時事變遷之後，而流風餘烈，尚有赫赫在人者，固如此。

夫余久聞英風，夙所欽仰，今日親睹其狀，因以知法國與本國，禮俗無變，信義有孚，將來昇平

大局，有可確然據爲實迹者，此臣所深喜也。其夫人杜氏，後君而没，今合祀焉。潘公梁谿經略南圻，人思其功，亦以配享於是廟云。

【校勘記】

〔一〕「而後人無所容議」，此句以下原換頁闕一行約二十字。

山經補闕

屬伊嗟離國南有山焉，名癡癡璃阿，長約三百千西尺，横約自五十至百九十千西尺〔一〕，人數該二百二十四萬人。其都城之大者，名巴璃麻，其地崗巒隱伏，三邊際海，地上多火山。山多高峻，而謁那山爲最。前此諸山，皆噴火，赫赫烈烈，幾於虐焰燔穹，今則無有燎原之勢。而此山嵲屼撑晴空，光焰萬丈長。山之四周，廣約百八十千西尺，高約三千二百五十西尺。其噴火穴，廣約五千尺，伊國古語云：「此穴固天工之一大冶，所以鍛錬雷斧，及霹靂火也。」或謂雷公爐，有類數城與近，均爲六丁所攝去。居民亦屢遭灰劫，或至六萬人，進亦有震死者。嗟夫！天地爲爐兮〔二〕，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世間萬事，不能出陶鑄之外，然未有如是之烈〔三〕。彼焦頭爛額者，寧無曲突徙薪之策乎？聞其後，或移一聖人挽於此〔四〕，其患始輕，不知果否？

有奄碑督，自稱博物先生，火色而鳶肩，劬書劇嗜炙於天下，皆欲洞屬無遺，要使身後流光，而不顧面前性命。一日，望火穴而赴焉，欲究所以出火之故。乃置雙鳥於其外，而挺身直入，搜奇探穴，固謂秦

焚不到書生腹，豈意田單火牛，欲止不得，竟似楚人一炬，焦土可憐〔五〕！莫高匪山，如火烈烈，所謂伊人，但見其赤舃几几而已。嗟夫！奄君不知火之熱也，而輕身以赴之耶？將毋以紅塵局內，畢竟都成灰燼，不若以赫赫名留去後思耶？古之至人，入火不焚，何於奄君獨不然耶？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於土與死於火一耳。彼夫利欲驅人，萬火牛也，而世之富貴熱腸，名利薰心者，往往明知其爲火坑，而甘心蹈之，趨之若鶩，投之若蛾。究之熱鬧場中，轉眼炭冷，其視奄君泰山鴻毛何如耶？近有欲從奄君遊，半途而止焉。終不能至其處，是或有限之者耶？抑其時之未至耶？將奄君不欲同穴而止之耶？吾於是而知造化之多奇也。

地球之北，有所謂冰海者，古來人迹所不到。西方諸博物人，用心求至往者，不遠而來者，接武，猶未能測其實迹。夫焦火之熱，凝水之寒，皆人所視爲畏途也，乃入火山而不顧，入冰海而不忌焉，亦可謂力搜奇矣。

夫山穴雖常噴火，而山麓則土氣潤好，可令草木滋長，嘗有一栗樹，本幹拱把，約三十七西尺，横十二西尺，斯亦奇矣。又有温泉，可以療疾。古書云：「其地有泉甚温，婦女或飲或浴，不育者育，育者多乳。」又云：「山洞有能醫百病，欲汗者入其洞，則汗出；又除温者，入其洞則温矣。」斯更奇矣。夫有火山之害，又有温泉石洞之利以生，孰謂天地之好殺哉！土產蔗綿沙糖、絲帛、鬱金、白礬、錦石，而蜂蜜尤有名〔六〕。銅鐵鉛硫磺，皆有礦〔七〕，而硫磺最多。四時天氣温和，田原膴膴，栽植均宜，而民性懈怠，不事農業，固未有以水耕火耨之大利而告之也。

【校勘記】

〔一〕「橫約自五十至百九十千西尺」，上原有衍文「人數該二百」，删。

〔二〕「天地爲爐兮」，「兮」上原有一字不清，疑是衍字，據《鵩鳥賦》删。

〔三〕「然未有如是之烈」，「未」原作「末」，據文意改。

〔四〕「或移一聖人挽於此」，「挽」原作「蜿」，據文意改。

〔五〕「焦土可憐」，「土」原作「士」，據文意改。

〔六〕「而蜂蜜尤有名」，「蜜」原作「密」，據文意改。

〔七〕「皆有礦」，「礦」原作「壙」，據文意改。

片言折獄

漁人漁於河，聞河中有呼喚聲，移舟就之，見有溺於水者，急取舟中竹篙〔一〕，隨水放下，溺者援之得脱。篙底底尖傷其一目，溺者不以爲德，反以爲怨焉。訟於官曰：「漁者傷予目，要償予。如不償，其終身以之。」聽訟者官，催漁人來，曰：「爾何故傷彼目？」漁曰：「無之。」溺者曰：「有之。彼以竹篙傷予目。」聽訟曰：「篙何以傷目？」溺者曰：「吾陷於水，彼以篙濟之。尖其底，傷予目。」聽訟者曰：「爾有罪。彼陷於水，何乃濟之？以篙彼目傷，爾宜償。」漁人惶恐。聽訟顧謂溺曰：「當爾隱於水時，兩目全乎？」曰：「無傷也。」聽訟者顧左右曰：「再推彼於水中，使漁者償其目。」溺者愧悔而去。

【校勘記】

〔一〕「急取舟中竹篙」，「篙」原作「蒿」，據後文改。

使西日程

先自海防往嘉定，舟抵順安汛，停泊二個日，搭小船進京做貳點，轉至肆點抵廣南海門，必由歸仁省。伊省有城庯，多商館，酒館炭煤，及好項綌紗。此地天氣炎鬱，曾已遍植高木以遮暑。自歸仁至拾貳點到牙莊津次，路過慶和、平順二省，風景最好，天氣暑多寒少。右邊有一山，樹木葱青，多虎象惡獸，有舊塔址，以事釋迦文佛。山之中有一墓，公使擊虎而死。自牙莊抵嘉定滿三十點，伊城無所不有。

自此回西，從火船放海行，二個日至笙歌庯，諸國人多居。有一園，異草奇花，栽植最好。有一院題古今積置，古今異書，異禽獸皮骨，五金類，木石類，及諸物械杖。其土人，水上架牀以居，入者必過橋方到。清客家畫以青色，稍稍潔。閣婆人家甚濁，與獸爲羣，有太古茹毛飲血風。每見火船，親均來看，視其冠裳下，雜以花様。巴士國人，冠如饌餔，則見樹木叢生，天下不經見。沿小舟渡岸，則有花木名園，及古今積置院中，寶石盈積，人多取以爲器皿，天然可愛。又有佛像，與天竺佛一般，而多鑿出様異子尤奇。且有事佛館，坐佛於水晶籠中，長十五西尺。旁有侍像，又有名爲璃，爲幽麻，又以象首名歌尼初

者，説者謂此佛之三妻也。夫佛有妻，妻而至三，異也。歡喜菩薩，本是多情，所謂清净寂滅，殆非梵王正傳矣。牆邊畫佛生在蓮花中，事在自初生至成佛，及與鬼戲，無不繪〔一〕。居人多以金鋼龜背側木，下舟發兑。又有善作蛇戲者，每吹簫〔二〕，則羣蛇均起舞。亦有戲以檬果入土寸許，以中幕之，頃刻成大樹，殆鬼術也。

自此再行八個日〔三〕，至阿顛，伊處近海，天氣暑甚。土石人物均黑，乃天地間純漆之氣所獨鍾也。城上有山，環障於山上，穿一方塘，貯水得十三千五百瓶。又行五個日，抵赤海，度修謁，經抵鋪尺海口，這處多構家，層樓疊閣。有阿在孱彌城，屬伊揲國。再行到鎮尺城，四日内至法國。是江山金璧，海外奇觀，覽者得當自得之。

【校勘記】

〔一〕「無不繪」，此三字下衍「無不繪」三字，據文意删。

〔二〕「每吹簫」，「簫」原作「蕭」，據文意改。

〔三〕「自此再行八個日」，「八」下原衍一「八」字，今删。

火山辨

夫山有火何也？由於地震裏。裏有火何也？由其内熱。夫地球之上，其氣有寒暑，炎涼燥濕。在地下，則熱氣多。凡入地深十尺皆熱，愈深則愈熱。以寒暑測之，深至一百千尺，熱甚。雖五金，亦能熔化。此則地球内熱，而四圍寒冷而凝，熱甚則熔液，遂爲地震。有時突出丘阜，有時傾埳而下。其噴火山，狀若煙筒，地氣上通於山頂，令熱從中洩出。計地中凡有二百火山，西方有四，皆因地裏生出。既震後，氣浮於山，山上自生一竅，氣從此出，如火塊然，乃周旋液化，如五金之渣滓，冷後凝聚。山勢更高，噴竅成塞，旁又生竅。

博物人細察諸山所以噴火之理，以爲凡地震者，皆由海外水鹹浸入地中，熱氣薰蒸，爲熱水；水化爲猛氣，欲出不出，轉成震動。常候觀噴火時，又觀諸火山，皆近海沙中出，土皮稍薄，故易破。且火有時噴，有時止。其將噴時，先見地下震動，有聲墳然，其火竅火氣，薰蒸在上如火箭，後有熱灰亂石，四散如雨，色雹，此時水出，與銅液相似，從池中流濫，至於竅口，横泛於原野，譬若流泉。數日後，噴爲火，其

流遂止。其熔出之水稍冷，則堅凝而疏墳，不啻海中浮之石，其質甚輕，色赤而黑，亦有類質甚堅硬。水既凝成，則硬者沉而下，輕者浮而上。又有山既噴後，其氣猶直上不已，迨凝冷則爲硫磺。又有山噴後，已皆寒冷，而山上有一大孔，遠而望猶赤狀，如方噴火，而實無火。

法國烏爲那省，有一條山内該六十餘竅，亦皆寒冷。月中亦有噴火山，已寒矣，但存空竅，以千里鏡照之，瞭然可見。今人望月，見中有黑色者，山影也，與竅影也。地震時，有時全山傾，有時山即浮起，有時裂地而析，有時全城俱覆而下，有時培成一大海。亦有國無地震，而年年地勢浮突。其旁近之地，亦常傾倒。滄海外，亦時有丘阜突起，隨復消散，皆地中火所衝竅之也。

古人說象

某國有一象，形體甚巨，國畜之於虎圈。國中羣瞽，争欲識其狀，乃邀人導之入象圈，視之以手，有得其足，有得其尾，有得其脊，及腹頭，及耳牙及鼻者，於是欣然相喜，各自以爲得象矣。導人戲問之曰：「象像何如？」羣瞽將出而對曰：「請言其似，勁焉似鐵而非鐵，確焉似石而非石，其屋柱乎？」或曰：「不然。似塵尾可以拂塵，其中有骨，似木之有枝。」或曰：「不然。郭乎其有容，似石鼓以無聲。」或曰：「不然。堅而實似墻壁。」或曰：「不然。突焉而聳似高山之頂。」或曰：「不然。似石臼千夫不能舉。」或曰：「不然。如羽如竹，而摇動生風，殆皮扇也。」或曰：「不然。尖而活似竹筍之生地。」或曰：「不然。似長蛇之赴蟄焉，舒卷不定。」既乃各執所見，互相争辨。

問之導人，導人曰：「皆是也。」「象一也，吾輩所見不同，而君皆是之，將象之善變耶？抑其爲類實繁耶？象像何如，君試言。」導人曰：「吾之所見，亦與諸君同耳。其足似屋柱，其尾似塵亦似木枝，其腹似石鼓，其脊似牆壁，其頭似山頂，亦似石臼，其耳似扇，其牙似新筍，其鼻似長蛇赴蟄。吾之所見，

與諸君同耳，故曰諸君皆是。」於是羣瞽乃交相語曰：「得象矣。似屋柱者其足也，似麈與木枝者其尾也，似墻壁其脅也，似石鼓者其腹也，似石臼與山頂者其頭也，似扇者其耳也，似筍之出地、蛇之赴壑者，其牙與鼻也。世之不知象，吾輩明以告之無隱。」

評曰：語有之「世間莫大於象」，夫人而知之矣。而不知之者，目力不足也。觀羣瞽之談象，可爲噴飯。天下非真知確見，而欲以意揣度之，坐井觀天，叩盤見日，其何以異？雖然，羣瞽亦有見，暗中摸索，乃能道其形似，雖目下無全牛，而藏中已窺得一斑豹，所言未嘗不是也。世有雙眸炯炯然，可以左右罔利，而於事物之理，見此失彼，舉一漏萬，竟似茫然無所見者類耳。

今人說象傳

天地間人與物，羣而處焉者也。人之好尚，皆隨其素習者而安之，彼此不可以混同。凡物之爲人所貴賤者，亦若有數焉。存於其間，而不能以自主。西方說象，謂象龐然而高大，固兩間一異物耳。勇而不暴，蠢而能智，故於世也有所用。或用負載，用騎射，用於兵以卻敵，用於鬥以懲姦，有視之極賤，視之極貴。

盧麻國人，好象戲，傀儡場中，多用爲鬥。或以牛馬與鬥，或以人鬥，角勝負以爲娛樂。其國土常令數百，與十二象鬥。人持一刀箭環攻，象勢弱且傷重，欲走無路，抗之則力有不足，乃跪於人前，嗒嗒嗚嗚〔一〕，若哀求請命之狀。人見其然，乃不復鬥，觀者藉藉稱奇異焉。而伊國人亦多死於象也。

暹羅國則不然，其視象也如神明。國人旗幟，皆繪以象，印篆亦以象紐之。其象之白者，則列之祀典而尸祝之，以爲凡物白者有神焉。若猴之白，皆神所憑依，而其象尤大，則其神之最靈且罕有也，故珍之。每見林中有白象，則思所以生致之。既得之，送回王都，吏兵侍候，飲食必視。沿途所過，官員之供

其糧糗，而饋以貨寶。既至王都，則處之宮殿，而飾以金玉。法國欽命臣，入國見有象，其色亦非純白，而雙眼瑩然若冰雪，其足釘於殿柱，其身則環佩鏘鏘然，皆金玉也。有所飲食，則金盤銀杯。時國人行見象，皆羅拜，民環而跪叩者，不可勝數，且以食味貯金盤而餽之，象食而甘，身體快適，其足躍躍然欲動似答禮者。法國民欲取一毛以充玩，見國人視爲珍寶，遂不復請。乃私以金與厩人，令取之。厩人初不敢奉命，既受金，乃匍匐膝行至象前，跪祝曰：「僕事神久矣，不敢有毫毛之損，今法國人實惠之，願摘頷下髭，聊當囊中裝，惟神之靈，尚不予祟。」於是舉袂前進，摘其頷間數毛，袖之而退，以應法官請。法官筆其事而傳之。

噫，異哉！象一也，生於盧國，則加之以侮弄，從之以格鬥，幾至性命不能保焉；乃在暹國，而俎豆以將之，金玉以裝之，雖其一毛亦不可易得。使盧人至暹，見其所以敬重者，其所玩而弄也，則必笑其瀆祀，而欲操戈逐之矣。暹人至盧，見其所玩而弄者，其所敬而奉也，則必惡其慢神，而欲瓣香事之矣。

【校勘記】

〔一〕「喑喑嗚嗚」，「嗚嗚」原作「鳴鳴」，據文意改。

海外奇魚

盈兩間皆物也，陸有鳥獸，水有魚蟲，雲飛則泳，各率其性。所觀物者，所博覽而不遺也。今夫地球之形，圓如橘子，其兩旁爲南北極，其中爲赤道，氣甚熱，近之者温，兩旁寒甚。物之生亦隨地氣爲轉移，近赤道草木秀茂，産蓄盛蕃，兩旁則否。嘗見諸國之近熱分者，物産常多；若遠處，則物産常少。即如山麓之近熱地者，草木青葱；若遠處，則草木零禿。陰滲不若陽舒，冬殺不若夏長，此天地間之常理也。然亦不必拘者，北極水底極寒，寒氣凝結成冰，幾乎物無可容，乃有魚焉，倏然而洋洋；有草焉，紆然而鬱鬱。此其理何也？氣化間有不齊，而生機斷無或息，彼蒼者天，固不在炎涼世態中也。

列國曾委博物先生，泛舟海外，細察其異。法國亦於隔亞洲與新世界大海分〔一〕，命舟沿海縱覽，見海底多有魚類甚奇。入水由一千五百尺，捕之，得之有鱗介者，有柔脆者，有似草者。察之日影，倒照水下，僅透數百尺，若外數千尺。雖金烏展彩，勢又有所不能遍及。乃魚類卻自有光彩，燦然莫掩，有兩目生光，有全身皆光，其悠揚水際，如火舟夜行，而舟頭頭懸璃燈者，魚之目有光也。其體結五棱，清光四

散，如繁星之麗天者，魚之身有光也。有時冕色粒糊，濃雲似墨，而海面騰光，若沉若浮者，鯈魚之出遊也。諸博物先生云：「魚狀若珊瑚之樹，其光乍明乍息，又若燈燭窗下，讀書者可取爲繼晷資也。其影則青碧迭出，絶妙好觀，舟行遇者，無不詫異。」是魚亦可謂奇矣。

凡物皆資陽和以爲氣，備日影以爲光，乃生於寒冷之墟，而煦濡自得；處乎暗昧之地，而精光自照。不趨炎也，而未嘗不炎；不投明也，而未嘗不明。以視夫鬧熱場中，隙光自飾，寧不臨水有愧哉！奇魚矣，吾不知天之生是也有意無？

【校勘記】

〔一〕「法國亦於隔亞洲與新世界大海分」，「洲」原作「州」，據文意改。

野史

蛛蠶古傳

蛛與蠶共室而處，蛛結網而蠶吐絲。蛛工且速，操作常倍於蠶，意頗自得，乃謂蠶曰：「噫，何子之拙也！吾頃刻間能成密網，而子窮日之力，研精抽思，竟不能博得一絲，何拙也？」蠶子曰：「拙誠有之，巧亦宜然。僕爲才分所限，欲速不達，故量力以處，繼日以食，矻矻窮年，自安其拙，以視先生，誠不及也。雖然，先生亦何巧之足云？僕以爲天下之至拙者，莫如先生，顧先生不自知耳。」蛛子怫然不悦，曰：「請問天下之巧。」蠶子曰：「天下之巧多矣，不可枚舉。語其最，莫如蠹；其次則蚊與蝗蟲。今夫蠹，蠢然耳，塊然耳，無他才能技藝，而未嘗有所至，而工於鑽刺以自肥，善於避慝以自全，固至巧也。今夫蚊與蝗蟲，乘人之所不覺，而陰肆其毒，驅之則去，少頃復至，苟不饜飽，終無已時。雖非至巧，亦其次也。若夫先生，滿腹經綸，可謂閎且博矣；師心結撰，可謂精且工矣。而孜孜焉，終日纂組，徒爲人間報喜而已，其良謀可謂疏且淡焉耳。勞則有之，巧則吾不知也。且先生日介幾何矣？」蛛子曰：「倍於君。」蠶子曰：「巧哉！巧哉！以吾之拙，足以當之。」蛛子悔然良久曰：「吾過矣。微子之言〔一〕，

吾幾不知天下之巧矣。子亦巧於我。」

【校勘記】

〔一〕「微子之言」，此句原作「欲子微言」，文意不通，據改。



公直大夫傳

由此西方譯云

夫清、慎、勤三字，自古以爲官箴，闕一不可，而清之一字，尤爲最要。若使居心不清，雖慎焉，苟安而已；雖勤焉，貪得而已。爲臣但以清自勵，而重之以慎，加之以勤，兹可以入名臣傳矣。若夫外間之毁譽，不足恤焉。同己者譽，異己者毁，人情大抵然也。臣心自信清如水，世道尤難直似弦，悠悠之口，何可盡塞？要之自有公論，千古不泯。

近閲西方傳，前有一賢大夫者，爲人清廉誠謹，奉守職事，思上裨君國，下益生民，常俸之外，毫無染手，所以宦囊風清，而政聲則溢如也。國人爲之語曰：「古來難得是純臣，見事風生認事真。不數世間讒佞口，但知頭上有君親。」固美大夫之賢也。大夫事，猶多可録也。常爲人所訟，及到堂聽訟，已知告者之誣，不欲更聞其説，大夫曰：「不可。兹再造備具，願各明徵其辭，使情理兩盡，庶幾心迹可以共白，雖歸逋亦無悔矣。」數年後，大夫充臬司職，有兩人向堂相控。原告者云：「彼多行凶惡，即如某事，某雖上司，亦波及矣。」大夫知其刁控，遽令止其辭，而曉之曰：「彼所行之事，累及於汝，汝言之，吾聽

之，可矣。若彼及於我，則我用我法，於汝乎何關？」訟者屈服。

後大夫管視銀庫，惟務正直居心，俸外一無私取，且嚴戢下屬，不許侵虧。乃至月令日，合國員人咸來計簿，有惡大夫之直，而欲傷之者，設詞云：「大夫守藏日久，每好自封，蠹吏侵尋，甚不可長。」大夫以此獲咎。大夫之親者，合同衆正，籲請於朝，聲明其事，按之無迹，大夫始得免議。尋復舊職，因假作疏擴，聽羣下恣其所爲，人人咸得私藏，各自欣喜，屆歲計日，揚言於朝曰：「大夫的是可人，願國家以大夫長守管鑰之職，則誠爲得人矣。」大夫聞之，起立應聲云：「僕昨以清慎得咎，今無心防制，而諸君莫不賞譽，以今日之名，視昨日之得咎，更覺面目有靦。當初僕爲國守財，不容揮霍，想亦臣道當然。詎意白璧無瑕，而青蠅見玷，一爲之弛其防閑，假以利路，溪壑既飽，毛羽遂生，爲此用情，竊爲諸君恥之。然諸且勿隆我以虛名也。僕爲如智玉在握，向來免朦朧，而皮裏自有春秋，可當曹中計簿。今爲諸君數之，不我怨焉，幸矣，無譽我爲。」因屈計某人某日，侵取數千，一一指名追問，使之盡還乃已。大夫以此，蓋得直名，而人亦不敢復誣告者。死之日，謚曰「公直大夫」，人皆謂其名下不虛。

輕氣球賦

□□輕氣球□，問之海客爲之述，所曰是即天船別名也，并爲之賦，以紀其事。

辭云：

今將乘雲氣以遨遊，御清風而往還。縱横乎八表之内，上下於重霄之間。豈爲人生之快事，而世宇之奇觀也哉！考飛車之有作，出奇肱之國中。越希臘之與羅馬，亦曾有物以行空。然而記載空傳，圖畫飭美，昔人所言，未必有其事也。惟天船之妙制，自法國而創始，洵獨得之靈機，有無涯之益利。原夫兩間坱圠，二氣薰蒸，清者上浮，濁者下凝。在惟土與木石，故舉之而莫勝。若雲與煙霧，則飄然而上騰。氣愈高而愈輕兮，君不見夫地面之與山巔；氣以重而能載輕兮，君不見夫水上之有飛煙。惟智者之妙悟，能極著而通玄，謂天路之可升，乃製氣以爲船。

昔者法國有兩名人，兄與弟而共爨，業生於楮君，敻出塵之妙想，思直縕乎青雲。乃以白布粘之輕楮，大船斯結輕氣。是氣下鑿孔以置堝，内積薪而燃炬，取煙氣之至射，望空際而高舉。屈指得西尺之一千，轉瞬而不知其何處。既試可而有驗，乃模倣而迭著。方其船之將放，遍以告於同

人。惟國俗之賞奇，亦人人之喜□。公家發以爲賀，觀者聚首欲欣欣，或喜極生而欲與哭，咸驚疑以若神。諸博物觸類旁通，師心喜做，見殫巧而研精，亦憑空而設想。載羊鴨而飛升，指雲霄而去放。疑雞犬之仙去，迨下來而無恙。知可納道士於胸中，遂欲飛將軍於天上。蒙先生與其友，乃聯袂而偕往。船以人試，實自此始。事由獨見，意未敢肆。雖揚帆以上天，且結繩而着地。

迨二先生之既下，有兩貴人兮繼至。乃接武而同升，縱所之而無忌。則有家號素封，堂聯花萼，學以博而益精，意因而更作。雖乃其爲製也，膠爲之飭，綢緞爲之體，線大繩以罩其外，懸巨傘以承其底。傘之下有一牀，是懸牀之上，則百物兼濟。有鍼焉以測寒暑，有表焉以占風雨，有千里鏡以照遠，有自鳴鐘以刻漏。又有沙袋，欲上者擲而去之，欲下者住而止之。而其頂也有窗，而其足也有門，爲之機焉，以出納雲煙，開闔乾坤，高下隨心，去就無痕。度其體，則西尺之九兮，船之行横也；計其度，則西里之三十六兮，船之行也，既而是日以精，器日以宏。

有美一人，與一先生，共乘船而縱覽，由法國而英京，頃刻千里，不計其程。於是用之占天兮，萬象莫逃；用之以測地兮，八極爲遥。兵事而用兮，擊刺可以無勞；農事而用兮，豐歉可以自操。昔西人之測方，亦或用南針，顧氣化之不齊，紛度數之難尋。自以船而推步，遂窮高而極源，知天上之積氣，愈高寒而愈燥。爰抽之以歸來，與地氣而相較，見其力之漸薄，故輕清而覆幬，或遊眺乎雲端，見冰水之凝結；與尖針兮相極，輕細而寒烈，謂過此而更往，或寒暑之無節，或初離於地上，見雨絲之密綴。一二里之見電，又數里而見雪，仰焉則日光晴明，俯焉則雷電轟掣。乃更上數里間，渺立貴之無別。或建節以臨戎，正當場而對壘，坐大將船中執取於而遥指，既洞燭敵情，遂鼓

暗夫士氣，城池不能爲之高深，兵甲無所用其堅利，果勝算之獨操，固先聲之足恃。或卜夜而遊觀，懸燈籠以數百，從地上而凝睇，謂榆星而之丕丕。夜將半而東望，見金馬之羽赤，時矯首於人寰，尚未分夫黑白。或當雨雹之紛飛，心憫禾黍之雕落，孰思夫雹之所生？固雹氣之相薄，乃置鐵柱而行船，欲收雹氣以止雹，顧機式之未靈。又浮空而無着，氣易泄而難待，利雖鉅而未博，倘因此而擴充，則農家之逸獲。且夫神智無方，知行有序，可之奇也。必有不測之憂，制之創也；必有不及之處，惟夫作述相因。彼此迭更，而後藝臻其極，法底於成。

夫船之初製，藉火氣以飄物。有二士兮偕行，當六月之炎陽。正神往於天衢，忽魂歸於帝鄉。遂訛傳爲日瀑，固烈火之所傷。自代之以煤氣，於是無患炎崗。或謂更有氣之輕於煤者，但取用之難常。夫船之初製，恃風伯爲先容。故隊牀與割傘，不無憂乎逆風。近有武官得妙訣以行空，不備力於吹噓，乃從心而東西。初以蒙而名船兮，謂此君之始造也，至是而改以巴龍兮，乃氣球之别號也。

方泰西格致之家，機巧相尚，器藝日多，陋前赴而不襲，創新式以相誇。或已尋得一機，左右可以轉輪；或已學得二製，高低自爲牽串。彼火船與火車，吾見焉，亦罕矣。而方且事灰因循，功求倍半，奇巧欲争夫造物，足迹將遍乎霄濬。異日智府愈開，利路益廣，四海可以一家視，萬里可以一息往；穹壤不能限其心思，寰海不能阻其趨向。而况乎閉關自守，畫地障三里七里城，千夫百夫之長也哉。聞玻璃有四先生，學欲窮其巧妙，事必要於推行，孤不及身而親見，亦將繼世以求成。推斯意也，烏有半途自廢，而一藝不精者，將見雲可乘也，風可御也，八表可縱横也，重霄可上下也。斯時也，吾願鼓枻前往，浮槎遠遊，以高挹羣仙，而俯視五洲。

其死也榮

夫電影駒隙，修短同歸，而泰山鴻毛，輕重不等。人生自古誰無死，死之而不朽之爲難也。是以聞烈士之名，懦夫增氣；讀忠臣之傳，曠代興思。况乎異域立功百戰，而剛腸不挫，臨危致命，一腔之熱血猶鮮，則其節義可風，自當流傳不没矣。車麻綾，在法國管視青衿兵一圈官也。以督兵契江邊，勇果殺敵，係入屯住，忽聞彈聲隆然，從中轟發，方占折首，遂卜輿尸。軍士扶歸義地安厝，聞者莫不悼惜。乃作誄詞，陳其事狀者，同僚等敬告於車公之靈：

可惜哉！公之死也，揚旌閫外，軍事垂成，而落鳳坡前，將星告隕矣。可喜哉！公之死也，馬革裹尸，壯心不負，而汗青留照，芳名永存矣。公夙負雄略，飽歪征途，鋒鏑交争之際，矢石紛下之時，均勇往不避。自管兵操演精鋭，所向無前，古所謂智勇之將，公其兼之。方謂田禽利執，竹帛書勳，而箕尾歸神，忽以銘旌報訃。當日者，公以孤軍入匪屯，手持炮口號軍士，忽被飛彈中入喉頸〔一〕，然猶挺立軍前，開炮納彈，尋其射己者而轟殺之。餘勇既竭，乃擲炮仗，撫某副管肩而告之

曰：「我逝矣。然毋以我故，遂爲敵所乘。其呼兵收彈，整隊前往！」嗟乎！車公之臨難不苟，而視死如歸，有若此。蠢彼小醜，何能殺公？天欲爲公成其名，故使公及於難也。

時匪黨外百名，麾下僅存三十，勢力弗敵，而從心思奮，搴旗息鼓，且戰且卻，既事公尸而回。蓋公於平日有投醪之惠，有死綏之志，故能感人若是之深。而兵等敵愾之衷，死□之義，亦屬可獎，已擬賞伊名一重格，以爲來勸焉。嗟乎車公，公之仰績，在人目者多；公之大名，灌人耳者久矣。總計戰功所破，歷二十屯所，殺渠二百五十名，名所獲炮八十八口，藥彈不勝數。同僚皆知其事，臨敵者咸服其勇。至於軍士，莫不從公號令，仰公威聲。每至攻城之下，對壘之前，間或公不在行，而呼到公名，不讐一鼓作氣，能令怯者膽大，逆者股栗，斯可謂勇略蓋世，而先聲奪人。

嗟乎！公之軀體，一片剛天之氣，熔鑄而成，於本分内事，俱備毋缺。今日之死，死得其所。歷觀兵籍，隕命疆場，而流芳竹素，以公媲美，洵足令人增重也。我等與公舊交，於情不能已，每道及兵事，不覺思公弗置。嗟乎！公志氣高大，胸懷地遠，朋友敬而慕之，卒伍畏而服之，公既無忝乎爲人矣，而公之懿行，又有人所難及者。公性至孝，家有雙親，一則八十六，一則七十八，公嗚信從軍，而不忘負米歸養，月取俸錢，以爲堂甘旨之供。今公不幸被難，我輩爲公痛悼，并爲公雙親繁念，班司已詳敍其寄回家矣。夫以桑榆而晚，倚望情□，而遊子之方，征塵不復，除公之雙親，當亦泣然下淚也。然音容雖隔，而聲聞如新，形影雖化，而精靈如在。有忠孝佳兒，英雄令嗣，其父母亦當頓解至愁，而倍增康健，是可爲公一慰。同來相送人，亦有高堂懸鏡，而弧矢遠遊者，聞萬里之歌，懷風木之感，有不戚然欲動，慨然思大白乎？

今兩國信睦相敦，情事如一。今公死於兵間，征戰之功，自有難没，憐惜之念，諒無不同。列憲見之，其感慕又當如何耶？嗟乎！車公其才能，其智識，其性行，其功勞，其好底人也，而今安在哉！將帶甲持劍，天上歸乎？將揚鞭躍馬，地下遊乎？將志梟逆賊〔二〕，而留連於桂海乎？將情急思親，而徑返於玻京乎？碧血未消，長作山河之氣；丹心可鑑，永垂天日之光。使夫聞公之英靈者，慕其芳塵；念公之丕績者，置諸襟抱。不亡者存，則雖死猶生矣。本職以兩國官員名字，與公訣焉。嗟乎！靈車。

【校勘記】

〔一〕「忽被飛彈中入喉頸」，「喉」原作「猴」，據文意改。

〔二〕「將志梟逆賊」，「賊」原作「賦」，形近而訛，據文意改。

玻城鐵塔記

玻城者，法國之京都也。有山矗然，爲之屏障矣，璧芻蒙山也。其東南有水，形若弓背，而深廣清徹者，蓮河也。其間有層樓疊閣，而百物充者。古之皇宮，今之博物院，前有塔屹然，上插霄漢，而俯瞰江流者，鐵塔。

作塔者誰？國人愛如勒也。愛君前在蘭國，造大鐵橋，繼成此塔，工程家之最極手也。塔之高千有餘尺，所用鐵則七千三百噸有奇。每噸共一千餘斤，合而計之，不知幾萬之斤也。其下四柱空而斜，爲之足焉。而方其形，所以持危扶顛，宛然四輔圖也。四柱之上接主總柱，層疊而上，幾與天齊，居然一統之規模也。其在八百九十六尺處，有望臺焉。臺方五十四尺，其上有側候等房，去天尺五，星辰手可摘也。上焉有燈籠，其高二十二尺，内有極大電燈，外有三色鏡光明照，望之爲聚星堂也。又有電管，凡入以引電氣，而内之地中，雷公斧雖激烈，無所施也。大風時，塔頭稍動，然其根脚定，體勢大，封錢少女，亦無爲鐵漢何。若夫天氣晴和，日色清朗，登斯塔以四望，則江山信美，盡在指顧間也。

大南使奉命修鄰好，禮成，歸軺有日，固嘗於焉而蹤覽，見其衙署宏敞，而庠序之美奐；見街之清潔，園林之蓊蔚；見森然環列而鞏固不動者，城外之炮臺也；見截然整齊而花麗無比者，城中之列肆也。其基之廣而縷以石者，前王之故宮也；其頂之高而鍍以金者，武官之別院也。有室焉，曰「聚珍」，人物故事，繡以像之，繪畫無不妙也；有坊焉，曰「武功」，劍馬雄烈，石以刻之，英風猶可想也；有苑焉，曰「生物」，紅烏藍雞，睡棠笑竹，珍奇無不備也；有館焉，曰「馬戲」，翠袖紅裙，鬥獅舞象，光怪可近玩也。江之上，有青雀黃龍，泳而游焉；途之中，則朱輪花轂，馳且驟焉。固居人之宴遊，而行客之往來也。環城光景，其可玩者尚多。從塔上而觀之，無不狀獻於前。塔內有起落架，以上下客，可無步陟之勞。而又有飲食之肆，憩息之所，遊人皆便之。故登臨者衆，日以萬計也。

且夫高者易危，剛者難全，理勢然也。乃有巍然隤然，特立於天地之間，雖風雨撞撼，而不摇動；歲月流轉，而無缺折，如斯塔者，其亦鐵中之錚錚也。説者謂玻京爲泰西第一名勝之所，而斯塔爲環球第一高堅之塊。地秀人工，皆可記也。所願大國富强之業，爲塔之日以崇；友邦信睦之情，爲塔之日以堅：是則記者之微意也。記者爲誰？鐵筆子也。

不曰白乎

天地間，不保其無不正之氣。寒暑之愆期，晴雨之失節，天氣之不正也；呼吸之相因，居處之積穢，人氣之之不正也。凡此數者，一爲其所感冒，皆足以生病。然而天地間不正之氣，未常無治之之方〔一〕、制之之物，顧人未之深究耳。近者河内城庯，飭人家悉以石灰塗之，固以時當春夏之交，慮有穢物停積，故特爲之務防也。夫石灰之爲物也，其性辛，其氣温，其於寒濕之氣，有吸力能收而攝之，又有消力能化而導之，誠方書中石部之上品也。西方居皆以石炭塗拭，常令潔白，不知以爲悦目之玩，而知者實以爲衛生之秘也。

人生天地間，莫不以養生爲至要，中外之人，嗜好間有不同，而性情本無或異。我南人每春末夏初，預青蒿祛濕，蒼朮驅風，皆有效驗。且此不正之氣，其感也微，而不及知；其發也驟，而不及防。與其既發而後治，又若何未發而先制乎？塗以石灰〔二〕，薰以香氣，正可參互用之。凡人家宜處之塗潔□净，使無一片纖塵，則人皆玉瑩，城盡春登，豈不熙熙乎快哉！

【校勘記】

〔一〕「未常無治之之方」，「之」原只一字，據文意補其一。

〔二〕「塗以石灰」，「灰」原作「炭」，據文意改。





佚名◇撰

野史補遺

任明華◎校點





目録

【校勘記】

〔一〕「説鬼新聞」，其下原有「粟鬼莊」三字，按文意當是「粟莊鬼」之乙文，《説鬼新聞》部分，今故删之。

南茶選莊

古今茶，許多名品，飄飄茗鼎，習習清風，辨陜水之雙流，贈月團之三百，清産其上焉也。寰宇運闢，庶草繁廡，今我南香，别出當初南茶。大臣已使人來大清，學製茶法，學成，取規遞來。現廣南公司隆葩號製發兑，滋味醇好，遠近馳名。若栽植之功，晒焙之法，知既衆，則武彝名巖，還作天南貢。

孝女鐘記

孝者，萬善之根源，百行之冠冕，天經地義，原於秉彝，凡人而有之也，非特士夫能之。即至小兒女，智識未開，而其至性至情所發，亦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閲大法書，所謂《孝女傳》者，其事可風也。是書載古今孝行傳事，及天下博物事，直欲人外而博之事物，内而踐諸倫理。苟能全孝，自得天人之助，雖有無妄之災，不測之威，皆可視之坦然矣。傳曰：

古有鶩遞侯，雄鎮方面，性峻刻而陰狡，每每苛虐其下，而某屬員者，反其所爲，凡事務從寬厚，甚得吏民心。侯惡其相枘鑿，欲納之法網。

嘗有軍事，命某出征，及還，侯陰囑吏誣以事，將下之獄，侯顧謂某曰：「爾所行多與我異，今在縲絏，出尚能異我乎？」某聞言，顔色自若，徐曰：「某不知所以得罪於明公，今聞明公之言，乃知罪矣。然某自問於心，殊不知悔。某所行多與明公相背，非敢故爲異也。良由素性坦直，但知秉公徇理，不能爲苛刻之事，亦不能爲暗昧之態。回首平生踐履，全是一片忠誠所積，青天白日，共鑑此心。雖臨之以

雷霆，亦無驚懼矣。且某受命而出，事成而返，與公故亡隙也，而反見構陷，是固某之不幸，而似此喪心背理之行，真所謂鬼蜮其面目，而刀劍其心腹者，竊爲明公耻之。」侯聞大怒，某又云：「公今繫我，我固不敢請也。家有少女曁幼男一，自事鞍馬以來，聲息不相聞，願少須臾相見，以慰别懷，並囑後事，此外惟公所命。」侯厲聲云：「夜臺將入，尚欲剌剌顧婢子耶！今而後爾與諸兒，其面不可得而見，並其聲不可得而聞矣。不寧惟是，爾自謂天日共鑑，雷霆不驚，今而後天日亦不汝鑑，雷霆亦不汝驚也。我誠有靦面目，亦誠不與汝相見也。」

侯有囿室，穴地爲之，絶深且奥，有如長夜一般。乃指示某曰：「此汝福堂也。」言訖，拂衣而起，羣僕隨之，解某偕往。侯手持一巨燭，從地中隧道梯而下之，沿下既深，羣僕問：「已至否？」侯云：「未也。城崩地震之聲，此間獨可屬耳。」又沿下至一處，氣息不通，燭風將滅，羣僕愕然相謂曰：「監人在此，人命幾何？不如燭影乎？」既沿深梯止，侯命僕從開地下，鎮室深幽，譬若井底，解某安置焉。燭燼風微，陰寒砭慄，羣謂某賦命奇窮甚，以此爲墓地也。侯乃緣梯而上，意甚得。

某少女，青年而赤心，痛父陷於非辜，而自是繁裙釵，不能申理，乃攜弟向堂苦叫。時侯坐堂上，錦綺羅列，侍從甚都，氣意軒昂，威風凛凛。少女斂衽，再拜前致詞曰：「兒是罪員之女，今來叫堂，非敢妄求恩赦，但念晨昏久别，温凊情深，願一來與兒女相見而已。彼總角者兒弟也，願上臺曲垂餘照，並將兒輩，與兒父同繫，庶得一室聚首，朝夕相依，無使音問不通，夢魂虚往，則兒輩受賜弘矣。」聞者莫不戚然欲動，侯不爲霽威。侯摇首張眼，厲色聲而罵之，顧左右曰：「此女倘得與伊父一見，喜可知也。然我必不之許。」又以手拍案：「可速去，無嘖詞。」女號哭不肯去，乃就案下跪而泣，眼淚滂滂如雨下。侯

見之，仍不少動，曰：「爾何愛爾父之深也？爾謂爾父憶爾乎，忘爾乎？」女曰：「以兒輩之懸懸於兒父，女知兒父之戀戀於兒輩也。兒父如不愛兒，兒何由能愛兒父？」侯曰：「爾常無忘爾父，試大呼一聲，若爾父能有聞，我即許之放釋。」女顧門墻深厚，度不能以長舌通微辭，泣而言曰：「侯門深密，兒雖大聲疾呼，仍恐無由上達。」侯曰：「爾聲細弱，吾諒之矣。然亦不必自其口出，或以鐘打，或以臚傳，舉凡世間一切有聲之物，不禁汝取用。但得爾父一聞，我當必赦。」女沉思良久曰：「今上臺開一條生路，兒謹已刻諸肺腑。仍請依前，發一信誓。」侯以獄室之深且厚也，雖天鼓不可聞，何況衆聲。故以此戲女耳[一]，而女請之堅，侯乃大聲誓云：「小女子能聲聞於汝父所，不與汝父洗雪者，有如烈日。如其不能及，黄泉不相見也。」女拜謝曰：「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乃與弟皆返，屏簪珥，卻脂粉，夜旦焚香，泣訴天地，陰祈靈佑，庶得靈息早通。

乃以錢遍借鄉邑城庸，諸大銅鐘，一時並打，侯令人來監室問有聞否，監員答曰：「無之。此中人耳目，均已圖置，惟片心尚存耳。」人以其言告女，女聞之愈淒惻。乃傾家所有倉儲，及諸園池，采以發兑，因置買遠方美銅，載回盈車，鑄一巨鐘。鐘成，戛而擊之，聞者莫不竦動。侯又令問監員聞否，曰：「否否。」時工匠猶在，咸惕然曰：「鐘如許大，而若罔聞知，其奈之何？」女心益痛自刻勵，乃仰天而祝云：「嗟嗟蒼天，寂然無音；嗟嗟洪鐘，叩之愔愔。式如石，式如金，以達我視聽，而解其憂悶之心。」於是再以積年資斧，盡付工匠，添買好銅，改爲一最大之鐘，並造樓簴以懸之。女親自搏擊，鯨吼一聲，山谷皆響，顧視樓閣，及諸宇屋，皆搖搖若將墜者，餘音鬱勃，遠近無不震動。監員聞之，恍然醒，籧然覺。方驚問，適派人來問，遂呼而告之曰：「此何聲也，天墜耶？地析耶？山岳有陷裂耶？此聲何爲至

於我也？」其人云：「此非惡聲也，此聲從君生也，君無驚也。君之冤，此聲爲之鳴也。」乃具以告，並聞於侯。侯得報愕然，業已發誓，不敢食言，乃開墜室梯某員而上之。

某久在地下，耳如充纊，形若死灰，既上梯，心目豁然，見其子若女，悲喜交集，爲之賦：

墜室之中，其聲也隆隆。匪鐘之洪，惟吾子之心通。

其女賦：

墜室之外，其聲也洩洩〔二〕。匪鐘之大，惟我父之神會。

一時融融洩洩，其樂不可盡狀。君子謂某女純孝也，因名其鐘曰「孝女鐘」云。

【校勘記】

〔一〕「故以此戲女也」，「女」原作「汝」，據文意改，下一處同。

〔二〕「其聲也洩洩」，「洩洩」原作「曳曳」，據《左傳》及下文改。

煤山記異

山下有火賁，其卦爲賁；山上有火，其卦爲旅。山有火，固其所矣。球内噴火諸山，在在而有，不足異也。乃有未曾發火之山，而忽然赫赫烈烈，其氣焰不可嚮邇，斯亦異矣哉！故法國外傳阿撝麻省，機紅色地方，有蒙犀山，原産煤炭，一百年前，忽火起，山中煤炭，焚燒殆盡。人思所以撲滅之，而未得其法。聞者到處觀看，莫不詫異，因名其山曰「自焚山」。二十年前，伊山又自焚一次，煙從火出，僅見希微，發現火光，稍稍有色。其噴出之氣，亦升騰上達。嗣後日愈酷烈，與爐中火一般。到冬時天寒物燥，所出之火，暴猛尤甚。今年伊山火又大發，初兆火時，其勢薰薰然，與噴火山相似。山頂有一吼，深窈而寬廣，日視之，但見煙氣裊裊然，如濃雲布陣。入夜則火色蔚起，蒼黄萬狀，自山麓至山頂，均爲祝融君所扇虐，且火勢如此炎灼，而只見炭中灰爛，不見土上起燒，此則其奇焉者。

現下火倍前，又不知炭之産於山者算焉幾千樹，而火焚山者延至幾多年也。夫以煤炭從山生，而火即自山出，以有用之物，而資燎原之勢，斯豈山靈之意耶？將煤乾物也，積乾生熱，積熱生火，有若線引

然，固其理之所必至，而莫之制耶？ 火出於山，而即以焚山，且即以山所生之煤而焚之，虐焰不誠可畏哉？ 乃焚如之兆，但及於煤，而不及於土，將其威之不能遠揚，抑其勢之未能旁及耶？ 煤之生，層疊而不可窮，則火之發也，亦遷延而不可滅，造物將以此山爲爐冶耶？ 吾且徐觀其後。

沐浴膏澤

兩間一浄境也，萬物之生，皆有潔性。貓以爪足自爬搔，馬以口觜自搏啄，其物且爾，况於人乎！體有汚而不濯，面有垢而不滌，必非人情。當初人但知以清水洗潔，間有以灰和水中，取其味熱，頗喜殺蟲，亦有取菩提皂角爲用，而皆不如浣粉以他味調合得宜，和入水中，取其味熱，雖數丈渾渾，均可揚其波而灑其濁，無美不臻，無善不備。百花爲薰灌之天香，藥材爲調和之玉屑，一經灌沐，則兩腋生清風，肌膚若冰雪。夫好潔者人之常性，見湯沐之盤，則思去垢；過滄浪之水，則願濯纓。有此粉以施之，則桃面當風，不必撲塵三斗；梅妝停月，未須遜雪三分。

尺有所長

不齊者物也，必有所憑，以爲之度，然後可以稱物之情；不一者數也，必有所據，以爲之準，然後可以窮數之變，此尺之所由造也。然而古今異用，彼此異宜，非有一定之式，則其毫厘之差，而其謬也千里；銖黍之誤，而其錯也萬丈。欲其長短廣狹，無不均齊，難矣。今造公平尺，將來一律同風，可無差於抄忽矣。

石人傳

石人者，曰產也，忘其名，以其業於石，故以名之。家無擔儲，日與其徒操斧入山，覓食於石，鏟之鑿之，雕之琢之，終日兀兀，而所得利無幾，食恒不給，衣則百結而無一完。每工罷獨卧，感念身世，輒戚戚然咎天公之不公。

嘗憩山中，枕石而假寐，心語口曰：「快哉富也！粟米如山，珠玉成堆；出有車馬，居有樓臺；絳衣而峨冠，繡被而錦褥；汗不至體，塵不及足。人生世間，莫不富若也，顧吾安所得此哉？天乎！願以我爲富家翁。」語未竟，天神自空中來，叩石而告之曰：「大帝聞君之言，深爲不平，時許如願，今而後可無困於石也，但恐異日復求爲石工而不可得耳。」石聞之，驚喜不定，初未之信，既而視其家，則貨寶山積矣，米粒紅腐矣；顧其身，則身衣而闊袖，幼婦絹也。其卧處，則華而睆，温而美，鵝毛褥也。石乃居然以石季倫自命焉，多買婢僕，廣置田宅，開園亭，選歌兒舞女，時命絲竹以侑觴。

有呼於途曰：「乘輿且至。」石伏道左睨之，見六龍扶駕，萬馬馳道，旌旗旖旎，冠蓋相接，期門佽冠

之士，前後奔走，而凜不可犯。中有王者，龍衣而衮裳，其冕以玉，頤使氣指，左右惟命。石心豔之曰：「吾乃今知爲皇帝貴也〔一〕。稱若徒擁金穴，稱守錢虜，無乃爲大丈夫羞？且帝王非有券也，天與之，則得之。天乎其以我爲天子乎？」天神曰：「是不難。」乃以玉冕戴石首，而加以黄袍，坐以翠輦，錦衣龍武諸軍，帶劍而環侍，文武百官，奉表歡迎，嵩呼之聲，震動山谷，而石遂即真矣。獻媚或以井中白石，與泰山上起立石，爲受命符。

歲值孟夏之月，日當暑氣酷烈，田禾焦枯，列省以旱災飛奏。時石方殿上南向坐，隙光過目，目幾眩，乃慨然曰：「何以天子爲？有田而亢以燥，有目而眩以眇，黄屋之尊，而屈於石，白日吾無用天下，天乎歸君於公，而以我日。」天神初頗難之，徐而曰：「君自爲之，無不可。」石乃浴於虞淵，洗光於咸池，賓於暘谷，乃升於若木，駕竹龍，翔金烏，插火傘，鳴銅鉦，遥聞人言曰：「黄襖子出矣。」石益喜，大肆其炎威，虐焰焚穹，赤地千里，人無不畏而避之者。

有片雲從東來覆之，雲勢厚而行疾，其興也勃焉。日光爲所遮蔽，竟不得達。石忿甚，告於天神曰：「既日我，盍雲我？」帝乃命高唐神女，爲石薦枕。頃之，濃雲如墨，膚寸四合，鬱鬱紛紛，似雲非雲。視之石也，石既雲矣，遂乘之遊於帝鄉，憑空下雨，雨十餘日不止，江河漲溢，巖谷如注，魚龍草木，羣而處淹没者不知其數，雲乃思其故山而歸焉。見一巨石，人立於洪濤中，雖甚雨不少動，屹然爲中流砥柱，陰羡之：「日浮游，何爲堅以貞，乃可久也？」禱諸天以請。天神曰：「是與君有夙緣者，一轉便是石。」返而觀，則其身已化爲石矣，遂與石爲忘形交。回顧塵中物，一切皆已瓦礫視之，自謂介如之操，不可移也。

居無何，有操斧而前者，面貌瘦黑，衣服藍縷，而勇於藝，其手法尤習。乃以斧攻石之隙，加以椎鑿，而器使之，爲盤爲几，爲鼓爲磬，爲柱礎，爲碑碣，光怪萬狀，觀者悦目。石既駭且慕之，私自念曰：「偉哉若而人，何其手之熟而心之練也！吾閲世多矣，未有若此之操縱自如，而無所係累，其擇抑何精也！吾將以爲菟裘，没齒無憾，特未知本末來相，可有石上緣否？」乃齋心虔禱，跪伏於天神之前而無所言。天神起之曰：「石今復有請乎？」曰：「不敢請耳。」曰：「意中有未愜耳。」天神曰：「將爲雲乎？爲日乎？爲天子乎？爲富家翁乎？吾能復之。」石曰：「否否。但願手一利斧，老居深山中，長爲石工，斯足矣。是不可得，是非爾所能。縱能之，不久，行復我怨。」石請之固，天神怒以雷公斧當頭一棒，其聲如霹靂然，石驚醒，則身在磐石上〔二〕，日光斜照，其徒方事斧鑿，而□石爲渴睡。石爽然若失者久之，自是不敢復爲不平之鳴。

【校勘記】

〔一〕「吾乃今知爲皇帝貴也」，「皇」原作「黄」，據文意改。

〔二〕「則身在磐石上」，「磐」原作「盤」，據文意改。

龜女傳

郢蘇公未遇時，客長安，偶行江畔，見一人得大龜，將烹之。公贖歸，繫於庭下。一日自外歸，見一女從龜中出，視之，絶代姝也。升堂灑掃，公遽取龜藏之，女不得已，乃曰：「妾南海夫人之女，偶與姊妹遊，假形於龜，爲漁子所得。蒙君高義，然亦夙緣也。」遂與爲夫婦，無何，謂公曰：「與君處此，耳目實多，妾居不遠，能一省吾母乎？」曰：「吾方讀書，恐妨晨夕。」女曰：「第往，妾處亦有先生，乃前朝黎狀元。」公聞言大異，乃出龜，女忽不見，袖之至江，龜躍入水，公尾之。

行數武，見宫殿，青衣出迎。須臾至，夫人上坐宫室，鬟四侍女，入拜曰：「郎來也。」夫人大喜，遂命開筵，待之如子婿禮。數日至塲，見先生，先生方危坐講《易》，問曰：「子何來？」公具以對。先生曰：「觀子神清骨爽，名下不虚，昨謁帝君，子名狀元籙矣。」公遂歸。居無何，訴於夫人，請歸試，約日復來，笑許之。女置酒泣曰：「遂與訣矣。」既試，名在第一，至高香謁黎狀元祠。後數於江邊求之，女卒不至。

此阮尚賢原草。

磨國記聞

列國之附於地球，如螘子之附於橙子果，星羅棋布，分野各殊。苟足不歷五洲，視不盈四海，則問風俗有所不詳，求之諸書，又多主氣，誠好古者之一憾事也。兹詳其風土與習尚，俾觀者洞然。

於法國有磨多哥歌，界在阿非利耶之東，其地四周皆海，地方五十九萬二千尺，較法國稍大。四時寒熱之氣，與大南似。其山上氣，比地下爲稍凉。山有水精石，頗大而精好，諸方罕有。又有貓眼、玉井諸貴寶，金銀銅錫五金皆夥，而鉛礦、鐵礦，伊處人有開者。

伊國人類甚衆，就中呼巴人，常有管治權，而磨歌師則原産之民。居民常易處耕作，假如今年得好地，則焚草以耕，而舊處則屏棄不顧也〔一〕。近京都人，亦知以牛糞其田。其原民爲田，則取土一區焚草，而不知耕耨。但略起土一遍，付之婦人。於田時，行者相連，有如一隊。各擕一尖杖，穿土投粟，聽其自長。有時女伴相隨，望之如魚串雁行，神仙方外〔二〕。

草木則有酥枚椰木、鐵木、緇木、席木、黑柑木、紅桃木、鳳尾木、黄精木。又有餅木，介如西餅；棗

木，每棗一房，秤一百五十斤二樹半也。又有嘉爲羅木，多植之，木幹可爲家棘棟，枝可爲榱，葉可爲覆。其葉之大厚者，人常剪爲盤，爲碗，爲杯，飯時取飯與肉，置葉上而食之。又以細葉屈爲指匙，左持匙取飯，轉諸右手嗽之，不使葉近口。果類如橘榆桑巴羅密等。又多異木，毒木如增玕木，最爲酖殺。

畜産亦多異。山猴其類有十，有名黎謨，名麻稽，其小類口吻甚長，如伏蕉之鼠。其鳥類與他國一半相似，有一鳥獨稱爲天下之最鳥。伊國傳云：每見此鳥，以爪挾一大象，移到山頂而食。人欲尋得伊鳥骨，而幸得其卵，甚大。注水於内，八倍貯水瓶，六倍駱駝鳥卵。又得一大龜，背與海馬背。又見一蝙蝠，大如雄雞，展其兩翼，長約一西尺，肉甚佳，與山兔肉味無減。蛇類有大而無毒者。鰐魚則日常伏於草際或江津，俟人來浴，出不意，攫而食之。蜘蛛有二類甚毒，其螫可殺人。居近京都，多食赤米。植類有棉茶、煙葉、甘蔗、落生，與歌非子菜等類。其牢類有三：有無角者，有曲角者，有尖角者。有山羊山豕，常出野食禾，人見而惡之，多放射，俾禾免害，則人必以牢酬謝。

其治體則泰西人，往到伊國，則筆稽修國人先至，後法國繼至，欲居通商，亦不久處。後大英國繼至爲商，亦日退減。後伊國有亂，法國有二人抵伊國京都，則皇后甚敬重之。一員開墾屯田，助辦伊國事務；一員開廠鍛鍊大炮，造玻璃器皿，煮糖造酒各項，諸國莫不畏而憂之。皇后崩，太子即位，勤修政令，欲國日强，乃與法國連和，願學其法。又大亂，與法國情意稍疏。法國乃撤取一城，尋又解兵修好，乃立約書云：

伊國若與他國隙，法國爲之主張。伊國往他國，則法國爲保護。法國於伊國，欽命一大員，凡事係外國者，大員得商議。若國中私事，則不預焉。

其風俗從泰西俗尚。夫烏巴姓，以有董治權者，伊系出闍婆國，百姓皆心悦而誠服。其氣稟則與日本人相似。在京都者，凡宫室器皿，衣服飲食，雜技禮法，聲音與武藝，皆自泰西講明來。其立場設教，因西學換爲國，以便學者。又開講學會、博物會，以廣見聞。其遠於京都者，未曉西俗裳服，以木皮爲之，且畫其身體，刺其面目，以色土與臘膏塗其鬢髮，結成一束，合於頂上，以爲美飾。兩人相遇，則以鼻嗅之，以爲聲應氣求之雅。行時每以白雞相隨，以白雞能屏陰邪也。兵事不知槍炮，但知張弓持戟，吹噴射筒而已。至如五禮，則不可問。男女嘗先野合而後婚娶，父母考終之日，喪禮闕如。刑罰之事，則信誓爲刑書。有罪未它真僞，但與之發願。令被干涉者，鰐魚惡魚，或燃烘爐鐵鍛押其舌，或以手投於湯火，或飲以增玕毒藥，歷此難而無恙，謂之正人。又常信鬼怪諸事。所用器物，各分宜忌。即一器中，亦分兩截看。曰彼一截益人，此一截害人。其事神擇日驗夢，而好事惡神，不事善神，謂善神但能福人，不能禍人。其擇日也，每分别吉凶。如遇凶日，則人人均不喜行事。或有事當新辦，必請師諏吉方行。其驗夢也，人有夜見神，謂應取劍自殺而死。及醒至平旦，果呼家人取劍自戕其性命。法深信鬼者，故符水法師最有權。其交結則取一盤水，立一矢於盆中，每人各以一矢，把其矢，一人在外，取四方四寸土，與銀一元及彈藥火石木數片〔三〕，均投入盆中。旁又一人箕坐，手以刀舉矢有聲，口中喃喃云：「向上等物件，聽爾兩人均分並用，如失其爲友道，神明其殛之。」國内皆依誓。又以刀各刺其心皮發血少許，以匙貯之，彼此互歃，表其一心。自此比同胞之義，尤爲親密，財貨必以均分，患難必相救護。如二友原屬兩姓，其族屬或偶相爭，相各爲其族勸止之。如一友甲族，而乙友之族爲甲族所打，則甲友必念乙友之情，請其族排解之。結友交如此，國人常相喻云：「朋友之情，如粟米之於白水，必交相得也。」

伊國風氣最爲瘴毒，其林海分尤甚。伊國主嘗云：「吾國兵刃不堅利也，而所恃無恐者三將軍，所至之處，能使賁者失勇〔四〕，儀秦失火。辨一爲寒熱將軍，能顛迷人，使不省人事；二爲沃野將軍，能泥塗人，使之還濘見獲；三爲叢林將軍，能使行者屈曲，而裸足不敢前進。此三將軍者，無形之險，此可恃也。」由今而觀，亦不足恃也。當初木未拔，道未通，三將乘備而入襲，人來初多困倦，今開闢日蕃，青英日泄，三將已遠去矣。諸國已多齎寶貝器皿兑買，已爲一都會之邦矣。

【校勘記】

〔一〕「而舊處則屏棄不顧也」，「屏」原作「迸」，據文意改。

〔二〕「神仙方外」，「神」原作「仙」，據文意改。

〔三〕「取銀一元及彈藥火石木數片」，「彈」原作「磾」，據文意改。

〔四〕「能使賁者失勇」，「者」原作「盲」，據文意改。

佛國記聞

玆觀亞細洲南，有印度增國者，即天竺别名。其地劃爲三角，不方不圓。南向一角，有大島，屬伊國海分。北分有峰巒，名熹麻羅阿，最高於天下，計自水面至於頂，高八千八百四十西尺。山澗多有淵泉，流爲江河。東西南際海。國内土地三百八十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九西方，地較海稍高四百尺至一千尺，人數得二百五十兆。通計地球内〔二〕，人民版籍，伊國得五分之二。如以地數與人數合算，則地上民居，從無間隙。有管治之權，則大英國從全保護伊國。自初生人數，多□黑。

環城有事天主堂二座，奉佛二座。庯面開鋪一大號，貨物堆積。有一塔上□銅漏，又一塔□璃燈，以照海門夜渡。教學則有一大場、數小場及案座兵寨，無不整備，□木森蔚，果皆碩秀。又多産落牛及柳、油麻、棉花、藍葉、歌非子、白帛，無所不有。又有織布染藍色，人多兑買。又有□造布縷。又能造皮油磚瓦，磁器金玉，琿琛物皿，及鑄銅□織席印枚，鑿石晒肉及魚並皆凑巧。伊國天氣酷暑，一年之内，有雨候、乾候，風亦多變，如乾候多暑。而伊國常有颶風，自十月抵四月，風行於東北；自四月抵九月，

風行於西南。伊國物産，寶貝尤多，如金鋼類最多。又有金礦、銅礦、鐵礦，並青玉、赤玉、黄玉諸類。又有鹽礦。至如林中，尤多好木。其無木處，茁出青茅。此處甚熱，雖時有風扇，而天氣常如烘爐。田野能植五穀，及麻怠棉藍，罌粟蜀麥，桑麻鬱金，薑茶松脂，安息香，五味辛，及龍腦冰片，且多毒木及藥木，如大黄黑丑。畜類有豕豺虎豹獅子〔二〕，泥塗則有牛兕及犀。江分有鰐魚，山有萬類，並多惡鳥，與孔雀野鶩，鳳烏鸚鵡，天鵝島鷺。其蛇有一類最大而甚毒；有一類行時尾先舉，拂然有聲，咬人，人速死。若羽族可爲人豢養者，如雞、鵝、鴨等類。鴨類他處均有者，原先産於此。若牢馬類甚少，人常以驢與駱駝及象代之。象多碩大，能曉人意，人養之以用兵，或充玩，或從獵，無不如意。

伊國人類分爲四，一修道學文，一操武主治，一居賈行商，一工師農圃。其有前世得咎，不屬四類之人，倘或與修持人相遇，必須回避，緣國律載云：「凡此等人，若見修持人，應遠避一百尺。如狎比一百尺内，以不敬論罪。」其氣稟最良善，武事稍諳。房幃内雪雪紅紅，點粉列屋，而正嫡則願得相當者爲伉儷偶。如一項人與二項人强匹，則婚家之品價，亦因頓減。至若飲食，均以飯果爲佳，以肉爲鄙。又以牛象爲有靈之物，常以瞻敬設祀。人聲各異，其語類約二十有奇，亦有古語古音。後人未曾道及，惟修道練家得遺籍，猶能傳其緒餘。西人嘗細閲是書，知泰西聲音多祖於此。古書藏有名《爲蝸多》者，文字絶妙，計時則與《周易》並出。《易》始於羲軒，較與此書，尤爲太古。祭祀事尤謹，其道許多，如巴羅麻、佛釋、回回諸道是也。國人今從巴羅麻道頗多，蓋以伊道爲最古，諸他道皆從此出也。玆稽其道所謂巴羅者，蓋造成天地之大義也。伊國因之分爲三神：一曰巴羅麻，又云巴耶巴羅麻，二曰韋癡奴，三曰癡巴。蓋謂一位者造立天地之神，二者維持天地之神，三者破壞天地之神。凡兩間人物草木所先出者，第一神

始之也。萬物長養不窮，第二神成之也。人物磨蕩，日月薄蝕，第三神爲之消盡也。以三神爲名，合宇宙始事、中事、終事而言也。國人常以三神爲靈，畫爲三等，以想像其意而事之。以一位爲一等，又總而一串之，以天地萬物，莫不於焉該括也。諸國則以太極分爲兩儀，伊國則謂三者即是太極。當初巴羅道只有理道，後人以爲有神，乃列而視之。尋而異端並出，其道益紛紛，而所謂本始道日已晦。所謂巴羅麻像，四頭四手，手一執書筆以爲編紀，一執火炎以用火化食，首冠蓮花帽，身卧蓮花瓣〔三〕。其教謂人死其魂不變，又轉生爲他劫。前所謂四類之人，直由伊國道輪轉而出也。其修持人、博物人生在巴羅口，王官武臣生在巴羅手，工師則生巴羅足下。若不係出四類中，則人皆愧其氣類之不似也。伊國有一江名「仙江」，人常到此江洗濯，以拔除其孽惡。修持人多好奇者，亦取以醫其罪障。人人見修持人，好以錢文自願供養。故伊國修持人，有終身只兀坐者，有終身拳屈其指、日久指甲穿透掌背者，有以鐵鈎懸己之身肉，有於寒冷時節亦常裸身。

每遇節日，國内每以牛馬大駕，邀神賽遊，横卧於道側，令神駕壓過，雖碎骨粉身不顧者。有婦人焉，其夫先就木，未亡人以身屬女類，重濁，恐不能飛升，乃自請族屬成就其室。所有奩妝，一一盡賜，乃堆薪木，端坐其上，令人放火。人人各鳴鐸伐鼓，俾金聲人聲自錯亂，不知未亡人遊魂，果已飛天合鏡否？而頃刻間，焚火燬然者，已死如棄如也。是道伊國富貴權重之家，類多迹而行之。自法國保護以來，此俗漸止。人皆知性命爲重，不敢輕爲起火之蛾。

【校勘記】

〔一〕「通計地球内」，「球」原作「梂」，據上篇首句，「列國之附於地球」改。

〔二〕「畜類有豕豺虎豹獅子」，「豺」原作「林」，據文意改。

〔三〕「身卧蓮花瓣」，「瓣」原作「辨」，據文意改。



説鬼新聞

晋人作《無鬼》，而鬼與之辨。唐人作《原鬼》，而鬼若罔聞。然則世間有鬼耶，無鬼耶？青天白日，何常有鬼，亦何常無鬼？顧有之而不足畏，則謂之無也可矣。昔吾夫子之設教也，神與怪皆在不語之列，固敬而遠之。雖有妨，無自作也。後世民僞日滋，智者因以鬼狂之，始而虚臆，繼而附會，於是乎天下始多鬼矣，天下始畏鬼矣。以左丘明之賢，所作《春秋傳》，多言怪異之事；以蘇長公之賢，每强人説鬼，以爲談柄，况其下者乎？病中見鬼，氣血之衰；室中見鬼，耳目之眩〔一〕。而以巫卜禳之，以符籙壓之，可笑亦可憫矣！環球内有以火爲神而事之者，有以日爲神而奉之者，又有以象爲神而尸祝之者，其餘牛鬼蛇鬼，不可勝記，使精於學，必笑其迂。昔泰西國人亦尚鬼。古時醫道未興，病者多疑爲鬼祟〔二〕，轉相驚怪。自有岐黄專門，無復伯有爲厲矣。又嘗有巧作心聲者，能縮舌氣而通於腹，或爲男女幼老諸聲，皆從皮裏春秋出來，與之對面者，無不駭愕，既而知其爲心聲之學，則不復異。亦有以化學、力學、電汽學、機巧學、法術學，托爲鬼事，觀者皆以爲神怪。後來作者，述其所以，則不復奇。沿襲至今，

習術者每假以爲衣食囊，不以告人，不知明眼人，早已看破矣。憶西幼學書，録鬼事數條：一曰粟莊鬼，二曰緑房鬼，三曰義地鬼。記之〔三〕，使好奇一覽焉，有鬼無鬼，知也。

粟莊鬼

有一名人，平日剛正無邪，以豪俠稱，嘗偕其友遊林麓中，夕陽銜山，芳草迷路，遥望林間，有煙火氣，知人居不遠，行借榻焉。乃至則數家茅竹，雞犬相聞，傍有園莊，禾黍半熟，有古田家風味，乃剝啄求宿。久之，有老婦應門，驚問客何姓名，平日業何技藝，夜深來者何爲者。應之曰：「我輩客商也。桃源誤入，日暮途窮，求丈人一止宿耳。非鬼亦非盗。」老婦從窗隙諦視良久，知無他意，乃開門入之。中有一老，擁爐獨坐，年齒與婦相若，蓋其夫也。一男子侍於左，年約過冠，軀力亦甚壯偉，而視息不定，如有所虚驚者。二客相驚見，畢道其來意，乞借一宿。老者許諾，且云：「今夕二公來，吾儕有所恃，可無恐也。」既而曰：「不知二公可有護身符否？無之，恐亦波及矣。」客聞而訝之，急問所以恐，曰：「緑林之豪客耶？碧水青山之惡獸耶？」老者曰：「非也。悍於賊，猛於虎。」客請詳之。老者掩息低聲而小言曰：「鬼！鬼！其名爲頤車公。」客聞之大笑。其家見客不怪鬼，注眼竊視，疑客與私通，爲之卻立，將退避焉。二客顧而謂之曰：「我輩是真正大丈夫，豈四其足一其目，以怵人於暗中者？抑思何狀，姑妄言之。」家人云：「頤公非惡鬼，乃善鬼也。在世時裕於財，好行善事，見人貧寒，每爲賑濟，賤家亦有沾潤。月前公歸道山，人多以錢帛來賻，賤家貧乏，無以爲禮，至於冥譴。莊前所貯粟麥，每登場後，靈夜來囊括殆盡。」其人聞之，不覺掩口胡盧曰：「多□頤公生而福人，顧死而禍人耶？汝家何以知取粟

者爲頤公也？」老者曰：「每夜間天陰月黑時，廠中粟子，輒自摇落有聲，從空中來曰：『取此粟與貧者，毋我抗，將禍汝！』其聲酷似頤公，故知爲公也。」客曰：「其聲可得而聞，其形可得而見乎？」老者曰：「聞公之聲，如雷灌耳，惟恐其掩至也，矧敢逼而視之？」客指其子曰：「老者不敢捋虎鬚，壯者亦縮蝟毛耶？何不躡其後，以看鬼之真僞也？」其子曰：「噫！公等愚我。我聞凡有靈者，雖隱語亦無不知。每頤公取粟時，吾静息不敢動，猶恐有有性命憂，烏敢以七尺之身(四)，與粟子俱殉乎？且客無盡獨怯我也。頤公之靈，無在而不在，不惟我家畏之，其鄰家亦畏之。我每呼救，率默然不我應也。」客心燭其事，乃告之曰：「鬼誠可畏矣，然非頤公也，米賊爲之祟耳(五)。今夜吾輩爲汝除之。」啓見壁間有一火炮，即攜之入，以萬彈並其友伏屋角伺之(六)。家人皆爲客危之，止之弗獲，與之約曰：「若葬於我地，幸無從頤公爲厲！」

夜約十一點，月墜西岩，風動風際，微聞廠中有行聲。俄見有一使丈夫者，伊衣長造皂衣，帶高白冠，取其足粟夾仃之背負而往。二客蛇行躡之，見其帽係是白紙結成，甚類冥服。而察其行徑，又似梁上君子。乃出手中炮，望空一發，其人驚動失足，落帽於地，背上粟皆瓦解。客即飽以老拳而捉之，大呼曰：「得鬼矣！」解之入室，室中人皆惶恐，以燭視之，愕然：「客無誤耶？此非頤公，乃吾鄰家子也！」客爲具述其狀，内告之曰：「向者吾輩置知其非頤公也。凡人生前無不可爲，至死則不容僞，故有老而變節者，未聞有死而改行也。吾今不獨爲老除患，亦欲爲頤公洗誣耳。且天下之可畏者多矣，而鬼不與焉。權利之人，其勢焰可畏也；姦詐之人，其心計可畏也；凶暴之人，其鋒芒可畏也；柔媚之人，其口舌可畏也。凡此皆生鬼也，故可畏。然以剛正處之，亦無所傷，而何有於死鬼乎？吾故甚惟

老者之惑，而深笑壯者之怯也。使早遇吾輩，鬼無所施其伎倆矣！」又謂盜粟者曰：「汝真思也，以虛聲懾生人，而竊取其利；以實惠托死人，而陰受其詐。地獄之設，正爲若輩。吾今械若送之官，使作獄中餓鬼。不然，受我刀，便可下充閻王鬼部。」盜汗駭求釋，客怡然笑曰：「碌碌小輩，不足齒吾劍也。向所取粟，其盡還之，再附以錢，設一冥筵，以敬謝頤公之靈，吾不撫汝問矣。」盜請如命，田家欣謝不置。少焉日出，二客辭去，既出門，回視田家莊，猶有遺秉滯穗，相顧而笑曰：「鬼子愧死。」

義地鬼〔七〕

其義地鬼，則泰西國俗，每秋穫工畢後，洗耒耜，懸襏襫，主伯亞旅之儔，體適敘樂，夜間羣會於一處。其處有一大廠，廠後有義地一區，荒而廣，廠內先熱火以散冷氣，預會者各携兒婦同往，男以酒至，兒以餅至，婦以煙燭肴核至，或以機杼針線至。至則暢敘懽談，鐘十二下，乃罷。會中有一人，喜談古迹，且好俳謔，人目之爲無稽生。每生來，舉坐爲之歡笑。一夜生未至，會中人延頸待之。生中途獨行，知衆心屬望，因念古迹多陳，喜謔無虐，不如別出新裁，以駭衆聽。將入廠，蓬其首，藍其面目，縮其聲音而小之，惴惴然入座。見者莫不詫異，爭問其故。生搖舌而言曰：「咄咄怪事，公等視我頭上髮猶在乎？」衆曰：「有髮無帽。」曰：「幸也。帽亡而髮存，吾初以爲髮與帽俱亡矣。」衆詰其所遇，生曰：「我行過義地時，淡月微芒，零風蕭瑟，有長如匹練而白如冰雪者，衆墻上而下，搖曳乎吾前。吾爲之疾走以避，初不知帽之存亡也。」生語未竟，滿座聞之皆竦息。忽有聲從廠中來曰：「無稽生誑人。」初爲單聲，繼爲雙聲，最後一聲大如鴻鐘，薔墻屋壁，皆有其聲。無何，又聞笑聲、謔聲、寒蟬聲、貓聲、鼠聲、兵

馬聲，霎時間衆聲雜至。會中人驚起曰：「義地鬼來耶！」無稽自念一時戲言，鬼或憑焉，始而疑，繼而恐，急叫曰：「鬼來矣！」走而避之，足不及履。會中人各鳥獸散，女若男，老若幼，争先奪路，不敢回顧。至道堂，急叩門白其事。時掌教官已在黑甜中鄉，聞剥啄聲，疑有急變，啓户視之，衆皆喙息不能言，各以手指無稽之首，曰：「鬼來也！」掌教詰得其故，莞爾微笑曰：「無稽狂生誑人耳。烏有鬼？」因携衆再至其處，見几席傾頽，杯盤狼籍，有墜履者，有遺衣者，中有一人據見危坐，捧腹而笑，笑不可遏。視之，則旁郡之畫工也，其人工善於影相，且善聲學。是夜適至其處，見衆人羣聚，因潛伏廠中，細觀其狀，以便繪畫。知無稽以鬼嚇人，故戲以鬼嚇之耳。而無稽生不自知也，會中人亦不及知也。

緑房鬼〔八〕

其緑房鬼，則泰西有某公者，學識精博，素不信鬼，幼襲父爵。其父賜之别墅在山中，間有一房，四壁並扉帳，均飾以緑色，公命擇日下榻。舍人云：「此鬼房，有鬼不可居。相傳前□處此，率爲所壓斃。間有幸免，亦甚費調養。」公曰：「烏有是事？傳者之訛耳。我且試之。」舍人灑掃潔凈，夜，公抵房，房中書籍器皿，光怪奪目，乃置小炮於案上，向牀静坐寢，寂無所聞。既睡，入黑甜，覺身體倦弱，如有物壓者，頭腦昏暈，夢多見怪。平明强起出房，其面色青瘦，從者恐其登鬼籙矣。公静念病原，由房中虚置已久，陰氣鬱結所至，或房外污池停積已久，不無邪穢□染。乃命舍人董夫塞罅燒烟，訂數日後再宿。舍人云：「命不敢不受，但公當避此房。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公弗聽。至日，舍人請侍左右，公卻之曰：「我好静居獨思，無守鬧也。」遂入房，閉門獨卧，舍人静候於外。夜漏數刻，聞公鼾聲，似有所掩抑，

欲大叩而警之，而不敢勵進。頃之，羣動皆寂，舍人亦就睡。平旦，起以候，日既三竿，房中猶寂寂然。舍人驚疑不定，折門鑰直入，見公僵卧牀上，惟胸臆間稍有人氣，急延醫診視。醫來盡力調治，公咍然而醒，徐問醫曰：「人言此房有鬼，我不之信。初睡時亦無所見，既而有炫乎吾前者，其形體皆綠色，兩目瞋我，又以手壓我胸，撓我腸，將引我於無何有之鄉，是真鬼矣。是房其果不可居乎？」醫左右顧笑曰：「公被毒矣。毒去，即無鬼矣。如以爲鬼也，我能禳之。」公奇之曰：「毒於何有？房中惟我一人，架上則書數萬卷耳。豈蠹魚作鴆羽乎？君能治病，盍爲一除邪也？」醫乃取架上書卷拂拭之，綠塵飛散四出，笑謂公曰：「鬼去矣。」公請其術，醫曰：「觀公所居，墻壁暨帷帳皆綠色。是色原由石信與銅綠染成，日久生塵，飛入口鼻，所以致病。今既去之，可無礙。」公曰：「然則吾見鬼，何也？」醫曰：「天下物亦有結想而成者，固非真也。人言是房有鬼，公聞之久矣。既染毒時，頭昏腦痛，夢魂顛倒，故如有所見耳，非鬼也。」公聞言醒悟，乃喜曰：「借非公言，吾幾爲鬼所揶揄矣〔九〕！」乃謝醫者，乃命舍人檢房中舊物，俱易而新之，因移居焉，迄無恙。

【校勘記】

〔一〕「耳目之眩」，「眩」原作「炫」，據文意改。

〔二〕「病者多疑爲鬼祟」，「祟」原作「崇」，當爲形訛，今改正。

〔三〕「記之」，「記」原作「祀」，據文意改。

〔四〕「烏敢以七尺之身」,「烏」原作「鳥」,據文意改。
〔五〕「米賊爲之祟耳」,「祟」原作「崇」,據文意改。
〔六〕「以萬彈並其友伏屋角伺之」,「彈」原作「磾」,據文意改。
〔七〕「義地鬼」,此題原無,據前文「粟莊鬼」補。
〔八〕「緑房鬼」,此題原無,據前文「粟莊鬼」補。
〔九〕「吾幾爲鬼所揶揄矣」,「揄」原作「榆」,據文意改。

辨妄新聞

釋氏戒殺之説，儒者辨之詳矣，泰西諸國，亦不取其意。以造物主之，生出庶物，原所以養之而供其用。人之於物，但無暴殄之而已，不必過爲矜全也。且物類夥矣，其有害於人者，宜殄而絶之。龍蛇虎豹，古聖所以急驅逐也，固不可以不殺。其有益於人者，宜憐而愛之。犬馬蓋帷，昔賢所以存忠厚也，固不可妄殺。其餘無用之物，無關於人，亦不必殺。若夫鱗羽骨肉，可以充鼎俎；皮角齒革，可以供器用，則取而用之，固其所也。但殺之而肆行痛虐，則非上天生物之心耳。西方諸國，於凡物之有利於人，如牛馬之類，或無故而殺之者，當有律。若夫物食，當其烹宰之時，率用巨斧搏之，使速化，庶無痛楚之狀，動人心目，以全仁心而惠物類者此耳。何常拘拘焉以殺生爲戒哉！天竺諸國，遵浄教，斷肉食，專茹齋素，甚至口不敢啖生物，足不敢踐生草，其拘迂可笑矣！茲有關戒殺一條，説得有理。夫佛家戒人殺生，謂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我口腹？人在世間所食之物，皆有定數。享盡則死，罰投畜類，償還名命，方得再變爲人。查佛氏殺戒之説，本於輪回，謂今之禽獸，無非前世之人，轉世托生。

今若殺之，死後將罰變其類。其妄似無庸辨，特世間妄信者，牢不可破。茲故重言以闢之。

彼佛及戒人曰：「殺生，凡殺牛者變牛，殺豬者變豬，殺魚鱉變魚鱉。」以是類推，將謂殺人者投生爲人，誅盜者投生爲盜，戕官者投生爲官乎？又曰：「凡人今世食肉四兩，後世須還半斤。」無論加刑太重，恐原本亦難歸償。其人一死，軀體隨腐，其將何體以償？如謂體腐即還肉之據，然觀從未食肉之嬰兒，死後亦必腐朽，何哉若草？又曰：「人食一命，須償一命。」然一豬之重，雖少必數十斤，分食者亦必數十人。是一豬之命，將使數十人抵之乎？又虎狼食豬羊，蛟鱷食魚鱉，鷹鸇食鳩雀，蛤蚌食螞蝗，彼同類相食，佛氏不責其償命，而責人償禽獸魚蟲之命，將爲理耶，否耶？考古來賢聖雖與人是返，然亦不戒截餚。如黄帝燔肉爲炙，未嘗忌及葷臊。炎帝飲血茹毛，並不戒夫禽獸。堯享雉羹，湯償烹鵠，伊尹稱美猩唇象豹，文王令畜二彘五雉，曾子與嗜羊膾之炙，公冶長食虎馱之羊，曾氏養親必具肥肉，孟子嗜味並取魚熊。散閱諸賢，曾相約友親切。孟氏敬子，並食鷄豚牛羊。孔子稱大聖也，而河上則受牛肉，陳蔡必食烹豚；食祥肉，侑以彈琴；忘肉味，惟因聞樂；膾不厭細，魚務擇新鮮；肉賜自君，先嘗必正席；脯須取諸家厨，肉必烹飪用醬。歷觀古帝哲王，前賢先聖，咸食葷腥〔一〕。據佛氏之説，當盡變爲鳥獸水族，以償肉債矣！語云：「血肉之體，血肉補之。」故上主造化禽獸，賜人烹食以養生。彼佛氏戒之，不大悖上主造物之本意哉？

又世人多拘日時者，不得不辨之。且天下事非出於理之正者，雖或有之，亦不足信從，而况其理之所必無者乎？術數之家，每每推測陰陽，拘忌時日，人莫不篤信而遵守之。趨吉避凶，固常情也，而自達人觀之，誠有不值一咎者。古之人未嘗不擇目也。羲和作歷，辨作訛成易之宜；馮相司天，察氣祲

災祥之異。未嘗言某日吉、某日凶，某日宜作某事，某日宜向某方也。雖先庚先甲，易祥巽蠱之疑；用剛用柔，禮謹内外之别，然亦畧言其大概耳，初非過爲拘執也。武王以戊午渡師，宣王以庚午禱馬，伊尹以乙丑奉嗣王，召公以甲寅成新宅，此皆記事之辭而聯及之耳，非謂某日宜出征，某日宜會獵，某日宜見廟，某日宜上梁也。農家察天時之早晚，以宣播穫之期〔二〕；商家視物貨之貴賤，以收貿易之利；行道者卜陰晴於天氣，以知避就之方；航海覘風雨於天文，以詳險易之處〔三〕：此皆其所當擇也。後人不察，乃日日而擇之，以流轉不停之歲月，而預定其吉凶；以微茫難測之天星，而妄分其向背，豈理也哉？夫以日月運行，寒暑來往，人在大化中，禍福災祥，自有以主之，而不知其所以然者，非夫人之所能擇也。名利之途，人争趨焉，人人而求，豈人人而遂之乎？大比之秋，挾策而赴試者，莫不擇日而登程也，乃有高題虎榜而名落孫山者，豈日之愛憎耶？新歲之春，擁貨而居奇者，莫不擇日以開肆也，乃有户集青蚨而門希鞭馬者，豈日之有所好惡耶？人但當夙興夜寐，夕惕朝乾，人省其身，以盡其事之所當爲耳，不必乞靈於無位之神，而求助於不經之口也。古傳載：昔有某蒙師者，泥古而不通，某商延之家塾，極其崇信。一日，商將遠行，其師爲之諏吉，乃以《中庸》占之。至《問彊》章，反覆推究，屈指布算，曰：「子卯酉日俱不吉〔四〕，東北方行，主遇盜賊。」乃誤認「子曰」爲「子日」，而以「抑而」二字爲「卯酉」也。商以夥伴相待，不便停留，即日起裝，及還而大得厚利，謂師之我欺已也，而逐之。又有某曲士者，深信星宿之書，新婚數月，猶獨宿空房，以俟桃紅吉日。其妻趨而就之，某遽避席而起曰：「今夕河魁在房，不宜相會。」其妻不言而去。他日，又過之，某整襟危坐而言曰：「今夕可矣。但嫌寡宿、吊客二小星旁照，亦宜謹避。」其妻不能忍，强之而後可。某既知佳景也，遂舉向者所讀之書而悉焚之，曰：「欺

我哉！惡有所謂河魁者！惡有所謂寡宿、吊客者！」每見世之惑於術數，拘於時日，見一事不覺噴飯。羅星國亦有人性多拘忌，嘗夜坐，鼠喫履，心焉異之。問於博物先生，以占其休咎。先生笑曰：「鼠喫履耶？履喫鼠耶？若履而喫鼠，則誠異矣。若鼠吃履，其何異之有哉！」近閱上海有關擇日之謬，詞頗明快，爰録：

夫術家有謂時日有衰旺吉凶之別，人事之禍福，俱繫於此。故舉事興作，悉宜選擇時日。晉許遜曾著選擇秘訣，其法以天干地支(五)，六十花甲，二十八宿，五行五星，合推陰陽剛柔，相克相生，即可知何日吉、何日凶。自婚嫁起造大事，以至納犬裁衣瑣屑，均有宜趨宜避時日。從者獲福，違者遭禍。然而妄也。豈天干十字，與地支十二字，合成六十花甲，原以編起紀歲月時日，與紀數號碼，名異義同，其五行及二十八宿各名目，用以編列子日，亦惟爲日子之别名，亦與初一初二等稱，毫無異義。稱日爲初一初二，既無此旺彼衰，則改稱金日木日，角日亢日，或甲子日，乙丑日，何有此克彼生，既無生克，亦無吉凶，理固然也。袁簡齋大令曰：「余意大撓作甲子，原不過據題名數。甲乙子丑，猶云一二三四也，並無意義，有何生克配合之說？」或曰：「人亦無姓名，今派之姓某名某，則呼之即應。支干水火，理亦宜然。」余駁之曰：「人靈物也，故呼之即應。若草木禽獸，派以姓名，不能呼之即應也。干支之本屬虛無者乎？後韓帝討賀粦，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王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進兵大破之。且今國家定例，時戊丑未年，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舉行會試；子丑午卯酉年，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舉行鄉試。豈每屆必逢之術算之吉日耶？國家於鄉會大典，並不問考試之日爲花甲五行、二十八宿

之何日，是朝廷之不信時日吉凶，於此可見。又嘗有同時聘娶，同時起屋，同時開店之家，而此境遇各不相同，此夭彼壽，此富彼貧，此貴彼賤。如果福禍起於時日，何故而有此不同乎？今人一舉一動，無不悉遵擇日，何耶？且術家推算日之吉凶，亦各一其說，往往此爲吉而彼爲凶。昔漢孝武帝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時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說不決，則將何適之從？或謂信吉則吉，信凶則凶。果如其說，則吉凶繫於我，而不係於日矣。何必推算哉！沈顏作《時日無吉凶辨》曰：「古者國家將有事於戎祀，必先擇日以定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成，非所以定吉凶决勝負也。後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並深。至使凡庶之家，將鑿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後爲；構一衡宇，薙一榛蕪，必占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部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乘之邑，斧斤未嘗息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吉其凶也，凶人凶其吉也，一於人之所爲而已。然則惑之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兵，有能以時日勝乎？不耕之土，不植之穀，有能以時日植乎？以鐵爲金，以石爲玉，有能以時日濟乎？是皆不能也。時日於人何益？夫王者之兵，以德勝之；伯者之兵，以義勝之。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也。總之擇日，惟占時節之冷熱，時日之忙閑，舉事之便不便。若以日之吉凶爲擇，是妄爲希冀，悖理甚矣！是日行善，即爲吉日，行惡即爲凶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何關於日乎？」

【校勘記】

〔一〕「咸食葷腥」，「腥」原作「醒」，據文意改。

〔二〕「以宣播穫之期」，「穫」原作「獲」，據文意改。

〔三〕「以詳險易之處」，「詳」原作「祥」，據文意改。

〔四〕「子卯酉日俱不吉」，「酉」原作「雨」，據下文「卯酉」改。

〔五〕「其法以天干地支」，「天」下原衍一「支」，據文意删。

定時鐘賦

録《海客原草》

今夫日，人知其有中昃也；月，人知其有盈虧也；星辰，人知其有隱見也；風雨，人知其有陰晴也；歲序流轉，人知其有寒暑也；光陰接續，人知其有晦明也。若夫頃刻瞬息間，隙駟飈馳，流波電轉，而欲稽其遲速早晚，則雖聖哲不能以臆斷，賢智不能以手計，此時鐘所由制也。

粤古黄帝有熊，肇判漏水；爰及唐虞，璣衡是識；迄於成周，立圭以測影，挈壺以命民[一]：此皆古聖開物之深心，而即後世授時之定軌也。歷代有興，名人繼出，因時制宜，其法漸密。金銅方圓之制，玉女捧籌以報曉，金僮抱箭而司刻；木衡石壺之定其儀，瓊架金梁之麗其質；□烏矯翼以當風，金蓮含英以曜日。方册具存，銘記可述。雖或穀黍之有差，豈盡海棘之無寔？聞者習焉，不暇悉也。

自夫風會一開，寰宇混同，泰西諸國，航海而東，其器用之巧，技藝之工，皆新奇之别創，而利益之靡窮。君不見夫所謂時鐘乎？考厥初，幻幻冥冥，亦猶鴻荒之世，器藝未精，晝則準之以日，夜則定之以星，驗晦朔於花葉之開落，卜旦暮於禽鳥之飛鳴。歲月紛而莫紀，神智由之漸生。乃或以沙爲量，以水

爲衡； 乃或用南針以測晷，燃蠟竹以傳更。 然而分至未詳，運氣莫辨，終屬管窺，宛然的見。 降生前二百餘年，有阿離博卒者，額之博洽人也，學問博類，心思絶倫，研精究物，倣古求精，擬轉輪以爲璣，借重器以牽引。 顧輕重未得其平，疾徐罔知所準； 在創始之固然，暨來者而日進。距之一千三百八十年，時維玻京，挺出英才，烏爰所産，彝碎其名，家無擔石儲，胸有黄金籯，曾抗顔於講席，尤勵志於書城，訪遺編而參考，擴舊式而推行，範赤金以爲製，凖玄機而悉平，爰揭置於講堂，或宫殿與都城，而漏學由此而益精矣。 多日者，亦巧人也，別具機關，綽有聲望。

法國第五昌皇帝，特命製爲大鐘，置於案曹之上。 凡八年而後成，爲衆目所欣賞，筆之書以示後，曰多君之所創，雖究規製猶未爲完，而心力亦有可奬。 蓋鐘擺之法，此時尚未及行也。 自伊嗟璃國哥離棃者，始創其式，而荷蘭國纍慳，乃致其精。 哥君，伊之博士也，洞燭天文，旁通地理，師心默運，造事多智，千里鏡、寒暑表，皆研思之所致，而以擺紀時，亦自始。 間常坐高堂而静玩，見燈籠之摇曳，雖來往不定其程，而快慢不易其軌，乃推其意，悟其理，製爲鉛丸，掛於漏器。 且君之壽七十有四，倘天更假之以年，當亦無美而不備。 累君，荷之上卿，所學極博，以文自鳴，歐州諸國，皆其垂名。 詞章多所著述，事理無不詳明。 其於鐘漏，別具權衡，彼懸球之法，作甚精緻而渾成，且遊綒之自製，爲小學之規程。 法既定矣，效者日多； 器既成矣，造者增加。 有曰挂鐘，鉛錘下垂，可以懸諸屋壁，與時推移； 有曰擺鐘，鋼腸内捲，可以製置諸几案，隨處運轉。 其問鐘，則隨時可問，屢問不爽，暗裏夢餘，夜答如響； 其樂鐘，則大鳴小鳴，不一其聲，爲昕爲昏，閑者自鳴。 又有警夢之鐘，屆期則衆音並作，雖孤眠而可覺； 又有報刻之鐘，每刻則雙椎俱下，至四刻而單打。 若夫收大爲小，是謂之表，則在降生之一千五百年，努郎坡

城始見之，乃巴爲依國所肇造也。時人以其形如鷄子，故以「坡城卵」名之。或曰「檳焉」，固俗號也。其製有如桃寔，有如十字，又有與花樣一般，而可於掌上安置，皆法國眉麻吁所製。又有於約指上，去金鋼面而表代之，而朝夕自轉，以指案之，而分忽可辨，此大英國皇帝所賞玩也。有形如九圓，聲若簫鳴，應時效響，歌曲自成，此則法國第十四蘆伊皇帝，展坐中之寶器，其巧妙不可名也。且夫神寓於器，智運於機，機有弛而智無行，器屢易而神不疲，歷觀古人所作，往往多奇。

越惟法國車蘆萌皇帝之世，有鐘焉，銅爲之身，金爲之口，中有神將十二，以接期而報候。方時運之未至，儷將軍之在營，迨更漏之告急，爰騎馬而啓卜行，手彈丸之在擲，聞鐘聲之鏗鏗。本傳紀之曰：「此阿葉國王所進之物也。」阿國多奇鐘，此其一也。其後有掌道者，名多車驢，則一大鐘，較若歷青月之弦以上下，星之躔以南北，皆明然其可指，以觀天而不惑。禮拜之有旬日，誦念之有時刻，皆確然其可記，以示人而不惑。其上則有歌舞之像，其中則爲歌舞簫管之音，雄鷄矯翼以報刻，神將出門而整襟；望聖母以羅拜，見天主之下臨。別有奇形置狀，吐舌搖眼，若蹌蹌而率舞，俱躍躍以活現。鐘聲一闋，渺然無見。亦越法國第十四蘆伊皇帝世有鐘焉。爲鑾軺以當中，儷龍顏之在上，每屬刻期，輒有天將，捧冠帽以敬加，拜冕旒而瞻仰；示彼苓之翊戴，涼威儀之可象。此乃時臣所造，用以祝釐，因而獻巧，君子謂之喜禱也。乃若嗟脯城上，拜禮堂中，惟師範之所造。

有天文之巨鐘，二曜出没乎其内，七星經緯乎其外，分至之長短，可因而數也；日月之薄食，可逆而睹也。晦朔弦望，節禮之所關，皆指示而不誤也。語厥妙處，通出凡想。其旁爲二將形，其中爲四人像。右將捧笏而端立，左將握沙以徐擲，洪鐘一鳴，則笏以計，而沙以滴。緊娩者爲麗嬰兒，總角者爲成

童，糾糾者爲壯夫，皤皤者爲老翁，果挺刃杖，所操不同，四刻之内，乃相繼而撞鐘。有物而翼，古怪獰惡，逐時而出，伺人以攫，賴絳衣之神力，汔保全而無虞。惟老者之龍鐘，遂爲息所揶揄[二]。於是天主乃許鬼以骨而撞鐘，其聲嗚嗚。此雖哥技，寔有深理，運世代於寸陰，合幽明於一器，人宜老而宜休，鬼有時而可使。嗟哉！塵網中，乃有遍盡而行不止。至鐘鳴十二下，則有聖徒如其鐘數，稽顙伏下地，敬祝天主，天主爲之答辭，其徒莫不歡舞。時則笙簫間作，絲竹並奏，餘音不絶，裊裊如縷。迨衆樂之相闋，聞翰音之嘐嘐；視塔頂之雄鷄，乃奮翼而三號；見遊絲之片片，狀陰雲之吐吸；紛條往而忽來，恍神出而鬼入。是何其錯奪天工，窮盡人巧，圭撮不差，形聲宛肖。作者四年而成，雙目幾眇，用志不紛，凝神入妙，説者以爲歐州第一奇器，真希世之寶也。

英國有之，其鐘在水晶宫之南，乃倫敦工匠之巧製，而《格致彙編》所豔談。鐘之面徑四十尺，而兩針之重，合計共五擔。針之行連十七日，而八秒微差[三]。再準之，可爲一月之，則德國有之。其鐘在鄢城之上，造之者不知其名，觀之者感怪其狀。其上有銅人頭，每至刻而開口；旁有一人，柱杖在手，置木排於其上，指銅人以相與，口既吸而欲吞，手又縮而弗許。美國有之，客或見其甚異之表：一月也幾旬、幾節，一刻也幾分、幾秒，俱有聲之鏗鏗，可一覽而了了。而且有走馬針，分忽悉呈；有推算盤，乘除最靈。或曰增其輪，可寫書信，且能説話；或曰減其輪，即比常人，尚屬聰明。香港有之，客見其最奇之鐘：架上爲玻璃面，而左右皆空，圈外有吸鐵石，而表裏潛通。故法條與齒一概不見，而大針之轉運不窮。則夫鐘之爲德也，急緩而不改其度，遠近而不爽其形；終始而不渝其節，晦明而不隕其行。故珍逾尺璧，重比平衡，而何有於盤盂之器小，瓦釜之雷鳴？君子觀於鐘，而得自彊之旨焉：燕息者冥

心，安逸者廢事〔四〕，不見其鐘，一晝一夜，而無停輒； 一往一來，而無離次。知分寸之可惜，尚朝夕而弗失〔五〕。君子觀於鐘，而得隨時之義焉： 先時者不達，後時者不智。不見夫鐘時之未來，莫能强使之鳴； 時之既至，莫能泥之使止〔六〕。知速者之無味，要從容而靜俟。爾乃染翰作賦，勒詞當銘，誠知掛漏，庶免説鈴。

【校勘記】

〔一〕「挈壺以命民」，「壺」原作「壸」，據文意改。

〔二〕「遂爲息所揶揄」，「揄」原作「榆」，據文意改。

〔三〕「而八秒微差」，「秒」原作「抄」，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四〕「安逸者廢事」，「逸」原作「迭」，據文意改。

〔五〕「尚朝夕而弗失」，「失」原作「矢」，據文意改。

〔六〕「莫能泥之使止」，「泥」原作「尼」，據文意改。

子知魚乎

夫鱗魚蟲三百，水蟲三千，非博物者，不能遍觀而盡識也。執井蛙之見者，往往拘墟而多所怪文焉。知滄溟之外〔二〕，猶有鬣翻雲而鱗橫海也哉。嘗考《水族志》有云：水中奇類最多，有小者以顯微鏡而觀，有大者重至數十象之力。有半似魚、半似獸，體名懸殊。有或在水者，有或在陸者，居無定止。然求其最奇者，莫如鯨。人皆以鯨爲魚屬，細而察之，則非魚也。凡魚皆有鱗，而鯨獨無；魚血皆冷，而熱血獨鯨；魚尾皆側，而鯨尾獨橫；魚皆生卵，而鯨獨生子；魚皆在水，而鯨獨出水而吹氣。借在裏一刻許，則將索於肆矣！且首上有鼻，能吹氣；尾上有乳，能飼子。觀此者似畜類，非魚類也。又有齒者，有無齒者，有大者，長而重者，其大約至六七尺，長至一百尺，重至一千二百樹，可當四十象匹。試以首與身相較，則首一分，身二分。横度其胸背，大當身半。腮有兩，每邊各一口甚長。舌亦長至二十尺，但能直放，不能卷舒。喉獨小，只吞得小魚及蝦、水草等小類。張口而吞，水隨入，迨放水出，則噴上至十五尺，皆鼻爲之也。眼似牛眼，耳雖不大，頗能善聽。皮厚一寸，體甚肥，皮上常有海螺附之，若附

山岳。然皮肉脆如油脂，厚至二尺半。人脂慰熱，以手押則油出許多，但味便腥〔二〕，置之外，不久便生腐醜。外皮黑白淡黃，不一其色。

性好在海水深廣處者，冬時冰冷，則覓無冰者居。常單生，亦有雙生。飼子則以尾間乳之，其味的似牛乳。子初生時大如牛，長至八尺。乳時，其母魚常從水中側身而行，首從水外平仰，俾通氣。或小魚不能乳者，其母施乳於水外，小魚隨而吸之。更有一類，首甚大，横長相等，周身皆方，脊上有逆鬐。有一類首方如帽，脊上有鯁鬐，但不能肥如前類。這二類異名稱，惟脂均多中用，肉可鮮食，曬乾至冬介亦可。其皮與腸，可爲繩索，亦有敷其腸，掩諸門扉，啻若水晶鏡，取其骨，可爲家柱。糞有紅色，可以染布甚美。口中頷骨，屈之可製成許多器皿，人知皆寶之。

捕鯨之法，維小舟至有鯨處，姑且駐纜，一人上船柱，四望何處有鯨游者，乃放數小舟，急掉至。舟上人持鐵戟，約二三南尺，把幹長五南尺，隨流上放而刺之。幹末繫二繩甚堅，一約三四十西尺，一約數十西尺，各牽於船末。迨船近至鯨處，喚人持戟，相鯨皮淺處，熟視急刺則得〔三〕。然亦甚難，但恐鯨鬣一鼓，可傾舟，人多入水患。凡刺既中，即須展盡其繩，隨鯨所涉，舟亦隨之，不得刻緩。但恐何時見鯨力弱，始挽入大舟，穿其尾以鐵鎖，拘於舟裏，割皮取脂，以箱貯之而反。即煮，脂鮮甚好。

可異者，鯨如大，而有一等小魚能害之。這魚雖小，而口如長鋸，當合爲一團，赴入鯨身，麗其皮，吮其血。鯨痛甚，開口，則小魚又透入喉管，削食其舌。以鯨之力，能衝波噴浪，横江泛海，而更受制於羣魚，力有所屈，勢有所窮，理固然也。曾謂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敵彊哉！有云鯨壽一千年，涉在水中，每一怒鐘，遊過六百六十尺。如此則年長力猛，倘環球而遊，想不過二十三日可一遍也。大哉鯨乎！

【校勘記】

〔一〕「知滄溟之外」，「溟」原作「漠」，據文意改。

〔二〕「但味便腥」，「腥」原作「醒」，據文意改。

〔三〕「熟視急刺則得」，「熟」原作「熱」，據文意改。

詠嬌詩集〔二〕

賣絲起訟五微

化工最苦伏幾微，家運身絲此一機。無奈狂波平地起，那堪弱柳朔風吹？
黄金不入苞苴路，黑面難當鐵鉞威。莫責緹縈知報答，劬勞字字淚沾衣。

賣身贖罪六魚

鐵案傷哉俎豆魚，此身賣去代苞苴。芳心苦被蜂媒惡，舊約空慚鳳曲虛。
自是見金躬不有，可憐覆水意難如。一貞孝□相輕重，分付千秋記史書。



囑妹代嫁金七虞

底事風波意外虞，花園舊約認成蕪。百年孤負同心帖，再世難逢合浦珠。
嗟我身緣隨土梗，此人器宇似冰壺。一雙釵扇須心記，覽翠休教客思孤。

歸監生八冬

花轎香奩打點冬，回頭揮淚出房闈。征鴻失侶雲飛遠，歸雁離巢日入西。
飽看新房愁似海，回思舊約醉如泥。誰知真娶還為假，浮世人情總欲溪。

歸青樓九佳

不似紅妝景色佳，煙花誰造惡根荄。鶯嘲柳謔俱無賴，海誓山盟別有懷。
彊把春心隨客醉，自憐薄命與時乖。故家枌梓休須問，一去鄉關便角涯。

歸秀婆十灰

經秋粉黛此心灰，無恨愁桃與慘梅。毒手楚卿多矯計，到頭馬監舊奸媒。
烏情久被籠閑往，花令頻驚鼓急催。莫羡秀婆銀價重，春樓風味古今來。

遇東生十一真

仙夢看來幻似真，煙花局裏更締姻。携琴業與知音慣，臨鏡須爲畫點顰。
出垢泥中蓮自在，經風雨後柳添新。有無獅吼長疑者，未到妝檯見主人。

縣官許還良十二文

繡衣一判訟庭文，才色婚成好更殷。父命夫緣俱兩得，公情私理各平分。
調成錦瑟聲聲月，夢入巫山夜夜雲。舊約未灰新約熱，春風幹上付東君。

歸無錫做花奴十三元

海棠花在百花元，無分流離去故園。藍袴春衣更舊樣，山陬海角醒香魂。
東簾掃鏡天將曉，西閣烹茶日又昏。花主妒心當不起，梅殘柳瘦淚盈樽。

宦姐使行酒對束十四寒

夫君一見腑心寒，夫也心寒妻也歎。杯裡初酬醒轉醉，情中欲吐易還難。
有聲不吼獅當席，何翼能飛鳥在樊。幾載斷腸情若此，西亭斜日倚欄干〔二〕。

【校勘記】

〔一〕「詠嬌詩集」，此題原無，據目録補。按，嬌指《金雲翹傳》主人公王翠翹。據《金雲翹傳》情節及各詩次第用韻規律，又，此詩集首尾似闕。

〔二〕此下原有詩二首，與《金雲翹傳》情節無關，並不見於目録，今移存于此：《登旗臺偶成》：「秋高又上數重臺，萬里荒寒一望開。山挾風雲從北去，海浮天地自東來。湮池陰火凝成凍，古井晴嵐散作灰。斗極南回星野闊，不知何處是蓬萊。」《懷賢范尚書竹堂》：「雲開第一峰，岩岩鎮南紀。斗海鍾神秀，間生多偉器。范公大厦幹，獨立卓不倚。風思發胸臆，泉言留唇齒。筆鋒摧五車，登壇執牛耳。東遊拂扶桑，西浮探濛記。天地一乘槎，星辰入行李。乍投蘇武節，已曳鄭崇履。樞府密追陪，艱虞日交至。昨瞥江樹巢，深心別有寄。生平歷閲多，江山助奇氣。」按：「斗海鍾神秀」一句之，「鍾」字，原作「鐘」，據文意改。

直端人傳

錦羅山中，有一婦人，喜於針工刺繡，纖纖十指，妙手空空，自謂卦宮薛夜來後身，雖蘇家織錦文，唐樓穿月線，不足喻其巧也。

一夕，有一美人，清媚尖新，白於雪銀，身著素練服，兩目熒熒然，有披繡帷而入，錦羅婦見而問之曰：「客從何處來？得非瑤池會上，失手玉杯，逸向桃源尋阮郎迷路，故光臨乎？」美人莞爾曰〔一〕：「否否！真主忘我乎？日夜相伴，成子多矣，繡閣中斷金誼重，何遽忘耶？」婦愕然，請詳所自。

美人曰：「吾小字直端，秦大夫子車氏之花胄也。楚陽橋之役，非吾族百人，萬邦何所恃以有衆乎？其後子孫繁盛，散處地五州中，無處無知之。其人類多精悍穎慧，功勞被天下者，豈僅千萬計？吾雖卑微，而知交甚廣，無論賊賤者、貧少者，即貴者、尊者、富者、無大人者，無不把臂言歡，寒喧密叙。且吾雖無才，而取資不挾，其性亶遲鈍者，無固無論。而天下之敏者、能者，吾每因之以成其美。吾之所以生，只憑天地間一片堅剛氣鍾來。其始也，有人以我具此堅剛，鑷入鐵孔中穿過。過孔時，身忽縮小

如金線，然愈之愈長。嗣又一人以剪刀剪去，約一點鐘，身忽變化，似如來佛祖現身千萬億，爲衆生度者。回思此時，亦不知何以如此。忽聞轆轆然有石磨盤，遂與族黨六十餘登盤上。有人從盤邊旋轉，其聲嗚嗚然，遂成尖穎。方欣欣然，自以爲鋒不可當，忽一人持巨斧加額上，似當頭一棒喝，醒已而忽失本來面目，只見頭上昂然如一莖蓮花一樣。繼見一人脱毛錐穎而耳穿過，謂之開眼正法。然以自來堅剛成性，苟非刮眼相看，恐後來取線輩，誤犯鋒鋩，必爲所斷。則雖有此利器，當盤錯還無用矣。於是一小金童，從眼外磨之；一小金童，從眼外刮之，去梗翳。此時鋒芒已平，犀鋭可試，而身材軟弱，用之又恐其屈撓不堪。設大爐活火洪之，使之全身取熱，後遂傾入冷水筒中，而堅剛質成矣。此時觀其身材未甚華美，而已漸漸爲人幹得許多好事。然吾亦不能記也。當記有人以片布浸濕，以千餘捲入其中，以細石與鐵粉雜貯置磨盤中。又以一磨盤壓之，上加以重器，循環運轉，約一日始完。又以居之木屑中，再以磨盤磨之。又加以木屑，如此者共十八次。此時出則身體清秀潤白，宛然閨閤中人。然以歷此等艱難，或破額者有之，或折股者有之，而我完然幸存。於是有人要入房，選擇甚苛。或少屈者，以月斧修齊〔二〕，使之正直，無少枉焉。猶未已也，又携往别室，裝飾包裹。一人以蔡侯栽截整齊，又一人從蔡侯折疊成規，又一人詳數得千，使分居於蔡侯齋中〔三〕。又一人用管城子記其數，又一人用薛校書花箋粘之，貯之金屋内者，不外五餘萬，猶以爲未盡善也。外又一大厦蔽之，懼其見尤也。所用者不過一木之材，外者皆煤漆塗之。外所居静密，一塵不到，然後陸用火車，水用火舟，轉運各處。其遠處世之用者，皆尋常視之，不知幾度艱勞，幾番磨練，經一百二十人之功，始成此好身材也。子試思之，吾平日成子之美多矣，何遽忘耶？」錦羅婦人於是恍然悟，欲前致謝，南風一競，繡幃一忽開，美人已飄飄然白雲間。

【校勘記】

〔一〕「美人莞爾曰」，「莞」原作「筦」，據文意改。

〔二〕「以月斧修齊」，「齊」原作「齋」，據文意改。

〔三〕「使分居於蔡侯齋中」，「齋」原作「齊」，據文意改。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１４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４１５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２
ＳＳ号＝１２７７４２０７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９１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58091&d=B7D708AFDC0E1C182CEC8A6758C4B954&fenlei=0904&sw=%D4%BD%C4%CF%BA%BA%CE%C4%D0%A1%CB%B5%BC%AF%B3%C9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